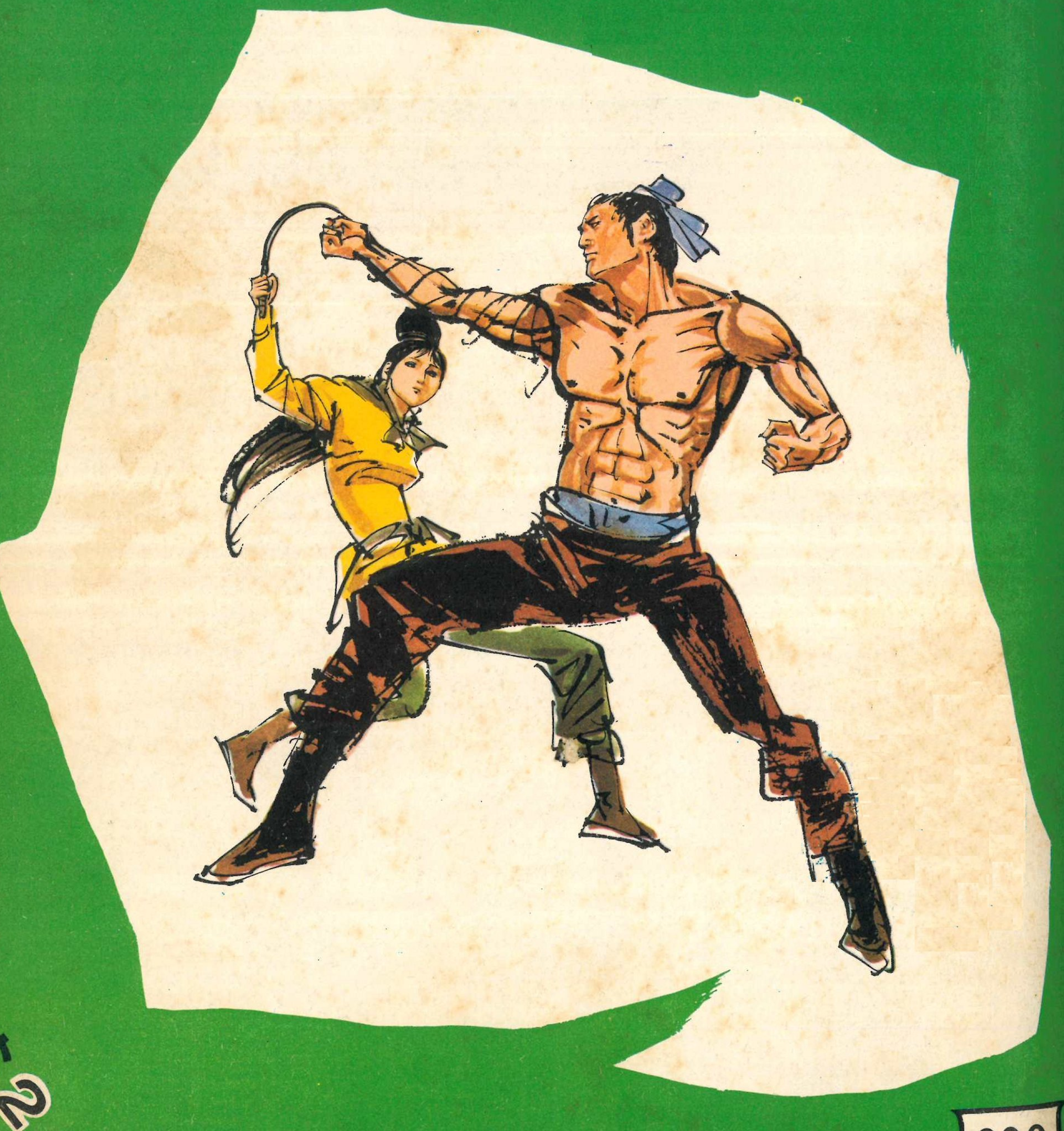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690

· 特別介紹 ·



五花八門故事之二 **冷門黑馬** 龍驥·著



國際販賣少女集團猖獗地在各處風起雲湧，甚至國際刑警，對神通廣大的私梟們也感棘手，但却爲幾個漂流荒島的青年男女在無意中把他們一網成擒，其中的驚險傳奇，請參閱是期本刊第3頁。

請參閱是期本刊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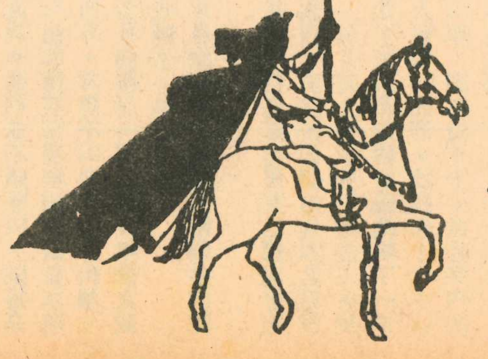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第69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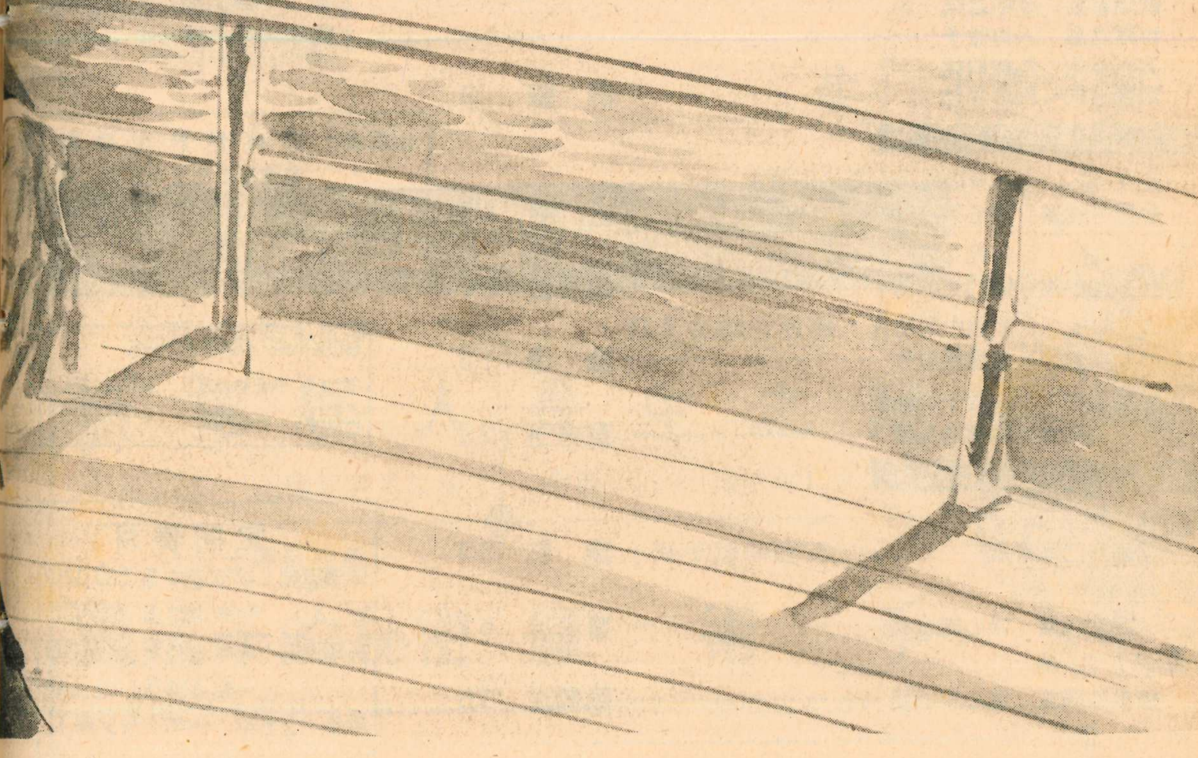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五花八門故事之二

龍驤·文
培新·圖

冷門黑馬



歌熱舞狂　夢中之航

一年一度的靈魂舞比賽又在龍城的靈魂舞之宮——黑馬夜總會掀起了狂潮。前三名可以免費遊覽香港，日本二週。因此，喜好此道的青年少女一時趨之若鶩，紛紛報名參加。

今晚已經進入了決賽階段，最後三十對，要在連續五個小時的狂舞中來角逐前三名。

方大衞十九歲，馬安琪十七歲，他倆也是其中一對。他們是一對小戀人，對香港日本嚮往已久，因此他們渴望進入前三名。

在其餘的二十九對中，還有一對是他們的朋友——高强尼和陳茱蒂，男的二十一歲，女的十九歲。他們並不想奪標，因爲高强尼另有情人，卽使奪標，也不可能和陳茱蒂雙雙結伴去日本遊覽。他們原是爲方大衞㖿對壯胆而來，却想不到進入了半決選。

火紅的燈光，火熱的音樂，恣狂的舞步，使這些青年少女發出嘶聲狂吼，心裏燃燒着野性的火燄。

九時三十分，音樂台上宣佈休息十分鐘，狂舞了兩個半小時的他們，才算喘了一口氣。

接着主持人宣佈最後進入決賽的十對名單，沒有他們的份。

高强尼嘆了一口氣：「唉！大衞，安琪，你們的日本之旅沒有指望了。」

桌上放着四杯原封未動的菓汁，陳茱蒂無精打采地啜了一口，皺皺眉頭說：「大衞！失意的人該喝一點酒，我提議！……」

方大衞原已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癱在椅子上，這時突然振作起來，連連搖手，制止陳茱蒂再說下去。

陳茱蒂冷笑道：「大衞！怎麼了？我和强尼是爲你們助陣而來，請喝一杯酒也小氣嗎？」

方大衞有氣無力地說：「茱蒂！妳誤會了，今晚的門劵漲了三倍，我現在已是囊空如洗，沒有錢可以請妳喝酒了。」

陳茱蒂雙手一攤，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馬安琪換了個位置，來到她的身邊，輕聲道：「茱蒂！妳眞想喝一杯？」

「嗯！」陳茱蒂認眞地點着頭，說道：「失意的人應該有一

杯在手。」

「㖿麼，我們可以想法子去釣一條『魚』。」

「哼！」方大衞不高興地，噴出一口冷氣。「今晚這兒沒有魚。」

「有一條。」馬安琪抬手一指。

大家循着她的手指看去，的確發現了一條「魚」。

㖿是一個單身的年輕男子，穿着一套淺藍色的西裝，結大花領帶，頭髮梳得溜光，還戴着一副寬大的茶色眼鏡樣子很神氣。

「可能是個觀光客。」高强尼在猜測。

兩個少女在互問：「誰去？」

「老規矩。」方大衞說。

老規矩是猜拳，結果陳茱蒂輸了，她應該去作釣餌。

釣「魚」是他們的老把戲了，陳茱蒂老練地幌了過去，在㖿單身男人的身邊坐下，媚笑着問道：「你一個人嗎？」

㖿單身男子轉過頭來望了她一眼，沒有說話，又將頭轉了回去。

陳茱蒂發現㖿張面孔很英俊，雖然碰了一個軟釘子，反而興趣大增。她再次拋出釣綫：「能請我喝一杯嗎？」

對方依然沒有回答，却向站在不遠處的侍者勾了勾手指。

侍者連忙走過來聽候吩咐。

「給這位小姐來一杯，」他的聲音清晰而又洪亮，侍者正要轉身離去，他叫住：「回來，你該問問給這位小姐來杯什麼？」

侍者很禮貌地回答：「今晚我們只供應靈魂雞尾酒，和先生手裏端的㖿杯一樣，因爲今晚是靈魂舞之夜。」

「我說給這位小姐來一杯冰開水，」他的語氣，神態都不像開玩笑。又轉過來向陳茱蒂說：「這裏冰開水是免費供應的。」

陳茱蒂緊繃着臉說不出話來，氣呼呼地回到自己原來座位。

馬安琪緊張地問道：「怎麼回事？是不是言語不通？」

「他太驕傲。」陳茱蒂氣呼呼地說。

「這小子！」方大衞狠狠地朝㖿邊的單身男子白了一眼。「强尼！你女朋友受了欺侮，還不快去揍他一頓。」

「大衞！」强尼有些畏縮地說：「我看還是你去，㖿傢伙身體太壯，我未必是他的對手。」

「算了！」陳茱蒂喝阻他們。「你們誰也別去，看我征服他。」她顯得胸有成竹的樣子。

音樂，重又開始，大家又開始狂舞起來。

十一時，前三名選出來了。但是節目還沒有完，這裏要到凌晨兩點鐘才打烊。於是，陳茱蒂開始了她的征服手段。在緊湊的鼓聲中，她狂喊了一聲，縱進了舞池中央。

這裏每晚都有這種來賓自動表演的特別節目，大家紛紛自舞池中退避，好讓表演者從容施展。

陳茱蒂恣狂地跳着，她踢掉脚上的鞋子，再褪去露臍的上衣和短裙，甩動她的長髮，扭動她豐滿的胴體。

「天啦！」馬安琪吃驚地大叫，「她在表演脫衣？」

强尼聲音也在發抖：「我眞不敢想，萬一她再脫下去……」

陳茱蒂的手已摸觸到背後的胸罩的鈕扣了，全場發出尖叫和口哨，鼓手的鼓聲也敲得更响更急。

她舞動到那位單身男客的面前，目光充滿挑逗的神色，面上佈滿挑逗的笑容，逐漸向他靠近。然後，她緩緩地轉動身子，以背對着他，解開了胸罩的鈕扣。

胸罩並沒有揭開，仍壓在她手裏。她又緩緩轉過來，想看看那單身男客面上渴望的神情。可是，當她轉過身來時，那條魚已經不見了。

× × ×

狂歌熱舞終於結束。

在夜總會門口，陳茱蒂和馬安琪愁眉苦臉。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今晚不能回家了。」

「那怎麼辦？」高强尼關切地問。

「明天早上再回去。」

「那豈不更糟？」

「你眞是個笨虫！」陳茱蒂指着他的鼻尖。「明天我們可以找女朋友送我們回家，說我們在她們那裏過夜。」

「好主意！」方大衞點點頭。「今晚怎麼辦？」

馬安琪走過去挽住他的手臂說：「走！逛馬路。」

「天啦！跳了六個小時的靈魂舞，再去逛馬路？我沒有那種本事。」

馬安琪瞪起了眼睛：「難道你們回家，丟下我們不管。」

「有了！」高强尼猛一拍手，眼睛發亮，每當他有了這種表情時，他腦海裏就有了鬼主意。

方大衞在石階上坐了下來，無精打采地說：「有什麼鬼主意還不快說。」

「今天是週末，對吧？」

「嗯！」

「停泊在遊艇碼頭那許多遊艇上的人絕不會在艇上渡週末，對不對？」

「你快說出來吧！」陳茱蒂不耐地催促他。

「有些外國遊艇上的遊客都沒有帶女伴，他們今晚上岸後，可能不會回到遊艇上去睡覺。」

方大衞忽然懂了，他霍地從石階上站起來。「你的意思是，我們到遊艇上去睡覺？」

高强尼點了點頭。

「你怎麼知道那條遊艇上有人沒人？」方大衞謹愼地打聽。

「看燈光。而且，無人遊艇會鎖上艙門。」

「鎖上艙門我們在那裏睡？」

「甲板上呀！」

「你好像很有經驗。」

高强尼聳肩一笑，說道：「我睡過很多次。」

「好！」方大衞搶先下了台階。「我來叫輛街車，到遊艇碼頭的車資我還付得出來。」

× × ×

那是一艘白色遊艇，足有四十多公尺長，很大，很新。船頭上畫着一匹黑色的飛馬。

「也是黑馬。」馬安琪首先發現，這艘遊艇的名號也許和方才玩樂的那家夜總會的名稱相同。

「噓！」高强尼警告她不要說話。「沒有燈光只是說可能艇上沒有人，但是不能確定。」

「怎樣才能够確定？」方大衞輕聲的問。

「要仔細偵察。」

「上去？」

「嗯！」高强尼點點頭。「你們在岸上等着。」

高强尼眞是老經驗，很輕巧地就到了艇上。僅一分鐘，他又回到碼頭。

「怎麼樣？」三個人一齊問。

「沒有人。」高强尼肯定地說，「抽風機沒有開，這種天氣不開抽風機，人在船艙裏絕對受不了。」

「我們可以上去了？」

「不過，可有些奇怪，船艙門沒有上鎖。」

「哦——你還是不能確定？」

「不！」高强尼詭譎地笑了。「我的意思是，也許我們今晚能在船艙裏住一晚，那比艙面上舒服。」

「你最好還是先到船艙裏看看。」方大衞不放心地說。

「好吧！你們等着。」

高强尼又上了遊艇，並很快地打開艙門消失了身影。接着，艙內亮起了燈光，他很快地在船頭上出現。

「先生小姐們！」高强尼彎着腰，揮着手。「黑馬號遊艇爲各位而開放，歡迎登艇參觀。」

大家歡天喜地的登上了遊艇。船艙的內部很大，有四間艙房，一間寢室，一間餐廳，一間盥洗室，還有一間儲藏室。

「哦——這裏有酒。」這是方大衞的發現。

兩位少女已大模大樣地坐在餐桌上，向方大衞說：「喂！來兩杯馬丁尼。」

方大衞調好了酒，每人一杯，他們興高采烈地喝了起來。

酒精下肚並未使他們興奮，反而使他們冷靜。

首先是陳茱蒂皺起了眉尖問：「强尼！你有把握艇主人這時不會回來？」

高强尼看看錶說：「現在已是凌晨二

時四十分，所有娛樂場所均已關閉，請問他們現在身在何處？那位回答？」

「酒店。」方大衞說。

「對！」高强尼雙掌一擊。「你們可曾在寢室裏發現女人的用具？沒有。那麼艇上的人必是無伴侶的男性。」

馬安琪插嘴說：「那麼他們不必到酒店去。」

「小女孩！」高强尼笑着說：「只要他們有錢，在這裏難道找不到女伴？放心！他們要到中午才能回來。」

馬安琪點點頭，不過她却噘起了嘴：「强尼！我同意你的判斷，但是我抗議你稱呼我小女孩，下個星期三是我十八歲的生日。」

高强尼俏皮地說：「那麼下個星期三我將開始稱呼妳爲小姐。」

「哈哈……」大家都笑了起來。

一杯酒喝完後，酒精的力量開始發揮。高强尼提議說：「我們應該來個水上靈魂之夜。」

方大衞首先反對：「沒興趣，再跳我的雙腿會離開我的腰。」

「二位小姐呢？」高强尼再問二位少女。

兩位少女同時答：「我們希望再喝一杯，然後睡覺。」

「OK！」高强尼大聲叫着，他好像一點也不覺得累。

方大衞和高强尼還有些酒量，兩個女孩子就不同了，兩杯下肚後，就都醉眼迷離，昏昏欲睡了。

現在，高强尼彷彿變成了艇長。他說：「寢室裏有兩張床位，我建議讓茱蒂和安琪去睡，我和大衞睡這裏的餐桌。贊成嗎？」

陳茱蒂搖搖頭說：「不行！萬一他們回來……？」

高强尼道：「我說不會這時回來就不會回來了。」

「我是說萬一。」

「對！」方大衞說：「她們一天到晚釣『魚』，萬一他們回來，那豈不是反被『魚』釣走了。」

「那怎麼辦？」高强尼搓着手。

「我們兩個人睡餐桌。」她們同聲地說。

「我們去睡寢室？」

「不！你們在這裏的地板上睡，四個人在一起安全一點，萬一他們回來我們也吃不了虧。」

「如何？大衞！」高强尼望着他。

「你說呢？」

「女權至上，遵命吧！」高强尼莫可奈何地搖搖頭。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四個人同住在餐室。

高强尼分派方大衞的工作：「大衞！你將地板擦乾淨點，我去關掉其他艙房的燈。」

「小子！你變成艇長了。」

艙內的燈光熄了，四個人也全部躺下。月光從空氣窗照進來，可以看見高强尼在地板上翻來覆去。終於，他從地板上站了起來。

「各位！」他輕聲說：「我建議扭開收音機。」

方大衞睡意朦朧地說：「電台這時沒有節目。」

「明晨六時開始廣播，我們到時可以清醒。」

「放心！」那是馬安琪的聲音，「我每晨六時必醒，因爲每天那個時候要作健身體操。」

高强尼躺了下去，嘴裏喃喃地說：「但願妳準確得像一具鬧鐘。」

× × ×

「喂！快起來！快起來！」馬安琪在大叫大嚷。

高强尼頭一個翻身坐起，他看看從窗口射進來的陽光，以陰陽怪氣的聲音說：「安琪！我不信現在是早上六點鐘。」

「天啦！我從不遲到的。」馬安琪神色倉惶地說：「一定是那兩杯酒害人，現在已經九點半了。」

「糟了！」陳茱蒂慌忙地從餐桌上跳下來。

方大衞將食指放在唇間，噓聲警告說：「輕點！也許他們回來後，正在蒙頭大睡。」

「糟了！糟了！」陳茱蒂仍然在嚷叫，不過聲音輕了些。「回去如何對媽咪說呢？安琪！怎麼辦？」

「是呀！」馬安琪愁眉苦臉地說：「我答應八點鐘和媽咪上教堂作禮拜的，眞是糟糕透了！」

「二位冷靜一下。」高强尼開口說話，但他自己的聲音就不够鎮定。「我想情況也許比妳們想像的更糟。」

「怎麼？」現在，連方大衞也有點吃驚了。

「你們不覺得船在搖幌嗎？」

搖幌？是的，他們立刻感覺到了。

「再聽，」高强尼又說：「引擎轉動的聲音。」

「難道……？」

「各位！」高强尼力持鎮定地說：「我願以未來的馬票獎金賭一毛錢！這艘遊艇現在已航行在海上了。」

「呀！」兩個少女首先發出尖叫。

「讓我看看。」高强尼說着站到餐桌上。他向窗外張望一陣，又跳了下來，嘆了一口氣說：「唉！我看見了海鷗，但是沒有看見陸地。我想我們已經離開海岸很遠，最少也相距一百哩。」

兩個少女驚慌地說：「强尼！教他們送我們回去。」

「教誰？」高强尼聳聳肩。「我並不是眞正的艇長。」

「那怎麼辦呢？」兩個少女都快哭出來了。從來不識愁滋味的方大衞也緊張得臉色蒼白，只有高强尼還算較爲鎮定。

「來！我們上去。」高强尼打開餐室的門，向他們揮揮手。「我們先看看艇主人是那一國人。」

四個人躡手躡脚地上了艙面，眼前是一望無垠的大海，遊艇正在鼓浪前進，船尾拖着一條白浪。

他們朝駕駛台上望去，沒有看見人，却有一支槍管從駕駛台的窗口伸出來，同時傳來一聲大吼：「不要動！誰動我就開槍。」

還好，吼聲是華語。看來這艘遊艇的主人是中國同胞。

高強尼連忙大聲叫道：「請不要開槍，我們不是歹徒。」

「轉過身去。」執槍的人在命令。

四個人乖乖地轉過身，以背對着駕駛台。

「你們爲什麼偷上我的遊艇？」

「我們昨晚只是想上來休息一下，結果却睡着了。」

「你們願意死，還是願意活？」

「不要殺我們！不要……」兩個少女高聲尖叫。

「好，那得有個條件。」

「我們願意遵守條件。」

「好！到駕駛台上來。」

四個人來到駕駛台，雙方照面之下，大家都感到意外。

因爲這位艇主人就是昨晚在夜總會裏遇見的那條魚。

「是你們？」他也感到意外。

「是你？」

「眞巧！你們報名吧！」

「方大衞！」

「高強尼！」

「陳茱蒂！」

「馬安琪！」

「聽着。」艇主人發佈命令：「方大衞和高強尼給我當水手。茱蒂和安琪負責烹調和雜務。」

陳茱蒂吞吞吐吐地說：「我希望你能送我們回去。」

「妳的表演很精采，我可惜沒有看到最後。」

陳茱蒂很快地答應：「我現在就可以爲你表演，絕對精采。不過，你看完表演後，要立刻回航送我們回龍城。」

「不行！」

「我們必須要回去啊！」

「那麼只有一個方法，但是你們要有泅泳一百浬的能力才行。去吧！向海裏跳，我不阻攔你們。」

「哦——」她倆一齊驚呼。

× × ×

方大衞眞想一拳將這傲慢的伙傢擊倒，但是現在不行。船在海中，他們當中誰也不懂航海。

「艇長！」方大衞必恭必敬地問：「你航向何處？」

「獲得靈魂舞冠軍將要去遊覽的那地方。」

「日本嗎？」

「不。香港。」

「香港？」

「你們並不是冠軍，却讓你們免費遊覽香港，還有什麼不好？你們只要做一點極輕鬆的工作。」

「是的，艇長！」高強尼說：「不過，我要好心地提醒你一下，我們沒有護照，那會連累你觸犯法律。」

「你們放心！我是居住美國的華僑，在香港有龐大的財產，只要我說一句話，就會有人賣賬。」

「艇長！」兩個少女也開始插嘴。「我們很想到香港去旅行，可是我們家裏會着急……」

「沒關係！我們打電報通知你們家長，說你們在我遊艇上工作。我有地位，有聲望，他們會放心。」

「是的。」高強尼堆着一臉微笑。「請問大名？」

「鮑——凱。」

「是英文還是中文？」

「都可以。在中文來說，姓是鮑魚之鮑，凱是凱旋之凱。」

「嗯！」高強尼望望他的同伴，向他們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喃喃地說：「他果然是條魚。」

「你胡說些什麼？」艇主人叱問了一聲。

高強尼連忙改口：「我說鮑魚是最名貴的魚。」

「嗯！」艇長點了點頭。「怎麼樣，你們考慮好了沒有？我現在絕不回航，除非你們跳海。」

四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事已至此，似乎已無別的辦法，再說，香港對他們也是一個很具誘惑的地方。終於，大家都點頭了。

「好！方大衞，你來掌舵。」鮑凱說道。

「我……沒有學過。」

「我敎你呀！注意：方位二三〇，羅盤上的指針一定要指在二三〇這個數目字上。懂嗎？」

「嗯！這很簡單。」方大衞接過了舵盤說。

「好！我們到艙房裏去，看看二位小姐能給我們作點什麼早餐。」說着，他提起了一隻黑色手提箱。

「那是什麼？」大家好奇地問。

「海圖，最重要的東西，所以要隨身携帶。走吧！」

儲藏室冷藏櫃裏的東西眞不少，蛋類，肉類，菜類，眞是一應俱全，而且藏量極爲豐富。

兩個女孩子的動作很快，在十一時稍過一點的時候，食品已經到了餐桌上，非常豐盛。

「有些什麼吃的？」鮑艇長大模大樣地問。

陳茱蒂報出一大串菜名：「火腿蛋！炸牛排！煑靑豆！炸馬鈴薯！土司，咖啡，椰汁，餐後酒是薄荷滲苦艾。」

「這好像是正式午餐嘛！」

「艇長！」高強尼說：「已快到午餐的時候了。」

鮑凱道：「嗯！快吃！餐後你去替換方大衞。」

「是！」高強尼雙脚一靠，行了個軍禮。

「艇長！」陳茱蒂掩口輕笑。「我建議你不要將那隻提箱墊在座位下面，那樣坐起來並不舒服。」

「妳懂什麼？那是非常重要的航海地圖。」

「那也不至於要坐在上面呀！」

「少說話！尤其在餐桌上。」

馬安琪插口說：「艇長！我建議在用餐時來點音樂。」

「好！打開收音機。」

優美的輕音樂開始在餐廳裏飄揚。但

是，僅只短暫的半分鐘音樂就停止了。接着响起播音員的聲音：「昨夜黑馬夜總會保險櫃被竊賊撬開，竊去美鈔七千五百七十元，港幣一萬六千八百元，叻幣三十一萬元，一個身穿淺藍色西服之單身食客涉嫌。同時，停泊於遊艇碼頭之黑馬號遊艇於今晨發現被人偷駛離港，可能與黑馬夜總會失竊案有關，現警方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追緝中。」

這段報告過後，又傳來了音樂聲。但是，大家都並不輕鬆，自然包括那位「艇長」在內。

陳茱蒂瞇起眼睛說：「艇長！我知道你的名字爲什麼叫鮑凱了。」

「妳說什麼？」他倒很鎭定。

「因爲你是一個開鎖專家，所以名叫包開。」

馬安琪也接着說：「提箱內也不是海圖，那是偷來的贓欵。」

「嗨！」高強尼追上一句：「原來你是個竊賊。」

「哈哈！」鮑凱笑了起來。「你們很聰明。」

「你別笑。」陳茱蒂冷冰冰地說：「我們可以逮捕你，我們有四個人，不要忽視我們的力量。」

「的確，但是，這條船上只有我懂航海。」

三個人又面面相覷了，他們之中誰也無能將這條遊艇駛向陸地，而且這位「艇長」手裏還有槍。

「艇長！」馬安琪說：「你方才聽見新聞廣播了，船一到香港你就會被捕，而且還會連累我們。」

鮑凱道：「放心！到香港近海時我就會棄船。」

「棄船？」陳茱蒂吃驚地大叫，「你要我們泅水？」

「到時有朋友駕船來接我們。」

「你是要偷渡？」高強尼的手指差點指到他的鼻尖上。

「你很內行。」

「我們怎麼回去？」

「回龍城嗎？再偷渡呀！」

「我們……」

「到時，我會爲你們安排，我有的是錢。」

陳茱蒂氣呼呼地說道：「你會出錢給我們偷渡？你根本是個小氣鬼！昨天晚上在黑馬夜總會，你連一杯酒，都不肯請我喝。」

「很抱歉，因爲那個時候我已無錢付酒帳。」

「哦——」這是使陳茱蒂大感意料之外的。

高強尼氣惱地說：「昨天是你的日子，不是我們的日子。」

「別埋怨！我們不該上了同一條船。」鮑凱仍然吃得津津有味。

「你好像很輕鬆！」馬安琪說：「看樣子你是個慣犯，你到底作過多少案，坐過幾次牢？」

「案子作得記不淸，不過監禁却只有三兩天。」

「那樣輕的罪？」高強尼感到了驚疑地說。

鮑凱面上佈滿得意的笑容：「世界上沒有我打不開的鎖。」

「你也是個越獄的慣犯？」高強尼再次吃驚。

「別說得那樣難聽！我不過是自己釋放自己而已。」

「你看來很自傲。」

鮑凱放下餐具，站起來說：「我要去休息一下，下午五時叫我起床。高強尼該去替換方大衞下來吃飯，同時注意收聽氣象報告。」

鮑凱離去之後，三個人一齊湧到駕駛台。

方大衞見他們上來，欣喜地說：「很有趣，我從未想到我會……」

馬安琪打斷他的話：「大衞！鮑凱是個賊。」

「誰說的？」方大衞滿面不信之色地問。

「眞的。」高強尼將新聞廣播的事說了一遍。

「那該怎麼辦？」方大衞似在喃喃自語。

「是呀！」陳茱蒂神色焦慮地說：「船在海中，我們又不懂航海。不過，看起來他的人還不壞。」

「嗨！」馬安琪在她肩頭上拍了一下。「妳看他那兒有點賊相？好人壞人是看不出來的呀！」

「安琪！妳說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她搖搖頭說：「我的年齡最小。」

「好哇！」高強尼抓住了把柄。「妳現在承認妳是小女孩了。」

陳茱蒂狠狠地白了他一眼：「這時候，你還有心情說笑話！」

「那該怎麼辦？難道放聲大哭？」

「我們總得想個法子。」

「聽我說。」高強尼老氣橫秋地說：「談打架我不行，論起動腦筋我就比你們强。依我看……」

「怎麼樣？」六隻眼睛，一齊望向了他。

「我們現在非和他合作不可。等到了香港，我們暗暗報警，將他逮捕後，我們四個人就有功勞。」

「對！」方大衞加以贊同。「我們可以說是爲了追踪這個竊賊，所以跟上遊艇，跟到香港。」

「哈哈！」安琪又天眞地笑了。「新聞記者會將我們描述成四個傑出的小偵探，我們將成爲新聞人物。」

「小偵探？」高強尼以糾正的語氣說：「三個大偵探和一個小偵探，我們三個是大人。」

「我抗議。」馬安琪氣鼓鼓地說：「再三天我就滿十八歲，等到新聞記者訪問我時，我已成爲大人了。」

「哼！妳變得眞快。」

「好啦！好啦！」陳茱蒂向他們兩人揮手。「你們盡是說廢話！我看强尼這個主意還不錯。」

方大衞也點點頭，說道：「我也贊成他的主意。」

「安琪！妳呢？」

「在星期三以前我不表示意見。」

「好！強尼的主意通過了。」

「不過有一點，」高強尼小心翼翼地叮囑大家：「我們一定要對他表示友好，不能讓他看出破綻來。」

「知道，知道。」其餘三個人紛紛答應。

高強尼走過去接過舵盤：「大衞！你去吃飯吧！」

方大衞交了舵盤，走到駕駛門口又回過頭來說：「方位二三〇，記清楚。」

「多少？」

「二三〇，你耳朵難道聾了？」

「天啦！指針在一三〇上面，你整整差了九十。」

「那一定是方才說話時弄錯了，趕快修正。」

船身一陣急轉，終於回到了二三〇的方位上。

「對了吧？」

「對了，你吃飯去吧！」

方大衞剛抬腿，高強尼又叫住他：「大衞！艇長交待，隨時注意收聽氣象消息，同時，大家記住，我們要稱呼他為『艇長』。」

× × ×

這是第二天傍晚。

落日已逝，海面逐漸由金黃色轉為湛藍。

方大衞在駕駛台上掌舵，高強尼和陳茱蒂，馬安琪三個人，則和鮑凱圍坐在前甲板上聊天。

手提收音機裏，正播放出柔和的輕音樂。

「奇怪！怎麼連一隻靈魂舞曲子也沒有。」陳茱蒂皺着眉頭說，並打算去調整週率。

「別動！」鮑凱將她的手撥開。「這是西貢泛亞電台華語部，我要收聽氣象消息，天氣好像有些不對勁。」

「天氣變好嘛！」馬安琪仰頭察看天色。

鮑凱指着剛昇起的月亮說：「你們看，月亮有月暈。」

「那會怎麼辦？」高強尼好奇奇地問道。

「那表示將起颶風，現在是熱帶颶風季節，而且我們所航行的航綫又是颶風出沒地帶。」

「萬一遇上颶風怎麼辦？」陳茱蒂關心地間。

「碰運氣。」

「什麼？」馬安琪面有驚色。「你是說我們的船……」

「我們的遊艇太小。」

「哦——」

「我們的船可能會變成飛機，那是指被巨浪抛起來的時候，也可能變成潛艇，那是指……」

馬安琪很快地接口說：「那是指下沉的時候，對嗎？」

「是的。」鮑凱點點頭說：「在海底我們有很好的地方睡覺，那是鯊魚的肚皮。有趣嗎？」

陳茱蒂聽後不禁有些寒意，她喃喃地說：「但願不要起颶風。」

「我們還有四天的航程。」鮑凱看看天色說：「只怕靠不住。你們休息去吧！我也該換方大衞了。」

「艇長！」高強尼問：「你怎麼喜歡夜間值班？」

「因為要讓出寢室來，給兩位小姐睡覺。」

「嗯！你是個好心人。」

× × ×

夏季，南太平洋上空的熱帶氣團經常聚集而形成風暴，這些風暴的去向大都直奔西北方向。

因為很少有直撲正西的風暴，所以越南西貢的泛亞電台的氣象新聞很少向越南近海的船隻發出颶風警報。但這一次颶風却有些異常，它本來向北北西方向進行，在掠過南沙羣島後突轉向西西北猛撲。

這一個九十度的轉彎，使越南的海岸綫進入颶風的暴風半徑之內，於是泛亞電台才發佈海上颶風警報。

夜間由陳茱蒂和馬安琪輪流收聽氣象消息，這時是十一點半鐘，由陳茱蒂收聽，她幾乎嚇呆了。

她鎮定了一下，連忙爬上駕駛台。

「艇長！颶風。」她急促地說。接着，她又將收聽到的廣播複述一遍。

鮑凱並未惶亂，他鎮定說：「我早有預感了。右舷來的風浪有些異常，已經由三級增強到五級，我們躲不掉了。」

「那怎麼辦？」

「碰運氣。」

「難道我們不能避開？」

「小姐！風暴可不像『躲避球』那樣小。」

「萬一……」

鮑凱打斷她的話說：「茱蒂！去叫醒妳的同伴，然後一齊到駕駛台來。」

僅只一分鐘的時間，四個人一齊來到駕駛台。

「艇長！聽說有颶風……」

鮑凱道：「不是聽說，我們已在暴風的邊緣。」

「那……那……？」

鮑凱沉靜地說：「你們都還年輕，應該好好地求學或做事。不該去參加什麼靈魂舞之夜，也不該爬上無人遊艇。」

高強尼挿嘴說：「艇長！你在傳教嗎？」鮑凱沒有理會他的話，繼續說下去：「不過，和你們相處頗使人感覺愉快，我仍願意履行我的諾言。強尼！將提箱打開，然後將錢分成五份。」

高強尼依言打開了提箱，箱蓋一開，那些鈔票被一股勁風一吹，都從駕駛台左邊的窗口飛了出去。

「哎喲！」衆人紛紛大叫：「強尼！快開上箱蓋。」

高強尼却目瞪口呆地像沒有聽見大家的喊叫。眨眼之間，裝錢的箱子變成了一隻空箱。

鮑凱回過頭來看了一下。大家都鐵青着臉，等待着他的咒罵，却想不到鮑凱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算了，算了！這些在人海中航行所不能缺少的海圖，我們這一輩子也許用不到了。」

「我們會死嗎？」

「碰運氣。」

「艇長！你不能够想法子，救救我們嗎？」

「我只是懂航海，但我並不是上帝。半個小時風力又增強了一級，現在恐怕是六級風了。」

「……」衆人啞口無言。

「風力增加到七級的時候，艇尾的舵可能會斷。八級的時候，因為機艙進水，引擎會熄火，那時，船只能順風浪漂流，或是觸礁，或是風停後獲救。如果風力增加到九級，十級，我們的船身，就會折斷了。」

「啊！」大家驚叫。

「現在，大家打開救生櫃，將救生衣穿上，然後找一根纜繩將我們五個人聯在一起。」

兩個少女開始哭泣，馬安琪更向方大衞咒罵：「都是你，要帶我去參加什麼靈魂舞之夜。」

「安琪！那是妳提議的呀！」

馬安琪蠻不講理地說道：「你可以拒絕呀！你為什麼要那樣聽我的話？一個有骨氣的男孩子，不會事事都聽女孩子吩咐的。」

陳茱蒂挿嘴說：「說來說去還是怪強尼，都是他想的鬼主意，不然，我們怎會跑到這遊艇上來睡覺。」

高強尼毫不相讓地說：「算啦！我不怨妳們就已經很好了，妳們還來怨我。誰敎妳們又想玩，又怕媽咪罵？」

「好！」陳茱蒂的指頭指到高強尼的鼻尖上。「你敢挖苦我們，從今以後，永遠不再理你。」

「你以為誰稀罕？老實告訴妳，那晚我本來是約好丁妮的，她臨時有事，才迫不得已去找妳。」

「好啊！原來你一直在和丁妮要好。哼！」

他們吵吵鬧鬧，鮑凱似乎很有興趣的聽着，但是，逐漸猛烈的風浪迫使他阻止他們：「不要再吵啦！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事，是快去穿上救生衣。否則，你們一定會進鯊魚的肚皮。」

× × ×

凌晨一時，海面上已是一片驚濤駭浪，船身顫抖搖幌不停。一切都如鮑凱的預計：舵柄斷裂，引擎停止轉動。

繩子已拴上了他們的腰間，每人之間保持十呎的距離。鮑凱眼光炯炯地注視着隨時發生的情況。

四個少男少女縮成一團，他們頗想禱告，祈求上蒼能助他們渡過危難，但是他們誰也不懂該如何禱告法。

「我後悔沒有信奉上帝。」馬安琪在說。

「我也後悔。」方大衞的聲音。「早知有今天，週末那天下午我就該狠狠揍小金剛一頓，這個仇報不成了。」

「我最該後悔。」高強尼說：「讓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丁妮已經答應今年秋天和我訂婚。」

「你早就該去死了！」陳茱蒂在咒罵他。

「妳們女孩子眞是差勁透了。」高強尼冷笑着說：「到了快死的時候，還沒有忘記吃醋。」

「強尼！」馬安琪在抗議，「說話乾淨一點！」

「本來嘛！」

突然，鮑凱發出一聲大叫：「船頭裂開了。」

「啊——」大家慌亂起來。「那怎麼辦？」

鮑凱伸出手去：「來！大家握緊手，一齊往海裏跳。」

「天啦！」馬安琪發出尖叫，「那樣高的浪……」

鮑凱大叫着說：「不能猶豫，拿出跳靈魂舞的勇氣來。等船突然裂斷下沉時，我們會被漩渦捲進海底。」

於是，大家互握着手，陳茱蒂竟然不願和高強尼的手握在一起，她暗暗地和馬安琪換了一個位置。

「好了沒有？」鮑凱大聲問。

「好了！」

船頭的鐵板發出尖銳的斷裂聲，鮑凱知道不能再等了。他牽着大家往舷側移去，猛喊一聲：「跳吧！」

× × ×

那似乎是一場惡夢。但是，那惡夢已經過去，他們並沒有死。

當黎明來臨，他們在昏迷中醒轉時，他們發現睡在滿是貝殼沙灘上，原來他們被浪潮衝上了一個小島。

五個人圍在一起，你看我，我瞧你，誰也沒有說話。

沉默一陣，鮑凱首先說話：「我們運氣還算不錯。」

「艇長！知道我們在何處嗎？」衆人紛紛問。

「大概在越南近海，離西貢不遠。」

「這島上有人嗎？」

「我看可能是個荒島。」

「那我們豈不要餓死？」衆人又惶亂起來。

鮑凱高舉雙手，示意大家不要說話。「大家鎮定一下。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漂流生活，必須要有一個人領頭，這樣才不會亂。」

「艇長！我們大家聽你的。」

「請不要叫我艇長。」

「那我們叫你國王好了。」馬安琪天眞地說。

「我們還不够稱為一個國家。」

這兩對少男少女，不禁面面相覷了起來。

鮑凱沉靜地說：「你們認為一個竊賊可以領導你們嗎？」

高強尼看了大家一眼，然後說：「我們並沒有用那種眼光看你。」

其餘三個人也異口同聲地說：「以你的智慧和經驗足以領導我們。」

「好！你們絕對聽從我的話嗎？」

「絕對服從。」

「那麼，我們現在開始分配工作。各位手上的錶都還繼續走嗎？」

大家看了看，除了馬安琪的手錶有故障之外，其餘三隻手錶仍舊完好如初。

鮑凱看看手錶說：「現在是上午十點鐘，強尼和大衞兩個人，一個向東，一個向西，負責察看地形，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回頭。」

高強尼和方大衞點頭應是，站起來就要動身。

鮑凱又叫住他們：「慢一點，我還沒有說完。注意找水源和野果，不管走了多遠，在十一點鐘時一定要回頭。」

「知道了。」兩人應了一聲。

「還有，若發現有人，千萬不能讓對方發現，立刻跑回來報告，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高強尼和方大衞互望了一眼，不解地問：「那是爲什麼呢？」

「因爲不知道對方是否友善。」

「大家都是人……」

「那不一定，人與人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你們就比一般人不安份，而我更壞，會開保險箱。」

大家都笑了。

高強尼和方大衞同聲問道：「我們可以動身了嗎？」

「等一下。」鮑凱又轉向馬安琪說：「趁妳的朋友們還在，我要求妳一件事，不知妳是否願意？」

馬安琪連連點頭說：「可以，我絕對服從。」

「好！將妳身上的衣服脫下來。」

大家不明鮑凱的用意，不禁都怔呆住了。

馬安琪會錯了意，忸怩地說：「我相信，茱蒂表演得會比我出色。」

鮑凱眞想笑，但他忍住了。只是冷冷地說：「這裏沒有樂隊，並不適宜表演熱舞。」

「那你……？」

「因爲只有妳的衣裙是白色的，我們需要升起一面白旗，希望路過的船隻看到，那我們就得救了。」

「啊——」馬安琪明白了，但她並沒有動手。

方大衞在旁催促她道：「安琪！快脫呀！」

馬安琪忸怩不安地說道：「眞不好意思。」

「有什麼不好意思，難道妳沒有穿內褲？」

方大衞這句話將大家都逗笑了，馬安琪只得噘着嘴吧地拉動衣服上的拉鍊。

× × ×

正午以前，鮑凱已領着陳茱蒂和馬安琪升了白旗，並搭起一座遮蔽陽光的棚子，所用的材料是取自那五件救生衣。

「艇長！」陳茱蒂讚揚地說：「你很有天才。」

「我希望妳們能叫喊我名字。」

「好！但是那樣會不尊敬嗎？」

「我覺得那樣很好。」

「好，鮑凱！」陳茱蒂笑着說：「你似乎每樣都有天才，那天早上在你的底牌未揭穿以前，你眞將我們唬住了。你表演得太逼眞，我建議你到電影圈內去謀發展，你的長像頗像主演『亂世佳人』的克拉克蓋博。」

「我猜妳是在捧我。」

「眞的。」馬安琪也插嘴說：「的確很像。你身裁也很魁梧，如果你去演電影一定走紅。」

鮑凱煞有介事地點着頭說：「那我倒該考慮。說起表演天才，我倒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來了。有一次我在檳城監獄偷開了獄門，然後穿着典獄長的制服逃走。當我走出大門時，衞兵竟然向我行禮，我差一點笑出來。」

「鮑凱！」陳茱蒂神色很正經地說：「你從來沒有想到去做做正當的事？我覺得你這種生活不太好。」

鮑凱聳了聳肩說：「我對開鎖太有興趣。」

「那爲什麼不去研究製造鎖呢？我相信憑你的天才一定可以研究出一種防止竊賊的鎖，包你賺錢。」

「不行。」鮑凱搖搖頭說：「那樣我的同行就會沒飯吃了。」

「唉！」陳茱蒂嘆了口氣，又白了他一眼。

「鮑凱！」馬安琪插嘴了。「他們怎麼還不回來呢？我又渴又飢……」

鮑凱攤攤手說：「我也是又渴又飢。忍耐點吧！他們就快回來了，一定有東西吃的。」

「你肯定這島上有野菓？」陳茱蒂問道。

「妳看！」鮑凱指着一個山坡說：「那上面有樹，就証明有水源；有水源，必有野菓，現在夏季正是結實的時候。」

「但願你的判斷正確。」陳茱蒂喃喃地說。

十二點差五分，方大衞回來了，他幾乎用奔跑的速度。

他赤着背，上衣顯然包的是野菓。很遠他就在大叫：「我找着野菓了，香蕉，椰子！好多好多！」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至少他們不會餓死。

鮑凱跑過去迎着他，接過他背上的包裹，急迫地問：「遇見人嗎？」

「沒有，我想島上也許沒有人。」

「何以見得呢？」

「香蕉熟透掉在地上，都沒有人去採割。」

「等會兒再研究吧！」

回到棚子裏，鮑凱連忙取出小刀在椰子上面開洞。

馬安琪顯得很稀奇地說：「你還帶着刀子？」

鮑凱道：「不但帶着刀子，我還帶了槍彈哩！」

「帶槍幹什麼？」陳茱蒂不禁皺着眉頭。

「防壞人，防野獸，用處很多。」

大家都很餓，這時再無時間講話了。

正在吃水菓的時候，高強尼也回來了；他和方大衞一樣，也是滿載而歸，而且他臉上還有一股詭譎的笑容。

鮑凱掃了他一眼：「強尼！你好像有什麼特別發現哩！」

「你眼光眞厲害，看看這是什麼？」說着！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塊女人用的紅色頭巾。

鮑凱接過去看了看，問道：「那裏發現的？」

「還有這個。」高強尼像獻寶似地又自衣袋內掏出一樣東西，那竟然是一隻女人戴的戒指，上面還鑲着一粒珍珠。

鮑凱將戒指接過去說：「強尼！一齊拿出來吧！」

「眞是瞞不過你，不過這樣東西却不值錢。」他第三次拿出來的竟是一個空罐頭盒子。

鮑凱沉吟着說：「這証明島上有人來過。」

「這種罐頭盒子很多，而且還有烟蒂。」高強尼補充說。「那不會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

鮑凱正在察看罐頭上的商標，突然哦了一聲：「越南來的人，這豬肉罐頭是西貢堤岸製造的。」

「你懂越文？」

「懂一點。」鮑凱點點頭。「罐頭的鐵皮沒有生銹，這必是最近的事，這批人可能還在島上。」

「會不會是島上居民？」高強尼問。

鮑凱語氣肯定地說：「這批人是外來的。島上如果有居民，他們不可能吃這種侈奢的罐頭食品，更不會用這種頭巾和戴珍珠戒子。」

「這批人有男有女，他們來島上幹什麼？」方大衞問。

馬安琪天眞地挿嘴說：「會不會跟我們一樣，也是沉了船？」

鮑凱笑着搖搖頭說：「妳畢竟還沒有滿十八歲，跳海的人能帶那樣多罐頭？而且香烟也沒有浸水。不可能吧！」

馬安琪紅着臉低下頭，大家都笑了。

鮑凱却收斂了笑容說：「吃飽以後大家好好睡一覺！每人担任一個小時的守望。天黑後，我們要向內陸挺進搜查。」

高強尼笑着說：「這種生活很有意思，我們好像是一支探險隊伍。」

鮑凱拍拍他的肩膀說：「強尼！別笑，也許有你哭的時候。」

「眞的？」高強尼伸伸舌頭，扮了個鬼臉。

奇異之島　人口販子

晚上八時，島上天色才算黑盡。

颶風過後的天氣顯得特別晴朗，月亮昇得很高。四野一片銀亮，這是一個適於夜行的晚上。於是高強尼所說的探險隊出發了。

鮑凱領先，陳茱蒂和馬安琪居中，高強尼和方大衞斷後。所循的方向，就是高強尼上午所偵察的路線。

在吃晚飯時，鮑凱已經規定好，萬一有緊急情況時，大家分散。由他保護陳茱蒂，高強尼和方大衞則共同保護馬安琪，再回到原地會合。同時，鮑凱將小刀交給了方大衞，那也算是一件武器。

一路很平靜，他們走得也很快。路上並沒有什麼荊棘的阻攔，九點鐘不到，他們就到了高強尼發現人跡的地方。

鮑凱察看了一陣，決定離開海岸線，向內陸深進。在將轉變方向的時候，鮑凱不忘最後交待：「大衞！你們千萬記住。萬一分散的話，你們一定要在月落之前回到海灘；沒有月亮你們無法辨別方向。」

「記住了。」

鮑凱又說：「萬一那裏已被人發現，就想法子躲起來，明天晚上再到這兒來會面。」

陳茱蒂輕聲問道：「鮑凱，有這樣嚴重嗎？」

鮑凱愼重地說：「萬一這裏是走私歹徒，或者是海盜的根據地。想想看，他們發現我們後會怎樣對待我們？」

「會怎樣？」馬安琪緊張地問。

「會殺死我們，因爲怕我們洩漏秘密。如果是海盜，他們還可能到你們家裏去敲一筆錢。」

「我倒願遇上海盜。」馬安琪說。

「別那麼天眞，妳以爲他們會送妳回家？可沒有那麼容易，也許妳會成爲海盜首領的老婆。」

「嚇死人！」馬安琪聲音在發抖。

「所以要小心，我們開始走了。」

擋在前面的是一道崗巒，坡度並不太陡，也沒有叢林阻路。半個小時以後就到了頂端。

崗巒那邊是一塊很大的草原，他們也看到了海岸線。這個島嶼雖不算小，却也不算太大。

突然，高強尼叫了一聲說：「看！那邊有火光。」

大家順着他的手指望去，果然見到了火光。

陳茱蒂也有所發現，她說：「我好像聽見了音樂聲。」

鮑凱接口說：「那裏一定在開靈魂舞之夜。」

方大衞猜想着說：「那裏一定有不少人。」

「是的。」鮑凱說：「你們留在這裏，我去看看。」

「爲什麼不一齊去？」衆人異口同聲地說。

「人多行動反而不便。」

陳茱蒂提出意見說：「你最少也該帶個人去，萬一有事也有人回來報信呀！」

鮑凱沉吟了一陣，終於點點頭說：「好吧！誰跟我去？」

陳茱蒂自告奮勇地說：「我去。」

「妳？」

「我們原來就是分在一組的嘛！」

「好吧！」鮑凱又向其餘三人交待。「你們就在這裏不要動，如果聽見槍聲，趕緊就近找地方躲藏起來。」

下坡非常好走，五分鐘後，就到了草原上。再往前走十分鐘，火光更爲明顯，音樂聲也更加响亮，而且他們還聽見了女人的歌聲。

「唱得不高明，樂隊也差勁。」陳茱蒂低聲說。

「這裏又不是夜總會。」

「唱的還是中文的流行歌曲。」

「這就有些奇怪了。」

火光是從一個樹林子閃亮出來的，有很多支火苗，像是照明用的火把。再走了十分鐘，他們已來到樹林子的外面。

「會爬樹嗎？」鮑凱低聲問。

「我小的時候，媽咪常常罵我是野猴子。」

「來！我們爬上去看。」

鮑凱選了一株高大的鳳凰木，率先爬了上去，陳茱蒂也很靈巧地跟着他爬上了鳳凰木的頂尖。



鮑凱和陳茱蒂藏身鳳凰木上俯視一羣少女在接受訓練跳現代舞。

樹林子裏面也是一片草原，有好幾幢茅舍。在草原上有四五十個少女，圍成兩個圓圈。一個圓圈的當中，站着一個中年婦人，她正彈着手風琴，其中一個少女在跟着琴音唱歌。另一組少女則由一個中年婦人在教授着舞步，而那些舞步竟然是現代交際舞的基本步法。最使鮑凱和陳茱蒂困惑不解的，是那些少女除了在下體圍了一塊小布之外，其他部份都是赤裸的。

「難道她們是野人？」陳茱蒂低聲地問。

鮑凱道：「絕不是，她們和我們是同一種族。」

「她們爲什麼不穿衣服呢？」

「我看一定是被逼迫的。妳看那兩個中年女人都穿着衣服，再看那些女孩子，有的用手掩着胸前。」

「噓！」陳茱蒂突然發出警告。「你看，四邊還有好幾個男人守着，而且手裏還拿着槍。」

「不要講話。」鮑凱低聲說：「慢慢看。」

過了五分鐘，那兩名女老師宣佈休息，立刻有一個男人提了一個大籃子分發罐頭菓汁。

「她們很享受！」陳茱蒂說。

「再看。」

這時，有一個胖胖的男人走到了草原中央，操着濃重的粵音說：「妳們一定要用心地學唱歌跳舞，將來妳們到大城市去以後，有吃有穿，也不會吃苦。如果妳們不用心學，將來只有送到下等妓院去，一天到晚被那些做苦工的蹧蹋，永遠不會出頭，所以妳們一定要用心學習歌舞。」

「我明白了。」鮑凱急促地說：「這島上一定是一個販賣人口集團的根據地，將拐騙來的少女先集中到這島上。」

「好像是的。」

鮑凱道：「經過訓練分等，再從這裏脫手。」

「那麼，一定有船到這裏來了？」

「嗯！」鮑凱漫應着，他此刻似乎在想着別處。

「你在想什麼？」

鮑凱聲音鎮靜地說：「茱蒂，等他們休息睡覺的時候，妳混進去，想法子探聽一點消息。」

陳茱蒂顯然非常吃驚，半晌才說：「要我混進去？」

「嗯？我極需要知道一些情況。多久才有船來？什麼樣的船？來接運的是些什麼人？」

「問誰？」

「問這些女孩子。」

「你以爲很容易混進去？」

「我方才注意過了，那些少女們方便時都是到樹林裏面，等一下歌舞訓練結束的時候，一定有不少的少女到樹林裏去方便，妳就趁那個時候混進去。」

「怎麼出來呢？」

「在這個島上，他們不會看守太嚴，我想可能有機會。」

「萬一他們將茅屋鎖起來……」

鮑凱接口說：「妳儘可放心，妳等會兒混進最外面的一間茅屋，如果一個小時不出來，我會去接應妳。」

「你不怕他們發現你？」

「別忘了我是做賊的。」

陳茱蒂抿唇沉吟一陣，終於點點頭說：「好吧！」

「那麼，現在妳就要開始改裝。」

「現在？」

「是的，妳現在穿的衣袴必須由我給妳保管好。萬一弄掉了，妳就再沒有衣服穿了。」

陳茱蒂笑笑，開始解除身上的衣服。

× × ×

五個人回到海灘時，已是早上四點鐘，東方天際已露出了曙光。

「來！大家坐下。」進到那個用救生衣搭蓋的棚子後，鮑凱揚手招呼。「讓我們聽聽茱蒂的探險報告。」

其餘三個人不知道內情，莫不睜大了眼睛：「她到那裏去探險？」

鮑凱將他們的發現約畧提了一下，然後對陳茱蒂說：「妳現在可以報告了。」

「你判斷得一點也不錯。」這是陳茱蒂的開場白。她接着說：「都是越南華僑，絕大多數都是被拐騙來的。」

「她們被賣到何處去呢？」

「H港。那是主要的去處。」

「再往下說吧！」

「她們白天不准走出茅屋一步，說是怕炎陽晒黑了她們的皮膚。不讓她們穿衣服，是使她們喪失羞恥心。」

「眞可惡！」鮑凱在低聲詛咒。

陳茱蒂又接着說：「有幾個在H港想逃的又被送了回來，罰她們洗衣煑飯，還要給那些臭男人輪流蹧蹋。」

「有幾個男的守衛？」鮑凱問。

「連那個胖子頭目一共八個，而且都有槍。」

「八支槍！」鮑凱像在自語。

陳茱蒂又繼續說下去：「訓練她們唱歌跳舞只是提高她們的身份。據那些從H港送回來的說，根本不可能去做舞女或歌女。到H港後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妓女。不過，能歌善舞而又漂亮一點的，身份較爲高級些。」

「關於船的消息呢？」

「越南方面不定期地送新拐騙的少女到島上來，不過載人來的都是小船。」

「H港方面派來接人的船呢？」

「大約半個月一次，是大型遊艇！艇上都有武器。前一次大約在六七天以前，載走了十五個。」

「還有特別的消息嗎？」

「沒有了，就是這些。」

「好！」鮑凱掃了衆人一眼。「是不是很累？」

大家點點頭。但是，鮑凱却搖了搖頭說：「現在不能睡，我們必須將帳篷移到隱密的地方去。從今天起，我們要晝伏夜出。我們準備奪船。」

「奪船？」大家不禁又興奮又緊張。

「我們只有一支槍，人家船上有武裝，怎麼奪法？」

鮑凱似乎胸有成竹地笑着說：「下次船來，還要一個星期。七天時間，足够我們詳細計劃了。來！我們現在開始遷移帳篷。」

× × ×

又是黑夜來臨。

高強尼和方大衞去採集野菓，馬安琪在一株大王椰上面搭設的瞭望台上担任瞭望，帳篷裏面只有鮑凱和陳茱蒂。

「茱蒂，我有個大胆的構想。」鮑凱說。

「說說看。」

「一定要妳幫忙才行。」

「又是要混進去？」

「嗯！長期的混在裏面。」

「他們難道不會發現多了一個人？」

「我們可以想法子弄一個出來。」

「嗯！你要我混在裏面幹什麼？」

「想想看，像妳這樣漂亮的女孩子，下次來船接人的時候，妳一定被選中，到時我們可以裏應外合。」

陳茱蒂想了一想，冷冷地說：「鮑凱，你註定了只能做賊而不能做强盜。」

「怎麼呢？」

「載人是他們主要的目的，人上船以後他們還等什麼？必定是立刻開船，怎麼裏應外合法呢？」

鮑凱想了一想，說道：「有理！此路不通。」

「奪船畢竟和開保險櫃不一樣哩！」

「這回讓妳抓住把柄了。」

陳茱蒂提出她的意見：「如果你讓我混進去奪那些男人的槍，那還簡單。」

鮑凱連連搖手說：「沒有用。你們四個人有了槍也沒有用，不是打掉自己的脚指頭，就是會打落天上的星星。」

陳茱蒂氣呼呼地說：「你說得我們這樣不中用？」

「不必逞強，玩槍不是一兩天就行了的。」

「我認爲有槍在手，最少可以威脅他們。」

「小姐！」鮑凱叫着說：「妳目標找錯了，問題不在這些人的身上，妳不是說船上也有武裝嗎？」

陳茱蒂沉默不語了！

「茱蒂！別打歪主意。妳混進去也未必能弄到槍，即使弄到手，他們也立刻會發覺，那時妳怎麼辦？」

陳茱蒂一手托腮，似在沉思，良久才說：「鮑凱！我有個大胆的想法。」

「什麼想法？」

「我以爲，我們不但要設法離開這兒，最好還要將那些可憐的女孩子救出去。你認爲怎麼樣？」

「天啦！」鮑凱大叫着說：「妳以爲妳有多大本事？我們若能活着離開這兒已是天大的幸運了。」

「鮑凱！你或許能辦得到。」

「茱蒂！別將我估計過高。」

「你有這種智慧，如果你……」

「智慧？」鮑凱打斷她的話。「這不是在文明社會裏，在這裏是力的鬥爭，誰有暴力誰就得勝。」

「照你這樣說，我們想離開這裏也是困難的了？」

「我還在動腦筋。」

「鮑凱！」陳茱蒂抓住了對方的語病。「動腦筋就是運用智慧，這點你不能不承認吧？」

「辯論方面我也許不是妳的對手。」

鮑凱聳聳肩說。

陳茱蒂靠得他近些，聲音也低沉了一些：「根據我昨晚的觀察，他們的看管很鬆。事實上，從無一個女孩子打算在這荒島上逃走，她們知道不可能。」

「嗯，怎麼樣？」

「我發覺有一個機會。」

「噢！說說看。」

「據說那些負責看管的臭男人除了有那幾個在H港想逃跑又被送回來的可憐女人供他們玩弄以外，其他的女孩子他們是不能染指的。但是，他們面對那些成熟而又裸露的女體，他們不會不動心吧？」

「當然，他們不會不動心，可是，由於頭目下過命令，他們絕不敢胡來。你的意思是……」

「如果這羣女孩子當中有人自願，他們也不敢胡來嗎？美色當前，他們不至於不敢違背命令吧？」

「茱蒂！虧妳想出的好主意。不管妳是否曾經壞過，我可不忍心讓妳去作這種犧牲。」

陳茱蒂狠狠地擰了他一把，說道：「鮑凱！你胡說！我只是好玩而已，在那……一方面，我還是個好女孩，我從來沒有壞過。」

鮑凱忍住了痛，咿牙咧嘴地說：「好，好！算我說錯了話。茱蒂！妳該想想：當妳執行這個計劃以後，妳就不是一個好女孩了。」

「我沒有那樣傻！」

「茱蒂別天眞，這些粗人是要講究現實的。」

「你幹什麼，難道你站在旁邊眼睜睜地望着？」

鮑凱有些莫名其妙地摸着頭說：「茱蒂！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會將目標引到樹林子裏來，當最緊要的時候，你突然出現，將他擊昏，這就是我的計劃。」

「擊昏他以後呢？」

「你換上他的衣服，混進去。」

「天啦！」鮑凱低呼着，「妳要我混進去？」

「你害怕啦？」

「不是害怕，而是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

「女孩子多，在不穿衣服的情形下看起來都差不多，而且她們白天又甚少活動，所以妳混在裏面還不容易被發覺。我就不同了，就那麼幾個男人，而且他們相處日久，換了一個人他們會不發覺嗎？」

「不錯，你說得很有道理。但是你該想想：他們晚上輪流值班，白天也需要休息，碰面的機會很少，如果你稍加注意，是躲得過去的。這也許有些冒險，但我認爲值得一試。」

「妳教我混進去的用意何在呢？」

「潛伏在裏面，可以隨時了解動態，比如說：H港方面的船何時到？要停留多久這些情況對我們很重要。」

「嗯！還有呢？」

「了解H港來的船上面的情形。」

「去問誰？」

「小茅舍中的那幾個可憐虫。只有她們曾經坐過那條船去H港，也曾經乘坐那條船重回島上。」

「妳是要我去和她們胡調？」

「只有守衞的男人才能接近她們。我不並希望你眞去胡調，她們對那件事也未必會有興趣。」

「茱蒂！妳實在够資格領導我們。」

「領導者，仍然是你，我只是你的參謀。」

「而且，還是突擊隊的隊長。」

「我很喜歡這個頭銜。」

「哈哈……」兩人同聲大笑起來。

剛好，方大衞和高强尼採集野菓回來。聽到笑聲，方大衞問道：「什麼事這樣高興？」

高强尼嬉皮笑臉地搶着說：「這還用問嗎？這叫做兩情相悅。」

陳茱蒂臉上一熱，沉叱道：「强尼！我警告你，你少胡說。」

「是！押寨夫人！」

陳茱蒂氣得要命，抓起一個椰子就向他扔過去。

高强尼一伸手接在手中，笑嘻嘻地說：「茱蒂妳該知道我是個籃球選手吧！」

陳茱蒂要追過去，被鮑凱攔住了。「大家不要再胡鬧了，快些吃，吃完了有任務。」

高强尼頭一個感到興趣，伸長了頸問：「什麼任務？」

「去抓一頭胖豬。」

「這島上有豬？」高强尼和方大衞面面相覷。

鮑凱揮揮手說：「不要多問。快吃，吃完後，留安琪在這裏看守，我們四個人一齊去，到時你們就明白了。」

高强尼和方大衞也就不再多問。

陳茱蒂暗暗將鮑凱拉到一邊，低聲問道：「他們也去？」

「嗯！」鮑凱點點頭。

「要他們去幹什麼？」

「將打昏的守衞帶回來，我們不能無故殺人呀！」

「那麼，要他們兩人離你遠點。」

「爲什麼？」

「等會兒我要引誘守衞，而且身上那種打扮，有他們在暗處看着，我一定會不自然。」

鮑凱笑了：「我不也在妳旁邊嗎？」

「你不同。」

「我有何不同？」

「因爲你說過，除了鎖以外你不對其他的東西發生興趣，自然也包括女人的裸體在內。」

「是嗎？」鮑凱喃喃地說：「但願妳沒有聽錯。」

× × ×

陳茱蒂已靜靜地在茅屋中躺了兩個小時了。床鋪還算講究，乾草上面鋪着竹蓆，比起他們五個人所親建的避難所要舒服得多。

這間屋子裏睡了二十來個女孩子。一方面沒有燈；一方面由於連續幾個小時的歌舞使她們疲累，誰也不去察覺身邊是否睡了個陌生人。

陳茱蒂本來早就想動手了，只因爲守衞的那個男人身裁很高，和鮑凱的體型不合，她只得靜靜地等待。

大概兩點鐘到了，另一個守衞者來換班。

守衞者照例在茅屋裏轉一趟，陳茱蒂發覺他的體型和鮑凱很相似，於是立即離開床鋪，尾隨他走出茅屋。

守衞者發覺了她，回過頭來問道：「幹什麼？」

「我要……」

守衞者明白了她的意思，向樹林揮揮手說：「自己去。」

「我……怕。」陳茱蒂怯生生地說。

「有什麼好怕的？」

「那裏面太暗。」

「要我陪你去嗎？」

「我正這樣想。」

「走吧！」

陳茱蒂來到樹林，那守衞者向旁邊一站，向她呶呶嘴唇說：「我在樹林外面等妳。」

「不！」陳茱蒂的情態像是在對母親撒嬌。「我要你在旁邊陪我。」

守衞者笑了：「妳很好玩！」

「我也很聽話。」她暗示地說。

「是嗎？」守衞者好像有些懂她的意思。

一般女孩子都是選擇暗處行方便，而陳茱蒂却偏偏選在月亮可以照射的明亮處，她要使對方目迷神亂。

「大哥！你貴姓？」

「他們叫我黑仔。」

「你並不黑呀！」

「我是頭一次聽人這樣說。」

「眞的。」

「男人黑一點沒有關係，像妳們的皮膚就要生得白白淨淨的，長得太黑就賣不起價錢。」

陳茱蒂站了起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竟忘掉圍上那塊小小的布，擺出一個誘人的姿態，說道：「大哥！你看我白不白？」

「在月亮下面更白。」

陳茱蒂又向前逼進兩步，展開攻擊：「大哥！你們一天到晚和這些不穿衣服的女人在一起，你們心裏想不想？」

「想什麼？小姑娘。」

「想……想那個呀！」陳茱蒂嬌羞地說。

「沒有關係，小茅屋裏有女人等着我們。」

「那些H港送回來的？」

「嗯！有三個。」

「只有三個？可是你們有八個，對不對？」

「沒有關係，有總比沒有好。」

「這麼多現成的，新鮮的，怎麼不想換換胃口？」

「妳們要留着賣高價錢，我們不願找麻煩。」

「這是你們頭目的命令？」

「嗯！」

「你不說誰知道？」

「妳？」他懂了她的意思，但却有些吃驚。

陳茱蒂整個身體貼了上去，雙手也掛上了對方的頸項，聲音說得像蜜糖：「到那邊去，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黑仔迷惑了，雙手順着陳茱蒂的背脊滑下去。但他迷惑中仍有幾分清醒：「小姑娘！妳這樣做是有目的吧？」

「你猜對了，我要你帮我。」

「帮妳逃嗎？那是辦不到的。四面都是海！沒有一艘小舢舨，即使我願意，你也逃不掉。」

陳茱蒂搖搖頭說：「我不想逃。」

「那要我怎樣帮妳呢？」

「這幾年因爲打仗，苦日子也過够了。就算逃回去也是餓死，我倒希望早一天到H港去過好日子。」

「哦！妳是想早一點離開這裏嗎？」

「我想下一次船來就走。」

「好！我一定辦到。」

「還有，向H港那邊來的人打聲招呼，我會唱歌，也會跳舞，請他們不要將我送到下等妓院裏去。」

「放心！只要我一句話。」

「來吧！」陳茱蒂拉着他往暗處走。

「那邊。」

到了暗處，陳茱蒂又問：「你現在担任幾點到幾點的守衞。」

「兩點到四點。」

「時間足够了。明晚呢？」

「明晚由十二點到兩點，妳問這些幹什麼？」

「明晚我再陪你呀！」

「妳眞……」

下面那個字誰也不知道他要說什麼，他忽然向草地上倒了下去，因爲鮑凱在他頭頂上敲了一棒子。

鮑凱從暗中跳出來，忿忿地說：「這小子！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陳茱蒂正蹲在地上摸索她藏在草堆裏的衣服，回頭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說：「怎麼，嫉妒了？」

「有一點。」

「這麼說來，你已經開始對別的東西有興趣了。」

「我沒有看見女人這樣赤裸過，我感覺心在狂跳。」

「那麼，請轉過頭去。」

「噢！」他轉過了身子，說道：「爲什麼？」

「因爲女人的裸體已經對你產生誘惑作用，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威脅。」

「茱蒂！妳很有意思，方才妳是否有點緊張？」

「有一點！不過我覺得比在夜總會裏釣魚還容易。」

「妳經常在夜總會裏釣魚嗎？」

陳茱蒂道：「偶而，當我們沒有錢買東西的時候。」

「從來沒有失敗過嗎？」

「沒有。」

「對我那一次呢？」

「不算失敗，你並不是一條不上鈎的魚兒，只是因爲你口袋裏沒有錢，使得你張不開嘴。」

鮑凱吁了一口氣說：「妳是一個好女孩，也是一個壞女孩。」

「媽咪也是這樣說我，不過你們都說錯了。」

「那應該怎樣說呢？」

「我看起來是個壞女孩，其實是個好

女孩。」

「一個人不會說自己壞話的。」

「好了！」陳茱蒂已經穿好了衣服，轉到鮑凱的面前。「別只顧動口，你該動手爲你自已化粧了。」

「他的名字妳知道嗎？」

「黑仔。」

「他幾點鐘下班？」

「四點。」

「好，你去叫强尼來，我要改裝。」

「鮑凱！那三個女人在小茅屋裏，下班後立刻就去打探來船的情形，萬一白天有變化，我們不會落空。」

「妳去吧！」我知道。」

三分鐘後，高强尼和方大衞來到。他們看到現場情形後，吃了一驚：「這就是你說的肥豬？」

鮑凱低聲說：「將他帶回去，這個人將來也許對我們有用。千萬別讓他跑掉，用藤條綑住他，用破布堵住他的嘴。」

「知道了。」高强尼和方大衞點頭答應。

「還有，我可能暫時要在這裏混下去，那邊交給茱蒂指揮，你們一定要聽她的話。」

高强尼頭一個表示異議：「她能當指揮？」

鮑凱低聲喝阻他：「强尼！我們現在面對生死存亡關頭，必須要有紀律。你們既然會推我做領導人，我的話你們就該服從。」

「是！」高强尼連連點頭。

鮑凱又將原來自己的那支手槍交給陳茱蒂：「這給妳，不到最後危險的時候不要去動它。」

「我知道。」

「去吧！」

鮑凱目送他們的身影在林間消失後，才穿過樹林，向茅屋走去。現在他不再是鮑凱，而是守衞的黑仔了。

× × ×

星光漸淡，月色西移，時間已是凌晨四時。

現在已到了交班的時候，鮑凱却面臨難題，因爲不知道下一班該叫誰來接班。

關於黑仔的口音，鮑凱方才已經聽過。他自信能模仿五分，再將聲音壓低一點，總有七八分相像的。

他躊躇着，眼看五分鐘過去了。忽然計上心頭，立卽向小茅屋匆匆走去。

他一踏着進茅屋，立卽看到慘絕人寰的畫面。

月光從窗口照射進來，可以看見三個一絲不掛的女人東一個西一個地躺在床鋪上，睡姿簡直不堪入目。

她們所以這樣狼狽地熟睡，必是因爲除了操作以外還要給那些守衞者蹧蹋，因此才疲累地倒頭便睡。

鮑凱楞楞地站在門口，他幾乎不忍心攪醒她們的睡眠，但是他自己知道非去吵醒其中一個不可。他選中靠外面的一個女人，解下槍帶，脫去鞋子，和衣躺到她身邊，然後伸手去搖幌她。

幾經搖幌，她才翻了一個身，口裏咿唔着說：「幾點了？」

「四點過五分。」

那女人突然推開鮑凱，口裏詛咒着：「你這個死人，爲什麼要吵醒我？人家剛睡着，四點到六點輪到美蘭，去找她！」

鮑凱楞住了，想不到她們也是照鐘點輪班的。這使自己差一點露出了破綻，黑仔不會不知道這種規矩。

但是，誰是美蘭呢？他總不能去將另兩個熟睡的女人一一叫醒，然後問她們的名字呀！

他只得心懷歉疚地再去推推她：「別叫！因爲妳漂亮，所以……」

那女人很惱火，一翻身坐了起來，低呼着說：「你這個人眞奇怪！我們的鐘點是死的，六個小時輪一次，一天有四次機會，你什麼時候不好來找我，偏偏要在人家休息睡覺的時候。眞討厭！」

鮑凱不得不揑造這個理由，他含含糊糊地說：「我看美蘭睡得很甜，而妳剛好翻身，我以爲妳醒着，所以……」

「我就該死！」那女人狠狠白了他一眼，然後伸出脚去向睡在床鋪中間的一個女人踢了一下，口裏叫着：「美蘭！醒醒，輪到妳了。」

美蘭被踢醒坐了起來，揉着眼皮說：「是黑仔下班了嗎？」

「嗯！」鮑凱答應着將身子移動過去。他知道美蘭並不是認出他是黑仔，而是她熟悉守衞們的勤務鐘點。

美蘭重又躺了下去，並將鮑凱拉到身邊，低聲說：「不要去吵別人，我們雖然六個小時中間可以休息四個小時，但是白天這四個小時還要做雜務，只有晚上這四個小時才能休息一下，每分每秒都寶貴得很哩！我們也是人呀！」

她的聲音很柔和，鮑凱想像她的脾氣一定不太壞，那倒是自己所要找的人。於是輕輕地說：「她的脾氣眞大。」

「不怪她！上一班的猴子是個磨人精，好容易閉上眼睛睡着，你又吵她，她當然要發火呀！」

鮑凱在她說話的時候已經將下身脫得溜溜光，他並不是想趁火打刦，而是另有目的。他低叫了一聲：「糟了！」

「怎麼？」

「還沒有交班哩！」

「你這個人，」美蘭推推他。「快去吧！」

「我已經脫了……」

「再穿上呀！」

「那多麻煩。美蘭！妳去替我叫一叫吧！」

「我不去。」

「講個條件如何？」

「什麼條件？」

「這兩個鐘頭保不煩妳。」

「你會那樣老實？」

「說到做到。」

「算了！」美蘭坐了起來。「我倒不一定要你說到做到，只希望等一會兒稍爲客氣一點就好了。」

美蘭站起來向茅屋外走去，鮑凱又叫住她：「妳知道叫誰嗎？」

「懶蛇！我怎麼不知道。」

鮑凱現在所知道的，他的上一班是猴子，下一班是懶蛇，他自己則是黑仔。

兩分鐘後，美蘭回來了，茅屋外接着

傳來一個男人的叫聲：「黑仔！」

「是懶蛇嗎？」鮑凱壯胆試試自己的聲音像不像。

顯然，對方沒有聽出破綻：「告訴你，黑仔！下次別再讓女人來叫我接班。」

「好！下次記住。」

懶蛇走了，美蘭又回到了鮑凱的身邊，她有些意外地說：「咦！你又將衣袴穿好了？」

「說話算話。」

「那麼，你爲什麼不回自己床鋪上去睡？」

「傻瓜！」他輕聲說：「我在這裏，妳可以安靜一下，最少懶蛇不會來找妳的麻煩。」

美蘭咯咯地笑了：「你知道懶蛇爲什麼不喜歡我去叫他起來嗎？他看見我以後，這兩個鐘頭他就安不下心來了。」

「美蘭！妳好像很高興的樣子。」

美蘭怔了一怔，吁了一口氣說：「怎麼辦呢？我又沒有勇氣跑去跳海。活着總還有出頭的希望，死了就什麼都完了，你說是不是？」

「妳這樣想得開，在H港何必還要逃呢？」

「你不知道。我被送去的地方，專接外國水兵，一天要接待三十幾個，那怎麼受得了啊？」

「妳逃了幾次？」

「四次。」

「一次都沒有成功，妳還想逃嗎？」

「黑仔！你想套取我的秘密？」

「那妳就別告訴我好了。美蘭！」鮑凱岔開話題：「我們談談別的，比如說，妳們乘坐到H港去的船……」

「咦！你沒有見過？」

「我只看見外面呀！」

「裏面很漂亮。」

「嗯！那一次和妳一道去的有多少人？我記不起來了。」

美蘭道：「我也記不起來了，好像有十幾個。」

「有幾個男人看守妳們呢？」

「好像有四五個。」

「他們也跟我們一樣……？」

美蘭笑着打斷他的話說：「才不一樣哩！他們很客氣，一上船就給我們漂亮的衣服穿，也不摸我們，也不調戲我們。」

「我是問，他們也有槍嗎？」

「有的。船頭上還有一架機關槍。」

「咦！機關槍？」

「那是用來對付水上警察的！因爲我們是偸渡。」

「美蘭！妳知道妳爲什麼逃了四次都沒有成功嗎？」

「爲什麼？」

「因爲記憶力不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美蘭有些茫然。

「妳記不清那條巷口是活的！你更記不清楚什麼地方有妓院的保鏢把守，所以會一次一次地被捉回來。」

「你錯了！我的記性很好，只是運氣不好。」

「妳記性壞透了！」鮑凱繼續施展激將法。「妳連上次和妳同去的一共有多少人，妳都說不出來。」

「我只是不願去傷腦筋。」

「那麼，我來考考妳，上一次船是什麼時候來的？」

美蘭屈指算了一算：「八天以前。」

「嗯！幾點鐘？」

「大概是晚上一兩點鐘，這荒島附近有暗礁，一定要在漲潮的時候才能將船開進來。」

「嗯！離去的時間呢？」

「當然也是漲潮的時候呀！」

「妳的記性不壞嘛！」

「我說過了，我的運氣太差了。」

鮑凱心裏非常開心，來船要在這裏停留二十四小時，而且經過兩個黑夜，這對奪船的計劃大大有利。

美蘭推了推他：「黑仔！你眞的這樣老實？」

鮑凱正陷於沉思，不知她問些什麼，隨口反問道：「妳說什麼？」

「今晚你眞不要？」

「讓妳休息一下不好嗎？」

「我只是覺得有些奇怪。」

鮑凱心頭暗暗一怔，忙問道：「妳奇怪什麼？」

「往日的黑仔一上床就是動手，而今晚的黑仔却只是動口，這不是有一些讓人覺得奇怪嗎？」

「人是會變的。」

「爲什麼使你變的呢？」

「因爲我很喜歡妳。」

「我有一點相信。」

「如果有機會妳會再逃嗎？」

「會的。不過，在這荒島上我不打算逃。我是從來不吃魚的，所以也不打算被魚吃掉。」

鮑凱拍拍她的面頰說：「沒關係，我會游水。」

在暗中，美蘭笑了；但是，誰也聽得出來那笑聲中有辛酸滋味。

× × ×

陽光喚醒了這個荒島，但沒有喚醒這個販賣人口集團的營地。三大一小一共四間茅屋仍是靜悄悄的。

在天亮前，鮑凱回到了屬於黑仔的床位。當然這也是他用激將法從美蘭口裏激出來的。

茅屋內很暗，因爲窗子是向西開的，朝陽照不進來。於是他將臉朝向暗處側臥着，睡覺似乎是唯一躲避的方法。

他從美蘭口中還得到一些別的資料。比如說，們的頭目名叫麻三哥，他和那兩個中年婦人也睡在這間茅屋裏。堆在屋子中間的食物正好成爲一道牆壁，將他們頭兒的寢室隔開。同時他還知道，在這些男性中，麻三哥是唯一不近女色的人，他的眼睛只認識鈔票。

守衞一共有七個男人，每人輪值二小時。從下午四時到深夜十二時這八個小時不值班，換句話說，這八個小時也是他們七個人集體值班。因爲下午四點鐘以後，炎陽已經開始偏西，那些少女開始走出茅屋活動。她們首先要集體到一條約離營地百碼左右的溪間沐浴，然後回來晚餐，再開始歌舞訓練。

島上要晚上七點多鐘天色才轉爲黑暗

。下午四點鐘到天黑這段時間是使鮑凱最担心的一段時光。

中午十二點多鐘午餐時，總算平穩地過去。飯菜裝在一個食盒裏，送到他的枕邊，送飯來的就是昨晚向他發火的那個女人。

鮑凱吃到了三天以來最豐富的一頓午餐，有魚，有肉，而且有香噴噴的大米飯，比野菜的滋味好得多。

飯後，他又倒下睡覺。剛閉上眼，忽覺有人在踢他的小腿。他暗暗一驚，假裝熟睡不去理睬。

「黑仔！」聲音很低沉。「起來！」

鮑凱不能再裝睡了，只得翻身坐起。他故意拉低帽沿，翻起衣領，裝着一副懶洋洋的神情，低垂着頭。

他看到了兩條肥腿，知道站在面前的是龐三哥。

「跟我來！」說完後，人走了。

鮑凱看見對方向那些堆積的食物後面走去，總算放下了心，屋內較暗，不容易露破綻。爲了小心起見，他仍然將黑仔那支槍塞在腰間。

他來到龐三哥面前，仍是低着頭，一副惶恐之色。

「你昨晚值班幾點到幾點？」

「兩點到四點。」

「你幹了些什麼？」

「沒有呀！」

「沒有？」胖子頭目的聲音嚴厲起來。「第一組的女孩子向我告密，說你帶了一個女孩子進樹林。」

「哦！她要解手，我跟着她去。」

「說是去了很久。」

「只有一兩分鐘。」

「還說那個女孩子沒有回來。」

「可是人沒有少呀！」

「我查過了，所以我才不大相信密報人的話。」

「我不會作壞事的。」

「你知道就好了。」胖子頭目冷冷地說：「要玩女孩子，小屋裏有三個，這些是要賣錢的。」

「我知道。」

「好，你回去吧！」

鮑凱想不到如此輕易過關，心頭一塊大石也就放了下來。回頭床鋪上後，他暗暗思量：原以爲自己的行動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想不到還會落入別人眼中，更想不到那些少女之中也有喜歡管閒事的。

這一關總算是過去了，下午四點鐘後又是一關，以後還有無數的關口，他不知道是否能安然渡過。

儘管他是如此担心，但他已無法退却，只有硬着頭皮在這裏挺下去，因爲自己已經騎在老虎背上了。

× × ×

中午的熱度使昏睡中的黑仔醒了過來，他感到後腦有些痛，口也有些乾，只是意識一片朦朧。

當他看到面前那張美麗而又冷峻的面孔時，他的意識完全清醒了，很快地想起了昨晚的事。

但是，他的手足被縛，無法動彈。嘴裏被堵塞着東西，說不出話來，只有乾瞪着眼睛。

陳茱蒂見他醒轉，立刻扯出他嘴裏塞着的破布，然後將一個開了洞的椰子遞到他的嘴邊。

「希望你老實一點！」她冷冷地告誡他。

黑仔一口氣喝完了椰子汁，人也精神得多。他向四週一打量，發覺另有一男一女在睡覺，不由一驚，道：「妳不是我們的人？」

「不錯。」

「那妳……？」

「只要你老老實實的不要花樣，我們不會害你。」

「你們怎樣到島上來的？」

「船沉了，漂流來的。」

「啊——」黑仔點點頭，將陳茱蒂打量了一陣，又說：「小姑娘！妳這樣作會給妳惹麻煩。」

「什麼麻煩？」

「他們發現我失踪，一定會展開搜索。萬一發覺了你們，恐怕有些對你們不利哩！」

陳茱蒂冷冷地說：「不勞你費心，他們已經搜查過了。是可惜他們太笨，沒有發現我們，是不是有點令你失望？」

黑仔的確有些失望，不過，他未表露出來，搖搖頭，說道：「我不希望你們被發現。」

這倒使陳茱蒂有些意外，她一皺眉尖說：「這是什麼道理呢？」

「那時你們會殺我。」

「你很聰明。」

黑仔的眼珠子在轉動，他腦子也在轉動。他說道：「小姑娘！妳爲什麼不殺我呢？」

「因爲我不想殺人。」

「我猜，我活着對你們也許有用。」

陳茱蒂心頭一動，毫無表情地說：「你的確很聰明。」

黑仔道：「小姑娘！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嗎？」

陳茱蒂冷聲道：「你是在獻殷勤，還是準備談條件？」

黑仔搖了搖頭說：「都不是。」

「那是爲什麼？」

「我感謝你們沒有殺我，所以我要報答。」

「也許你是想要花樣。」

黑仔很安詳地笑着說：「絕不，我從不作傻事。」

「好，你說你願意怎樣幫我們？」

「我怎知道你們需要什麼呢？」

陳茱蒂目光盯着他，字字有力地說：「我們需要離開這個島。」

黑仔不假思索地說：「那我就可以給你們一條船。」

「船？」這是陳茱蒂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在瞭望台上担任瞭望工作的高强尼，一聽說有船，立即從大王椰上跳了下來，一把抓住黑仔：「你說你有船？」

「强尼！」陳茱蒂輕叱道：「回到崗位上去。」

高强尼悻悻地看了她一眼，也許因爲鮑凱的囑咐，不敢違抗。但他却推醒了正在熟睡的方大衞和馬安琪：「喂，喂！醒

醒！這小子說他有船。」

陳茱蒂再次發出命令：「聽見沒有，回到崗位上去。」

高强尼萬般無奈地又爬上了大王椰。

方大衞和馬安琪却圍了過來，目光盯在黑仔臉上：「你有船？」

黑仔點點頭，面上流露着笑容。

陳茱蒂向他們打了個眼色，然後轉向黑仔問道：「什麼樣子的船？」

「機帆船，可以乘坐十個人。」

「停在何處？」

黑仔聲音神秘地說：「藏在一個山洞裏。」

陳茱蒂抿嘴沉吟了一陣，忽然揚起臉來說：「謝謝你的好心，那條船對我們沒有用。」

黑仔楞了一楞，說：「怎麼會沒有用呢？」

陳茱蒂語氣森冷地說：「你們的人發現你失踪後，可能想到你會逃，一定會派人去看守那艘船，你休想引我們上當。」

方大衞也氣喘喘地說：「你這小子不懷好意，老子揍扁你。」

他的拳頭剛要揮出去，只聽黑仔叫道：「慢點！你們誤會了。」

陳茱蒂攔住了方大衞的拳頭，冷冷地問道：「說吧，什麼誤會？」

黑仔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那艘機帆船的事。」

陳茱蒂冷笑一聲，說道：「他們不知道？你一個人將那麼大一條船藏在一個山洞裏，你以爲我們會相信？我們不是三歲小孩！」

黑仔神情焦急地道：「你們聽我說完好不好？」

「說吧！」

「在參加他們這個集團以前，我曾經做過海盜。有一次我搶了一條船，本來將船上東西搬光後，就該放火燒掉。因爲那條船太新有些捨不得，於是藏了起來，就是我方才說的那條機帆船。」

「這些人的確不知道？」

「我們那一夥人現在活着的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被關在西貢監獄，另一個就是我黑仔。」

「你說那艘船藏在一個山洞裏？」

「是一個岩洞，我們利用漲潮的時候推進去，再用鐵鍊拴牢。我不說出地方，誰也找不到。」

陳茱蒂沉吟了一陣說：「好吧！晚上帶我們去看。」

黑仔搖搖頭說：「晚上不行。」

「爲什麼？」

「天黑以後就開始漲潮，海水淹沒了岩石，我沒法子找到。」

「什麼時候才能找到？」

「天黑以前都可以。」

陳茱蒂搖搖頭說：「不行，白天我們不能行動，目標太大。」

「這島上路徑我很熟，由我帶路保証不會被發現。」

「黑仔！你爲什麼這樣熱心？」陳茱蒂目光緊緊地盯在他臉上。「難道你在動什麼詭計？」

黑仔訕訕地笑着說：「說句良心話，我是爲自己打算。」

「我不懂你的意思。」

「很簡單，你們乘船離開後，我就自由了。在你們手上一分鐘，我就受一分鐘的死亡威脅。」

「這是你的眞心話嗎？」

「動機是爲了救我自己的命，你們不該懷疑的。」

「那麼，你再忍耐一天，我們明天才去。」

方大衞搶着說：「明天？要快呀，萬一鮑……」

「大衞！」陳茱蒂趕緊喝阻他的話。

三個人向一邊走去，直到離開黑仔很遠，陳茱蒂才說：「大衞！你有什麼意見，說下去吧！」

「鮑凱在那裏未必安全，我們趁未天黑將船弄到手，萬一鮑凱那邊還有什麼意外，他逃出來後，我們立即可以駕船離開呀！」

陳茱蒂沉吟着說：「你以爲那傢伙的話可信？」

方大衞理直氣壯地說：「將他綁得牢牢的，繩子牽在我手裏，他還有什麼花樣好要！」

馬安琪也插嘴說：「茱蒂！我們在龍城整天玩樂的時候，什麼危險也冒過，我們現在就去，讓鮑凱大吃一驚。」

方大衞也慫恿說：「我們現在去，找到那個岩洞後就在那裏等漲潮時將船駛到這裏來，然後再去和鮑凱連絡。」

你一句我一句，陳茱蒂終於心動了，點點頭說：「好吧！强尼和安琪看守營地，我和大衞兩人去。」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他們放開了黑仔被細綁的雙脚，但却加倍綁緊了他的雙手，藤條的另一頭牽在方大衞手裏。

在動身之前，陳茱蒂又提出警告：「黑仔！放聰明一點，你的雙脚再快，也不會有槍彈快。那是你自己的槍，能不能殺死人，你該明白。」

黑仔笑嘻嘻地說：「放心！我不會給自己找麻煩。」

「希望你明白。向那邊走？」

「向西。」

黑仔在前領路，陳茱蒂殿後，小心翼翼地東張西望。走了約莫一個小時，來到高强尼發現人跡的地方。

陳茱蒂趕到前面去，問道：「還有多遠？」

「翻過前面那座山頭。」

陳茱蒂冷笑一聲說：「你在打什麼鬼主意？山頭那邊就是你們的營地，你以爲我不知道？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小姑娘！妳弄錯了，我們的營地在右邊。」

「走吧！你如要花樣！我先一槍敲碎你的頭。」

「我說過了，不會找麻煩的。」

又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三個人終於來到小山頂上。

黑仔站在山頭上東張西望，像在察看地勢。陳茱蒂小心翼翼地戒備着，方大衞也緊緊地抓住了藤條。

山的右邊是一道長滿茅草的斜坡。突然，黑仔猛向方大衞踢出一脚，然後飛快地朝坡下滾去。

黑仔滾出去的重量太大，方大衞一路將藤條抓得太緊，手心早已出了汗，於是黑仔掙脫了掌握。

陳茱蒂沒有想到黑仔會來這一手，等她拔出槍來時，黑仔已滾出去兩百多碼，快接近草原了。

方大衞從地上爬起來，急忙叫道：「快開槍呀！妳還呆着幹什麼？」

陳茱蒂垂頭喪氣地說：「來不及了，槍聲更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那怎麼辦？」方大衞焦急地說：「這小子一回去，鮑凱就不安全了。」

「我知道。」

「走！我們趕去救他。」

「不行。」陳茱蒂冷靜地說：「去了只是送死。」

「誰教我們疏忽呢？」方大衞深深地自責地說：「我們該死，我們不該眼看着鮑凱有危機而不管呀！」

「可是强尼和安琪呢？」

「我們快點趕回去，通知他們離開那個地方，另找地方躲藏。鮑凱那邊，但願他自己能够照顧自己吧！」

說完，二人飛快地往小山下走去。

× × ×

下午四點，這個營地上漸漸活躍起來。少女們三五成群地走向溪邊，當然守衞者是跟隨着的。

鮑凱別出心裁地用芭蕉葉子爲自己做了一頂涼帽，戴在頭上幾乎遮去他半個面孔，減少了被人識破的危機。接着，他又欣賞了群女的出浴圖。

五點鐘，夕陽已被崗巒遮住，海風習習吹來，甚是涼爽，浴罷歸來的少女們在草地上漫步。在晚餐前這一個鐘頭是她們自由活動的時間。

鮑凱靠在一棵樹幹上垂頭沉思，天色已慢慢黑下來，這一天似乎已安全的過去。若有危機，那該是明天的事。

忽然，那些少女們發出了尖叫。

鮑凱不自禁地抬起頭來。當他明白了少女們尖叫的原因時，他的一顆心幾乎從口腔裏跳了出來。原來雙手被反綁的黑仔正跌跌撞撞地從樹林裏極爲疲累地跑出來，他頭上及肩頭有鮮紅的血漬。

鮑凱知道自己在這裏連一秒鐘都不能停留了。他正要閃身穿進樹林的時候，突然一個意念告訴他：「鮑凱！不能走。」

的確，他這一跑，對方必定緊追。他東竄西走，或許可以逃脫一時，但是陳茱蒂他們呢？根據黑仔的供述，必然馬上找到他們，那幾個男女青年是這些歹徒的對手嗎？絕對準死無疑。

他想到殺死黑仔滅口。他本無意殺人，現在殺人既然是爲了救人，他就無法考慮到那麼多了。

黑仔距他不到三十碼　這是最好的射程。他很快地拔出槍。「砰」地一响，黑仔眉心處多了一隻紅眼睛，向後摔倒。可憐這頭狡狐費盡心機逃脫牢籠，到最後仍是難免一死。

在黑仔出現的時候，離鮑凱不遠的兩大漢早在注意他。幸而他們沒有將槍帶在手邊，不然一定死的是鮑凱而不是黑仔。

鮑凱殺了黑仔後正想轉身逃跑，兩個大漢已飛快地衝到他身後，一左一右將他挾住了。

頭目麻三哥聞聲趕了出來，一連聲地問：「什麼事？什麼事？」

衆口七嘴八舌地說：「這小子冒充黑仔。」

「黑仔呢？」

「被他殺了。」

那個名叫猴子的大個子衝了過來，揚起手裏的槍說：「宰了這小子！」

麻三哥伸手攔住了他：「慢點！這小子有些來頭，讓我問問他。」

說着，走到鮑凱的面前，陰森森地問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

「踩黑線的！」（江湖暗語，窃賊之意。）

「噢！」麻三哥兩道眉毛一聳。「我倒希望你說的是實話。老實說，你是怎麼到這島上來的？」

「船沉了，隨海潮漂來的。」

「嗯！你冒充黑仔混了進來，有何企圖？」

鮑凱故意忸怩地說道：「我不好意思說。」

「有什麼不好意思？」

「你們這裏女人這樣多，又都……」

衆口七嘴八舌地喝叱：「三哥！別聽這小子胡扯。」

麻三哥向他的手下丟個眼色，然後點點頭，說道：「我看你是霉星未退，色星高照。朋友！你開槍殺了人，你打算作何交待？」

「我願意代替黑仔替你做事。」

「嗯！我考慮考慮。」麻三哥向手下吩咐說：「將他綑在樹幹上，留一個人看守，其餘的跟我來。」

五個手下跟着麻三哥來到一邊，六個人圍個圓圈坐下。麻三哥掃了衆人一眼，然後慢條斯理地說：「這小子的來路有問題。」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道：「幹掉不就算啦！」

「不行！」麻三哥皺着眉頭說：「你們想想：他爲什麼要殺死黑仔？必定黑仔知道什麼秘密。」

「他是殺人滅口？」

麻三哥道：「一定是的，我懷疑他是警方的人。」

「如果是警方的人不會只來一個，早就可以逮捕我們了，還會等到現在？」說話的人是懶蛇。

麻三哥沉吟着說：「那也不一定，如果他們想一網打盡？他們也可能等待H港方面的船到了後才動手。」

「那我們該怎麼辦？」

「懶蛇跟猴子兩人一個向東一個向西，搜索海岸線有無船隻，立刻出發，盡快回來報告。」

他們兩人立刻離去。

麻三哥又向其餘三個人說：「你們三個人在樹林外去佈下暗樁，萬一有人進來，別去理他，等他們進後，在背後出槍將他們制住。千萬別開槍，以防驚動他們的後援，也別弄死他們，我要活的。」

三個人也立即去展開他們的佈署。

麻三哥又吩咐那兩個中年婦人說：「通知廚房按時間開飯，歌舞訓練照常。」

深入基地　危機四伏

少女們在草原上享受晚餐，鮑凱却被雙手反縛在樹幹上等死。在他的心目中，他不會活過今晚。

他低着頭，却並非垂頭喪氣，而是感到束手無策。他可以打開任何牢門上的鎖，但却無法解開手上的繩子。

突然，他面前現出了輕脆的聲音：「喂！吃飯。」

他抬起頭，只見美蘭端着一盆飯站在他面前。她的腰間圍着布，面上也沒有那種待宰割的屈辱像。

守衞的立即趕了過來，揮着手說：「去去去！還給這小子飯吃。」

美蘭頭一偏，很神氣地說：「麻三哥交待的，吃飽了要問他話。」

守衞的楞了一楞說：「他手綁着，怎麼……？」

「不勞你費心，我會餵他吃。」

「我看妳是吃飽了沒事做。」守衞者說完後，走到一邊去了。

美蘭用湯匙去餵鮑凱吃飯，一面說：「朋友！白米飯，洋芋燒牛肉可不是白吃的，吃飽了你就有力氣，有了力氣問什麼你就該答什麼。」說着還向他擠了擠眼。

鮑凱明明知道她的話中有話，但是却不明白她是表示些什麼。守衞者離得並不太遠，他又不便問。他只得說了聲謝謝，無言地吃飯。

吃到一半，美蘭忽然用湯匙挑起一塊洋芋，皺了皺眉頭說：「呀！這塊洋芋是爛的。」

她一面說，一面以背對住守衞者，低聲說：「用手接着。」

那塊洋芋飛快地到了鮑凱的手心裏。

她瞟了守衞者一眼，見他並未全神貫注這邊，又輕聲說道：「洋芋裏有一塊小刀片，祝你好運。如果有機會，別忘了這裏還有許多受苦受難的姊妹們。」

鮑凱向她投以感激的眼光，同時心裏也感到一陣安慰。因爲他不是孤獨的，在這裏還有一個人關心他。

× × ×

陳茱蒂等四人以焦灼的心情等着黑夜的來臨，黑夜終於來了，但他們却覺得夜色來得太晚。

「我們可以動身了吧！」方大衞催促着說。

陳茱蒂搖搖頭說：「別忙！讓我想一想。」

高强尼悻悻地說：「總指揮！妳已經想了好幾個小時了。」

陳茱蒂沒有理會高强尼的諷刺，冷靜說：「黑仔脫逃的時候，已經是三點半鐘。現在是八點半，中間有五個小時的間隔，而對方並沒有派人來搜尋我們，這使我們產生了一個樂觀的想法：黑仔雖然逃掉，但他沒有成功。」

「妳這是什麼想法？」方大衞不以爲然地說。

「那樣陡的山坡，他可能被摔死了。也許他被摔傷，使他喪失了行動能力。如果這樣，鮑凱還是安全的。」

高强尼搶口說道：「那妳是不準備去了？」

「誰說不去？」

「那就快走呀！」

「在動身之前，一定要先將情況弄清楚，否則到時候一定手忙脚亂。」

高强尼不耐地說：「等妳將情況弄清楚，天已經大亮了。」

「現在我們只能去三個人，要留一個在原先住的地方察看。萬一鮑凱已經離開那邊，他會找不到我們。」

方大衞搶着說：「安琪留下好了。」

馬安琪搖搖頭說：「不！我一個人會害怕。」

陳茱蒂安慰她說：「別怕！妳可以藏在大王椰的瞭望台上。」

馬安琪蠻不情願地點點頭：「算我倒楣，今天本來是我十八歲的生日……」

陳茱蒂不禁笑了起來，拍拍她的肩頭說：「安琪！現在是大人了，可不能再說小孩子話喲！」

馬安琪也笑了。其實，她還是個小女孩。

「走吧！」陳茱蒂說：「我們順道先送安琪去。」

老地方的帳篷拆走了，但是掩蔽在大王椰上的瞭望台還沒有拆除。陳茱蒂停下來對馬安琪說：「別怕！靜靜地躭在上面。對方如果來搜查，一定有不少人，妳很遠就會發現他們，他們絕對看不見妳。」

馬安琪很快地爬了上去，俯首對下面的人說道：「我不會怕的，我已經十八歲了。」

「好，我們走了。」陳茱蒂向她搖搖手。「如果我們趕得及十二點以前回來，還可以開個生日舞會。」

「沒有音樂，才沒勁哩！」馬安琪天眞地說。

陳茱蒂他們走了，很快地，就消失了他們的踪跡。

馬安琪口裏說不害怕那只是逞强。別說一個女孩子，就是一個成年的男人處在這種環境中也會胆顫心驚的。

黑暗向她包圍過來，恐懼也籠罩在她心頭。此刻她只有一個意念，如果她能活着回到龍城的家中，她一定要作一個很乖很乖的女孩子，絕不像過去那樣野，這一輩子也不再去參加什麼靈魂舞之夜了。同時，她也不停地在禱告：鮑凱快回來，鮑凱快回來，她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置身黑暗中的恐懼。她心裏禱念着鮑凱，鮑凱竟然在她眼裏出了。

她揉揉眼皮再看看。不錯，一個影子正向這邊走來。

那一定是鮑凱，她幾乎這樣肯定；因爲陳茱蒂說，對方如果派人來搜查的話，一定是成羣結隊的。

那個影子越走越近了，而且還在東張西望。

馬安琪盤算着：等鮑凱走近的時候，一定要出其不意，嚇他一下。終於，那個影子走到了大王椰的下面。可是，他連停都沒有停一下，又往前走了。

馬安琪不禁暗暗奇怪起來，鮑凱怎會不停下來？哦！她突然想到了。帳篷拆掉了，鮑凱並不知道，他當然不會留意這株大王椰的，樹林中的大王椰多的是。



她這一怔神之間，那影子已走出去二十多公尺。她不能再讓鮑凱往前走冤枉路，於是她放開喉嚨叫道：「鮑凱！」

她的喊聲在寂靜的夜晚顯得特別嘹亮，那個影子很快地停住了脚步，並且回頭向她走來。

馬安琪又高聲叫道：「鮑凱！你走過頭了。」

黑影來到樹下，但沒有說話，只是向她招了招手。

馬安琪很快地下了大王椰，撲進對方的懷裏。「鮑凱！幸虧你來了，我一個人害怕死了。」

很快地有兩隻強有力的手抓住了她的手，同時，一個陌生的聲音說：「小姑娘！妳認錯人了。」

這一剎那間，馬安琪出了一聲冷汗。她抬起頭來，看到一張陌生而又冷漠的面孔，正凝視着她。

她的牙齒在打戰，齒縫中迸出斷斷續續的話：「你……你不是鮑凱？」

對方冷冷地說：「妳的朋友鮑凱在我們那裏，他正等着妳去。」

「他在你們那裏？」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想知道他是妳的朋友。」

馬安琪感到不妙，拚命地想掙脫。「放開我，一個大男人，不該欺侮一個小女孩。」

在這個時候，她願意承認她是小女孩了。

對方嘿嘿一聲乾笑：「小姑娘！妳別的朋友呢？」

馬安琪正想說，拿槍攻打你們去了。話到嘴邊她又忍了回去，也許對方還不知道有別的人，於是她搖搖頭說：「沒有別的人了。」

「就你們兩個？」

「嗯！我和鮑凱。」

「你們怎麼來的？」

「船沉了，隨海浪漂流來的。」

「妳那位朋友是幹什麼的？」

「他……他……」她不知該不該說出鮑凱的職業。

對方的手一用力，沉聲說：「我希望妳說老實話。」

這幾乎使馬安琪痛得流出了眼淚，於是連忙說：「他是專開保險箱的。」

「妳也是幹這一行的嗎？」

馬安琪連忙搖頭否認：「不！不！我們是船上才認識的。」

「你們兩人的說法倒是一樣的，是不是事先約定的？」

「我說的都是實話。」

「現在跟我走。」

「你放開我呀！」

「自然放開妳，我不怕妳跑掉。」

對方一鬆手，馬安琪也不知從那裏來的勇氣，拔腿就跑，不幸只跑了幾步，就被對方追上來抓住。

「嘿嘿！妳這小姑娘還不老實哩！」說着一把扯下馬安琪的胸罩，將她雙手反綁起來。

馬安琪尷尬萬分，哀求着說：「求求你別這樣，你教我怎麼見人呢？」

「沒關係，我們那裏光着上身的女孩子多的很。」

「求你放開我，我再不跑了。」

「走！」那男人在後面推她。「妳再嚕嗦！我要將妳身上的衣服剝光。」

馬安琪不敢再開口了，看樣子這傢伙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 ×

現在已經是晚間十時。

草地上的歌舞訓練仍然熱鬧地進行着，這頗使鮑凱大感困惑不解。黑仔的屍體擺在草地上也沒有人去理睬，看守他的守衞者也不曾有人來替換。

彷彿一些事情都不會發生過，顯得出奇地平靜。

也就因爲這種意外的平靜，使他完成了脫逃工作的第一步——用那塊小刀片切斷了手上的繩索。

藏在洋芋中的那塊刀片實在太小，那只是一方刀片之中的一部份碎片，但是刀口却很鋒利。

美蘭必然有過被繩索綑綁的經驗，所以才收藏了那塊小刀片。鮑凱接受這塊刀片，就也承担了援救她的責任。

從天黑時開始動手，鮑凱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總算割斷了腕上的繩索，腕上也留下了不少傷口。

現在，他該施行第二步——開始動脚了。

自從他被綁後，草地上除了那個守衞者，沒有出現過別的男人，只有麻三哥偶而出來察視一下。

他謹愼，計算麻三哥每一次出現之間的間隔約莫有十分鐘，這一段時間足够他去擺佈那名守衞者。

當最後一次麻三哥出來察視一番，重又回到茅屋去之後，鮑凱立卽開始行動，他望向那守衞者高聲說道：「老兄！我要小便。」

守衞者沒有理睬他，冷冷地說：「解在袴襠裏。」

「老兄！我馬上有重要話跟你們頭兒報告，臭氣薰天。站在你們頭兒面前，那多不好意思。」

「你是要我放開你？」

鮑凱搖了搖頭，說：「不必，我只是小便，麻煩你老兄，替我解開前面的鈕扣就行了。」

陳茱蒂與高强尼、方大衞潛進樹林，被歹徒暗樁發覺，茱蒂開槍擊倒歹徒。

「眞他媽的！教老子這樣侍候你這小子！」

「老兄！何必生氣呢？我說不定再也見不到明天早晨的太陽。和一個馬上要死的人生氣多犯不着呀！」

守衞者並不關心他的死活，他所關心的是鮑凱方才說將有重要的話報告他頭兒，於是他來到鮑凱面前說：「你方才說有話要和我們頭兒講？」

「不錯。」

「可是眞的？」

「當然，你讓我小便完後，就請你派人去通知他。」

「如果你是騙我的話，我要敲碎你滿口的牙齒。」

「放心，我不敢騙你的。」

守衞者彎腰低頭爲鮑凱去解袴扣，鮑凱就在這一瞬即逝的機會裏伸出了雙手壓住對方的頸脖。然後膝蓋一抬，正好撞在對方的下顎上，這一擊不輕，那守衞者的頭立刻停留在膝蓋上一動也不動了。

鮑凱看看四週，那些歌舞少女誰也沒有注意這邊的動靜，那兩名中年婦人自然也沒留意到。

鮑凱仍是屈着腿支持對方昏厥的身體，然後伸出手去解開了對方的槍帶，紮在自己腰間。

一切停當，他又飛快地將那守衞者的身體拖向樹幹，自己則在樹幹之後，用繩索將那守衞者綁在樹幹上。

如果鮑凱有興趣，他儘可以在這裏混充守衞者，即使麻三哥出來察視也不會發現調包，除非他走到近前來看。

不過，鮑凱已無心逗留，他得趕緊離開現場。

也許麻三哥已派人出去搜查，他心裏關心着那四個小傢伙的安危。

他只轉動了一下，趁那兩個中年女人背向着他的時候，以迅速的動作閃進林中，向黑暗遁去。

同一時間，陳茱蒂帶着高强尼和方大衞已摸到了樹林外邊。她聽到裏面的歌唱聲後，不覺放心不少。這證明她的推斷不錯，也許黑仔根本就沒有逃回來。

她示意他們蹲下來，低聲向他們說道：「我手裏有槍，而且我路熟，由我走前面。」

高强尼和方大衞兩人點點頭。

陳茱蒂又說：「大衞走第二，强尼走第三，每個人相隔十步。看我的手勢，我走你們也走，我停你們就停。盡量彎着身子不要弄出響聲。如果我前面出了事，你們立刻退回去，不要盲目送死。」

她這一番交待的確教人服貼。她不像一個少女，而像一個指揮若定的大將，連瞧不起她的高强尼也私心佩服她。

陳茱蒂交待妥當後，立卽領頭前進。

她剛剛穿進樹林，前行十幾步，忽見一個黑影從對面掩掩閃閃地奔來，她連忙蹲下身子，同時向後面打手勢。

突然，在她面前幾步遠的地方，傳出來一聲冷叱道：「站住！動一動我就開槍了。」

陳茱蒂抬頭一看，那人離她只有幾步遠，緊緊貼在一棵樹幹後面，若不是他發

出叱聲，絕難發現她。陳茱蒂立刻明白了對面奔來的人必不是鮑凱無疑。想到這裏，她立刻舉起手裏的槍向面前這人瞄準。她從來不曾動過槍，更不曾動槍殺過人。她知道一勾槍機，子彈就會發射出去，但是她拿槍的手却顫抖不停。不過，迫於眼前危急的局面，她連忙加上左手，雙手握住槍柄，眼睛一閉，勾動了槍機。

砰地一响，接着傳來一聲慘呼。距離實在太近，手臂長一點的人，簡直可以將槍口抵在那傢伙的背上。

陳茱蒂看着那人倒下去，她目瞪口呆，渾身發抖。

她幾乎不敢相信，眼前這個倒下去的人是自己殺死的。

鮑凱想不到林中會有暗樁，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忽然響起了鎗聲和慘呼，他知道那必是陳茱蒂的傑作。但他也想到這林間有暗樁絕不止一處，鎗聲必會驚動其他人，於是迅速地衝過去，一把拉住陳茱蒂。「快走！快走！」

果然，樹林的兩側都傳來了喝問：「什麼事？」

陳茱蒂彷彿呆住了，只是喃喃地說：「我殺了人，我殺了人……」

鮑凱了解她的心情，伸手接過她的鎗，推着她走：「妳沒有殺他，只是打昏了他，快走！」

高强尼和方大衞聞聲趕進了林中，鮑凱連忙對他們說：「快扶着茱蒂走，我殿後。」

陳茱蒂在高强尼和方大衞半拖半拉的情形下，才逐漸恢復了神智，也加快了脚步。

他們一口氣跑了半個小時，直到爬上了小山頂，才敢坐下來喘一口氣。

「他們沒有追來。」方大衞說。

「嗯！」鮑凱向後看了看說：「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實力，所以不敢追。如果直追上來我們還不好應付。」

「噓！」高强尼忽然提出警告。「看那邊。」

順着高强尼的手指看去，離開他們三百碼左右正有一高一矮兩個黑影向山坡下緩緩行走。

鮑凱低聲說道：「一定是前去搜查的人。」

「給我鎗，」方大衞說：「讓我去將他們幹掉。」

鮑凱搖搖頭說：「不！若非逼不得已不要殺人。」

「那我們就逮活的。」

「算了！別找痲煩啦！」鮑凱輕笑着說：「四個人看一個都看不住，還能看守兩個嗎？」

陳茱蒂聽出了話意，連忙問道：「黑仔逃回去了？」

「嗯！被我一鎗打死了他。」

「你打死了他？」

「我怕他洩漏你們的秘密。」

「那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他們將我綑在樹上，一個送飯的女人在洋芋裏藏了一塊小刀片給我，我花了兩個小時才割斷手上的繩索。」

「你這支鎗是怎麼弄來的？」高强尼問。

「我打昏了一個衞兵。」

高强尼欣喜地說：「嗨！鮑凱！你眞了不起啊！」

「鮑凱！」陳茱蒂聲音很低地說：「黑仔逃掉是我的責任，我不該聽信他的謊言，他說帶我們去找一艘帆船。」

高强尼和方大衞同聲說：「是我們逼妳去的，該我們負責。」

「誰也不負責。」鮑凱說：「以你們幾個年輕人，去和那些江湖上混混的老狸打交道，當然你們會上當呀！」

「那傢伙還是逃不了一死。」

鮑凱站了起來說：「我們該走了。安琪留着看家嗎？」

陳茱蒂回答說：「黑仔逃走後，我們又換了地方。怕你回來找不到，所以讓她守候在大王椰的瞭望台上接應你。」

鮑凱道：「我們快走吧！安琪的胆子最小。」

「對了，今天是她十八歲生日，快點趕回去爲她慶祝一番。」

四人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走，十二點差十分，趕到了馬安琪瞭望的地方。方大衞隔着老遠，就在喊叫道：「安琪！我們回來了。」

但是，沒有回音。

陳茱蒂笑着說道：「是不是已經睡着了？」

「我上去看看。」方大衞說着，很快地爬上了大王椰，立刻响起了他的驚叫：「糟糕，沒有人。」

「什麼？」下面的三人同時一驚。

方大衞神情敗壞地下了大王椰，焦急地搓着手說：「那裏去了呢？」

鮑凱突然大叫了一聲：「該死！」

「怎麼回事？」

「方才我們看見那兩個人，前面那個矮個子就是安琪。眞該死！我當時竟沒想到。」

「鮑凱！」陳茱蒂反問道：「你怎能肯定？」

「他們的人我全部見過，全是些彪形大漢，根本就沒有那種小矮個子的男人。安琪毫無疑問被他們抓走了。」

方大衞和馬安琪感情最好，急得連連地搓着手，說道：「那我們得趕快去救她呀！」

鮑凱搖搖頭說：「不行！現在去無異是自投羅網。」

方大衞氣吁吁地說：「難道就眼看着安琪落在他們手裏不管？」

鮑凱冷冷地說：「大衞！你該想一想，是一個人重要？還是四個人重要？」

「你們怕死，我一個人去。」

鮑凱一把抓住方大衞的衣領，沉聲說：「我怕死嗎？茱蒂怕死嗎？强尼怕死嗎？大衞！冷靜一點！安琪被抓去之後，對方一定佈好了陷阱等我們去。在我們沒有落到他們手裏去以前，他們絕不會損害安琪一根毫毛。」

「可是，她可能會受到侮辱。」

「這是沒有辦法顧到的。你們知道茱蒂爲了我們而受多少侮辱嗎？她可會透露一絲怨言？」

陳茱蒂暗暗拉了他一把，低聲說：「鮑凱！不要說了，他們感情太好。」

鮑凱激動地說：「我們雖然只相處了短短的幾天，但是這幾天當中我們曾經相共幾度生死，難道我們感情就不好嗎？」

方大衞情緒緩和了一些，唏噓地說：「我是太激動了一點。」

鮑凱鬆開了手，拍拍他的肩頭說：「冷靜一點。你們聽我分析：安琪胆小怯弱，經他們一嚇唬，她一定會老老實實地供出我們的情形。」

高强尼插問道：「那我們又要換地方了？」

「用不着。他們七個人已經被我們殺了兩個人，剩下的五個人都已疲累，今天晚上不會有行動。」

「那麼明天晚上呢？」

「明天晚上也不會，對方可能會算計我們明晚會去搭救安琪，一定會佈下陷阱等我們去。」

「我們去不去呢？」高强尼問。

鮑凱搖搖頭說：「當然不去。他們一看沒有動靜，以爲我們已生畏懼之心，後天上午他們一定會來找我們。」

「他們在白天來？」陳茱蒂不解地問着。

鮑凱點點頭：「他們一定白天來，因爲他們人多槍多，在暗中行動他們佔不到便宜，但在白天就不同了。」

「那我們該怎麼辦？」

「佈下陷阱等他們。」

「怎麼佈法呢？」

鮑凱彷彿胸有成竹地說：「我自會安排。」

「我們今晚……？」

「到原地去睡覺。」

「要守衞嗎？」

「當然要的。不過，我告訴你們，有了動靜千萬不要亂放槍，他們很可能要安琪走在最前面的。」

衆人默默點頭。毫無疑問的，今晚對他們的心情來說，又是一個永不會天亮的漫漫長夜。

× ×

鮑凱斷繩脫逃，而且還射殺一名守衞，這使得痲三哥既驚且怒，那一身肥肉顫抖不住。

適逢派出去搜查海岸綫的懶蛇帶回來一個女孩子，這又使痲三哥轉怒爲喜，連忙揮揮手說：「帶到我屋裏去。」

馬安琪不禁心頭發寒，自己半裸着身子，而對方又要將自己帶到屋子裏去，看來今晚是要受辱了。

痲三哥問了懶蛇一些情況，隨着馬安琪進了茅屋，一雙小眼睛將馬安琪打量一番，自言自語地說：「嗯！這種貨色還不錯。」

這話聽在馬安琪耳裏益發使她胆顫心驚。

其實，她不了解痲三哥只是將她看成一件貨品，並未將她看成女人。

他將馬安琪打量一陣後，開始盤問：「小姑娘！你們一共幾個人？」

「兩個。」

「胡說！」

「眞……眞的。」馬安琪的聲音在發抖。

「剛才我們的人中了埋伏，明明你們有不少人。」

馬安琪知道騙不過對方，只好坦白說：「五個。」

「嗯！幾男幾女？」

「兩女三男。」

「噢！」痲三哥雙眉一聳。「還有一個女的？」

「嗯！」

「她多大？」

「比我大，今年十九歲。」

「漂亮嗎？」

馬安琪心頭一怔，暗暗思量：若說陳茱蒂漂亮，這傢伙一定千方百計將她抓到。算了，讓我一個人倒霉吧！

「她……很醜。」

「噢！」痲三哥似乎有些意外。「怎樣醜法？」

「她一臉痲子，缺嘴，暴牙，黑得像煤炭……」

「好了，好了！」痲三哥揮揮手說：「妳這小姑娘眞會形容。我問妳，你們眞是從海上漂流來的？」

「嗯！眞的。」

「那個男人是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你指那一個？」

「冒充黑仔的那個人。」

「哦！他名叫鮑凱，是專門偷保險箱的。」

「嗯！」痲三哥一雙小眼珠子在轉來轉去，顯然是在動腦筋。半晌後，他對懶蛇揮揮手：「給她解開。」

懶蛇不再懷疑自己的聽覺，但他却懷疑他們的頭兒神經有了問題，蠻不情願地爲馬安琪解開雙手。

痲三哥却聲音平和地說：「小姑娘！不要怕。」

馬安琪迷惑了，先前那樣兇狠，現在變得這樣和藹。這個人怎麼變得這樣快呢？莫非在動什麼壞腦筋嗎？

這個一派天眞的少女，經過了這幾天的險惡環境，也開始有了心機。她暗暗告誡自己：對這個胖子要留點神。

「小姑娘！你們打死了我們兩個人，知道嗎？」痲三哥又開口說。

「沒有，沒有，我們不殺人的。」

「那個名叫鮑凱的人當着我的面殺死黑仔，剛才他逃走的時候又殺死一名守衞。妳大概不知道吧？」

「他逃走了？」馬安琪似乎沒有注意其它。她幾乎想拍手慶祝，但是她忍住了，這可能會惹來痲煩。

痲三哥道：「小姑娘！這件事情我不想追究了。」

「那件事情？」

「殺人的事。」

「哦！」馬安琪感到萬分意外。「那眞該謝謝你。」

「這叫不打不相識。我這個人很喜歡交朋友，你們看來很不錯，那個名叫鮑凱的人很聰明。」

「你要和我們交朋友？」

痲三哥笑得滿面肥肉都在顫動。「打來打去對雙方都不好，我們講和。」

馬安琪眞是高興萬分，所有的恐懼都一掃而空。「哦！這眞是好極了。」

「你們的生活很苦吧？」

「是的，我們以野菓充飢。」

麻三哥道：「嗯！太苦了。你們想離開這裏嗎？」

「當然想，可是沒有船。」

「我願意帮你們的忙。」

「眞的？」馬安琪的心在卜卜跳，她不相信這是眞的。

「我不會騙你們。」

「哦！那太好了！」

「妳會跳舞嗎？」

「會。」馬安琪點點頭說：「我們都會，而且都是最新的舞步，什麼阿哥哥，靈魂舞，馬舞……」

「很好，很好。」麻三哥笑呵呵地說：「明天你們搬到這裏來住，這裏有很好的東西吃，你們負責教那些女孩子跳舞。等船來的時候，我送你們到H港，另外我還送你們一筆路費。」

這簡直是天大的幸運，來得太意外，太突然，反而使馬安琪疑惑起來。她遲疑地問道：「你爲什麼會對我們這樣好呢？」

「交朋友，懂嗎？」麻三哥呵呵大笑着說：「而且，你教那些女孩子跳舞，也該拿錢呀！」

「那麼，我立刻去通知他們。」

「天晚路不好走，妳在這裏睡一晚上，明天天亮後妳再回去。不要怕，誰也不敢欺侮妳。」

馬安琪東張西望一陣，期期艾艾地說：「我……我在這裏坐一晚好了。」

「那怎麼行，明天妳還要走路。去睡吧！」

「我在那裏睡呢？」

「我派人帶妳去，那裏睡的都是女人。」麻三哥說着，向懶蛇揮手說：「帶她到小茅屋去睡覺。」

懶蛇帶着馬安琪走了出去，過一會兒懶蛇重又回來。

「三哥！你怎麼……？」

麻三哥向他眨眨眼睛，低聲說：「我有我的妙計。今晚你們五個人伏在樹林子裏面，如果他們摸進來就幹掉他們。」

「我知道。」

「噢！對了！內中有一個女的，不要打死她。」

「她不是生得很醜嗎？」

「嘿嘿！」麻三哥得意地乾笑。「方才那女孩子說的話就是這一句是假的。」

「哦！我明白了。」懶蛇恍然大悟地猛點頭。

馬安琪在床鋪邊沿上靜坐了幾分鐘後，她的視線逐漸熟悉屋內的環境。當她轉過頭時，她忽然楞住了。

床鋪上睡着三個渾身赤裸的女人，睡姿不雅已極，她們好像全不在乎的樣子，這是怎麼回事呢？

床鋪上的美蘭沒有睡着，她已經聽說馬安琪抓來的事。她一直在靜靜地等着，馬安琪果然被送來了。

美蘭沉靜了好幾分鐘，確定屋外沒有人，才輕輕從床鋪上坐起來，扯了馬安琪一下，低聲說：「睡上來。」

馬安琪脫去脚上的平底鞋，在美蘭旁邊躺下。「妳們……？」

「什麼？」

「爲什麼不穿衣服？」

「我們沒有衣服。」

「我在裙子上面撕一塊布給妳遮一遮，好嗎？」

「不要，那樣不方便。」

「噢！」馬安琪有些奇怪。「什麼不方便？」

「妳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

「不知道。」

「我們是專供那些守衞者玩弄的。」

「哦！我知道了。妳們是想在H港逃走而被抓回來的，對嗎？」

「嗯！我們的命運壞透了。」

「那些男人每晚來嗎？」

「白天，晚上，隨時隨地，只要他們高興。」

馬安琪担心地說：「哦！他們會弄錯人嗎？我不是……」

「妳被分到這裏來睡覺就會和我們一樣。妳是新人，今晚這裏所有的男人都會來找妳。」

「不！」馬安琪嚇得坐起來。「那個胖子男人說，讓我在這裏睡一晚，明天早上要放我回去。」

「放妳回去？」

「嗯！那個胖子男人是這樣說的。」

「哼！但願他說的是眞話。」

「他會說假話？」

「如果他眞的放妳回去，他一定有詭計。」

「他說要和我們講和。」

「你們殺了他兩個部下，他還和你們講和？」

「他說這叫不打不相識。」

美蘭冷笑了一聲：「哼！我才不相信他的鬼話。」

「難道他……？」

「那個冒充黑仔的男人，是妳的朋友嗎？」

「妳認識他？」

「他昨晚在這裏睡過。」

馬安琪心頭一跳，面上一熱，說：「和妳？」

「嗯！從半夜一直睡到天亮。」

「妳就是這樣……？」

「嗯！不過他很規矩。」

「哦！」馬安琪吁了一口氣。「他是個很規矩的人。」

「他要是昨晚不規矩，我才不會帮他逃走哩！」

「是妳帮他逃走的？」

「嗯！我送飯給他吃，在洋芋裏面藏了一塊刀片。」

「哦！妳眞好，他一定感激妳。」

美蘭說：「我不要他感激，我希望他能救我。」

馬安琪壓低了聲音說：「告訴妳，我們要救所有的人。」

「你們是警察嗎？」

「不是。」

「啊——」美蘭像是很洩氣。「那沒有指望了。」

「我們一定做得到。」

「我看你們還是先救自己吧！」

「昨天晚上和妳睡覺的那個男人很聰明。」

「他叫什麼名字？」

「鮑凱。」

「包——開？這個名字眞怪？」

「他是專開保險箱櫃的。」

美蘭自言自語地說：「他一定是在銀行裏做事的。」

馬安琪差一點想笑，但她沒有說穿鮑凱是一名竊賊。如果她說出來，對方也許很失望。因此，她唯唯否否地說道：「是吧！」

「妳說他很聰明？」

「是的。他非常機智，一定可以鬥贏那個胖子。」

「對了，胖子除了說明天放妳走，還說了些什麼？」

「他說要我們到這裏來住，要我們教那些女孩子跳舞。船來時帶我們去H港，還要送我們一筆錢。」

「天下那有這樣好的事？」

「他是這樣說的。」

「聽我說，你們不能來。」

「爲什麼？」

「這是一個圈套。」

「我也這樣想。」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五個。」

「幾個男的？」

「三個。」

「告訴妳，用武力攻打。」

「攻打？可能打不贏。」

「我可以帮你們。」

「怎麼帮法？」

「這裏有許多野芭荳，我滲在湯裏面給他們喝，讓他們瀉肚瀉個不停，那時你們打來，他們一定投降。」

「嗯！這個主意倒是不錯。」

「如果胖子眞的放妳回去，就這麼辦吧。」

「妳什麼時候讓他們吃野芭荳呢？」

「明天中飯的時候。」

「那麼，我們明天下午來。」

「我會作記號通知你們。」

「怎樣通知呢？」

美蘭想了一想說：「如果他們中計，我在中午燒開水的時候故意用濕草，那樣會有很大的烟，你們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嗯！好辦法。」

美蘭高興得手舞足蹈地說道：「被這些傢伙欺侮過了，我眞想看他們一個個地死。」

「咦！妳不是說，隨時隨地有男人會來……？」

「是有些奇怪，今晚一個也不見。」

馬安琪突然緊張起來：「他們會不會是抓我們的伙伴去了？」

「妳說出他們躲藏的地方嗎？」

「沒有。」

美蘭沉吟一陣說：「我明白了。他們可能算計妳的朋友會連夜來救妳，所以，他們現在埋伏在樹林子裏守候。」

「大概是的，希望他們不要來。」

「妳不是說鮑凱很聰明嗎？」

「是的。」

「聰明人是不會上當的。」

「但願如此。」馬安琪喃喃地說。

美蘭已很疲倦，她打了個呵欠說：「今天晚上大概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我也這樣希望。他們要是來了，我眞不知道……」

「如果妳不在這裏，我們倒也習慣了；有妳在旁邊，我也會感到難爲情的。唉！希望他們這時都躲在樹林裏面。」

馬安琪想說點安慰的話，但是她不知說什麼好。

沉默了一陣，美蘭又說：「妳能將那條裙子借我晚上穿一下嗎？」

「可以的。」馬安琪很慷慨地脫了下來。

「明天還妳。」

馬安琪道：「如果他們准許妳穿，送給妳好了。」

「妳可知道我爲什麼要借用妳的裙子嗎？」

「不知道。」

「萬一我們睡着了，那些壞男人摸進來時，他們會將我當成妳，免得妳被他們欺侮。懂嗎？」

「哦！眞謝謝妳。」

「不要謝。現在妳睡到那邊角落裏去，那裏比較暗。萬一有男人進來不要去理會，也不要亂動。」

「妳眞是太照顧我了。」

「去吧！用不着感謝我，記住我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就行了。」

馬安琪牢牢記住了，是否辦得到，目前是不知道的。

× × ×

陳茱蒂曾說鮑凱很有天才，他的確很有天才。他連夜拆了用救生衣搭蓋的帳篷，改成四張吊床，那是一種既舒適又不虞被發現的設備。

吊床掩蔽在鳳凰木濃密的柯枝間。他所以做了四張床，並不是不打算馬安琪回來，而是其中一定有一個人在担任守望；担任守望的人不宜躺在吊床上，太舒服反而會使守望的人閉上眼睛。

現在，是上午九時半。

担任守望的是陳茱蒂。突然，她拉動了手裏的籐條；籐條的另一端拴在鮑凱的脚上，這是他發明的「警鈴」。

鮑凱醒了，看見陳茱蒂在向他打手勢。他懂得她的意思，翻身向下看去；他看見馬安琪朝着這邊走來，手裏提着一隻竹籃，神情像是很愉快。

鮑凱機警地離開吊床，爬上了鳳凰木的頂尖，向四週觀察。他沒有發現敵踪，馬安琪是一個人回來的。

馬安琪的出現已使鮑凱感到意外，她單獨回來更是意外中的意外。他以手勢教陳茱蒂出槍戒備，然後悄悄下了地。

馬安琪回到原來搭蓋帳篷的地方，發現帳篷遷走，立即流露出焦灼之色。這時，鮑凱出其不意地在她面前出現。

「啊！鮑凱。」馬安琪喜極而叫。

「妳一個人？」

「嗯！他們放我回來的。」

「妳肯定後面沒有人跟踪妳？」

「沒有。」

「籃子裏是什麼？」

「罐頭，那個胖子教我帶來的。」

鮑凱困惑地搖搖頭，喃喃地說：「奇

怪！」

陳茱蒂在上面忍不住了，高聲叫道：「安琪！妳不是被他們抓去了嗎？」

「他們放我回來，還帶來好多吃的東西。」

「茱蒂！」鮑凱說：「叫強尼接替妳負責瞭望，妳和大衞下來，他們放安琪回來，一定有文章。」

方大衞見馬安琪安然無恙，高興萬分。但當着大家的面，又不好意思說私話，只好暗暗地向馬安琪擠眉弄眼。

馬安琪將麻三哥的意思複述了一遍。

鮑凱聽完以後，說道：「這一定是圈套。」

馬安琪接口說：「是的，那個女人也是這樣說。」

鮑凱隨口問道：「那個女人？」

「咦！那個和你睡覺的女人呀！」

陳茱蒂神情有些緊張地問道：「誰？她和鮑凱……」

馬安琪做了個鬼臉，怪聲怪氣地說：「放心！那晚鮑凱冒充黑仔到小茅屋和那女人睡了半夜。不過，那女人說，鮑凱很規矩，一點也不亂來。」

陳茱蒂面上一熱，訕訕地說：「安琪說話眞奇怪！為什麼要教我放心？」

「我看妳怪緊張的嘛！」

鮑凱抓住機會連忙岔開話題說：「別說閑話，那女人還說了什麼？」

馬安琪收斂了嬉笑，正經地說：「她說這是圈套，她要我們用武力攻打。」

鮑凱聳聳肩說：「那怎麼打得贏？」

「那女人願意帮我們的忙。」

方大衞關心地插口問道：「她能夠帮忙？」

「嗯！」馬安琪點了點頭。「她說，她要弄些野芭荳放在午飯的湯裏，讓那些傢伙吃了以後瀉肚子。」

「這個女人眞聰明。」陳茱蒂說。

馬安琪又接着說：「如果那些傢伙中計，她就用濕草燒火，當我們看見烟霧時就衝進去。那些傢伙瀉肚子，一定舉手投降。」

大衞欣喜地拍手叫道：「好主意！」

陳茱蒂也喜孜孜地說：「這個辦法想得眞絕。」

但是，鮑凱却語氣冰冷地說：「不行！這個辦法不好。」

「為什麼？」六隻眼睛一齊望向他。

鮑凱沉靜地說道：「不錯，我們可以逮住那幾個傢伙，將全部局面控制住。但是，與我們想離開這裏的計劃，却毫無裨益。」

「怎麼呢？」大家仍是不解。

「越南方面隨時會送新人來，我們怎麼應付？」

「出其不意地將來人控制住，然後我們乘船離開。」這是陳茱蒂的意見。

「船上不會沒有人留守，稍有發覺，他們就會將船開走；聯絡不對，他們也許根本就不靠岸。」

「照你這樣說，H港的來船更難對付了？」

「是的。」鮑凱點了點頭。「我們可以控制陸地上這批傢伙，但我們沒有絕對把握能夠控制海上的船。」

「鮑凱！」陳茱蒂說：「借你一句話，碰碰運氣。」

鮑凱連連搖手說：「不行，不行！這絕對不能碰運氣。稍一不愼，我們也許永無機會離開島上，而且還連累那些無辜少女。」

陳茱蒂提出反問：「依你說呢？」

「我們該先研究一下對方的動機。」

陳茱蒂不假思索地說道：「一定是圈套。」

鮑凱點點頭說：「這我也知道，我們一去他們就開槍殺死我們嗎？」

「說不定。」方大衞的猜測。

「或者，他們隨時找機會下手。」

鮑凱搖搖手說：「我以為不會。」

「噢！」陳茱蒂冷冷地說：「你這樣有把握？」

「你們知道那個姓麻的頭子對什麼最有興趣？」

三個人你看我，我看你，誰也說不出來。

「鈔票！」鮑凱說：「他眼睛裏只有鈔票。」

馬安琪插口說：「昨晚他見到我時，他說了一句：這票貨色不錯。」

「對了！」鮑凱雙掌一擊。「他看見安琪長得不壞，又聽說這裏還有個女的，所以他立刻轉了念頭。」

「我說茱蒂生得很醜。」

鮑凱呵呵地笑着說：「妳以為他會相信妳的話？告訴妳！妳那一句話是眞的，那一句話是假的，人家分得清清楚楚。」

陳茱蒂喃喃自語說：「原來那胖傢伙將我們賣到H港去。」

「一點也不錯。」

「那他準備怎樣對付你們三個呢？」

「我們殺了他兩個部下，他會饒了我們嗎？」

陳茱蒂吸了一口長氣說：「他要殺你們？」

鮑凱說：「絕沒有錯，但是目前他不會動手。」

「為什麼呢？」

「他知道我們有槍，同時也知道我們會暗中防範。萬一弄巧成拙，損失妳們這兩株搖錢樹他可不願意。」

「那麼，準備什麼時候動手呢？」

「H港船來的時候。」

「那還有好幾天。」

「是的。這幾天他們一定對我很客氣，到時我們會疏於防範，他正好來個措手不及。」

「我們該怎麼辦呢？」

鮑凱胸有成竹地笑笑，然後對樹上的高強尼叫道：「強尼！撤銷瞭望，下來吃罐頭。」

陳茱蒂弄不清他的用意，猶疑地問：「你準備……？」

鮑凱笑着說：「吃飽以後，就動身去做胖子頭目的客人。」

「你明明知道……？」

鮑凱壓低了聲音，神秘地說：「這叫做將計就計，懂了吧？」

陳茱蒂當然懂，不過她有些担憂。

× × ×

有兩件事情使得美蘭莫名其妙。

第一件事情，是馬安琪走後，麻三哥卽命令他那五個一夜未曾闔眼的部下趕建一座茅屋準備給客人居住。

第二件事情，是她手裏的野芭荳還未放進湯裏去，而鮑凱一行五人却已浩浩蕩蕩地來了。

美蘭暗暗嘀咕良久，她摸不清麻三哥在打什麼主意？同樣地，她也弄不清鮑凱到底安的什麼心。

鮑凱來到，麻三哥熱誠歡迎。他握着鮑凱的手說：「老弟！雖然我們幹的不是同行買賣，但到底是線上的朋友。過去的算了，以後不要拿我姓麻的當外人。」

鮑凱也裝模作樣地拿出一副江湖派頭說：「老大！以往多有得罪，請包涵。」

同時，又介紹方六衞，高強尼，陳茱蒂等三人和他見面。果然，麻三哥看見陳茱蒂時眼睛笑得只剩一條線。

「嘿嘿！昨天那位小姑娘眞會騙人，她說這位小姑娘滿面麻子，缺嘴暴牙，黑得像煤炭。嘿嘿……」

鮑凱看在眼裏，冷笑在心，他又佯問道：「老大！我們要不要將槍繳出來？」

麻三哥連連搖頭說：「那是什麼話？帶着吧！」

「放心！我姓鮑的絕對忠心耿耿。」

麻三哥拍着他的肩膀，說道：「信得過你才請你來，你們要願意就多住幾天，若不願意下班船來就走，我姓麻的絕不強留。」

鮑凱含糊地應着：「再說吧！」

「晚上還要麻煩你們教教她們女孩子跳舞。」

「沒問題！」鮑凱滿口答應。「他們四個人都行。」

麻三哥又指着那幢正在搭蓋的茅屋說：「那是給你們五位住的。」

鮑凱道：「那怎麼好意思，我們自己動手吧！」

「你們是客呀！」

「那就謝啦！」鮑凱油腔滑調地和對方應付着，心中暗想：黑道中也不是混了三天五天，你那套笑裏藏刀誰不懂？哼！

麻三哥又打個眼色將鮑凱拉到一邊，低語着：「小屋中的女人你嘗過了吧？」

「嗯！嗯！」鮑凱支支吾吾地，面上有些熱。

「還不錯吧？」

「很好，很好。」

「我已傳令下去，我的手下只能白天去找她們。天黑以後，她們三個是專門為你們三個預備的。」

天！鮑凱暗暗禱念：那三個可憐虫這下可以好好睡睡覺了。但是，他表面上却故意皺着眉頭說：「不妥當吧！」

「有什麼不妥？」麻三哥呵呵大笑起來。「我說了就算。」

鮑凱也不願和他聊下去，轉開話題說：「老大！我想帶他們在附近看看。」

「好！好！你們隨意，我不陪了。」

五個人來到一邊，鮑凱冷冷地說：「這老狐狸假得連三歲小孩也看得出。」

陳茱蒂也點點頭說道：「假得有點過火。」

「不管他怎樣，我們戒備就行了。」

鮑凱說着又轉向馬安琪問道：「安琪！妳今天滿十八歲了吧？」

「嗯！」她點點頭。

「十八歲就已經是女人，不再是女孩了，對不對？」

「嗯！」她再次點頭。

「聽着！」鮑凱表情嚴肅，說：「我派妳和茱蒂一個重要任務。從現在開始，妳們要多接近那五個傢伙。」

「接近他們幹什麼？」馬安琪不解地問。

「不管妳們用什麼方法，務必要他們對妳們神魂顛倒為原則，就好像妳們在夜總會裏釣魚一樣。」

馬安琪有些臉熱心躁，垂下了頭。

「別臉紅！這不是開玩笑的事。茱蒂！妳要好好的教導安琪，她好像越來越小了，看來只有十五歲。」

「誰說的？」馬安琪腮邦子高高鼓了起來。

「先和他們混熟，過兩天我要教妳們做一樣事。」

「什麼事？」兩人都很緊張地問。

「現在不告訴妳們。」

「鮑凱！」陳茱蒂氣吁吁地說：「你在賣關子？」

鮑凱搖搖頭說：「不是賣關子，這件事情關係我們五個人的生命。妳們知道了會緊張，一緊張就會露出破綻。」

「這樣嚴重？」陳茱蒂有些不服氣的樣子。

「我的看法是的。」

「那我們就不問吧！」

鮑凱又向馬安琪說：「妳到廚房裏去，告訴那個女人，中午的湯裏不要放野芭荳，妳說我不喜歡瀉肚子。」

馬安琪走了後，鮑凱問方大衞：「你和安琪感情好到什麼程度？」

方大衞訕訕地說：「我說不出來。」

「接過吻嗎？」

「沒有，她不肯。」

「喜歡在外面飛的女孩子，還這樣古板？」

「她不是古板，是胆小。」

「茱蒂！」鮑凱說：「注意安琪，她這樣胆小是不行的。」

「鮑凱！你要我們作到什麼程度？」

「想想那些傢火要什麼吧！」

「什麼？」陳茱蒂有些吃驚。「你教我們……？」

鮑凱很快接口說：「我並不希望那樣，但是，有限度的犧牲也免不了的。如果安琪連嘴唇都不讓人家碰碰，怎能教人意亂情迷？」

方大衞聳聳肩說：「讓安琪給他們去吻，實在可惜。」

「所以，等一會兒安琪回來的時候，你應該先吻吻她，第一次的權利應當由你享受。」

「她不會答應的。」

「告訴她，這是我的命令。」

× × ×

晚間歌舞訓練的時候，兩對男女青年表演得非常出色，看得胖子頭目眉飛色舞。連那些一向愁眉苦臉的少女也都大感興趣。

子夜，他們五人同到新茅屋就寢。鮑

凱吩咐他們輪流担任守衞以防不測，然後他向美蘭的小茅屋走去。

另外兩個女人早已呼呼大睡，只有美蘭還睜眼等着。鮑凱一上床，她就滾到他身邊，湊在他耳邊說：「你這個人胆子眞大呀！」

鮑凱嘻嘻地說：「美蘭！妳的胆子也够大的，竟敢當着守衞的面前給我送刀片。對了！我忘記向妳道謝。」

「你這個人！」美蘭指着他的鼻尖說：「好不容易將你救出去，你又自己跑回來送死！」

「你以爲我不知道？」

「知道就不該來。」

「我是將計就計。」

「胖子不是好對付的人，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只要找機會將你幹掉，那幾個小孩有什麽用呀！」

「謝謝妳提醒我。」

「我看你還是先下手爲強。」

「美蘭！我只要妳帮我一個忙。」

「只要我做得到。」

「妳所說的野芭荳有效嗎？」

「當然有效。」

鮑凱道：「好！妳替我準備一點，要磨成粉。」

「那多麻煩！只要放在菜湯裏賣給他們吃就行了。」

「不妥！那樣會使大家都瀉肚子。」

「我是說，只放在他們吃的碗裏。」

「他們會起疑心。」

「你準備怎樣？」

「妳不用管，我自有辦法，明晚我來拿。」

鮑凱說着準備離床，突然，美蘭一把摟緊了他。

這使得鮑凱一陣臉紅心跳，正想推拒，忽聽美蘭在喁喁細語：「熱情一點，胖子在門外。」

鮑凱這才明白了美蘭的用意，連忙演起假戲：「嘿嘿！美蘭！妳眞妙。」

「是嗎？那你何必要離開這裏？」

「我才捨不得走哩！這裏是世外桃源啊！」

美蘭忽然推了推他，低聲說：「不要演戲了，胖子走啦！」

「我表演得怎樣？」

「不錯。但是，我的腰却快被你捏斷了。」

「抱歉！我明晚來。」

鮑凱回到他們的寢室，一進門就看見陳茱蒂坐在門口。

「還沒有睡？」他輕聲問。

「我值第一班守衞。」

「那麽，我值第二班吧！」

「鮑凱！坐過來。」

他在陳茱蒂身旁坐下，側過臉問：「什麽事？」

「那個女人熱情嗎？」

「茱蒂！」他訕訕地說：「妳知道我不會……」

「可是你襯衫鈕扣鬆開了。」

「噢！方才胖子偷偷去察看，我不得不表演一下。」

「那必定很刺激的。」

「茱蒂！不要這樣說。」

「方才大衞吻安琪了。」

「那很好。」

「可是我呢？」

「妳……？」

「我也不會被人吻過。」

「那該讓強尼吻妳。」

「他愛的是別人，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

「那麽……」

「我要你吻我。」陳茱蒂直率地說，同時兩隻手臂纏上了他的頸項。

「妳是在勒索？」

「隨你怎麽說。我相信你方才吻過那個女人。」

「我的嘴唇只被母親吻過。」

「那麽現在吻我。」

一半出於慰藉對方，另一半自己也有些激動。鮑凱低下頭去吻着陳茱蒂噘起的嘴唇，但只是斯文地輕輕一觸。

「鮑凱！」陳茱蒂輕聲喚着他，那雙眸子在漆黑的屋內顯得更爲明亮。「你實在不愧是一個開鎖專家。」

「怎麽呢？」他對她的話感到茫然。

「你打開了我的心房。」

鮑凱渾身一震，良久，方冷冷地說：「別忘了我只是一個竊賊。」

「那麽你就偷走我這顆少女純眞的心吧！」

他們再吻，這一次是陳茱蒂主動的。

他們原是坐在床鋪邊沿上的，在激情中他們倒向床鋪，激動而又熱烈地相擁在一起，盡情地吻着。

一陣狂吻後，鮑凱推開她，坐了起來。「睡吧！現在由我來接班。」

「我現在還不能睡。」

「怎麽？」

「安琪現在正和守衞的在鬼纏。」

「啊！她不再胆怯了？」

「大衞給她開了竅。」

「不知她作不作得好。」

「作得好的，我只担心她受不了。」

「妳不担心自己？」

「方才一吻給了我信心。」

「祝福妳。」

「安琪兩點鐘回來，我去纏下一班那個守衞的。」

「妳們連夜進行？」

「你吩咐要快嘛！」

「眞乖！」鮑凱拍拍她的面頰。

「那該犒賞呀！」

兩人嘴唇剛碰上，馬安琪闖了進來。

「好啊！」她低嚷着，「人家在外面受罪，你們倒在這裏享福。茱蒂！守衞的換班了。」

「進行得怎麽樣？」陳茱蒂輕聲問。

馬安琪埋怨地說：「不像話，胸罩帶子都拉斷了。」

「放輕鬆點！妳就只當我們在夜總會釣魚好了。」

「那才不同哩！釣魚只要飛飛媚眼就行了，這……那傢伙的兩隻手在我身上不停地旅行。」

「好，睡一會兒吧！四點鐘我再叫妳。」陳茱蒂說完後一溜烟出了寢室。

「安琪！辛苦妳了！」

「心苦？身上的肉苦倒是眞的。」

「睡吧！」

「鮑凱！」馬安琪兩手勾上了頸子。「我現在對接吻有研究了。」

鮑凱不禁皺皺眉頭，馬安琪似乎永遠不會成年。

「嗯！妳進步很快。」

「就這個樣子。」她說着嘴吧往鮑凱的嘴上湊。「我咬緊牙齒，那傢伙最多只能碰碰我的嘴唇。」

天啦！是如此有研究嗎？鮑凱想糾正她，繼而一想：嗯！這種稚氣未脫的女孩子對那些莽漢也許是最具誘惑力的。

× ×

夕陽已被崗巒遮住，這是傍晚。

沐浴的少女們都已返回營地，守衞者也都離去。鮑凱仍然斜躺在溪邊，陳茱蒂他們則在溪水中載浮載沉。

鮑凱對他們招招手，說道：「可以上來了。」

四個人離開了溪中，在鮑凱身旁坐下來。

鮑凱吩咐高強尼和方大衞兩人說：「你們過去警戒，有人來打聲口哨。」

兩人點頭離去。

這時，鮑凱從衣袋裏拿出一個約有五吋高的扁形玻璃瓶子，在兩個少女面前幌了一幌，問道：「小姐們！知道這是什麽嗎？」

「指甲油！」兩個人同聲說。

「對！這是很名貴的指甲油，色澤鮮艷，氣味芬芳，最大的長處是接觸空氣二十秒鐘就會乾。」

馬安琪好奇地問：「你是從遊艇上帶下來的嗎？」

「我身上一直帶着這種東西。」

「眞怪！」陳茱蒂蹙着眉尖說：「難道這東西與開保險箱又有關係？」

「妳猜對了。」

「你現在拿出來幹什麽呢？」

「這東西，也許可以救我們五個人的命。」

「噢！」她們同時一怔。「是怎麽回事？」

「那五個傢伙妳們都混熟了吧？」

「差不多！」

「今晚妳們要同時出動，兩個人去纏一個。」

陳茱蒂目光盯着他說：「好像與這瓶指甲油有關。」

「是的。妳們行動的時候，一個人和守衞者胡纏，另一個人則將指甲油往他們槍口裏倒。」

「這幹什麽？」

「指甲油倒進槍管後，很快就會凝固。凝固的指甲油結成硬塊，因而將槍堵住了。」

「那樣槍就打不响了嗎？」

「子彈發射不出來，槍膛會爆炸。」

陳茱蒂點了點頭。忽然，她又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他們發現了呢？」

「妳是說當時？」

「不！我是說事後。」

「妳們該懂得，沒有指甲水是無法溶化指甲油的。他們即使發現了，也只有乾瞪眼着急。」

陳茱蒂道：「但是，他們會想到是我們弄的鬼。」

「當然。可是他們沒有辦法，我們有兩支槍足够對付麻胖子那支槍。不過，我希望他們事後也不要發覺。」

「你是怎麽想到的？」陳茱蒂眨着眼睛問。

鮑凱笑着說：「妳說過，我是有多方面天才的人。」

陳茱蒂接過指甲油瓶子，但是她身上沒有適當的地方掩藏。她想了一想，將指甲瓶子交給馬安琪：「來！塞在袴腰貼腹處。」

馬安琪連連搖頭，說道：「不行，不行！」

「爲什麽？」陳茱蒂茫然不解。

馬安琪愁眉苦臉地說道：「他們的手會……」

陳茱蒂噗嗤一聲笑了：「妳這個人眞是太緊張了！是教妳現在暫時收藏一下呀！當我們去纏他們的時候，早已拿在手裏了。」

馬安琪接過指甲油油瓶，吁了口氣說：「我想我是太緊張了。」

鮑凱又囑咐說：「每一支槍管裏指甲油不要倒得太多，也不要沾在槍口外面。指甲油倒進去後，差不多要過半分鐘才能將槍口垂下來。」

「記住了。」

「走吧！我們該回去了。」

在途中，鮑凱又問：「茱蒂！妳準備怎樣分配妳和安琪的工作。」

「由安琪去纏他們，我來負責堵塞槍口。」

「安琪行嗎？」

馬安琪走到鮑凱身邊，嚷着說：「鮑凱！你不要小看人，昨晚和今早我對付了三個。」

「安琪！千萬注意，不能讓對方有一絲覺察。」

馬安琪擺出一副挑戰的姿態說：「要不要試試？保證教你神魂顚倒。」

鮑凱看到馬安琪面上那種充滿自信的笑容，不禁放下了心。但是，他想到讓女孩子去施行這種手段，心頭不由又感到一陣酸楚。

沉默一陣，他又說：「注意不要讓麻胖子發覺我們的計劃。他如知道，他一定會下令不准那些傢伙和妳們接近。」

兩人同聲說道：「我們早想到了，纏他們的時候，都是將他們勾引到樹林裏面去的。」

「好吧！祝你們順利，但不要損失太多。」

犂庭掃穴　黑馬挽刦

子夜——

陳茱蒂和馬安琪正雙雙趁夜色去進行她們的傑作，高強尼和方大衞在床鋪上蓄精養銳，鮑凱則在門邊担任守望。

忽然，一道黑影掩掩閃閃走了過來。

鮑凱原以爲來人可能是陳茱蒂和馬安琪的其中之一，但他很快發覺自己判斷錯誤，因爲來人是裸着上身的。

那不可能是美蘭，因爲鮑凱方從她那裏回來。那麽該是屬於那羣少女之中的一

個，她來幹什麼呢？

鮑凱不動聲色，暗暗注意對方動靜。只見那少女東張西望一陣，突然飛快地閃進了屋內。

鮑凱閃到那少女背後，出其不意地開口說：「妳走錯地方，這不是妳們睡覺的地方。」

「啊！」那少女一驚回頭。「我正是來找你的。」

「找我？」

那少女突然撲進了他的懷裏，激動地說：「求你！救救我。」

「妳溜出來守衞沒有看見嗎？」

「沒有，這兩天晚上老是見不到守衞的人。」

「嗯！妳方才說什麼？」

「求你救我離開這裏。」

「我怎麼能救妳呢？」

少女道：「我知道你的目的，你一定辦得到。」

鮑凱本來想安慰對方幾句，突然想到有少女對麻胖子告密的事，不由心生警惕，故意冷冷地說道：「眞對不起！我辦不到。」

那少女緊緊抱住他，激動地說：「你一定辦得到。」

鮑凱爲了目前的安全，只有使她失望，狠心地將那少女環抱他的兩條手臂推開，冷漠無情地說：「不要纏我。」

那少女復又撲向他的懷中。

「我絕不會讓你白白帮我的忙的，我會……」

鮑凱怕聽下半句話，連忙接口說：「妳既然有這種精神，就該老老實實的到H港去。那裏有吃有穿，過舒服日子，那點不好！」

「哼！」那少女的語氣轉變了。「你不要唱高調，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心裏在打主意？」

鮑凱心內暗暗吃驚，但却不動色地聲說：「妳說我在打什麼主意呢？」

「你想奪船。」

「奪船幹什麼？」

「離開這裏呀！」

「妳完全弄錯了，我根本不想離開這裏。」

「你眞的不想離開這裏？」

「當然。這裏有吃有喝，小茅屋裏還有三個……」

「鬼話！我不信。」

「嘿嘿！妳們女人根本不懂得男人的心理，這個地方好比溫柔鄉，那個男人也捨不得離開。」

「只怕你說的不是心裏話。」

「妳不相信就算了。」

「你既然對女人有興趣，那末，怎麼對我……」

鮑凱只好皺着眉頭在那少女胸上輕薄一番，然後笑嘻嘻地說：「說實話，心頭想，但是不敢。」

「怕什麼？」

「怕麻胖子！妳們是留着賣錢的。」

那少女跺了跺脚說：「你這種男人眞沒有出息！」

「若有了出息就沒有命了。」

那少女忽然地離開了茅屋，鮑凱追了出去拉住她。

「幹什麼？」她冷冷地問。

「我看看妳。」

「要我解掉腰上的布嗎？」

「不要。」鮑凱捉住了她的手。「妳很美。」

「動心了？」

鮑凱聳了聳肩說：「有點心動，但是我沒有那麼大的胆子。」

那少女掉頭走了，鮑凱看着她進了第一組的茅屋。

這少女的言行蹊蹺，很可能就是那天對麻胖子告密的人，今晚麻胖子又派她來打探虛實。

鮑凱深慶自己警覺性高，才沒有上當。但由此看來，麻胖子的確是一個善攻心計的狡猾之徒。

鮑凱正在沉吟之際，又一道黑影奔了過來。

這次來的不是外人，她是馬安琪。

鮑凱一把將她拉進屋內，急促地問：「進行得如何？」

馬安琪大大吁了一口長氣，說道：「唉！這個名叫猴子的男人眞是個磨人精，可將我整慘了。要不是茱蒂在旁邊，眞要糟透。」

「任務達成了嗎？」

「達成了。還有四個哩！」

鮑凱拍拍她的面頰說：「委屈點！茱蒂呢？」

「噢！對了。」馬安琪像是突然想起什麼。「海面上發現一閃一閃的燈光，猴子趕着對麻胖子報告去了。」

鮑凱像是被誰打了一針似地跳來，低呼道：「閃動的燈光？那是船來了呀！」

「茱蒂教我跑回來告訴你，她在繼續監視。」

「快叫大衞他們起來，我去看看。」

鮑凱閃出茅屋，他首先看見麻胖子拿着望遠鏡在向海岸線搜索，他不顧被胖子發現，連忙匐伏在草叢裏。

他從草叢的縫隙裏看出去，果然看見閃亮的燈光。凝視一陣，他看出那是閃光信號的意義。

鮑凱知道胖子這時正在全神注意海上的信號，於是彎着腰，輕巧地跑進了美蘭居住的小茅屋。

美蘭睡得很甜，她發出匀稱的鼻息。鮑凱急急搖撼她：「美蘭！醒醒。」

美蘭的反應很快，立刻坐了起來，揉着眼皮問：「什麼事？」

「海上來了船。」

「什麼樣的船？」

「我也不知道，船上用閃光燈在打信號。」

「啊！那是越南送新人來的。」

「妳怎知不是H港來的船？」

「H港來航是用汽笛連絡的。」

「押船的人多嗎？」

「不少。」

「武裝呢？」

「很强。因爲他們有時須靠火力衝出海岸封鎖線。」

鮑凱一顆心頓時冷了下來，神情沮喪地說：「我的計劃整個報銷了。」

美蘭倏地抓住了他的肩頭，神情嚴肅

地說：「對了！你該提防一下，這批人一到，麻胖子的實力就突然大增，你們兩支槍是不管用的。」

「不管用也得拚一拚的。」鮑凱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人已衝出了小茅屋。

這時，麻胖子的幾個囉嘍都已起床站在他們頭目的身後，海面上的閃光燈仍在閃亮着。

只聽麻胖子吩咐道：「猴子！鳴槍指示他們航道。」

鮑凱不由大吃一驚，他還沒有回過神來，那邊已經轟然一聲巨响，接着起了一連串慘呼聲。

藉着這個機會，鮑凱一躍而出，振聲問道：「怎麼了？怎麼了？」

趕到現場一看，猴子面目全非，八成活不了。麻胖子捂着左臉，其餘四個人也都在撫傷喊痛。

鮑凱做夢也想不到前幾分鐘才完成的傑作，立刻就發揮了威力。他連忙扶住麻胖子問道：「老大！怎麼了？」

「膛炸，我傷了臉。」

「趕快，我扶你進去。」

麻胖子道：「不！先要向海面船隻指示航道。」

鮑凱掏出身邊的槍，問道：「鳴槍指示嗎？」

「順着我手指的方向連發三槍。」

鮑凱手指連勾，砰砰砰一連三响，三條火龍般的彈丸劃破天空，直向海面上射去。

這時鮑凱變成了指揮官，他大叫道：「茱蒂帶槍去守住那兩間茅屋的女孩子，



槍膛爆炸，麻胖子等人負傷慘叫，鮑凱躍出大聲問：「怎麼了？」

强尼和大衞快將這幾個受傷的大哥扶進屋去，安琪跟我來。」

四個小傢伙躲在屋內又驚又喜的，聽得鮑凱這一連串大叫大嚷，立刻一窩風般跑了出來。

麻胖子的左面頰被炸掉一塊肉，那四個傢伙差不多都是肩膀和手臂被炸傷，傷勢並不重。

鮑凱打開藥箱，一一給他們包紮。他故意將那四個傢伙的右臂都用樹枝夾着加上繃帶吊在脖子上，使他們行動不便，其實其中兩人右臂上連汗毛都沒有掉一根。

鮑凱藉着取出破片爲由，硬用刀子在他們的臂上劃破一道口。

裹傷完畢後，鮑凱很恭敬地問麻胖子道：「老大！要去接船嗎？」

「不用，他們自己會來。」

「唉！」鮑凱顯得哀傷地嘆口氣說：「猴子沒有救了，眞奇怪！槍膛怎麼會爆炸的呢？」

「老弟！」麻三哥說道：「你眞有兩套。」

這話說得使鮑凱一驚，不知他是指什麼而言。楞了一楞，只得陪着笑臉唯唯否否地說：「全仗老大提拔！」

「不要叫我老大，叫我三哥。」

「是！三哥！」鮑凱畢恭畢敬的。

「你很有指揮能力！」

鮑凱放心了，也很欣喜。由於方才的表現，無疑地已贏取了麻胖子的信任，這樣一來，局面完全扭轉。

「三哥誇獎。」

「可惜你想走。」

「只怕你不留我。」

麻胖子道：「老弟！你說這話是眞情還是假意？」

鮑凱顯得很摯誠地說：「不瞞三哥說，這次我在龍城弄了點錢，跟着沉船下了海底，還是兩手空空，而且龍城警方已透過國際刑警組到處通緝我，倒不如跟着你還享福一些，難道三哥不相信？」

「好！只要你是眞心跟我，我派你做我的副手。」

「既然如此，我絕對向三哥盡忠以報知遇之恩。」

「不要這樣說。憑良心講，以前我將你看成危險人物，現在我完全拿你當心腹看待，信你就不疑你。」

正說話之間，只聽外面人聲嘈雜，有人在喊：「麻三哥！麻三哥！」

「老弟！扶我出去。」

鮑凱將麻胖子扶到屋外，只見草地上站着十幾個荷槍實彈的大漢，還有好幾個嚇得發抖的女孩子。

「嗨！三哥！出了什麼事？」說話的人是個瘦身裁。

「小意外！」麻胖子冷靜地說：「幾個？」

「七個。」

「你們眞有辦法。」

「三哥！拿錢吧！我們還要趁未落潮前趕回去。」

「好！」麻胖子點了點頭，然後低聲對鮑凱說：「他和我進去拿錢的時候，你亮出傢伙守在門口，這羣傢伙有時是不講道義的。」

鮑凱這才明白，送人來的並非麻胖子的一夥，他們是另有組織的。

幾分鐘後，人錢兩清，瘦個子又和麻胖子走出了茅屋。使鮑凱感到意外的是，馬安琪竟然很殷勤地攙扶着麻胖子。

「三哥！」那瘦個子說：「最近風聲很緊，一個兩個不準備走船，湊多點我一齊給你送來。」

「行！」麻胖子拍拍他的肩膀。「錢準備好了等你，祝你順風。」

那夥人來得快去得也快，眨眼之間已不見了踪影。

麻胖子朝鮑凱揮揮手說：「老弟！將這些女孩子處理一下。」

鮑凱很神氣地走到那羣女孩子面前，辭色嚴厲地說：「到了這裏希望妳們守規矩，四面都是海，誰也別想動腦筋逃走。現在，大家將衣服脫下來。」

那些女孩子怎肯脫衣，妳看我，我看妳，誰也不動。

鮑凱順手在地上拾起一根樹枝，刷地一聲抽到近前一個女孩子的身上，然後沉叱道：「記住！以後我說話只說一遍。脫！脫光。」

那些女孩子知道不脫是不行的，都慢吞吞地動起手來。

「茱蒂！」鮑凱揮動手裏的樹枝。「將她們分配到兩間茅屋裏去睡覺，同時告訴她們這裏的規矩。」

麻三哥重重地在鮑凱肩頭上拍了一下說：「老弟！就這樣幹，三哥的江山有一半是你的。」

忙亂一陣後的營地，終於又平靜了下來。

鮑凱和陳茱蒂併肩在草原上徘徊。陳茱蒂說：「鮑凱！你眞够狠的。」

鮑凱喟然一嘆，說道：「怎麼辦呢？爲了爭取麻胖子的信任，只得這樣做，那一棍子打在那女孩子的身上，却痛在我的心上。」

「你的演技也絕佳，聽到你和麻胖子那一番對話，連我都有些在動搖，以爲你眞是誠心誠意要跟他哩！」

「這完全是妳的鼓勵。」

「不過，我懷疑昨晚你那一套是不是也在表演。」

「茱蒂！妳在寃枉人。」

「鮑凱！你太聰明。」

「不好嗎？」

「聰明得教人害怕。」

「怕我偷走妳的心？」

「怕你偷去我的心又再去偷別的女人的心。」

「茱蒂！妳知道我爲什麼那樣會開鎖嗎？」

「因爲你聰明。」

「不！因爲我有一把可以打開任何鎖簧的鑰匙。」

「所以你可以偷遍天下。」

「以後不會了。」

「怎麼呢？」

「因爲那把鑰匙在打開妳心房之鎖時已經折斷了。」

「哦！鮑凱！」她摟住了他。

他擰了她一下面頰說：「懂嗎？這是我最後一次做賊，偷了妳的心以後，我再也不會去偷別的東西，更不會去偷其它女人的心。」

陳茱蒂踮起脚來去吻他，他却避了開去。

「這次入獄的時間可能很長，因爲我已經沒有鑰匙去打開牢門上的鎖了。」

「鮑凱！如果你這次能將這些少女救出去，你可以將功折罪的。」

「我倒不企求將功折罪，這一生中我畢竟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知你是爲我……」

「不完全是爲妳。」

「噢！還有誰？」

「另外有一個人也討厭我做賊。」

「誰？」

鮑凱道：「我的母親，另一個吻過我的女人。」

「哦！鮑凱！……」

他不讓陳茱蒂再說話，用嘴唇封住了她的嘴。

當鮑凱已不再對鎖發生興趣時，他將興趣轉移到陳茱蒂身上。他緊摟着她，吻得很熱，很烈。良久才分開，兩人都喘息着。

「茱蒂！」他說道：「如果小屋裏沒有他們三個人在，現在我就會抱妳進小屋去……」

「不！」陳茱蒂一扭身掙脫了他的懷抱。「現在我却不給你了。」

「爲什麼？」

「因爲你已沒有開鎖的鑰匙。」

「妳可知道，我還有一把生命之鑰，專門用來開啟妳那生命寶庫的。」

陳茱蒂半晌才會過意來，吃吃地嬌笑着：「你這個人壞透了。」

兩人正在兩情相融，忽然馬安琪走了過來。

「你們看！」她像舞星在舞台上謝幕似地轉了一圈。「漂亮嗎？」

原來她穿了一身很整齊的衣裙。

「咦！」陳茱蒂深爲奇怪地問：「衣服那裏來的？」

「方才那些女孩子脫下來的。」

「嗨！妳眞會發橫財。」

「若不是晚上她們來到，我明天白天眞不知道怎樣見人，身上的衣服都被那死鬼撕破了。」

「安琪！」鮑凱說：「妳的屈辱非常有代價。現在局面完全控制在我們手裏，妳是第一大功。」

「鮑凱！萬一新聞記者訪問的時候，這些話可不能說啊！如果登上了報紙，媽咪可要罵死我了。」

馬安琪的話，將鮑凱和陳茱蒂都逗得笑了起來。

他們開心地笑。

而茅屋裏面新來的七個少女却在暗暗飲泣。

當然她們不知道她們算是這一羣少女中最幸運的。

她們所受的苦楚，比其他少女們要少得多了。

× × ×

就在鮑凱大權在握的第二個晚上，H港的船也到了。

來船因爲過大，不能靠岸，只是停在海灣中，是怎麼一艘船呢？船上的情形如何？這要到天明才知道。

來船也沒有派人來連絡，也許看人議價要在大白天光綫明亮時才能看得清楚，這是鮑凱的判斷。

和來船打過聯絡記號後，麻胖子將鮑凱叫到一邊。

「老弟！你是決定不走了？」

「當然。三哥這樣看得起我，我怎能不識好歹。」

「嗯！你那幾個朋友……？」

「以三哥說呢？」

麻胖子沉吟着說：「看在你的份上，是該將他們帶到H港去。不過，這裏面有點小問題要和你商量商量。」

「什麼問題？」

「第一，人家肯不肯帶他們走，這還不知道。再說，那些傢伙也都是亡命之徒，萬一起了壞心，反而害了他們。」

「嗯！」鮑凱漫應着。

「第二，你的這四個朋友都太年輕，萬一嘴不穩漏了風，傳到警方耳朵裏去，會給我們添麻煩。」

「嗯！這是要小心的。」

「所以，依我的意思，留他們在島上住幾天。我們再幹幾票也該收手，到時我們再送他們回去。」

「這太麻煩。」

「噢！那你的意思……？」

鮑凱故作神秘地說：「三哥！我有個好主意。」

「說說看。」

「老實說，我和他們也無深交，只是在船上才認識的。三哥！你認爲那兩個女的長相如何？」

「漂亮極了！我們這裏面的女孩子沒有可以比的。」

「三哥！乾脆將她們賣掉。」

這一下可說到胖子的心坎上了，他故意不露喜色地說：「賣掉？行嗎？」

「爲什麼不行？送走，留着，都麻煩，不如賣掉。」

「說實話，那兩個女孩子可以賣得出十個普通女孩子的價錢。」這時，麻胖子的面上呈現着貪婪之色。

「那更該賣了。」

麻胖子的喜色顯露出來了，兩隻原本不算太大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綫，那隻肥手重重地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說：「你眞是個好帮手！那兩個男的呢？」

「很簡單！願意，留下來給我們做事，我們也不虧待他們，不願意，那就請他們下海餵魚。」

「好！由你去辦。不過，我看那個高一點的女孩子很精靈，你要動點心思對付她才行。」

鮑凱道：「我有辦法讓她們心甘情願地上船。」

「什麼好辦法？」

「三哥，你在旁邊看着，若不對，你隨時指正。」說着，揚聲問道：「誰在值班呢？」

「強尼！」高強尼一面回答，一面跑了過來。

鮑凱揮揮手，說道：「去叫茱蒂和安琪來。」

「是！」

幾分鐘後，她們兩人來了。鮑凱說：「三哥答應送妳們到H港，現在H港的船已經到了。妳們明晚就可以動身，不過有個問題要和妳們談談。」

「什麼問題？」

「我和強尼他們暫時不離開，只有妳們兩人去。」

「沒關係，到H港後我們可以和家裏連絡。」

「可是，有件事情我要提醒妳們。幹這一行的都不是什麼好人，妳們在航程中可能不太安全。」

「哦！他們會怎樣？」

「妳們應該想得到，他們是男人，妳們是女人，又長得這樣漂亮，那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呢？」

「難道麻三哥不能打招呼請他們照顧嗎？」

麻三哥插口說：「我當然要向他們打招呼，但是他們並不是我的弟兄，一旦不聽我的，那妳們就糟了。」

「那……那怎麼辦？」

鮑凱語氣冷冷地說：「只有一個辦法，等我們將來親自送妳們。」

「要等多久？」

鮑凱道：「一年，兩年，或者十年，八年呢。」

「那怎麼行？」

「既然不能够等，那麼就只好冒點險了。」

「沒有別的辦法了？」

鮑凱故意想了一想說：「另外倒有一

個辦法，但是又怕妳們誤會。」

「說吧！鮑凱！我們不會誤會的。」

「將妳們混在那些少女之中一起賣給他們。」

「什麼？」她倆顯然大吃一驚。

鮑凱輕笑着說：「先別緊張，聽我說明白妳們就懂了。」

「怎麼呢？」

「他們既然花錢買了妳們，在路上他們就不會亂碰妳們，因爲他們絕不會拿自已的鈔票開玩笑。」

「可是……？」

鮑凱接口說：「我知道妳們要問，到了H港以後怎麼辦，憑妳們兩個的智慧，難道還怕跑不掉嗎？」

「安琪！行嗎？」

「茱蒂！妳說呢？」

兩個女孩子相互商量起來。

鮑凱接口說：「不要猶疑了，妳們是要去接待男人爲他們賺錢的，他們不會將妳們鎖起來，有的是機會。」

陳茱蒂喃喃地說：「這似乎是比較安全的辦法了。」

「安琪！妳呢？」鮑凱問道。

「好吧！」她點點頭。

「還有一件事情。」鮑凱又說：「麻三哥待妳們不錯，回家以後，千萬別洩漏這島上的秘密。」

「我們不會的。」

鮑凱又提出嚴重警告說：「麻三哥的弟兄每一個地方都有，妳們要是洩漏了一點秘密，那妳們的性命就危險了。」

「不會，絕對不會。」

「好！妳們休息去吧！明天H港來的人要來挑人，希望妳們兩個表情放鬆一點，使妳們被選上。」

馬安琪有些緊張地問：「我們也要和那些人一樣脫得……？」

鮑凱笑着說：「放心！這我會照顧妳們。我會告訴他們，這兩個是受過教養的名門閨秀，寧死也不願在大庭廣衆之下赤身露體。」

「謝謝你，鮑凱！」

兩個少女走了，麻胖子却樂得闔不攏嘴。

「老弟！你眞有一套，比我還强得多。有你這樣一個帮手我眞放心，看來我該退休了。」

「三哥誇獎！」鮑凱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其實他心裏在說：「你是該退休了，牢門已經打開在等着你哩！」

× ×

天亮後，鮑凱憑藉望遠鏡將停在海灣裏那艘白色遊艇看了許久，對艇上的情形大概瞭解了一番。

那條遊艇和黑馬號大小相若，不過較細較長，顯示它有良好的速度。桅杆上有網狀天綫，這証明遊艇上，有無綫電的裝置。

船頭有一團隆起的東西被帆布遮蓋着，鮑凱知道那是機槍，這和美蘭所供給的資料相脗合。

他回到小茅屋，在陳茱蒂身邊躺下，搖了搖她的身子。她並沒有熟睡，只是在假寐，立即睜開了眼睛。

「怎麼樣？」她問。

「和我們假想的情況很符合。」

「我有一點担心。」

「噢！妳是從來不害怕的。」

「因爲我今天晚上的行動關係到你生命的安危。」

「茱蒂！妳不是說我壞透了嗎？」

「但是我不希望你死。」

「好人不長壽，壞蛋活千年。放心，我死不了！」

「你這個人！」陳茱蒂嬌嗔地說。

「茱蒂！一上船先找到開水爐的位置，然後將我給妳的一包野芭荳粉末投進開水裏面。」

「知道了。」

「據我在美蘭那裏獲得的資料，船頭船尾各有一個守衛者。在夜間十點鐘正，妳和安琪一定要設法將那兩名守衛者的注意力引開。方法仍是老套，我相信妳們已經運用得很熟練了。」

「但願這是最後一次。但是，我和安琪能到船面上行動嗎？」陳茱蒂兩手攀着他的頸項，含情脈脈地望着。

鮑凱道：「妳們在船上的行動並不受限制。」

「還有嗎？」

「等我上船來制服那兩名守衛的人以後，妳們立刻接過他們手裏的槍，伏在暗中監視。」

「還有嗎？」

鮑凱佻皮地說：「成功後別忘記給我一個長吻。」

「現在給你好了。」陳茱蒂說着噘起了嘴唇。

「這是白天。」他用手封着她的嘴。

「誰規定白天不准接吻？」

「茱蒂！現在和妳接吻會使我激動，一激動就會產生不少愛撫動作。陽光這樣亮，不大好吧！」

「你這個人很懂得自制。」

「好！」鮑凱離開了床。「我要離開妳了。」

「到那裏去？」

「找地方睡覺去，別讓麻胖子發現我們關係太親密。那樣一來，所有的把戲都要拆穿了。」

「你去吧！」

「昨晚妳和安琪都表演得很好，妳們兩人都够資格當電影明星。」鮑凱說着，走出了茅舍。

× ×

午餐後，遊艇上的人來了。

爲首一人五短身裁，像是赴晚宴般穿着整齊的白色西服，手裏提着一隻黃色的大型提包。後面有四個大漢跟着護衛，敞開的上衣露出他們腰間的短槍，似是有意炫耀他們的武力。

少女們似已知道了H港來船的消息，早上整個營地裏就已不像往日那樣寧靜，喁喁細語交織成一片嗡嗡之聲。

五個人一出現在草原上，麻胖子立即吩咐高强尼和方大衞將那些少女全部叫出來，自己和鮑凱迎了過去。

「容我介紹。」麻胖子指指鮑凱說：「這是我的副手，這位是H港赫赫有名的何老大。」

「幸會。」鮑凱伸出了手。

何老大却沒有和他握手的意思，兩手緊緊抓住提包的環把，目光冷冷地瞟了鮑凱一眼。

在那一瞥之中，鮑凱發覺他的眼色像毒蛇窺伺一頭青蛙那樣冷酷兇暴。他提醒自己：對這傢伙要小心點！

「麻三！」何老大的語氣和他目光一樣冰冷。「上次那票貨色還算不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開溜。」

「嘿嘿！」麻胖子陪着笑臉。「我們對那些逃跑抓回來的人處罰很嚴，所以她們不敢再逃跑。」

「嗯！這次我要三十個。」

麻胖子連連點頭道：「有，有！這裏有五十個給你挑選。」

「麻三！你的貨色雖然很多，但是不精。」

「不精？」

「幾乎挑不出一個上等貨色。」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麻胖子故作神秘地說：「這次有兩個絕色小姑娘，不過價錢……」

何老大一臉不屑的神色，冷哼了一聲，說道：「我不相信你這裏會有什麼的好貨色。」

「不看你是不知道的。」

「噢！那我倒要見識見識。」

麻胖子朝鮑凱打了個眼色，鮑凱立刻叫出了陳茱蒂和馬安琪。她們倆今天還刻意打扮了一番。

何老大冰冷的目光閃動了一下：「就是這兩個？」

麻胖子朝他擠擠眼：「不錯吧？」

「爲什麼她們穿着衣服？」

「這就是與衆不同的地方，她們是名門閨秀。」

「我要的是蕩婦淫娃，不是要名門閨秀。」

鮑凱冷冷地揷嘴說：「何老大！我猜你只配經營下等妓寨。」

何老大目光像兩簇冷箭般射到鮑凱臉上：「你說什麼？」

「你不懂挑選貨色。」

「你懂？」

「如果你想知道，我願意告訴你一點絕竅。」

「倒要請教。」

「你不要只去注意她們的裸體，因爲她們不能光着身子站在馬路上去吸引客人，女人的風情在眼睛上。」

「你很內行。」

「外行人不會經營這種買賣。」

何老大轉面問麻胖子道：「値身價多少？」

麻胖子比了個手勢說：「美金五千元一個。」

「你簡直獅子大開口。」

「你不到半年就會賺回來。」

「我怎麼知道能够賺回來？」

鮑凱揷嘴說：「受過良好教養，而且能歌善舞。香港不是野人島，上層社會裏花得起的男人並不少。」

「價錢太高，你們漲了五倍。」

「你知道她們是從那裏來的嗎？」

「絕不會是月亮上來的。」

「不錯。」鮑凱咄咄逼人地說：「不是來自月球，但也不是來自越南，她們來自龍城。」

何老大沉吟良久，終於點點頭說：「成交了。」

「你很有眼光。」

何老大狠狠盯了鮑凱一眼，然後對麻胖子說：「你這個副手很神氣。」

「他很能幹。」

「我想提醒你，有一天他會變成你的老大。」

麻胖子神情震動了一下，接着又輕鬆地笑了起來。這個時候，鮑凱却向陳茱蒂和馬安琪擠了擠眼睛，因爲他順水推舟的計劃已經完成了。

× ×

三十名少女於下午四時登上了停在海灣上的那艘遊艇，每人都分到一襲新裝。雖然有些穿在身上不太合身，但是總比裸着身子要好得多。有些不識愁滋味的少女竟然因此笑逐顏開。

趁大家分配服裝忙亂的時候，陳茱蒂找到了飲水爐，藏在乳溝中那一大包野芭荳粉末立刻滲進了飲水之中。

陳茱蒂拉着馬安琪上船面，靠在欄杆上透了一口氣。

「安琪！想不到這樣簡單。」

「不知道有沒有用。」

「等一下就知道了。」

忽然，她們身後，傳來極輕微的脚步聲。

她們微有覺察，連忙回過身來。只見走來的是一個長髮披肩，皮膚微黑，目光晶亮的少女。

「妳們兩人是搭船去H港嗎？」那少女搭訕着說。

陳茱蒂暗扯了馬安琪一把，示意她不要說話。然後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裝得愁眉苦臉的樣子說：「我們也被賣了。」

「噢！妳們是自願的嗎？」

「誰會願意被賣喲！」

「奇怪！妳們的朋友，竟會出賣妳們了？」

陳茱蒂流露出鄙夷的神色說：「他根本就不是我們的朋友，船沉以後漂到這個島上大家才認識的，想不到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物。」

「到H港妳們準備逃嗎？」

「我……」陳茱蒂一時楞住，不知該如何回答。

那少女笑了一笑說：「對不起！我不該問的，這是每個人的秘密。」

陳茱蒂和馬安琪交換了一下眼色，覺得這少女的言行有些蹊蹺，於是雙雙轉身對着海面不再說話。

沉默一陣，那少女又喃喃自語地說：「H港我很熟。」

馬安琪轉過身來搭腔：「那妳可以帶我們遊H港。」

「當然可以，如果妳們有時間離開床上。」

「我們不會一天到晚睡在床上。」

「他們會教我們整天整晚睡在床上，陪着一些陌生的男人，那就是我們到H港去從事的一種工作。」

馬安琪捂面低呼起來：「啊——那多麼可怕。」

「所以，很多人都想逃。」這話彷彿是一種暗示。

陳茱蒂轉過身來，冷冷地說道：「那更可怕，逃不掉，會被送回來。像茅屋中那三個女人一樣，白天像奴隸，夜間像母豬。」

「妳是個現實主義者。」

「同樣被人糟塌，我寧願選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這就是他們說的有吃有穿，享受舒服。但是，他們將最可怕的事情隱瞞了起來。」

「什麼事？」馬安琪好奇地問。

「我們不久將染上毒症，全身潰爛而死。」

陳茱蒂向左右張望一陣，悄聲說：「感謝妳的好心，告訴我們這些。不過我勸妳還是少說這種話，被他們聽見就不得了啦！」

「妳們二位不會密報吧？」

陳茱蒂連忙搖着頭，說道：「當然不會了。」

「那就行了，我不會對別人說這些話的。」

那少女說完後離開了她們，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地說：「晚上就會開船，但願機器不要壞。」

那少女離開甲板之後，兩人對望了一眼。陳茱蒂說道：「這個女的說話有些古怪。」

「好像很神秘的樣子。」

「看起來受過很好的教養。」

馬安琪突然抓住了陳茱蒂的手臂，哦了一聲：「會不會是……？」

「是什麼？」

馬安琪吁了口氣，搖搖頭，說道：「我已經十八歲了，不該有這種天眞的想法了。」

「什麼想法？」

「不說了，說出來會讓妳笑。」

陳茱蒂笑罵着說：「神經兮兮的，我看妳愈來愈像小孩子了。」

× ×

艇上七時晚餐，吃的是乾粮。因此白開水的生意奇佳。

只苦了陳茱蒂和馬安琪，乾燥的餅干眞難下嚥。

馬安琪一面吃一面東張西望，她忽然拉了陳茱蒂一下：「茱蒂！看！」

「看什麼？」

「下午和我們說話那個女的，沒有喝開水。」

「別理她。」

「她好像知道開水裏有……」

陳茱蒂暗暗捏了她一把，說道：「不要多話！」

馬安琪的手臂被陳茱蒂捏得很痛，但她却沒有住口：「她一直朝我們看。」

「因爲我們兩人長得最漂亮。」

「茱蒂！我不是說笑話，她的眼光很神秘。」

「那是因爲妳心情緊張。」

「我又想說……」

「不要說了，說出來我會說妳是三歲娃娃。」

馬安琪廢然地嘆了一口氣說：「在你們面前，我永遠是長不大的娃娃。」

晚餐後不到半個小時，野芭荳對腸胃的破壞作用開始發揮，艇上唯一的盥洗室開始人滿爲患。

馬安琪看在眼裏，樂在心頭，不自禁地說：「眞靈！」

「什麼東西眞靈？」

那少女突又幽靈似地在她們的身後出現。

馬安琪一時目瞪口呆，期期艾艾地答不出話來。

陳茱蒂連忙機警地回答說：「剛才我們吃飯的時候，曾禱告讓那些可惡的男人吃飽了肚子痛，想不到他們眞的肚子痛了起來。」

「下次妳們再禱告時一定要說清楚，只要他們的人肚子痛，不要讓我們的人也跟着受罪。」

反應絕佳的陳茱蒂也楞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那少女掃了她們一眼，又說：「上帝在聽到妳們的禱告後一定在飲水爐裏施了法術，不過船上十二個男人只有八個人飲了那桶中的水。」

馬安琪差一點失聲驚呼，陳茱蒂適時捏住了她的手腕，長長的指甲陷進了腕部的皮肉，痛得她直落淚。

那少女拍拍馬安琪的面頰，柔聲說：「別哭！我們三個人也沒有喝，不會肚子疼了。」

等那少女離去很遠，馬安琪才惶然地低呼出聲：「天啦！她什麼都知道。」

「她一定看見了。」

「茱蒂！怎麼辦？」

「她那雙眼光眞逼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個女孩子生着像她那樣鋒芒逼人的眼睛。」

「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非按照原訂計劃實行不可，現在已無法和鮑凱連絡。他會依照原訂計劃進行，我們怎能不配合。」

「我也這樣想，不過……」

陳茱蒂打斷她的話說：「不要顧慮太多，那樣會使我們喪失勇氣。」

× ×

九點五十分——

在鋪着毛毯的大統艙裏，少女們都已在一陣腹瀉後疲倦地入睡，就連那個不會飲水的少女也閉上了眼睛。

陳茱蒂知道已到行動的時候，碰了碰身旁的馬安琪。

馬安琪翻了翻眼，悄聲問道：「時候到了。」

「嗯！脫去妳的胸罩。」

馬安琪顯得有些忸怩地低聲說道：「一定要……？」

「不要害怕，這是最後一次，學我的樣子……」

陳茱蒂身上根本沒有一根紗，她將毛毯裹在身上。向四周察看了一下，然後對馬安琪揮揮手說：「快！」

馬安琪也照樣做了，裸着身子披上了一條毛毯。

在上扶梯的中間，陳茱蒂輕聲交待她：「告訴妳！妳去對付船頭那一個，要兩手張開毛毯，讓守衞的人視綫集中在妳身

上，別讓他看到船尾。」

馬安琪領會，點了點頭。

船艙的出口在艇的中央，兩人上到船面後，立卽分向船頭，船尾行去。陳茱蒂看看錶，她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船尾守衞者發現有人，立刻撳亮了手電筒，說道：「很晚了，妳不該到船面上來。」

陳茱蒂向守衞者逼過去，說：「艙裏太悶。」

「我容許妳在這裏呼吸一分鐘的新鮮空氣。」

「謝謝你！能給我一支烟嗎？」

陳茱蒂的笑容和聲音都很迷人，那守衞者情不自禁地掏出一支烟來給她，並爲她劃燃火柴。

陳茱蒂的兩手原是捏着毛毯的，一隻手去接香烟，自然就將毛毯鬆開了一半，這使守衞者看到她裸露的胸域。

「啊！妳沒有穿衣服！」

「你不老實！」陳茱蒂嬌笑着，同時用手去抓緊胸前的毛毯。但是，毛毯的下半截却又敞開了。

守衞者目光下垂，並非他目不斜視，而是他有了新的發現。他呼吸開始濁重，結結巴巴地說：「何老大規定妳們在船上要服裝整齊。」

「這是夜晚。」

「就是夜晚也不行，他怕我們受誘惑了。」

「那我倒要試試。」陳茱蒂輕笑着，扔掉手裏的烟，兩手向左右一伸，突然將毛毯敞開。

守衞者的目光呆住了。

陳茱蒂的目光却異常靈活，她看見船尾處露出一個人頭，她知道那是從水裏面冒出來的鮑凱。

她飛快地逼進幾步，用毛毯裹住了守衞者，嬌聲說：「爲了答謝你給我一分鐘的時間呼吸新鮮空氣和那一支香烟，我應該讓你吻一分鐘。」

那守衞者仍然在發呆，似乎缺少勇氣了。

陳茱蒂看見鮑凱已上了船尾，連忙雙手勾住那守衞者的頸子，像强按牛頭喝水似地吻了上去。

鮑凱疾速無聲地閃到守衞者身後，槍柄敲上了他的腦袋，滑落甲板上的那床毛毯會使他睡得舒服些。

「安琪呢？」鮑凱悄聲問。

「在船頭。」

鮑凱很快地脫下了守衞者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他甚至連身上那條潮濕的短袴都來不及脫下。

馬安琪身上的毛毯伸張得像是一幅銀幕，銀幕的那一面，正在上演無聲電影，顯然這名守衞者比船尾那名演技要出色得多。

鮑凱突然出現在他身邊，使他一楞。但是，鮑凱手裏的槍已抵上了他的腰。

「看淸楚！我不是你的朋友。」

「你……？」

「不要說話，帶我到你們寢室的艙房去。」

「是！是！」

鮑凱又低聲向陳茱蒂吩咐說：「妳們兩人守住這挺機槍。」

那名守衞者被鮑凱挾持着來到艙內，指了指一間艙房的門。他正要說話，鮑凱立刻捂住了他的嘴。

鮑凱凝聽一陣沒有動靜，才悄聲問：「何老大是不是住在這裏？」

守衞者點了點頭。

鮑凱低喝道：「去！將門反鎖上，不要弄出聲音。」

鮑凱推着守衞者走到門邊，掛上了門上的搭鈎。

「走！帶我去無綫電室。」

守衞者乖乖地帶路。

到了無綫電室門口，鮑凱一槍柄使那守衞者躺下了地。

無綫電室有一個工作人員正戴着耳機抄收氣象報告，鮑凱進來他都不會理睬，直到槍口抵在他的頭上，他才吃驚地回過頭來。

鮑凱沉聲說：「這不是在玩貓兒捉老鼠，槍裏有子彈。」

「你……你要幹……幹什麼？」

「要命就聽我的話。拿起紙筆來，我唸一句你錄一句：致西貢警察總部，販賣人口集團已在某島被控制，請速派船艇及警員前來逮捕。立卽拍發出去，同時告訴本島的方位。」

「我不知道警察總部電台的呼號和週率呀！」

鮑凱楞了一下，但他立刻說：「拍交越南海岸電台轉交，用明碼。」

「是！是！」

無綫電工作人員調整好週率，剛要敲動鍵盤。忽然，門口傳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朋友！放下槍吧！貓兒捉老鼠的遊戲已經結束了。」

鮑凱不由吸了口涼氣，扔掉手裏的槍，緩緩轉過身來，他再次看到那對毒蛇似的眼睛。來人竟是何老大。

「想不到是你！」

鮑凱知道自己疏忽了一點，方才關閉那扇艙房門時，應該察看一下對方是否確實在艙房裏。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

何老大狠狠地盯鮑凱一眼：「看來你很冷靜。」

「因爲我有援兵。」

「不用來這一套，我已聽到你唸出的電文。」

鮑凱知道對方是個陰險毒辣的人。大凡這種人大都好高騖遠，逞强爭勝。於是，他打算說幾句讓對方聽了舒服的話來拖延時間，以求轉機。

「下午見到你時，我就知道不是你的對手。現在你果然比我棋高一着，沒話說，我認輸。」

何老大冷笑着說：「你很神氣，也很聰明，但是自以爲聰明最容易誤事。你承認失敗，可是你知道你敗在何處嗎？」

「願意聆教。」

「你想不到我們睡覺的艙房有另一道門可以出來，你也想不到這裏對講機是經常開着的。」

鮑凱楞住了，這完全在他意料之外。他試探着問：「老鼠又落在貓爪下，不知道貓兒要如何處置這頭老鼠，你該不會用貓爪玩弄一番再去吃掉牠吧？」

何老大語氣森冷地說：「那要看你的態度如何了。」

鮑凱故作輕鬆地聳聳肩說：「誰也不願死，我自然不例外。」

「那麼說出你的身份。」

「我說出來後你就不敢殺我了。」

「也許我不願殺你。」

「那是我的運氣好。」

「少說廢話。」

「說出來希望你相信。」

「那要經過我的大腦判斷。」

「我是奉警方所派。」

何老大冷笑了一聲說：「你以爲我不敢殺警方的人嗎？」

「你敢。」

「如果你是警方的人，我倒眞要考慮考慮。」

「你怕嗎？」

「可惜你不是警方的人。」

「你可能判斷錯誤了。」

何老大嘿嘿一聲獰笑，說道：「如果你是警方的人，你不會不知道警察電台的週率。」

「也許你錯了。」

何老大吼叫着說道：「我錯不了。你只是一個愛管閒事的流浪漢！一個想發橫財的無賴！一個想出鋒頭的個人主義者吧了！」

鮑凱不得不佩服對方的眼力，他畢竟說對了三分之一，自己的確是一個愛管閒事的流浪漢。

他不知道陳茱蒂她們是否發現了艙內的變化？也不知道她們是否會派一個人到艙內來察看動靜？

這是鮑凱唯一的希望，但他知道絕無可能，因爲陳茱蒂和馬安琪二人對他太有信心。在她們的心目中，鮑凱是永不失敗的。

「怎麼？」何老大氣勢逼人地說：「啞口無言了？」

「我很喜歡你那對眼睛。」鮑凱在故意找話題。

「我也很欣賞你那股神氣勁頭，我不知道那能不能擋住槍彈。」

「那要試過才知道。」

「你眞有點不怕死的樣子！」

「因爲你那雙眼睛使我迷惑，所以才忘了恐懼。」

「但是，我也討厭你那雙很神氣的眼睛。」

鮑凱偏過頭去，說：「我可以不讓你看到。」

其實，他是藉機在找尋他方才丟棄的槍。束手待斃不如拚上一拚，來一次困獸之鬥。

就在他偏轉頭頸的時候，聽到了對方那種令人心寒的聲音：「我要用槍彈將你的雙眼打穿。」

鮑凱聞言一驚，同時槍聲已起。

砰地一響，中槍的竟是何老大。眨眼之間，一個人影已經衝到門口，又對着鮑凱開了一槍。

鮑凱已經亡魂喪胆，但是他的感覺告訴他，槍彈並沒有擊中他。回頭一看，那名無綫電工作人員已倒在地上。

再回頭來看，持槍救他的人竟是那晚到小茅屋中去向他求救的少女。

這使得鮑凱萬分意外，結結巴巴地問：「妳……？」

那少女笑了笑說：「你今晚遇上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的出現只是想不到的一部份，請不必驚奇。」

鮑凱再次搖幌着腦袋，希望將困惑搖走。

「妳！眞想不到。」

「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我也要責備你的大意。疏忽很容易使人喪命，你現在已是第二次活着。」

鮑凱這才回過神來，說道：「我該謝謝妳！」

那少女揮揮手說：「不用謝，你該進行你未完成的工作。」

鮑凱攤攤手說：「可惜無綫電工作人員被妳打死了。」

「我不打死他，他會打死你。」

鮑凱摸了摸頭，皺着眉尖說：「如何和警方連絡呢？」

那少女笑着說：「讓我試試如何？」

「妳？」鮑凱再次吃驚，這又是一次意外。

那少女在無綫電發報機前坐下，熟練地戴上耳機。

這時，陳茱蒂和馬安琪兩人闖聲趕了下來。鮑凱幾乎想笑，因爲她們兩人的身體裹在毛毯裏。

現場使她們吃驚，也使她們放心。

「誰打死的？」馬安琪問。

鮑凱向那少女呶了呶嘴。

馬安琪低呼起來：「她？嗨！我早想到了，我下午就……」

陳茱蒂偏過頭，問道：「妳想到什麼呢？」

馬安琪想說，但她又搖了搖頭：「不說了！萬一不對又被你們笑。」

「噢！對了！他們睡覺的寢室還有一道門可以出來。」鮑凱突然想了起來。「我們快去。」

這時，那少女已起身離座，摘下耳機，攔住鮑凱說：「不用去了，我已經將兩道門都鎖上了。」

「啊！」鮑凱鬆了口氣。「妳比我老練，槍法也不錯。我看……噢！妳電文拍發完了？」

少女點點頭說：「完了。」

「這樣快？」

「我只拍發了兩個字。」

「那兩個字？」

「黑——馬。」

「警方如何知道我們的方位呢？」

「從電波中他們可以找出來。」

這時，馬安琪突然大叫着說：「黑馬夜總會！黑馬號遊艇！黑馬！黑馬！妳現在拍發的電文又是這兩個字，它代表什麼特別意義呢？」

那少女輕笑着說道：「那只是我的代號。」

鮑凱嚷叫起來：「我知道了，妳是警方的探員！」

「謝謝你給我升級，我只是警官學校女警班的學生。」

「警方早就注意這個集團了嗎？」

那少女點點頭說：「早就知道了，只

是不知道根據點在何處，所以，派我混進來。」

「妳很了不起，妳那支槍，是那裏來的？」

「我一直帶在身邊的。」

鮑凱不信地搖着頭說：「身上沒有一件完整的衣服，我不知道妳如何收藏那支槍。」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我在島上時頭髮是盤起來的，這支小手槍就巧妙地藏在頭髮卷裏。」

「眞是太神奇了。」

那少女又問道：「不要談這些了，島上那邊……？」

鮑凱很快地接口說：「已全部控制住了，麻胖子被我吊在樹上。」

少女伸出手來，說道：「恭賀你的成功。」

鮑凱笑了，但他很快皺起了眉頭。

「警方人員何時到達？」他問。

「兩個小時就可到達。」

「在這島上妳是唯一的警方人員，妳能够代表警方嗎？」

「自然可以代表警方。」

「如果我向妳申述我的罪行，可以獲得自首減刑嗎？」

這次，輪到那少女吃驚了。她蹙着眉尖問：「你犯了什麼罪？」

鮑凱聳聳肩，訕訕地說：「我是國際刑警組織下令追緝的通緝犯。前一個星期我在龍城撬開一家夜總會的保險櫃，而且在碼頭上，還偷偷地駛走了一艘私人遊艇呢。」

少女楞了半晌方說：「這是我唯一感到意外的事情。我認可你是自首，而且這次破案你應居首功，你可以獲得法庭的減免。」

鮑凱吁了一口氣，輕鬆地笑着說：「今晚意外的事情實在太多，最大的意外還是突然爆出妳這匹冷門黑馬。」

陳茱蒂欣喜地向鮑凱撲過去，突然發覺自己是裸着身子的。驚叫一聲，立刻衝出了無綫電室，這使得其餘的三個人差點笑出了眼淚。

× ×

故事結束在二年後的龍城。

海灘二馬路一家「鮑氏鎖簧有限公司」在這天開業，門口堆滿了花牌，花籃，爆竹屑散滿了一地。

突然，櫃枱裏面的那架電話機鈴聲響了。

一個抱着襁褓嬰兒的年輕美貌少婦走過去拿起話筒：「喂！」

「是鮑氏鎖簧公司嗎？」

「是的。」

「看見報上的廣告說，貴公司有『永不失窃』的保險櫃出售，眞能作到『永不失窃』的保証嗎？」

「這是經過專家設計的，保証永不失窃。」

「好！給我們送一台來。」

「請問貴號是……？」

「黑馬夜總會。」

少婦放下電話，向裏面高聲喊叫道：「凱——」

應聲出來一個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的年輕人。

「茱蒂！什麼事？」他問。

「第一樁生意上門了。」

「訂購什麼？」

「『永不失窃』保險櫃一台，要立刻送去。」

「送到那裏？」

「黑馬夜總會。」

「啊——」

「該給小凱餵奶了，你在這裏看一會兒。」

「嗯！」

少婦走到裏面去了。她又在叫道：「凱！」

「嗯！」

「今晚是大衞和安琪結婚週年紀念，別忘了訂購一隻花籃送去。」

「嗯！」

「打電話叫服裝公司將我訂製的小禮服送來，明天要去吃强尼和丁妮的結婚喜酒。」

「嗯！」

「聽見沒有？」

「嗯！」

「凱！你腦子裏在想什麼？」

「我在想，黑馬夜總會裏的人，是否還認識我就是兩年前偷開他們保險櫃的那個窃賊。」

（全文完）

一劍七魔

山田風太郎・原著
盧　令・譯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甲賀掌門人逝世後，留下遺言，不論誰人，若能殺死葵悠者，可娶志乃，及爲甲賀門掌門人。阿縫僞冒阿鮎，留在甲賀町，那晚八劍民部乘空禪邪部等人往探查葵悠下落，向志乃非禮，爲阿縫刺殺，兩女正商量逃出甲賀町，寢覺幻五郎已回，施展勾魂術，把志乃迷昏，由是，志乃一反初衷，將阿縫的身份揭穿，並把葵悠公子藏身處說出，幻五郎、一風軒、空禪刑部、葉月用計驅使志乃往騙葵悠，那時刻，葵悠爲阿鮎痴情所纏，迫不得已，擊昏阿鮎，擬將她往交換阿縫，適受了幻五郎迷術的志乃到來，說出阿縫事敗被擒，欲騙葵悠放下阿鮎，往救阿縫，葵悠果然神志大亂，急把阿鮎救醒，阿鮎甦醒後，怒火如焚，向葵悠責罵——

魔眼勾魂滅　迷心天女亡

甲賀町所有人就完全成爲悠太郎的敵人本來也是充份有可能的，但悠太郎自己却不會那麼考慮到，甲賀七忍是例外，對其他的人，以他的性格，的確很難隨便就生出敵意，特別是聽說對方原來是志乃，不其憶起昨天拂曉屋頂上聽到的志乃跟玄齋的談話，更相信眼前的志乃沒可能是七忍方面的人，不過儘管相信，還是難堪好奇心的驅使，想弄清楚對方到來的原因。

「我是逃出來的。」

「哦，果然是不出我所料，你自己終於……」

「不，是鮎小姐放我逃走的……」

「鮎小姐！」悠太郎緊張起來，閃動目光下意識落到胸前獅子舞裝束的阿鮎身上。

志乃看在眼裏，半邊面頰的肌肉牽扯起怪異的冷笑，但立即消失。

「鮎小姐又怎樣了？」悠太郎居然也假裝不懂的樣子，但眼中已充滿了不安。

志乃似乎開始感覺到自己衣衫不整，靦覥的用手攏起衣襟袖子。

「葵公子，看我這樣子你就應該明白，鮎小姐，不，阿縫姐的身份暴露了……」

「什麼！」

「她經已給甲賀的忍者抓起來，只是我勉强逃出性命，特地到蓮華寺來給你消息……」

「畢竟，唉……」悠太郎呻吟，「我早就想到阿縫自己深入虎穴，沒有可能始終冒充得下去，遲早秘密總會被識破，那，阿縫是死了？」

「不，還活着……」

「哦，那我要趕快動身了！」悠太郎抱着眞的柳澤小姐再次步出山門外。

志乃狼狽的站起身，脫口驚呼：「等，等一等……」

「我必須立刻去救阿縫！」

「可是如今你到甲賀町，就會墮入死亡的陷阱，他們已經安排妥當，只等你去啊！」

×　　×　　×

駿河台甲賀町直向轎子坂進發的途中，衆忍幾番商量後，畢竟找到了他們認爲萬無一失的陰謀詭計！

是空蟬刑部出的主意，其實離開玄齋家裏的時候他就經已想好了，所以才特別將迷心的志乃也帶了去。

也就是，空蟬刑部始終認爲結果悠太郎並非困難，要命的是如何方能够將小姐平安無事的從悠太郎手中搶救出來，只要小姐在悠太郎手中，即使他們三人傾盡全力去襲擊，到頭來還是難免種種尷尬，種種障礙！

首先無論如何得救出小姐，是他們必須完成的第一道使命。

志乃的工作於是決定下來，三忍就交由志乃來完成他們所謂的第一道使命！

那末三忍準備好，埋伏蓮華寺附近，屏息靜氣的伺機發動，然後志乃開始了她的工作，若無其事的坐了轎子，到蓮華寺前來。

事實上，她執行的所謂第一道使命，無疑就是繼續她被幻五郎勾去魂魄之前的預定行動，也即是，給阿縫救了，逃出甲賀町，找葵悠太郎——似乎沒有不同的地方，只不過，此刻她的心靈經已完全被染污，對悠太郎充滿了危險的兇念殺機！

告訴悠太郎阿縫身份的暴露，失手就擒，悠太郎是必不免驚慌失措的衝出蓮華寺，到時候志乃不是可以乘機救回小姐了——是即空蟬刑部理想的結果，志乃也是那麼的等待着，誰知道悠太郎竟就抱着阿鮎離開，那能不教她狼狽？

悠太郎總算收住了脚步。

志乃好不容易鬆過口氣，望着悠太郎懷抱中昏迷的阿鮎，忍不住追問：「你打算拿小姐幹什麼？」

「沒什麼……」悠太郎無言以對。

就像不久前空蟬刑部考慮到的——沒奈何的話只好拿阿縫來交換阿鮎——悠太郎方面亦是打算爲了要阿縫平安回來，只好將阿鮎交給敵人，但究竟覺得沒有說明的必要。

「那樣子去甲賀町，我也不敢肯定輕易可以將阿縫要回來——對，敵人只等我前去，未出發之前，我得首先考慮阿縫的生命！」悠太郎喃喃自語的，「好，不管怎樣，到夜裏再說！」

作好了決定之後，悠太郎步向大殿那邊。

到夜裏？即使能够忍耐的等到夜裏，亦是難以解決喲——志乃心頭漸漸的焦躁起來，不知不覺就動了殺機，發抖的手移向腰帶旁邊的匕首！

也就那會子，悠太郎無意的回過頭來，目光直射志乃。

「事情到如今地步，非要好好的仔細考慮清楚不可，對於阿縫的遭遇，最好我還是詳細問明白你，來這裏……嗯，入去甲賀町我只是那一次，老實說，尚未認識透澈呢。」

悠太郎的眼神始終是那麼明朗，顯然並沒有生疑。

那刹那，幻五郎附體的志乃底腦髓深處突然感覺到輕微的衝擊，短暫的躊躇，她還是蹣跚着脚步隨同悠太郎入了大殿。

放下了阿鮎，悠太郎連忙冷水敷面什麼的忙一番，讓阿鮎甦醒過來。

「萬二分對不起！」悠太郎垂下頭，怪抱歉的，「計劃要改變了，不能讓你昏迷到那會子，是以暫時還是給你回復自我好了。」

阿鮎傻了的望住悠太郎的面龐，突然跳起身，冷不防就舉起一雙小拳頭，朝悠太郎胸膛捶去！

「討厭鬼，討厭死你了，到底你還要我昏迷多少次？」

「對不起，萬二分對不起喲！」悠太郎東閃西避，又拱手，又作揖，居然還笑嘻嘻的，「眞的要狠狠的給我一頓子才舒服，好！依你依你！」

悠太郎硬着頭皮挨了幾拳，阿鮎還不

無想雙八劍——葵悠太郎

肯罷休，眼看不是辦法忙將她雙手捉住。

阿鮎好不容易錯亂狀態中清醒過來，突然醒起自己揍的人事實是前將軍的世子，同時亦發覺到旁邊坐了一個陌生的少女，却並沒有想到要道歉什麼，只是酸氣沖天忙着問：「她是誰？」

「哦，不氣了？我方想向她打聽消息……她是甲賀派掌門人服部玄齋的孫女兒志乃，嗯，志乃小姐，你的左眼怎樣了，不是由開始就見你閉起左眼？」

「沒有事，只是掙扎逃走的時候，給什麼擊中了似的，倒也不覺怎樣痛……」

志乃伸手按住那瞇成一條綫的左眼。

悠太郎並沒有進一步懷疑，只是覺得可憐的點點頭。

誰又想像得到這看來可憐，葫蘆花也似的少女在與被封閉起一隻眼睛的同時，正常的精神狀態亦被封閉起來的「迷心天魔女」？

也不用催促，志乃對悠太郎約畧的覆述了家裏發生的變故，當然那都是幻五郎附體之前的事情！

志乃也說不了多少句，悠太郎倏的抬起頭來，眼瞳中寒芒暴閃，默默的瞟向殿外院子。

「似乎誰來了！」

阿鮎應聲回過頭，不由就驚呼。

院子中不知何時站立了三人！

行者，山僧，黑外衣的深編笠——配合的出奇，背着陽光黑黑的，如同影子般移來，簡直就像是魔界現身出來似的混身散發着妖異的殺氣！

「志乃小姐，老厚面皮死寃你的準新郎又蜂擁前來了，你這裏暫且等候！」

悠太郎颯的站起身子，兩手指節的的得得的屈曲起來，轉身舉步迎前去。

初春的旭日不知不覺已升到了天空，由於是廢寺，廣闊的院子裏蓋滿了枯草。

冬盡雪已溶，陽光下，處處枯草叢中亦經已冒出了青綠的嫩芽，微風中搖曳隱現。

「是前生孽債，由彼此如此再三往來，莫非感情也有了？」悠太郎在大殿石階上收住脚步，目光橫掃眼前的甲賀三忍，「但，倒想知道寄食你們那裏的阿縫小姐，你們又可曾給我殷勤的欵待？」

行者裝束的寢覺幻五郎移步向前來。

「呵，今晚用膳的時候，我們就拿你的腦袋當菜餚，給她來下酒！」

「豈能讓我的阿縫空着肚子等到那時候喲！」悠太郎笑了，「但無論如何，為了預備欵待的材料，三位大厨師不惜特意到這裏來，我還是衷心銘感！」

語聲吊兒郎當的依然如此快活，如此明朗，三忍好不訝異，好不奇怪。

——小子敢情腦袋發生了毛病？爺爺們什麼角色，甲賀七忍哇！敢視若無睹，難道忘記了昨日甲賀町險些兒命喪黃泉？

三忍氣的幾乎說不出話來。

悠太郎又笑，的確是由心歡喜出來。

只因為從三忍的口中，他經已清楚阿縫平安無事，不過留在甲賀町，沒有隨同三忍到來蓮華寺。

三忍的可怕他並不是不知，但比起担心自己的安危，阿縫的生死更令他牽掛，如今肯定了阿縫的生存，那能不高興？那能不失笑？

也立即，回復了信心，充滿了生氣！

「姓葵的，先將你的腦袋放到菜板去！」寢覺幻五郎口裏猛一聲咆吼，脚下更不停！

出鞘的戒刀閃閃生光，但幻五郎獨眼中透出來的魔光更凌厲恐怖！

兩人的目光突然相觸！

悠太郎剎那喪失了拔劍的意志，不知不覺的，恍如游身水中也似的緩步跨下了石級，更沒有發覺忘我的瞬間，後面的空蟬刑部自旁掩向迂廻的石級！

終於，悠太郎的腦袋朝向幻五郎的戒刀，只是他眼中並沒有戒刀，視綫仍然被幻五郎的魔眼吸住！

激盪的他底腦海中，漸漸的感覺到眼前的幻五郎的眼不知那裏見過似的。

是志乃的眼——突然的他想出了！

也就那剎那！

「葵公子！」

傳來了裂帛也似的女子尖叫聲！

悠太郎如遭雷殛，人隨即脫出了幻五郎魔眼的咒縛，也隨即，領悟到玄左衞門的死關係眼前的魔眼，剎那間，怒火湧出了他的胸膛，湧出了他的眸子，眼瞳由被動變成了主動，霍的射出烈日也似的光芒，回擊幻五郎不過一痕新月也似的魔眼！

眼，眼，半空交擊無形的火花！

幻五郎魔眼中的光芒突然消失，戒刀亦垂了下來，整個人如同置身水中的東幌西擺！

幻五郎「魔眼勾魂」的忍術終於給悠太郎破了！

但，同一瞬，掩到悠太郎背後的空蟬刑部一刀已飛激的水花也似無聲的滑出腰間刀鞘，斬碎了春光，襲向悠太郎！

× ×

那剎那，志乃也為之愕然。

三忍是不耐煩等下去改變了計劃抑或為了什麼，雖然她並不清楚，但眼看三忍出現之後，無論如何總算誘開了葵悠太郎，當然亦不會放過機會，忙就拉住了阿鮎的手！

「小姐，這裏很危險，快跟我逃走，回去甲賀町！」

「不，我不去！」

「你說什麼？」

「我要跟葵公子留在這裏！」阿鮎發狂的想衝向院子那邊。

志乃驚訝的緊抓住阿鮎的手腕。

「小姐，到底怎樣了？你不是給他俘擄……」

「不，是我願意追隨他，我是他的妻子，他去那裏我就去那裏，他不去休想我去——葵公子！」

悠太郎聽到的就是這一聲。

志乃意外到了極點，當場怔住。

獅子舞裝束的阿鮎隨即掙開了志乃的手，奔出了大殿，石階上衝下，挺身迎向空蟬刑部正要砍向葵悠太郎那驚雷駭電的一刀！

那瞬間悠太郎根本沒有時間顧慮空蟬刑部的偷襲，甚至沒有時間追擊東倒西歪的寢覺幻五郎，原因是曾見了旁邊的枯草叢中漂浮起山僧裝束的鵜殿一風軒連人帶劍無聲無息的凌空向自己飛來！

流星追命劍！

悠太郎無暇思索，伏身倒地，那到不如說是猛將自己的身子摔向地面！

× ×

「呵——」空蟬刑部猛的迸出一聲難以言喻的怪叫，眼珠子險些兒沒有突出來，是因為發現了頭頂倒栽葱也似的落下來，迎向自己那一刀的是阿鮎——自己預備孤注一擲，不惜一切也要得到的，魂牽夢縈的柳澤小姐！

好空蟬刑部，畢竟是出色的忍者，驚愕的一剎那，指掌痙攣的抽搐，刀立時改了方向，斜刺裏彈開，倒地的悠太郎身旁落下！

幾乎同時，鵜殿一風軒連人帶劍飛至，悠太郎臥身地面，鋒利的劍尖變了迎向阿鮎！

空蟬刑部再一聲怪叫，一掌將阿鮎震開幾尺，一脚隨即閃電般踢出，硬生生的攔腰將一風軒橫裏踢飛！

同時間，悠太郎把握機會，滾身，挑劍，斜刺裏自下而上，飛削向空蟬刑部！

眼看空蟬刑部要嗚呼哀哉，電光石火間，稍微的他的腰部突然扭歪，噗的悠太郎的劍只是削飛了他頭戴的深編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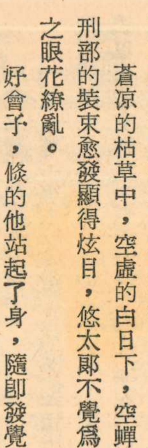
深編笠中裂飛去，露出來的是白頭巾相襯的血紅色魔鬼面具！

「……」悠太郎回劍護胸，一膝跪地的半站起身，幾乎懾於眼前的景像。

魔鬼面具似乎斜刺裏裂開，空蟬刑部刀指地，抬起緊套着白色護手的左手掩住了面龐，動也不動的木立當場。

蒼涼的枯草中，空虛的白日下，空蟬刑部的裝束愈發顯得炫目，悠太郎不覺為之眼花繚亂。

好會子，倏的他站起了身，隨即發覺那邊草叢中，寢覺幻五郎扛着虛脫的鵜殿一風軒發脚逃走！





七魔之二：幻影迷踪術——葉　月

「那裏走！」悠太郎舉步追去。

也不過追出了兩三步，背後突然傳來奇怪的聲響，悠太郎霍的回過頭去，只見空蟬刑部雙手揣入了懷裏，雖則仍舊的木立，魔鬼面具原來用手覆住的地方，赫然捲住了仰首吐舌的一條蛇！

「還不死？那我先要你的命！」

悠太郎疾風也似折回，劍閃電當頭劈下！

噗噗的魔鬼面具，蛇，分成了四片飛舞墮地，人隨即倒了下去，但——

「糟！」悠太郎反倒失聲驚呼！

魔鬼面具中什麼也沒有，白頭巾黑衣衫裏同樣是空洞，只是遠遠的地方，枯草沙沙的搖動，不知是什麼，小小的旋風也似消去！

「給我聽好了！」悠太郎遙遙拚命振吭高呼，「放阿縫回來，如果放阿縫回來，讓你們帶走阿鮎志乃——今夜就送阿縫來這裏，阿縫死，亦即是阿鮎志乃死！」

春日照耀着枯黃蒼涼的草野，再沒有絲毫聲息，是那麼平靜，如此可愛的陽光底下，果眞是曾經發生惡鬥？

幾乎是瞬息之間，劍影刀光閃爍，突擊，翻飛，交錯，但惡鬥之後，血點滴不見，悠太郎一時發白日夢也似的神色怔在枯草叢中！

× ×

那剎那不見血的惡鬥，不單止葵悠太郎為之茫然，主動襲擊的三忍同樣意外，如今齊齊扭曲了面龐，離蓮華寺不遠的一幢荒廢的莊院裏——沒有人來往的一道土牆後，一面回頭張望一面咬牙切齒的：「那傢伙……的確是出人意外！」

幻五郎念咒似的呻吟。

「那會子——要不是小姐投身入來，我早就一刀活劈了他！」

應聲嘟喃的雖然與幻五郎無異，是行者的打扮，但聽聲音依然分辨得出是空蟬刑部，是必然溜出深編笠白頭巾黑衣衫魔鬼面具後，不知那裏換過了行者的裝束，還戴了行者的竹笠。

竹笠低低的壓下，面龐竹笠後隱約可見，但，雖然沒有了魔鬼面具，還是老樣子，紮了白頭巾，掩住了面龐。

說起來，迫不得已他才會施展「空蟬」忍術，要知道不錯妙絕人寰，可是人金蟬脫殼的溜出來，赤條條，光着屁股到處走的滋味又豈是得意的一回事，萬一旁邊沒有遮掩的東西，沒有人接應衣服，那就尷尬了！

「小姐畢竟是悠太郎的人了。」

「不單止，還有志乃哪！」一風軒格格吱吱的兩排牙齒直響，「殺不了悠太郎倒還罷了，事情如今更趨惡化啊，甚至志乃也落入悠太郎手中，說不定志乃跟我們一鼻孔出氣的事他已識穿，由開始我就反對玩弄花招，那全是想得到小姐的混賬的刑部唆使……」

怨恨交織下，一風軒本來醜惡的面龐愈發醜惡的歪曲起來。「小姐也敢侵犯的悠太郎那厮，雖不對志乃也會不規矩，那怎生是好！」

「少操心，志乃經已給幻五郎勾去了

魂魄，悠太郎如果侵犯到她，定必她會咬斷舌頭結束自己的生命！」

「混賬混賬，如果她死了，我的獎賞豈不是沒有了着落？」一風軒厲聲疾呼！

「噯，够了！」幻五郎喝住，「如今不是我們內閧的時候！」

「到底應該怎麼樣？」

再一次回顧蓮華寺那邊，幻五郎說道：「除了送回那要獅子的女娃子，只怕就沒有其他辦法了！」自言自語的喞喃，「今朝早好在刑部出聲制止，沒有殺死她，那就照刑部所說，將她送回去，交換小姐跟志乃好了！」

「那傢伙肯兩個交換我們一個？」

「你沒有聽清楚那傢伙的說話——如果放阿縫回來，讓你們帶走阿鮎志乃，今夜就送阿縫來這裏，阿縫死，亦卽是阿鮎志乃死——嘿，那傢伙對要獅子的女娃子似乎戀戀不捨呢，明知道那麼戀戀不捨，眼睜睜的給他送回去未免窩心，也無可奈何……那傢伙的心急要回阿縫，又何異於我們的心急要回阿鮎和志乃，一換二，反正我們並沒有吃虧，由得他好了，只待雙方交換了人質後，再狠狠殺他一個落花流水！」

依幻五郎的說話，空蟬刑部鶉殿一風軒都沒有反對的餘地，只因爲刑部不惜一切要得到阿鮎，一風軒無論如何要取回志乃！

× ×

「眞是不中用的東西，簡直是氣死我了！」

聽，看守住給捆縛起來的阿縫的女忍者葉月聲勢洶洶的痛罵回來的三忍。

「三個人殺奔前去，竟然對付不了一個悠太郎，你們竟還有面目來見我？」

幻五郎老鼠見了貓的囁嚅着。

「哎，的確是面目無光，但事出突然，那……」

「那什麼？哦，還要將這女娃子放回去交換，什麼的甲賀派未來掌門，什麼的要娶我做妻子，可笑啊可笑，讓人家知道，你不感到羞恥我也覺得面紅！」

幻五郎垂下頭去，左右空蟬刑部一風軒兩人更就不敢作聲。

葉月冷焰也似的眸子橫掃無言的三忍，隨卽冷冷的站起身子。

「噯，葉月，你到那裏去？」

「我去殺了他給你們看！」

「等，等一等！」空蟬刑部慌忙拉住葉月的袖子，「葉月，怪不得你氣，但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只要阿鮎，志乃不是在那廝手中，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恬不知恥的離開蓮華寺回來的……」

「少理會阿鮎和志乃，讓她們聽天由命好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殺死葵悠太郎了！」

「葉月，那也是柳澤公的吩咐，鮎小姐如果死了，卽使你殺了悠太郎又有什麼用？」

「不是嘛！」幻五郎饒舌的突然旁邊插口，「你要是眞的本領，不牽累阿鮎志乃的殺死悠太郎給我們看！」

葉月窩心的緊緊咬住嘴唇，垂首沉默了下來。

一風軒倏的一擊腕！

「葉月，我求求你，不要殺死我的志乃！」

向來高傲的這醜惡的忍者竟似已忘記了什麼是羞恥。

葉月垂眼注視着一風軒，白陶器也似的面頰突然浮現出迷人的梨渦。

「那麼說……唉，不得已只好……。」葉月吞吐說。

「只好怎麼？快說來聽聽！」

葉月道：「老說話，這女娃子不能送回去！」

「但……」

「但我負責將志乃平安帶回來，還有鮎小姐……」

「什麼？」

「然後結果悠太郎！」

「那，那可以？」

「悠太郎不是說過今夜將這女娃子帶到蓮華寺，那，傍晚之後我們出發！」

「那到底怎樣？」

「我來化裝做那女娃子！」

「你？」一風軒還是不明白。

「我換過她那身小姐的裝束，乘薄暮時分，相信不難暫時瞞過悠太郎，當然我交換阿鮎志乃那會子的步驟，還要費腦筋，找出適當的辦法，到時候，只要阿鮎志乃兩人離開了悠太郎，以後的，就是我的事了……」

葉月笑的好凄艷，笑聲中，手抹向袖裏，颼的一塊薄紗袖子裏飛出，迎風飄舞，落到旁邊的燭台上——突然的，一個葉月出現在那裏！

旁邊的阿縫雖然嘴巴也給堵住，出不了聲，但，不由的瞪大了眼。

看清楚葉月本人依然站立在眼前，再放眼燭台那邊，不過是一塊薄絲罷了。

但話雖錯覺，可逼眞極了。

幻影迷踪術！

唉，悠公子——阿縫心裏頭歎息。

葉月冰冷的眸子卽時移向阿縫！

「那，還不滾出去，好讓我換過鮎小姐的裝束！」

然後，葉月轟了三忍出外……

× ×

「葵公子，爲什麼不殺了她！」

阿鮎憎惡的望着志乃。

「唔……」悠太郎悶聲回答，抱着胳膊的動也不動。

志乃這下子已給縛到了柱子上，雖然漸漸的畢竟悠太郎亦明白志乃並不是自己人，但還是沒有顯露出殺她的意思，只是縛起來。

「葵公子，你說她是討厭甲賀町逃出來的？她方才要我跟她逃走，回去甲賀町哩！」

「嗯，眞不可思議，怎會那樣子？哦，總算讓我想出來了！」悠太郎沉吟着瞬也不瞬的凝望着閉起一隻眼睛的志乃，奇怪自己爲什麼竟會不留意志乃的眼睛。

志乃的眼睛，陰森，怨毒，閃爍着充滿了殺機的燐光的魔眼！

「志乃……那行者，怕就是所謂寢覺幻五郎了——妳莫非給他勾去了魂魄？」

「殺我哇！」志乃咽喉裏迸出嘶啞的怪異聲音。

「接觸到幻五郎那隻魔眼，普通人只怕很容易就給他控制了意志，就連我，險些兒也不能自拔。唔，玄左衞門突然給老公公的侍從刺殺的隱謎終於得到解答了……眞可憐！」

「葵公子，你還說可憐？」阿鮎不高興的翹起嘴。

她是給甲賀七忍中的寢覺幻五郎用魔眼施展不可思議的忍術控制了意志，不再是原來的自己，只要解開忍術的禁制，就不會再跟我們作對的了。」

「那怎樣來解開忍術的禁制？」

「不清楚，想來也許殺了幻五郎禁制怕就會自然解開，至於究竟是不是，可不敢肯定！」

「那既然不知如何是好，留她身邊豈不是很危險？」

「危險也沒有辦法，我沒有道理來殺她……」悠太郎搖頭，「由來我就討厭不分善惡殺人，七忍是例外……更何況，我跟他們還約好了……」

「約好了什麼？」

「是他們如果將阿縫送回來，我就將她跟你交給他們帶回去！」

阿鮎不作聲，緊咬住嘴唇，眼瞳中燃燒起又恨又愛的怒火，斜睨住悠太郎，無論如何也不聽他的表情。

「你是柳澤的養女，她是甲賀派掌門人的孫女兒，對敵人來說都是最寶貴，最重要的人，當日就因爲以爲阿縫是你，爲了要回去，不惜放過我，是以如今的交換條件，不能不聽我安排……」

「你自作主張！」阿鮎叫起來，「什麼的約定，我根本完全不知道！」

「萬二分抱歉……」

「再說跟阿縫交換什麼，我是死也不願意，葵公子，我問你，眞的你那樣喜歡她，這麼討厭我？」

「小姐！」悠太郎岔開話題，「如果交換不成功的話，阿縫是必會給他們殺死的！」

「殺死了最好！要是你的心那樣，她對我來說是比甲賀七忍還討厭的敵人！」

「甲賀七忍怎會是你的敵人？」

「不，是你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

悠太郎忽然拉住了阿鮎的手。

「聽我說小姐，你卽使到了甲賀町也不會死的，不單止，還會愼重的將你送回家去……」

「我不要回去，你不要討厭阿鮎好不？阿鮎願意永遠侍候你……」

「不要再說下去了，聽我說，無論如何你的生命都不會發生危險，那比較起來好得多了，阿縫如今甲賀町的命運委實教人難以放心，我豈能够害死她？唉，討厭什麼，喜歡什麼的別再說了，你沒理由憎恨她，她的弟弟丹吉——十歲不到的可愛小孩子，爲我喪生甲賀七忍刀下，如果姐姐的她也爲了我丟掉生命，我葵悠太郎如何還有勇氣抬頭走在天日之下……」

「……」阿鮎不作聲。

「你堅持不肯，也沒有辦法，卽使甲賀町遍地陷阱，我單人匹馬也要殺奔前去，誓將阿縫救出來！」

「那最好不過！」志乃語氣陰森的旁邊插口，「殺了你，慢慢再將阿縫來粉身碎骨……」

「住嘴！」阿鮎轉頭喝住了志乃，然後低聲的，「葵公子，阿鮎肯去的話你不要再冒險了好不？」

「你願意給我去了？」

「不過我可不願回家裏！」

「如果你不想回去，什麼的找藉口留下甲賀町也好，只要阿縫回來了，沒有了束縛，我可以放開手脚，到時定必偷入甲賀町，將你帶出來！」

「那，你是答應要我了？」

悠太郎突然沉默了下去，好會子。

「……」他終於點頭。

「太好了！」阿鮎緊緊的抱住了悠太郎的脖子，又悲又喜的，「阿鮎去，高高興興的去甲賀町……」

悠太郎伸手按着伏身膝上的阿鮎底香肩，眼瞳困惑的仰望窗外。

繞過了中天的春日煌煌照耀下的火燈窗裏出現了阿縫可憐的幻影。

悠太郎不禁微喟。

「到了甲賀町，阿鮎就老老實實的等你到來，有機會的話，誓必想辦法替你殺掉那些忍者，卽使是一個也好！」

「那最好算了！」

悠太郎跟志乃幾乎同時的出聲喝止。

也幾乎同時，悠太郎回過頭去。

志乃獨眼中閃現恐怖的冷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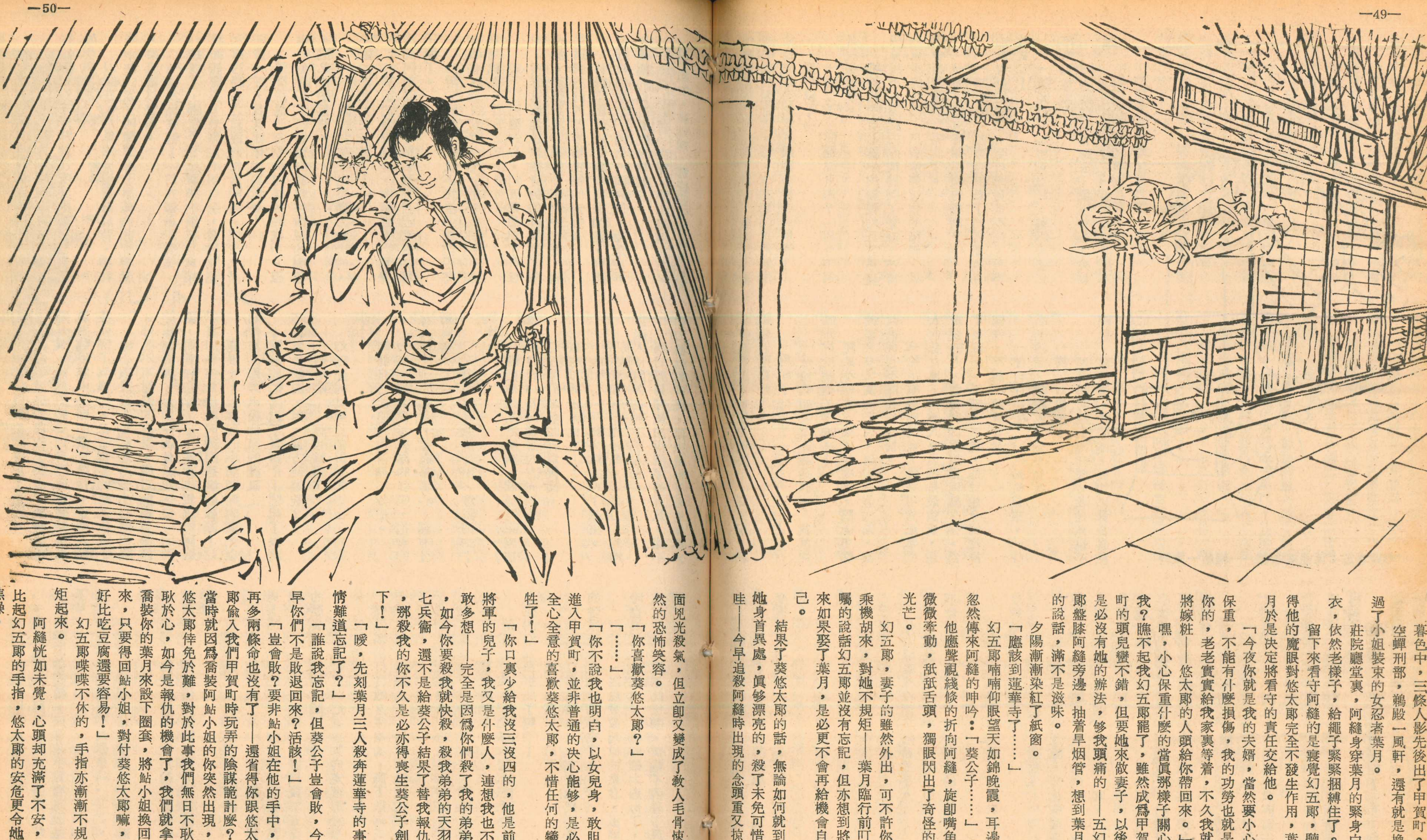
「如果讓我回去甲賀町，我就告訴其他人小姐也是你悠太郎一夥——爲難了是不？索性還是殺了我的好，心存甲賀的我志乃那怕死在敵人劍下也無話可說，絕不會向敵人求饒！」

悠太郎聽說，眼中也不由燃起殺機！

「但，」志乃笑，「你慢慢考慮淸楚，殺了我的話阿縫亦不會平安回來……」

× ×

七魔之三：流星追命劍——鶉殿一風軒



暮色中，三條人影先後出了甲賀町。

空蟬刑部，鵜殿一風軒，還有就是換過了小姐裝束的女忍者葉月。

莊院廳堂裏，阿縫身穿葉月的緊身白衣，依然老樣子，給繩子緊緊捆縛住了。

留下來看守阿縫的是寢覺幻五郎，聽得他的魔眼對悠太郎完全不發生作用，葉月於是決定將看守的責任交給他。

「今夜你就是我的夫婿，當然要小心保重，不能有什麼損傷，我的功勞也就是你的，老老實實給我家裏等着，不久我就將嫁粧——悠太郎的人頭給你帶回來。」

嘿，小心保重什麼的當眞那樣子關心我？瞧不起我幻五郎罷了，雖然成爲甲賀町的頭兒蠻不錯，但要她來做妻子，以後是必沒有她的辦法，够我頭痛的——五幻郎盤膝阿縫旁邊，抽着旱烟管，想到葉月的說話，滿不是滋味。

夕陽漸漸染紅了紙窗。

「應該到蓮華寺了……」

幻五郎喃喃仰眼望天如錦晚霞，耳邊忽然傳來阿縫的呻吟：「葵公子……」

他應聲覷綫條的折向阿縫，旋即嘴角微微牽動，舐舐舌頭，獨眼閃出了奇怪的光芒。

幻五郎，妻子的雖然外出，可不許你乘機胡來，對她不規矩——葉月臨行前叮囑的說話幻五郎並沒有忘記，但亦想到將來如果娶了葉月，是必更不會再給機會自己。

結果了葵悠太郎的話，無論如何就到她身首異處，眞够漂亮的，殺了未免可惜哇——今早追殺阿縫時出現的念頭重又掠過幻五郎腦際，再一眼，不由就心裏慾火如焚！

「目前她總算還有用處，爲審愼起見，暫且不殺她的好！」

——鑑於今早的失敗，小心慣了的空蟬刑部又那麼說話，再次讓她活下來，但，不成還有第三次？就算有未必是我來看守，萬一……萬一葉月失敗，即使要將她送回去也不能平白送回去……對！悠太郎侵犯了鮎小姐，那我侵犯她，不就是彼此彼此？

幻五郎滿腦子那樣的念頭，事實並非因爲考慮到那方面，只是對眼前緊身白衣下份外顯得窈窕動人的阿縫熊熊的燃起了慾火，生出了獸心！

霍的他丟掉烟管，搖搖晃晃的站起身子，走近去阿縫身旁，拔出腰畔的短刀，刷刷刷的兩三刀將繩子完全削斷！

「噯，小姐！」滋牙咧嘴的，他露出了滿面非份的笑意。

阿縫背轉面，想逃走，手腕已給五郎用力抓住，右手！

「放手，你想幹什麼？」

「幹什麼？旁邊沒有人，男的抓住了女的纖纖玉手，還不明白我想幹什麼？」

「少給我放肆，你敢對我不規矩，我就拚死咬斷自己的舌頭！」

「呼呼，沒有舌頭的女人想來倒是別有風味，怎樣？到不如讓我咬你好了！」

幻五郎咧開嘴巴，勉强的湊近去，冷不防阿縫左手突揚，鞭也似的他右邊臉頰抽下！

吧的幻五郎紅了臉頰，剎時轉過了滿面兇光殺氣，但立即又變成了教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笑容。

「你喜歡葵悠太郎？」

「……」

「你不說我也明白，以女兒身，敢胆進入甲賀町，並非普通的决心能够，是必全心全意的喜歡葵悠太郎，不惜任何的犧牲了！」

「你口裏少給我沒三沒四的，他是前將軍的兒子，我又是什麼人，連想我也不敢多想——完全是因爲你們殺了我的弟弟，如今你要殺我就快殺，殺我弟弟的天羽七兵衞，還不是給葵公子結果了替我報仇，那殺我的你不久是必亦得喪生葵公子劍下！」

「噯，先刻葉月三人殺奔蓮華寺的事情難道忘記了？」

「誰說我忘記，但葵公子豈會敗，今早你們不是敗退回來？活該！」

「豈會敗？要非鮎小姐在他的手中，再多兩條命也沒有了——還省得你跟悠太郎偷入我們甲賀町時玩弄的陰謀詭計麼？當時就因爲喬裝阿鮎小姐的你突然出現，悠太郎倖免於難，對於此事我們無日不耿耿於心，如今是報仇的機會了，我們就拿喬裝你的葉月來設下圈套，將鮎小姐換回來，只要得回鮎小姐，對付葵悠太郎嘛，好比吃豆腐還要容易！」

幻五郎喋喋不休的，手指亦漸漸不規矩起來。

阿縫恍如未覺，心頭却充滿了不安，比起幻五郎的手指，悠太郎的安危更令她焦躁。

不管怎麼樣，我得要通知葵公子敵人的陰謀詭計——阿縫開始了掙扎！

「哎，不要跳！不要跳！」幻五郎將阿縫摟近來，「女娃子，悠太郎方面死心好了——即使僥倖逃得過我們甲賀忍者，柳澤公也不會輕易罷休，到頭來是必窮途末路，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是以阿縫你，最好還是先替自己打算，喏，乖乖的，如果聽我的，我就巧妙的替你掩飾，斡旋，不告訴柳澤，你也是葵悠太郎的同黨便了！」

語聲說來不錯是死乞百賴，氣力用來相反的驚人極了，硬將阿縫的面龐壓到膝旁，左手抓緊阿縫的手腕，右手不客氣的東揑揑，西碰碰，咧着笑的嘴巴邊向不住掙扎喘息的阿縫底嬌靨挨近去，邊還嚕嗦說個不停——

「要怪首先怪葵悠太郎，那臭小子太豈有此理，太不像話了，簡直將鮎小姐當是自己的東西！」

這番話對陷入半昏迷狀態的阿縫立時起了刺激的效果，她上半身雖然給壓着，兩隻脚還可以自由移動，倏的就曲起，虛空劃了個半弧，猛一折，噗地踢在下壓那幻五郎的頭上！

就連幻五郎一時間也不清楚打在自己頭上的是什麼東西，吃驚的一仰身鬆開手的剎那，眼看阿縫的頭要碰到蓆子上，突然的，她整個身子滴溜溜地如同白色的花圈也似的捲起來，疾彈了出去！

那是多麼軟柔的身子，多麼美妙的技術啊？

幻五郎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容

易他才想起阿縫是要獅子出身。

「哦……」不由他獨眼直眨。

阿縫那邊立即迅速的跳起身來，也不知何時，幻五郎那放在身旁的短刀已到了她手裏。

刀閃亮，飛亂的秀髮披散肩背，襯托着一身白衣，阿縫那樣子漂亮的非比尋常，簡直難以言諭。

「逗我玩耍嘛！」幻五郎齜牙微笑，「妙極了，那幾下子三脚貓的雜技也拿來我面前賣弄，未免太不知自量，看得見悠太郎的腦袋之前還有相當時間，閒着又是閒着，好，我就跟你玩耍玩耍！」

那麼說他的右手按向腰旁的戒刀，但也許是看到了阿縫蒼白底想拚命似的面色，忙又將手鬆開。

「不，對付女孩子也要動刀動槍的，未免太沒有丈夫氣慨了！」

口裏說的儘管響亮，究竟還是因為覺察到阿縫要用手中短刀刺向自己咽喉的樣子罷了。

「啫，阿縫，看我不用拔刀就空手將你捉住，噯，湊巧的話，說不定你還可能殺死我呢……」

安下了阿縫的心，幻五郎想起了什麼的，噗哧的驀地挑指給身旁的屏風開了個小洞，然後整塊屏風拆下來雙手捧着，當是盾牌的向阿縫搖搖幌幌的走近去。

阿縫戰戰兢兢的放步橫裏閃避，向她迫近來的看來不過是一面屏風，隱藏在屏風後面的幻五郎完全給遮住。

屏風上畫着一條龍，雲彩繚繞左右，栩栩如生，移動間，那條龍簡直就要破雲飛出似的。

一刹那，屏風突然停止了迫近。

阿縫下意識亦收住了脚步，凝神望着那屏風，忽然的感覺到自己的眼睛給那屏風畫龍眼瞳中閃爍的微光吸住，整個人緊接就醉了酒似的，身子也變的搖搖欲墮！

她心頭微凜，憶起志乃「小心他的眼，那是不可思議的魔眼，盡可能避免跟他的視綫接觸，否則你就會給他迷住」的說話，而言猶在耳，志乃本身也變成那魔眼俘虜的恐怖景像亦同時閃過她的腦際！

龍眼——指穿裂的小洞閃爍的微光也就是幻五郎屏風後偷窺的魔眼！

阿縫連忙閉起了眼睛——閉起了眼睛不錯也是辦法，但，還方便逃避？

「呵哈哈……你也懂得了？」

幻五郎的笑聲立即屏風後爆出，再舉步！

阿縫自己被迫到角落還不知道。

「不，我不會勾去你的魂魄，抱着的女人是自己的化身，想起都噁心，還有什麼興趣哪！」

幻五郎面龐屏風後伸出，魔眼消去了異光。

阿縫仍然是閉着眼睛，就憑耳朵來揣測，用力的一刀向發聲的方向刺去！

幻五郎忙又縮回屏風後面。

奪的刀揷在屏風之上！

「嘎——」阿縫突然的叫了起來。

刀並沒有刺穿那屏風，只是刀尖的地方陷入寸許再也刺不了入去。

那幻五郎隨便用指洞穿的屏風，毫不費力搬動的屏風，原來是糊了紙的堅厚木板！

幻五郎狂笑，將屏風迫向角落。

要是迫近去，屏風跟角落兩邊就恰好成三角形困住阿縫，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了。

「女獅子，還捉不到你？」

叫聲中，幻五郎連人帶屏風，衝了過去！

刹那，他發光的腦袋突然給什麼推向前面的，轟的連隨就跟那反彈開來的屏風相撞！

再看阿縫，人經已不在角落那裏！

那刹那她拔起了身子，脚一點揷在屏風上那口短刀的刀脊，借力使力的輕飄飄地掠到屏風之上，然後一踢屏風後幻五郎的腦袋，乘勢縱身跳出丈外。

她兎脫也似的忙就拔脚向走廊那邊飛奔，怎知走不了幾步，破空聲嗤嗤暴響，十幾點寒星打從她身旁擦過，脚下散落或是釘在左右隔扇之上，只嚇的她慌忙收住了脚步！

嗤嗤的又兩點寒星左右擦過阿縫身旁，原來是每一方向都嵌有鈎釘，閃爍着懾人寒芒的蒺藜手裏劍！

隨即呆立不動的阿縫再次給後面猛撲上來的幻五郎捉住了雙手！

「嗯，我再也難以容忍下去！」

幻五郎口鼻沾滿血水，方才撞到屏風的時候連鼻血也給撞出來了。

阿縫那一踢愈發激起他的慾念，但同時也挑起他的怒火，玩得的確太過份了，堂堂甲賀七忍如此出醜，那能不衝昏了頭腦。

「呼呼呼，我要永遠迷住你！」

獰笑中，幻五郎刁了一支手裏劍在滿是血的口裏，再伸手穿過脅下緊摟住阿縫，然後將自己的面龐迫近前去。

阿縫拚命的把頭左右搖動，要閃避那支手裏劍，不睜開眼不成，如果睜開眼，眼前就是那血紅色如火似燄的恐怖魔眼！

阿縫不由得發出驚懼凄涼的呻吟，閉眼又睜眼，睜眼又閉眼。

魔眼與手裏劍還是襲向阿縫神色苦悶的面龐。

左右不住搖動的阿縫的面龐終於乏力的逐漸慢了下來的刹那——幻五郎眼旁似乎瞥見了什麼奇怪的東西，猛的回頭去，手裏劍亦自愕然張開的口裏掉下。

「葉月！」連隨就失聲怪叫！

葉月就站在那邊，目光異常凌厲的睨住幻五郎，並且迅速的移來！

幻五郎慌忙鬆手跳離阿縫。

「葉月，完全是一時衝動……」

話口未完，葉月的身子搖搖幌幌的崩倒蓆子之上，變成了一塊薄紗，後面留下來的只不過是光禿禿的燭台！

幻五郎蒼白的面龐綻出了苦笑，仰頭來呼吸，萬想不到嚇了自己一跳的原來是葉月出去的時候留在燭台上的那一塊薄紗——但，怎的自己明知道還會看出是葉月？又雖然無風，怎的能够向自己飄來？

「葉月，倒要看看你，如何再管束我了！」

幻五郎氣惱的踩向脚旁的薄紗，冷不防給自己方面的忍法困惑了的他暫時總算入於放心狀態，但刹那，突然的他又生出

了異樣的感覺，下意識抬起頭來，眼前連隨就曾見什麼的東西一閃！

是阿縫執着那燭台刺來！

燃盡了的燭心，直刺向幻五郎的魔眼了！

「哇！」幻五郎猛一聲撕心裂肺的怪叫，手掩着魔眼向後仰身翻了出去！

× ×

恰好是寢覺幻五郎驚於葉月的幻影的同時，黃昏的街道，風也似疾走着的三忍中，葉月突然停下來，抬手胸前劃了幾下子。

「幹什麼？」鵜殿一風軒，空蟬刑部兩人，自亦收住了脚步，奇怪的望着葉月了。

「阻止當家的放鬆！」葉月淡笑，然後環顧周圍，「快到轎子坂了，最好還是找頂轎子，慢慢的抬我蓮華寺前去，是不是？」

× ×

蓮華寺中葵悠太郎當眞是進退維谷，好不容易解決了困難，困難又發生，不錯他好歹也總算說服了阿鮎，志乃方面豈料又成問題了。

不用說，即使不會與敵人相約，他也沒有殺死志乃的意思，但，目前情形看來，如果將志乃仍送回甲賀町，定必會將阿鮎投入自己方面的事情說出來，雖然依他的判斷是認為即使知道，對柳澤小姐相信甲賀的忍者也不敢怎樣，阿鮎聽說又口口聲聲的不願意——

「葵公子，讓志乃也去，是必然會破壞我們的計劃的，要是那樣子的話，我是不來！」

「不，即使是知道，他們也不敢對你怎樣，充其量愼重的將你送返家裏。」悠太郎道。





七魔之五：魔眼勾魂——寢覺幻五郎

「那可為難了，柳澤知道了根由的話，你以為我還能够再次離開？」

「……」

「胆敢去甲賀町就娶阿鮎的葵公子，你的說話簡直就是將阿鮎當做小孩子來哄騙。」

「……」

「我去甲賀町最重要的目的是想帮忙你，那怕一個也好除去那些忍者，如果不能够如願以償，那我眞不明白去甲賀町到底還有什麼意思，單止為了換回阿縫什麼的，阿鮎，不！」說話斬釘截鐵的，眸子裏寒芒暴閃，狠狠的瞪向志乃，「給我殺了她吧！」

悠太郎握腕無言。

眼前的志乃是就連他也被觸動了殺機的滿懷狠毒意念的迷心天魔女，但如果殺了她，阿縫亦會性命難保——今夜將阿縫送回來交換阿鮎及志乃，不就是自己的主張了？

「只要殺了她，我就去甲賀町！」阿鮎道。

葵悠太郎道：「小姐，她不過給幻五郎迷住……」

「沒有什麼分別喲！」

不作聲，滿面恐怖的笑意，靜聽阿鮎跟葵悠太郎說話的志乃，這下子，突然獰笑揷口冷冷說道：「對，沒有什麼分別的喲……若是到了甲賀町的話，不管怎麼樣，我就先殺了你！」

悠太郎不由得變了面色，其他的忍者不知，眼前的迷心天魔女說得出做得到亦未可知——既不能送回去，又不能留下來，既不能讓她活，又不能要她死，那到底應該怎樣？

悠太郎只氣的面色發青，冷冷的眼瞳瞟向志乃，再折回阿鮎，颯的突然站起身，五六步走過去，探手拾起深草笠。

「去那裏？」

「甲賀町！」

「你？」阿鮎着了慌。

「我！單人匹馬！」悠太郎挨了一鞭似的叫起來，「是我錯，不該老是找女孩子來帮忙！」

阿鮎聽說霍地回頭瞪住志乃。

「都是你！惱了葵公子！」隨即就聲勢汹汹的走前去，颼的拔出懷中七首，削斷縛着志乃的繩子，然後將放在旁邊——空蟬刑部敗走時留下的刀，踢到志乃裙脚下。

「給我站起來，回去甲賀町就殺了我是不是？我也想殺了你，如果不殺了你，我就去不成甲賀町，那，你我就來決鬥好了！」

「小姐——」悠太郎目定口呆。

阿鮎回頭一瞪悠太郎——

「葵公子，你不要干預，誰死了你都用不着再苦惱是不？靜靜的旁邊看我跟她決鬥，她是忍者的女兒，我是柳澤的小姐，約略都學過普通的武藝，刺殺被縛者的敵人，還有像你那樣子偷偷突然給人家要害一拳什麼的我最討厭，要嘛，就明刀明槍，我們是堂堂正正的決鬥，請你不要揷手！」

好厲害的阿鮎小姐，這時候居然還不

志狠狠的還給悠太郎一記。

悠太郎張開嘴巴，方要說什麼，志乃經已執起脚下的刀，猛的站起身。

阿鮎倒握着匕首，兩三尺開外，面容冷峻的木立不動！

經已是黃昏，大殿內漸暗。

獅子舞裝束的阿鮎如同阿縫也似，身裁相當高大，志乃却是柳枝一般，柔弱纖細，但，開啓的隻眼依稀閃動着妖異的燐光！

「來！」兩個女孩子，同時的一聲嬌喝！

悠太郎給喝的如夢初醒，正要衝入兩人中間來制止，兩人經已開始了決鬥！

阿鮎脚一點疾撲而前，志乃亦是相繼發難！

嗆的劍、匕交擊，靑色的火花半空中暴閃，阿鮎手中匕首被震飛！

志乃的刀赫然隱藏着與她纖纖底玉手完全不相稱的力道，震飛阿鮎的匕首，刀勢還未止，以悠太郎也爲之吃驚的可怕速度追向東幌西搖的阿鮎！

眼看阿鮎要濺血刀下，一剎那，志乃突然怔在那裏，右手掄刀，左手掩眼，凝然的動也不動！

——到底怎樣了，莫非身子發生了什麼表面看不出來的怪異變化？

阿鮎似乎覺察到是自己的機會，拾回震飛的匕首，方想撲上去，旁邊悠太郎忽的伸手攔阻，顯然他也看出志乃的異樣神色了。

刀嗆啷的志乃右手墮下，掩眼的左手亦離開了面龐，看，原來閉起的左眼經已張開，右眼閃爍的燐光，也經已消失不見了！

這下子，正就是甲賀町玄齋家中阿縫以燭台刺瞎幻五郎魔眼的同時！

阿鮎終於亦注意到志乃的異樣。

「……」亦自儍了眼。

聲也不聲的呆看着自己的兩人面前，志乃頹然的坐了下去，雙眼茫然的向天空望着。

「怎樣了？」阿鮎回過頭，去問悠太郎。

「小姐，勞煩你去將那盞燈拿來。」葵悠太郎道。

阿鮎將燈拿來的時候，志乃正靠着左腕，垂下頭，看不到面龐，肩頭却分明的不停在哆嗦，那身子的綫條一變竟變成非常的柔和，纖弱，完全沒有了先前那份驃悍的氣息！

「到底怎樣了？」

阿鮎好不驚愕的忍不住又問。

「我也不淸楚，怕是忍法失效了。」悠太郎道。

忍法確的失效，志乃確的脫出幻五郎的咒縛——被魔眼勾去魂魄之後的事情，她並非全無印像，相反歷歷腦海中，但，那好比狂醉後的記憶，與狂醉中淸醒的相同，她全身不寒而慄——自己給寢覺幻五郎勾去了魂魄，破壞了與阿縫的約定，那之後……

「天，我……究竟幹出了什麼？」

發出了靈魂亦戰慄當中也似的歎聲，志乃掩面伏倒了下去。

「呵，畢竟是事實，你經已擺脫了幻五郎的忍法了！」悠太郎叫了起來，「早知道你是身不由己，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開始，我就相信，你不是甲賀七忍方面的人。」

志乃再次將頭抬起來，囁嚅着說道：

「原諒我……」

「嗯，你無需道歉，目前你經已完全脫離危險了，不單止，還逃出了甲賀町，但，阿縫——阿縫到底怎樣了？」

「我……我揭發了阿縫的身份。」

「那我知道了，倒不明白你突然淸楚，是不是幻五郎那廝發生了什麼？」

「恐怕幻五郎死了，再不也許是……」志乃道。

「是什麼？」

「他那隻魔眼瞎了？」

「幻五郎死了或者瞎了？」悠太郎喃喃着說道，「莫非是阿縫幹的？要不是阿縫，幻五郎沒有會身亡眼睛的道理，但，阿縫……」

「阿縫經已殺死了八劍民部！」

悠太郎不由得蒼白了面色，與其是吃驚，毋寧是恐懼，阿縫如何殺死刀槍不入的八劍民部雖然不淸楚，但甲賀町中，曾經展開殊死的搏鬥是想像得到的，再又先刻還巧妙的殺死幻五郎或者弄瞎了幻五郎的魔眼，可是甲賀町不單獨幻五郎，除了死去的八劍民部還有葉月，空蟬刑部，鵜殿一風軒，說不定，其他的忍者亦會羣起圍攻！

沒有再說什麼，問什麼，悠太郎舉起脚步，就想殺奔甲賀町，志乃那會子突然仰首外望。

「是誰到來了？」

「嗄！」悠太郎收住脚步，傾耳細聽的剎那，山門附近條的傳來了驚人的呼喝聲——

「噯，葵悠太郎——依你建議我們經已將阿縫送來，還不出來將小姐志乃交給我們！」

「……」悠太郎不禁心頭狂喜。

「不，姓葵的，你在那裏不要動！」那聲音繼續，「讓小姐和志乃自己出來院子！」

「那是空蟬刑部的聲音！」志乃耳語悠太郎，「他們說不定又再玩弄什麼陰謀，萬不能輕信！」

悠太郎堅決地道：「不，好歹他們總算是送阿縫回來！」

悠太郎心不在焉的繼續走前去，阿鮎眼裏閃出異樣的光芒，目送悠太郎，到底還是追在他身後，悄悄的，來到大殿的入口處。

兩人也就殿門後放眼外望。

夜幕已低垂，崩塌的山門遠處天邊，昇起了曉月，微光中，三條人影，依稀可見。

「深編笠，果眞是空蟬刑部！」

悠太郎嘟喃着手移向劍柄。

空蟬刑部又是原來的裝束，阿鮎也認出來了，點點頭。

「後面好像是兩個女的。」

「左邊的小姐裝束，是阿縫。」

「右邊的又是？」

「相信是七忍中的女忍者葉月。」

深編笠後嘶啞的語聲繼續——

「俘虜交換完畢之前姓葵的不要踏出殿外——由現在開始，我們將阿縫放開，讓她到你那邊兒去，相反，你也得讓小姐，志乃到我們這邊兒來，雙方就院子當中交錯經過——」刑部嘲笑的，「休得再玩弄花招，要去這邊的俘虜不將那邊的人質交回什麼的，如果你敢胆現身，輕舉妄動的話，那怕相隔十步，二十步，阿縫也性命難保，淸楚了沒有——喏，將人質放出來吧！」

說着刑部反手將身後兩人中小姐裝束的一推，由得她蹣跚着脚步向前去。

「小姐，請你給我去！」

也不知是否因爲聽到了悠太郎祈求也似的愴涼的聲音還是什麼——那麼的反對跟阿縫交換的阿鮎，彷彿變了另一個人的，顯得出奇的柔弱，用不着悠太郎再催促，蹣跚下了石級，走向院子。

一次再一次，她停下脚步回顧，眼中充滿了淚水，閃閃的映着月光。

悠太郎留意到了，心胸如給什麼緊緊的勒住了那會子，阿鮎經已放急了脚步，向山門那邊走向，眼看着，很快就要跟小姐裝束的那「阿縫」交錯經過——

「等一等！」空蟬刑部突然喝止住，「阿縫停下來，再踏出半步的話，我雙手的手裏劍就不客氣了——噯，悠太郎，還有一個怎樣了？我問志乃怎樣了？」

悠太郎回身想招呼志乃的同時——大殿中，志乃突然抓住悠太郎那一頂深草笠，颯的站起身，燈光下，電光石火的迅速將深草笠戴到頭上。



本故事女主角之一——阿鮎

剎那，嘩啦的火燈窗突然碎裂！

一股黑旋風，窗外吹進，旋風中寒光暴閃，一支利劍自志乃前胸穿入，由後背穿出！

「悠太郎你還不死！」

狂吼中，兩條人影，糾纏着翻倒了地上！

悠太郎愕然奔回，過丈的距離三步飛越，嗆啷劍出鞘，衝着倒在那裏的黑影一齊怒叱！

「卑鄙！」劍雷霆劈下！

劍還未劈下，那黑影——鵜殿一風軒經已怪鳥也似的一聲慘呼！

暗淡月色下，「流星追命劍」無聲無息滑走空中，但畢竟還是志乃感覺到了，毫不猶豫的她就戴上虛無僧的深草笠——燈光將她的影子送到窗紙上，看來倒像是悠太郎，一風軒「流星追命劍」那還會收住勢子？

如今草笠離開了志乃頭上，一風軒終於發現——露出來的並不是悠太郎的面龐，是志乃，他一心牽念，未來的妻子志乃底楚楚可憐的面龐，怎能不慘呼失聲。

「嘈！」再一聲，是發覺自己的身子給葵悠太郎憤怒的一劍兩斷之前，一風軒臨終的呻吟！

× ×

悠太郎怒斬一風軒，來不及照顧志乃，疾風般回身衝出院子，只見空蟬刑部倒翦阿鮎雙手，迅速向山門外奔去！

「停下來！」悠太郎方待追上，眼旁猛瞥見茫然地木立院子當中小姐裝束的那「阿縫」，不由的脚下一慢，隨口就一聲招呼：「阿縫！」

沒有回答悠太郎，凝神窺伺大殿裏頭的樣子，忽然的，那「阿縫」也自「嘈！」的一聲呻吟。

聲音入耳，悠太郎只覺得好比當頭澆了一壳冷水，發狂的衝過去！

「休想騙我，你不是阿縫！」

眼看着，他的手抓住那「阿縫」的袖子，那「阿縫」身子突然飛起，輕飄飄的橫移出數尺！

那份輕巧，嬌活，絕非常人所能！

悠太郎幾乎同時飛身半空！

「假冒的傢伙，武士的約定，豈可不守！」

喝聲中，劍曳銀光飛閃，挾雷霆萬鈞之勢！疾削！

嗤的那「阿縫」腰斬爲二，半空中飛舞！

完全不着力，是劍斬薄紗的感覺，怪異的連悠太郎也爲失措，下意識仰眼望天，冷不防地面笑聲突湧！

「假冒欺騙的到底是誰？」

悠太郎應聲回眼，小姐裝束的阿縫，不，葉月冷然站立在枯草叢中，展露淒艷已極的笑容，剎那間，幾十塊七色繽紛的薄紗飛出了她的纖纖玉手——蒼白的月色下，化成了幾十個葉月，半空中狂舞亂飛，哄笑聲緊接左右上下如雷暴响！

「哈，即使欺騙又如何，武士的約定什麼對忍者來說簡直是廢話！」

悠太郎循聲殺去，劍光如驚虹，如電閃，嗤嗤嗤的接連七八個葉月攔腰中斷，但並沒有倒下來，相反二分四，四化八，

放眼都是女忍者葉月！

到這下，悠太郎終於知道方才山門那邊兩個女的當中之一是薄紗的葉月，還有伴兵馬當日伏屍雪地中，周圍散亂着幾十塊續紛奪目的薄紗的啞謎，這下也終得到解釋。

「姓葵的，看到了沒有，甲賀忍法『幻影迷踪術』！」

葉月半空飛舞的更急！

悠太郎刹那劍勢突收，閉眼，劍脊壓向眉心，動也不動，諒必理解到張眼反被迷惑，索性自己截斷了視綫，憑聽覺，施展「無想八雙劍」應付！

相信是悠太郎的取勢出乎意料，無機可乘，葉月儘管口裏嘲笑不絕，倒也不敢迫近去。

終於，嘲笑聲漸遠，中斷！

悠太郎緩緩張開眼睛，但見林立周圍的薄紗隨風起伏，飄飄的相繼覆倒。

月色凄迷的夜空，無數薄紗亦自悄悄向地面落下。

悠太郎額前閃爍着淡淡的汗珠，要不是心意靈敏，施展無想八雙劍，只怕他難保不伏屍葉月刀下。

追已追不及，空蟬刑部不用說，葉月也已逃走了，那與其說是逃走，到不如說是巧妙的奪回了阿鮎。

阿縫的命運又怎樣了——默默的折返大殿，悠太郎面龐褪色，出奇的蒼白，但，畢竟平靜了下來，他是想到阿縫經已喪生甲賀町，碎心裂肺，什麽也再無動於衷的悲痛思念中，他的心裏充滿了一種清朗——眼前能够選擇的途徑只有一條，那就是拚命殺入甲賀町，雖然沒有必勝的自信，甚至簡直是如同步向死亡，但，縱死也甘心！

他突然想到要與阿縫，他認爲絕無倖理的阿縫携手於黃泉道上。

大殿中鵜殿一風軒撕裂的蝙蝠也似伏屍血海，旁邊倒着一劍穿心的志乃。

「志乃，謝謝你！」

悠太郎執着志乃的手。

是因爲志乃，他逃過了仇敵七忍之一的致命一劍，他返回大殿目的也就是爲了要向志乃道謝。

「不……」似乎沒有了氣的志乃咽喉裏突然漏出微弱的聲音，「我這只不過向阿縫表示歉意……」

「志乃，你還沒有死？」

「不，我快要死了，唉，說不定連見阿縫也來不及了……儘管那樣子，也不用替我惋惜，身爲甲賀派叛徒的我，始終免不了一死，但無論如何，葵公子，還是請你快逃走……」

「很感激你的好意，但恕我不能接受，我不會逃走，也不能逃走……」

「他們會再來……」

「卽使不來也沒有關係，我經已下定決心，自己主動殺入甲賀町！」

志乃微微的張開了眼，凝望着悠太郎的面龐，忽然的，眼瞳回復了閃亮！

志乃呻吟着道：「葵公子，殺其餘的忍者的方法……」

「是什麽方法？」悠太郎挨近面去。

志乃囁嚅的說了什麽，但咽喉又似給什麽堵住，漸漸的，能够聽到的，只是嗚咽。

眼看着，她的頭霍的向後仰開。

「唉，聽到了，爺爺地獄裏呼叫着叛徒的我喲……」

語聲愈來愈弱，突斷！

「不，你絕不會去地獄，你經已完全脫離邪惡的忍者町，就用你這份勇氣，振翼飛向極樂的淨土！」悠太郎緊抱着志乃狂叫，「然後看我將甲賀七忍完全驅入地獄！」

×　×

阿縫就執着燭台，惶然怔住在那裏。

頭後仰，左手按着瞎了的魔眼，火老鼠也似三再打旋子，團團轉的寢覺幻五郎突然停下來，噗的一膝跪地，右掌陡抹，腰畔戒刀同時出鞘——就用這姿勢，手掩着眼的凝然不動。

一刹如一刻，充滿了鬼氣的時間雖然特別覺得難過，還是無聲中消逝。

「要獅子舞的，幹得好！」

幻五郎突然開始陰陰森森的念咒也似地嘟喃。

黑暗經已蘊斥廳堂中，指縫間滴向、濺向網眼縱橫的蓆子的鮮血映入眼簾，也變成了墨黑色。

他眼瞎了，再看不見我了——阿縫雖然是肯定，但還是給眼前恐怖的忍者姿勢、氣魄壓倒，手脚彷如都被緊緊束縛了，完全沒有想到再去怎樣的結果對方。

「志乃說不定睜開眼了，不妨礙我對付悠太郎的行動就好了……」

幻五郎仰面向天，自言自語的。

那說話令阿縫想起了蓮華寺。

——是啊，我一定要回去看看！

她不再猶豫，翹起脚尖，悄悄的橫移開去，幻五郎的面龐隨卽如同目覩的轉過來！

「還想走！」

殺豬的一聲嘶叫，幻五郎屈着的一膝彈簧般猛彈了起來，身子如箭離弦的疾射而出！

阿縫顧不了發出脚步聲什麽，不由自主的狂奔。

幾乎同時幻五郎的戒刀就那裏斬下！

那刹那，阿縫脚指無意中踩着了幻五郎雙手亂飛而墜落蓆子的其中一枝菱形手裏劍（暗器），一痛整個身子不由得旁邊一側，這一側，反倒是意外的僥倖，本來應該是她存身的位置，颼的斬碎了黑暗，閃電般落下了幻五郎的戒刀！

阿縫連隨就順勢將手中燭台擲向院子，人却旁邊悄悄的閃出。

喀刷的一下恐怖的異聲突响，燭台分成了兩截，幻五郎省得上當，一歪頭，鬆開掩眼的左手，抓向虛空，借力回身，瞪着滿是血漬的魔眼，隨後追向阿縫逃走的方向！

「哇！」倏的他狂叫滾倒。

話雖說甲賀七忍，畢竟瞎了眼，雖然憑聽覺分辨出阿縫的去向，自己撒出落在地上的手裏劍倒防不了。

立卽他就跳起來，身上好幾處鮮血絲絲外冒，怕不是給手裏劍的尖刺割傷，他也不理會，如同地獄中出來的惡鬼，怪叫着追了出去。

阿縫當然有那麽快就那麽快，奔出了後門，逃出了迷茫夜中的甲賀町，一心只想儘快趕去輕子坂蓮華寺，但，莫說輕子坂，神田甲賀坂下奔的那當兒，她就經已聽到身後清晰的傳來了暴風雨般憤怒的幻五郎的氣息。

拚了命的她，幾乎是仆着奔前，冷不防山坡下突然出現了幾盞提燈，二十來個武士簇擁着一頂轎子迎面走來，而雖眼裏分明，旁邊却沒有可以廻避的橫路，不得已——

「救命喲！」阿縫只好硬着頭皮衝入去。

不錯是黑夜，但阿縫一身白衣何等搶眼，突然的撲入白色的野獸也似的絕色少女，衆武士那能够不大吃一驚，當場哄然散亂了隊形。

「好大胆的女娃子！」幾個武士就衝前來，七手八脚將阿縫拿下。

隨後蹬蹬蹬追來的幻五郎也覺察了，雖然回身開溜，畢竟已不是平日的他，眼睛與身子的傷勢影响了他的行動。

「停下來！」幾個武士緊接着衝向幻五郎，只待將他也拿下，走近去，看清楚，驚呼聲頓起！

「呵，血，滿身都是血！」

幻五郎心知走不了，懶得再走，挺起胸膛，厲聲疾呼！

「那女娃子是我家裏瘋了的丫環，給我制住了沒有？」

「不，別聽他說謊，我根本與甲賀町沒有關係，我是他搶來私下囚禁的良家少女！」

阿縫也是牙尖嘴利的，還要說什麽，轎子裏頭突然傳出了生了銹也似的聲音。

「是幻五郎麽？」

「嘎，柳澤公！」幻五郎更狼狽，一聲柳澤公，無疑予她心頭絕望的一擊！

窮鳥不入獵師懷抱，相反投身陷阱，轎子的主人，赫然是柳澤！

「幻五郎，」轎子裏探出半身，柳澤奇怪的詢問，「到底怎樣了？」

幻五郎屈膝，雙手趴的伏地垂下頭。

「萬不能放走那女娃子，她是葵悠太郎的同黨！」

「什麽？」柳澤峻冷的瞟向阿縫。

阿縫給武士扣住手腕，拚命的掙扎。

柳澤不用說根本就不知道有阿縫的存在，對幻五郎狂追眼前如此漂亮的少女的眞相，俄頃間當眞判斷不了。

「那麽悠太郎？」

「呵，我們經已查出那小子藏身輕子坂蓮華寺！」

「小姐呢？」柳澤的聲音尖銳起來。

「亦是蓮華寺！」

「既然查出了，」柳澤着急的追問，「你們採取了什麽行動？」

「鵜殿一風軒，葉月，空蟬刑部三人因此先刻殺奔蓮華寺，如今相信業已成功的結果了那小子！」

「那可是當眞？」

「也許——」

「小姐的生命是否平安？」

「也許——」

「也許？也許什麽的豈能教我放心，好！」柳澤慌忙轉向隨從衆武士吩咐，「你們分出一半人馬上趕去輕子坂那什麽蓮華寺救小姐！」

衆武士應命立刻分出十來人，舞刀弄棒的，夜空中捲起一股白色的烟塵，蓮華寺進發！

柳澤回向幻五郎。

「你說她是葵悠太郎的同黨？」

「哦，她……」

「怕是情人哪？」

柳澤吐出極端平民化的說話，用輕佻的目光再一次打量燈光中緊咬着牙齦背轉過面去的阿縫，他本來也就不是貴族出身，投機取巧的僥倖由百六十石的家僮晉送到如今的幕府老中地位，甚至於不惜把自己的寵妾獻給將軍的角色罷了。

「她爲什麽，呃，」柳澤的目光移向幻五郎的魔眼，「幻五郎，你的眼睛莫非是給弄瞎了？」

「都是她！一時失策，唉——還請給我殺了她！」幻五郎一甩滿是鮮血的面龐叫起來。

柳澤露出極不高與的表情，冷冷的望着幻五郎，連語聲也稍微顯得冷冷的。

「嗯，如果是悠太郎的同黨，我自己也有事情要審問她，那暫且擱下，幻五郎，你是說葉月、一風軒、刑部先刻殺奔蓮華寺，那，民部呢？民部怎樣了？」

「民部那傢伙……給她殺死了！」

「什麽？民部也——先是天羽七兵衞命喪，粢寺外記伏屍我面前，如今竟然民部也被殺，你又給弄瞎了眼，嗯，何等丢面哇！今夜我到來，不就是因爲放心不下，担心事情不知道弄成怎樣，嘿，果然是一場糊塗，到如此地步，如何還能够委託你們下去，嘿，什麽的甲賀七忍——幻五

本故事女主角之二——阿縫。

郎，傳令玄齋來見見我！」

「主人——玄齋老……」

幻五郎嘴唇扭曲——只因爲服部玄齋的死訊還是保密中，他們自己約好了殺死葵悠太郎，決定志乃的夫婿之後才呈報上去，但，如今柳澤要召見玄齋，怕不能再隱瞞下去了，但……

「怎樣了？」柳澤鑒貌辨色，心頭微凜，「莫非玄齋也給悠太郎殺了？」

「是——」幻五郎匍匐下去，玄齋是病死，氣死的眞相無論如何便是不會供出來的了，讓悠太郎吃死貓不是更好？

「混蛋！」柳澤忍不住破口叱喝，然後抬起微微閃着光芒的眸子仰望甲賀坂，搖搖頭，「我還是回去算了！」

他使勁的牽歪了嘴唇，轉身鑽回轎子裏去。

幻五郎感覺到了，膝行前兩步。

「暫請……主人，如今暫請稍候片刻，不久刑部他們定必會有好消息……」

「萬一失敗了，又讓悠太郎逃去的話，我一定重重懲罰你們！」柳澤厲聲咆吼，「事情如何私邸來給我報告，這女娃子我也帶走了！」

幻五郎心裏雖然千萬個不願意，亦無可奈何，只好由得柳澤怎樣就怎樣……

× ×

空蟬刑部將阿鮎推入轎子，滿以爲可以了事，豈料阿鮎在轎子裏，「葵公子！葵公子！」的叫個沒了，甚至還想跳出來，使的他好不尷尬，一時間手忙脚亂，簡直不知如何來應付。

「小姐，請你安靜一下，我們是來救你的哪。」空蟬刑部出聲想勸止，那知道，勸止不了不得已——

「不，誰要你們來救我，嘿，快將轎子抬回去！」阿鮎的聲音相反的顯得更尖銳，「你們欺騙葵公子，如果眞的將阿縫跟我來交換，爲什麼帶我急急逃走？寺裏頭不是響起什麼的恐怖聲音？葵公子他到底怎樣了？」

深編笠後空蟬刑部呼嚕呼嚕的呻吟，就是他自己對留下來的一風軒，葉月兩人也放心不下，雖然想喝令轎夫先行將轎子抬去甲賀町，自己立卽折回去，但眼看阿鮎脫韁野馬似的，那怕自己隨轎護送亦難保鬧的筋疲力竭，不單止，聽阿鮎不斷的呼喚悠太郎的名字，不由得他想到壞的方面，心緒愈發就混亂，愈發拿不定主意，躊躇不決中——

「刑部，」葉月突然從後面趕上，喘不過氣來的，肩頭不住地抽搐。

「啊，葉月，葵悠太郎怎樣了？」

「讓我歇口氣再說……唉，你也看到，只是我自己回來！」

葉月險些兒沒有咬碎銀牙。

「一風軒？」

「說來氣煞人，一風軒將志乃誤當悠太郎，殺死了志乃……」

「那他給悠太郎結果了？」

「怕是了，刑部，你我殺回去！」

那會子，轎裏頭阿鮎還是「葵公子」的尖聲儘叫不休。

「當眞沒有她辦法，唉。」

刑部厭煩的咋舌，苦笑。

葉月想淸楚阿鮎叫什麼的斜睨着轎子半晌，一條薄紗倏的飛出了她的身子，活生生的東西似地彎曲起伏着將轎子連簾子帶轎門緊緊的捲了起來。

「葉月，還是先回去，安置好小姐要緊！」

「你就是那樣子想！」

葉月露出生氣的樣子，突然施展無聲的「傳音入密」詢問：

——刑部，小姐一路上頻頻呼喚悠太郎的名字？

——嗯，果然不出我所料，因爲那小子，小姐不再是原來的小姐了。

——那卽使送回去也沒有用。

——嗯，是以我想就此帶走她！

——她經已給悠太郎……

——雖然是覺得氣憤塡胸，也無可奈何，反過來，既然不再是淸白身子，那卽使跟我生活，小姐她也只好認命了。

——刑部！七兵衞、民部、外記、一風軒先後被殺，難道你無動於衷，只想就此挾帶逃走？

——胡說！單就是輕薄小姐，我就跟那子小沒完沒了，你以爲我輕易會罷手！不，無論如何，我誓要報仇雪恨！

但，卽使刑部打算閃電的帶走阿鮎怕也沒有可能，只因爲，那會子前頭經已驚天動地的奔來了一羣武士！

「哎——那不是柳澤公的武士？」

空蟬刑部尖聲驚呼，停下脚步。

提燈描畫着四菱花紋，正是柳澤的家徽，怪不得刑部一眼就看出來。

衆武士應聲奔前。

「啊，敢問你們是不是蓮花寺勦敵的甲賀人？」

「好說——」

「我們是柳澤公吩咐到來的，悠太郎跟小姐怎樣了？」

「小姐如今在轎子裏頭，你們寢覺幻五郎那兒聽來的消息是不？幻五郎他怎樣了？」

「聽說給那女孩子弄瞎了眼。」

「嘎！」葉月迎面給摑了一巴掌的當場怔住。

衆武士可不管那許多，肆無忌憚的急急追問：「那悠太郎呢？」

「仍在蓮花寺……」

「什麼，還沒有死？」

衆武士嚷着聚在一起，囁囁的商量一番之後，留下了三個，其他的繼續殺奔前去。

「小姐！小姐！」

留下來的武士急急擁向轎旁，削斷那捲着的薄紗。

轎子裏，阿鮎呆坐着，絕望而至茫然的狀態中，刑部，葉月兩人，亦不禁茫然，目送衆武士簇擁轎子遠去，更只有面面相覷……

× ×

衆武士闖入蓮華寺的時候，悠太郎經已離開，遺下來的是滿面微笑，安息的志乃，再還有就是緊裹黑色夜行衣的鵜殿一風軒恐怖的兩斷屍身。

一風軒的胸膛棄着一朶花。

紅色的葵花！

× ×

玄齋莊院中——

「無論如何，非去不可！」

空蟬刑部鬆開抱着胳膊的雙手，魔鬼面具後透出的聲音出奇的沉重。

葉月一動也不動，沒有說什麼，不安的只是凝望着橫臥身前的寢覺幻五郎。

幻五郎整塊面全用白布捲着，僅露出口鼻，不時發出痛苦的呻吟。

「幻五郎就留下來，葉月跟我兩人前去相信足够了。」

「柳澤那傢伙曾經——」幻五郎一面喘氣一面插口，「如果殺不了悠太郎就狠狠的懲罰我們那麼說！」

「呼呼呼，我跟葉月是什麼角色，豈會就此束手讓侍僮出身的所謂老中來任情擺佈！」

魔鬼面具後洩漏出嘲笑聲。

……撤回陰森的甲賀町的時候，經已是天亮，柳澤方面不久派來了使者，莊院的外牆寫下了這樣的字句——

「三日後，葵花凋落小塚原！」

然後，使者步入莊院，宣佈柳澤的命令，要三忍立卽前往神田橋門內的柳澤私邸……

——三日後，葵花凋落小塚原？

「莫非指阿縫而言？」

「三日後小塚原處決的意思罷。」

「那爲什麼寫在這莊院的牆上？」

「人同此理，理同此心嘛，我們想像得到的悠太郎當然也不會例外，柳澤這裏來一手，目的不外乎在通知悠太郎，他是必認爲那小子遲早會來這裏刺探阿縫的消息，那看到了牆上的字，還能不被誘去小塚原？」

「如此照情形看來，柳澤如今是打算自己親手來對付悠太郎，似乎再用不着我們了！」

「是因此要殺我們滅口？」

三忍的話題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很難說，我想總不致於這樣子，並非我們自己想放過悠太郎，相反爲了姓葵的甲賀七忍中先後經已四人身亡，一人盲目，甚至志乃也犧牲了，不單止，我們不是搶回了小姐——落到今時今日這等地步，柳澤如果還要懲罰什麼的，我們也應該省悟——但那毋寧也就是攫走小姐的好藉口，好機會，我反倒高興到不得了，哈哈哈……」

空蟬刑部放胆的狂笑起來。

葉月喃喃的仰眼天望，語聲中充滿了詛咒的意味。

「卽使對柳澤我們再用不着，對我們來說，悠太郎却非再用不着的人，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用自己的手結果他！」葉月說道。

「呼呼呼，說得對，我們豈會輕易的束手待斃，來，葉月，不拘怎樣，到柳澤私邸再說。」

空蟬刑部站起身子的同時，侍僮驚慌失措的入來稟告——

「門外走來了形跡可疑的虛無僧，老是看着牆上的字句，還不住的偸眼望將入來。」

「啊，虛無僧！」

「又來了？」空禪刑部抄起了深編笠長刀！

葉月緊接亦颯的起身！

× ×

「——三日後，葵花凋落小塚原！」

稍爲離開了結集在莊院門前，十來個過路的武士還有賣東西的小販組成的嘈雜人羣，口中一面這樣嘟喃一面向莊院內偸窺的那虛無僧的脚下，一條薄紗颼的突然由門扉後面飛出，蛇也似捲來！

事出倉猝，那虛無僧驚呼也來不及，脚已給薄紗纏住，蹬蹬蹬的給拉了過去，而且終於還站不穩脚，門中咕咚的跌倒，頭戴的深草笠亦飛去！

「哎，弄錯了！」

驚呼聲突起，門後閃出了葉月。

深草笠去後露出來的面龐是絲毫也不像葵悠太郎的中年人。

「這算是什麼！」喝聲中，那人刀出鞘，寒芒飛閃裏，纏在他脚下的薄紗斷成了兩截。

「噯，怎樣了？」又一個虛無僧應聲離開那邊的人羣奔了過來。

葉月不用說，隨後走出來的空蟬刑部亦自心頭再一凜，手移向刀柄。

奔來那虛無僧下意識霍的抬手掀高深草笠，瞪着兩忍——年青是年青，但，也不是葵悠太郎。

倒地的虛無僧連隨跳起身，與奔過來同伴齊步迫向啞然怔住在那裏的兩忍。

「噯，你們怎的這樣子野蠻！」

目光相觸的刹那，刑部已從眼神中看出對方是練家子，而且並非普通練家子，倒不想再惹痲煩，忙就道歉兩句——

「哎，萬二分對不起，她的腦袋有點兒問題哪……」

「你又是什麼東西，豈有戴着竹笠道歉的道理！」

「竹笠取下來！」虛無僧氣勢洶洶的喝。

「刑部，這兩人的確有可疑的地方，也許，」葉月冷冷的，「是敵人的細作亦未可知……」

「什麼，我們是敵人的細作？什麼敵人？什麼細作？說！」

葉月滿肚子鬱悶剛想發作，空蟬刑部後面耳語制止住。

「算了吧葉月，是我們認錯了人，差不多是時候了，見柳澤要緊！」空禪刑部勸說。

葉月厭煩的咋舌，點點頭，纖纖玉手閃電般掠過胸肩，兩三塊薄紗隨卽飛出，飄舞晨光中！

「啊……」虛無僧兩不由的瞪目結舌，奇怪葉月不可思議的舉動，旋卽想探手抓住葉月，但畢竟還是沒有出手。

「混賬東西，你這是幹什麼！」

葉月不作聲。

「好沒有來由，懷疑到我們什麼簡直笑話，看到那牆壁上的字句不感到奇怪的才值得懷疑！」

「噯，那字句是什麼的意思？」

——突然的，兩人沉默了下去——

飛舞空中的薄絲靜靜的似乎要落下，那當中，兩人眼前的葉月迅速的透明化，眼看着，變成了一塊薄紗，無聲無息的飄伏地面，而，葉月本人還有空蟬刑部那會子經已不知所踪……

（未完）

武林蕩寇誌

禍福無門人自召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韋奇濤用嚴刑拷問費玉官，得知寶盒埋藏之處，單身改扮商賈前往挖掘，行前封閉水晶宮，只命麗妃在賓館陪伴弄玉，當晚孫天德潛入龍泉莊，與弄玉及潛伏在莊中的龍一雄會晤，探聽出麗妃與莊中衞士金蘇文私逃，遂叫弄玉假書一便條，騙得老管家打開水晶宮，孫天德、弄玉與龍一雄進入水晶宮後，見綠珠等五女正在池中嬉水，孫天德與弄玉逕奔秘室拯救費玉官，留下龍一雄監視五女，龍一雄勸喻綠玉，遠走高飛，另擇佳婿，綠玉反問龍一雄可否娶她，龍一雄拒之——

綠珠快然道：「不肯就算了，現在請替奴家解開穴道如何？」

龍一雄點點頭，運掌拍下，解開了她的軟麻穴，起身退開兩步，揮揮手道：「快回池裏去吧！」

綠珠不敢不聽，爬回池裏去了。

就在這時，只見孫天德和弄玉已帶着血筆秀才費玉官走了出來。

費玉官已穿上衣服，但神色十分萎靡，有如大病初癒，走路都顯得很困難。

他一見泡在池中的綠珠，猶如仇人見面，眼睛紅了，怒罵一聲便要跳入池中動手。

孫天德一把拉住他道：「你幹麼？」

費玉官瞋目怒瞪綠珠，恨聲道：「那賤人昨天打得我好慘，我要跟她算帳！」

孫天德笑道：「不行，她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你要報仇，應該找韋奇濤才是。」

費玉官一哼道：「我當然要找韋奇濤報仇，但這賤人心如蛇蠍，留她不得！」

孫天德緊緊拉住了他，笑道：「算了吧，好男不與女鬥，你還是來見見老朋友吧！」

說着，拉着他向龍一雄走過來。

龍一雄含笑一揖道：「費寨主，咱們又見面了！」

費玉官很尷尬，強笑一下道：「這次救我，聽說你也出了力？」

龍一雄道：「略盡棉薄而已。」

費玉官道：「不用說，你的目的是在那寶盒了？」

龍一雄道：「正是。」

費玉官道：「那麼，你應該火速趕去崇明島，否則會被韋奇濤捷足先登。」

龍一雄笑道：「不要開玩笑，我知道你絕不會把寶盒藏在崇明島上，這也就是我們要救你的原因……」

費玉官道：「我眞的把寶盒藏在崇明島上呀！」

龍一雄笑了笑，不再跟他多說，轉對孫天德道：「孫大俠，咱們走吧。」

孫天德把小魚腸還給他，道：「好，先離開這龍泉莊再說。」

於是，三人不再理睬池中的五女，押着費玉官走出水晶宮，由秘道回到賓館的客房中。

弄玉走出房外看了看，轉回房中道：「外面很平靜，七侍衞可能尚未回莊。」

孫天德突然駢指點中費玉官的軟麻穴，一把將他攬起，道：「走吧！」

三人步出賓館，也不再掩蔽形藏，騰身縱起，向外奔去！

「匡！匡！匡！」

「匡！匡！匡！」

「抓賊！」

「抓賊！」

「不要讓他們跑了！」

鑼聲和喊叫之聲，突由四方八面响起，但依然只是虛張聲勢，嚷了半天，還不見一個人現身攔截。

看情形，七侍衞追人未歸，莊中已無一個可以「獨當一面」的人物，因此沒人敢現身攔截敵人。

孫天德，龍一雄和弄玉三人，便在毫無阻攔之下逃出了龍泉莊，再奔龍泉湯鎮而來。

龍一雄在鎮上客棧中開有一間房子，也有一匹馬留在客棧中，故他徵得孫天德的同意，決定先回客棧歇脚，然後再作主張。

這時，已是三更時分，鎮上十分寧靜

，三人來到客棧門外，只見一個店小二正靠着櫃枱打瞌睡，龍一雄便向孫天德打了個手勢，提輕脚步走了進去。

孫天德和弄玉隨後跟入，果然沒有驚醒那個店小二，三人悄悄走入客棧裏面，進入了龍一雄的房間，孫天德把費玉官放上床，輕笑一聲道：「好了，現在可以去叫醒那店小二了。」

龍一雄點點頭，復走到外面櫃枱，推醒那店小二道：「小二哥，你醒醒！」

那店小二霍然跳起，道：「啊啊，公子您回來了，怎麼去了這許久呀？」

龍一雄道：「我去找朋友，剛剛與三位朋友一道回來，你能不能爲我們準備一些吃的，我們還沒吃飯呢。」

店小二道：「煑麵吃好麼？」

龍一雄點頭道：「好的，煑好就送到我房裏來好了。」

店小二道：「是是，馬上就好。」

龍一雄乃回到房中，掩上房門，笑道：「我已吩咐店小二拿食物來，咱們吃過之後，就可走了。」

孫天德微笑道：「哪裏去？」

龍一雄道：「取寶盒呀！」

孫天德道：「你知道寶盒在哪裏？」

龍一雄一指床上的費玉官，說道：「問他！」

孫天德道：「你要與我平分寶盒？」

龍一雄搖頭道：「不，拿到寶盒之後，咱們再想個法兒決勝負，以決定寶盒誰屬。」

孫天德笑道：「這樣也好！」

弄玉道：「不好！」

孫天德一怔道：「怎麼不好？」

弄玉道：「奴家有個更好的主意。」

孫天德道：「說來聽聽。」

弄玉道：「奴家的主意是這樣，你不要再管甚麼寶盒不寶盒了，你立刻帶奴家走，咱們去建立一個家，過平平安安，無憂無愁的日子。」

孫天德發愣道：「這怎成？我辛苦了一場，如今寶盒眼看就要到手了，妳怎可要我放棄？」

弄玉道：「那寶盒是不祥之物，誰得到它，便會惹禍上身，不要也罷。」

孫天德似未料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不由對她刮目相看起來，訝笑道：「妳認爲我應該放棄？」

弄玉點頭道：「正是，錢財是身外之物，性命才最可貴，奴家並不嫌你窮，你若有誠意與奴家相好，咱們不要再管那寶盒，馬上離開這是非之地！」

孫天德動容道：「嘿嘿，妳不是說笑話吧？」

弄玉正色道：「不是！」

孫天德搔搔頭，乾笑一聲道：「我聽說女人最是愛錢，倒沒想到妳愛人不愛錢，怪事！怪事！」

弄玉道：「錢，奴家看得多了，一點也不稀奇！」

孫天德道：「但……我爲了要得到那寶盒，這半年來花費了不少心血，如今要我放棄，這太寃枉了！」

弄玉道：「一點不寃枉！」

孫天德道：「嗯？」

弄玉道：「假如你喜歡奴家，那麼奴家可以這樣說：你雖失去了寶盒，却得到了我！」

孫天德啞笑道：「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弄玉嫣然一笑道：「難道不是？」

孫天德轉望龍一雄問道：「老弟，你看怎樣？」

龍一雄笑道：「我不知道，這要由你自己做決定。」

孫天德想了想，頓足而起，道：「罷了，算我倒霉，碰上了一個不愛錢的女人——走吧！」

伸手一拉弄玉，便要走路。

龍一雄忙道：「孫大俠莫急，吃了麵再走不遲。」

孫天德嘿然道：「寶盒都不要，還吃麵幹麼？走啦！走啦！」

拉着弄玉往外走去。

龍一雄道：「等一下，你忘了一件東西！」

孫天德已拉着弄玉走到房外，聞言回頭問道：「甚麼？」

龍一雄抽出小魚腸遞過去，笑道：「這是你的東西，你拿回去吧！」

孫天德呆了呆，道：「怎麼回事？」

龍一雄把小魚腸塞到他手裏，含笑道：「這本來是你的東西，不是麼！」

孫天德躊躇不決道：「可是……」

龍一雄道：「不要再可是了，不是你的東西，你不要拿，是你的東西，你就帶走！」

孫天德一笑道：「好，你小子有些意思，咱們有緣再相見吧！」

語畢，拉着弄玉走了。

他們走後不久，店小二已端着一大鍋麵入房，他把麵放上了桌子，向龍一雄問道：「剛才走的那對夫婦，是您公子的朋友？」

龍一雄點頭道：「不錯。」

店小二道：「他們怎麼不吃麵，就走了？」

龍一雄微笑道：「他們不餓。」

店小二望望床上的費玉官，驚訝道：「您這位朋友怎麼了？」

龍一雄道：「他有些不舒服。」

店小二沒敢多問，又去拿來兩雙筷子兩隻飯碗，即辭退下去。

龍一雄關上房門，走去床前，運掌拍開費玉官的穴道道：「來，咱們吃麵。」

費玉官慢慢坐起，詭然一笑道：「你不怕我逃走？」

龍一雄笑道：「你不必逃走，假如你不肯服輸，吃過麵之後，咱們可以打一架，如果我輸了，絕不再向你索取寶盒！」

費玉官輕哼道：「你別太自信！」

龍一雄道：「我的自信心很強，不信你可以試試！」

費玉官未再開腔，下床在桌前坐下，盛麵吃了起來。

龍一雄也坐下吃着，不發一語。

費玉官一面吃一面在尋思，過了一會之後，忽然輕嘆一聲道：「好吧，我把藏放寶盒的地點告訴你，它藏在——」

龍一雄搖手打斷他的話，道：「你不必說出來！」

費玉官一怔道：「你不想要它了？」

龍一雄道：「不是。」

費玉官道：「那麼……」

龍一雄微微一笑，說道：「我不想做韋奇濤第二，如果你有誠意交出寶盒，就帶我去拿，所以現在你無須說出藏放它的地點。」

費玉官面色微變，苦笑一下道：「哼，你小子倒是十分聰明！」

龍一雄哂笑道：「過獎。」

費玉官又嘆了口氣，道：「我眞不明白，你為甚麼一定要得到那寶盒？」

龍一雄道：「我無意將寶盒佔為己有，而是因為施與託我把它帶去十八盤嶺，我必須做到。」

費玉官道：「你太傻了。」

龍一雄聳聳肩道：「我喜歡做傻事，這世上有許多事情如非傻人去完成，就會顯得不完美。」

費玉官道：「你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自然值得稱道，但你要知那寶盒並非十八盤嶺那位總瓢把子應得之物，施與也是從別人手裏搶到而欲携返十八盤嶺孝敬那位總瓢把子的。」

龍一雄問道：「然則，寶盒是何人之物？」

費玉官道：「老實說，我也不大清楚，有人傳說那是我們大哥的東西，因此我覺得有權得到它。」

龍一雄道：「你說的大哥，是指業已亡故的『鷹爪王胡劍南』？」

費玉官點點頭道：「是的，你知道他是我們綠林七絕的義兄，原是南七省七十二寨的總瓢把子，他一生刦掠得來的財產不計其數，可是我們七人在他遇害之後清理他的財產，却發現他的財產已所剩無幾，不知拿到哪裏去了。」

龍一雄道：「你們估計，他有多少財產？」

費玉官道：「最少，也有一千萬兩之數。」

龍一雄長長「噢」了一聲道：「這的確是個誘惑人的數目，你們懷疑他把財產藏匿起來？」

費玉官道：「是的，他雖然和我結拜為兄弟，但對我們並不好，他脾氣暴躁，獨斷獨行，因此我們兄弟之間一直是貌合神離，他可能担心我們會覬覦他的財產，故暗中把財產藏匿起來，可惜他無福享受，竟被人殺害了。」

龍一雄道：「知道殺害他的是誰？」

費玉官搖頭道：「不知道，他每年總有幾個月要獨自離開總寨，有一天他又走了，我們都不知他去了何處，過了一個多月，忽然消息傳到，說他被人殺害於長安城外……」

龍一雄道：「你們趕去看了？」

費玉官點頭道：「看了。」

龍一雄道：「怎麼個情形？」

費玉官道：「我們趕到長安時，官府已將他掩埋了，為了明白他致死原因，便破棺驗屍，其時他的屍體已呈腐爛，但我們仍然找出他死亡的原因，他胸口有個清晰的掌印，是被一種很厲害的內家掌力震斷心脈而死的。」

龍一雄道：「當今武林，能够打死他的人似乎不多吧？」

費玉官道：「『鷹爪功』已練到超凡入聖之境，我們七人聯手都擋不住他！」

龍一雄道：「剛才你說他每年總有幾個月要獨自離開總壇，如能查出他去了何處，也許就可找出殺害他的兇手。」

費玉官道：「我們查過了，但毫無所獲。」

龍一雄道：「這事當眞奇怪……會不會是他在某處養了個女人？」

費玉官道：「我們也曾這樣猜想，但就查不出一點線索。」

龍一雄道：「後來，是誰透露那寶盒是胡總瓢把子之物的？」

費玉官道：「有一天，濮陽天在一家酒樓上聽到傳說，說我們胡大哥的財產藏在一隻鐵盒之中，而鐵盒由一個名叫馬瞎子的老人保管着，濮陽天聽到這消息，立刻返山告訴大家，經一番打聽，得知馬瞎子住在萬洋山下，是我們胡大哥的一個堂兄，我們立即動身趕去萬洋山找馬瞎子，但抵達馬瞎子所住的茅屋時，却發現馬瞎子身上中了一刀，已死去一兩天了。」

龍一雄面容一動道：「這樣看來，那寶盒當眞是胡總瓢把子之物了？」

費玉官道：「是的，馬瞎子之被殺，可證明我們胡總瓢把子確曾將一隻寶盒交他保管，而在我們趕到之前，有人捷足先登，殺死他搶去了那寶盒。」

龍一雄道：「殺死馬瞎子之人，會是那施與麼？」

費玉官道：「不知道，我們甚至不敢斷定現在大家搶奪的這個寶盒即是我們胡大哥交給馬瞎子的那個寶盒，但既然有個寶盒在武林中出現，我們自然要找來弄個明白。」

龍一雄面泛笑容道：「而你們綠林七絕各懷私心，均想獨吞寶盒，是不是？」

費玉官强笑道：「不錯，我們七人已分道揚鑣，割地稱雄。」

龍一雄道：「你已搶到那寶盒，可曾打開它？」

費玉官搖頭道：「沒有，那寶盒你是見過的，它製造得十分巧妙，不知如何啓開，又聽說盒中裝有炸藥，故我不敢使用利器劈開它，怕觸動機關，會被炸得粉身碎骨。」

龍一雄道：「你原打算怎麼辦？」

費玉官道：「我聽說十八盤嶺那位不知其姓名的總瓢把子懂得啓盒之法，故打算去見見他，前天路過此地，得知韋奇濤六十大慶，便順便來祝賀一下，沒想到他已知道我得了寶盒，竟然設計計算我。」

龍一雄微笑道：「你有沒有想到這一切可能是一個騙局？」

費玉官一怔道：「騙局？」

龍一雄道：「也許有人希望你們綠林七絕自相殘殺，因此設計出這麼一個寶盒，讓你們去爭奪一番，坐山觀虎鬥，等你們七敗俱傷之後，再現身出來坐收漁人之利。」

費玉官睜大眼睛道：「若然，設此騙局的人是誰？」

龍一雄道：「很可能是十八盤嶺那位神秘莫測的總瓢把子，他有意併吞南方綠林，但沒力量征服你們七十二寨，故設此

騙局，讓你們為一個空盒子自相殘殺。」

費玉官面上發紅，道：「果眞如此，那麼他的目的可謂達到了。」

龍一雄笑道：「不錯，你已殺死了結拜兄弟雲中燕濮陽天！」

費玉官似感慚愧，低頭不語。

龍一雄揚揚劍眉，緩緩道：「不過，現在覺悟還來得及，我希望你把寶盒交給我，讓我送去十八盤嶺會晤那位總瓢把子，說不定可以拆穿他的詭計。」

費玉官沉思有頃，說道：「但假如那盒中確藏着我們胡大哥的財產，你把它送給對方，豈不寃枉？」

龍一雄微笑道：「不會，我自有萬全之策，管叫他甚麼也得不到！」

費玉官欣然道：「好，我帶你去拿寶盒，它藏在離此不遠的地方。」

龍一雄放下碗筷，走去窗前望望外面道：「天快亮了，咱們莫如現在就走。」

費玉官道：「好的。」

於是，龍一雄召來店小二，付清店帳，即與費玉官離開客棧。

龍一雄見他體力尚未完全復元，便把自己的馬讓他乘坐，自己步行跟隨。

費玉官策騎出鎮，往西前進。

行不多久，已來到鎮外荒野之上，費玉官掉頭看了看，忽然低聲道：「我覺得好像有人在跟踪！」

龍一雄笑道：「那一定是你的拜把兄弟金錢豹宋元寶，或者是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

費玉官面色一懍道：「如是宋四哥，那還容易對付，萬一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那可要命了。」

龍一雄道：「不要緊，咱們想個法兒擺脫他們好了。」

費玉官又掉頭後望一眼，低聲道：「你有何妙計？」

龍一雄道：「咱們先奔一程再說！」

說畢，一拍馬腰，喝叱一聲。

那馬立時撥開四蹄，向前疾馳而去！

龍一雄亦拔步緊跟，一人一馬快若流星的向前飛奔，一眨眼就跑過一二里地。

費玉官頻頻掉頭後望，忽然又低聲道：「不錯，有人跟踪，好像是兩個人！」

龍一雄道：「認得出他們是誰麼？」

費玉官道：「看不清楚，只看見兩條人影在數十丈外一閃而沒。」

龍一雄道：「咱們來擺脫他們好了，你看前面有一段彎路，彎路右邊是一片密林——看見沒有？」

費玉官擧目一望，點點頭，說道：「看見了。」

龍一雄說道：「咱們奔入彎路之後，你迅速下馬竄入密林，讓馬繼續向前奔馳——懂得我的意思麼？」

費玉官道：「好，試試看能否騙過他們。」

當下，猛抖馬繩，全力向那段彎路馳去。

龍一雄仍然緊緊跟隨，兩人轉眼奔上彎路，費玉官策馬靠向路邊密林，忽然雙手一伸，抓住頭上一枝樹椏，整個人登時脫離馬鞍，翻上樹梢！

龍一雄及時一腳踢出，踢中馬屁股，馬受驚之下，繼續向前衝馳，他則一低頭，飛竄入林，迅速躲藏起來。

費玉官亦藏身樹上，不敢稍動。

「得得得……」

馬蹄聲，漸漸遠去了。

未幾，只見兩條黑影由林外路上一掠而過，快若雷奔，一眨眼便消失於前面路上！

雖是匆匆一瞥，但躲藏在林中的龍一雄已看出他們不是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也不是金錢豹宋元寶，心中不禁暗暗驚奇，忖道：「哼，看來企圖搶奪寶盒的人眞不少……」

費玉官等跟踪者奔出一段路之後，才由樹上跳下，低聲道：「快走，咱們往北跑！」

兩人望北奔出一里許，才在一處荒僻無人的山脚下停住，費玉官由於體力未復，經過這一陣奔馳，已感疲倦不堪，當即在山脚下坐下來，透出一口倦氣道：「好了，總算甩掉他們了！」

龍一雄也坐下歇息，問道：「他們是誰？」

費玉官道：「我的拜把兄弟，獨眼無常王尚和左青臉成一棠！」

龍一雄笑道：「有一點我到現在還想不通……」

費玉官道：「甚麼？」

龍一雄道：「那天你在金陵城外殺死濮陽天奪去寶盒，只有我和彭文雄看見，而我們都未把消息洩漏出去，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獲知你得到寶盒而追到登州來呢？」

費玉官凝容點了點頭，道：「正是，這的確是個怪事……」

龍一雄面露一下冷笑道：「因此，我相信必有一人始終跟着寶盒，寶盒到了何處，他就到了何處，並且把消息通知打算搶奪寶盒之人！」

費玉官皺了皺眉，說道：「如此看來，更可証明這是一個騙局，一切都被你料到了。」

龍一雄道：「不過，即使那寶盒空無一物，我也想帶它走一趟十八盤嶺，見見那位神秘的總瓢把子。」

費玉官四下望望，低聲道：「如果你現在就要，我馬上挖出來給你。」

龍一雄道：「你把寶盒埋在此處？」

費玉官道：「是的，就在我身後三丈外的一株老榕樹下。」

龍一雄也擺頭四望一眼，道：「那麼，把它挖出來吧。」

費玉官起身向山脚的樹林中走入，龍一雄跟了過去，費玉官走到一株高大的老榕樹下面站住，問道：「你有沒有帶着七首？」

龍一雄抽出藏在身上的一柄七首，遞給他笑道：「我現在祇剩下這麼一柄七首，你小心使用，不要把它弄斷了。」

費玉官接過七首，即蹲身在樹下挖掘起來。

很快的，他已挖入一尺深，由地下捧出一隻四方形的鐵盒來了！

龍一雄一見那鐵盒形狀不同，不禁一愕道：「這不是那個寶盒啊！」

費玉官笑道：「沒錯，我另買了這個鐵盒，把寶盒裝在裏面——」

一語甫畢，驀聞「颼！颼！」兩聲銳響，分由左右樹內傳到！

聽聲音，分明是有人打出兩種暗器！

龍一雄吃了一驚，疾忙就地滾倒，避開由身後襲到的一件暗器。

「篤！」

祇見白光一閃，一把飛刀已射中了一株樹身！

而襲擊費玉官的暗器，則是一支袖箭，它快得使費玉官來不及閃避，背部頓被射中，他大叫了一聲，身子仰起，慢慢倒了下去。

就在這時，兩條人影分由左右林中縱出，一個撲擊龍一雄，另一個撲上費玉官，探掌搶取鐵盒。

搶取鐵盒的，是個黃衣老頭，右頰上長着一個拳頭大的紅肉瘤！

撲擊龍一雄的，是個中年大漢，他手上握着一把朴刀，跳上來一刀便往龍一雄的腦袋砍下！

龍一雄再一翻身，順手抓起一把泥土，向對方臉上洒去，大喝一聲道：「看我的法寶！」

中年大漢不防有此，臉上被泥土打個正着，痛得哇哇怪叫，也因此更加兇悍，手中朴刀再揚，對準龍一雄腰部斬下去！

忽聽那黃衣老頭開聲道：「蠻牛，咱們走吧！」

中年大漢聽了此言，立時收刀躍開，跟着黃衣老頭竄入林中逃去了。

龍一雄跳起一看，祇見費玉官手上的鐵盒已然不見，知是被黃衣老頭搶走了，不禁又驚又怒，大喝一聲「別走！」拔步便欲追入。

「不要追！」

倒在地上的費玉官忽然抬頭說了這一句，隨又垂頭貼上地面，看來他背上中的那一箭十分嚴重，已然去死不遠了。

龍一雄生性淳厚，不忍棄他而去，當下祇好放棄追敵，趨前察看他的傷勢，問道：「你覺得怎樣？」

費玉官面上起着痙攣，痛苦地道：「我……我不成了！」

龍一雄見袖箭射入甚深，傷及內臟，知道他已活不成，不由暗暗嘆息，又問道：「你認得他們麼？」

費玉官口中忽然溢出鮮血，目中神光漸散，斷斷續續的道：「那個老的……就是紅……紅瘤叟萬三……玄，那……中年……大漢是……是他的部下……」

龍一雄咬咬嘴唇道：「他媽的，他們來得好快，就像一陣龍捲風，叫人措手不及！」

費玉官張了張口，面上忽然現出一絲垂死的微笑，道：「我殺……殺了濮陽天……活該死在萬……萬三玄之手……不過……不過……他若以爲已……已經得了寶盒……那未免太……太天眞了！」

龍一雄目光一注道：「怎麼說？」

費玉官微笑道：「我要……死了，所以……不想再欺騙你……那寶盒藏……藏在魯中七賢店……關帝廟旁一口……一口古井中……你去……拿吧！」

語畢，笑容凝固，氣絕了！

龍一雄怔了半天，面上才現出苦笑，自言自語道：「哼，這傢伙眞是鬼計多端，竟預先埋下一個假寶盒準備騙人……」

但，人已死了，他的氣也就消了，當下即在樹下挖了個坑，將費玉官的屍體埋下，看看天已破曉，乃循原路走回……

× ×

仲夏的一天下午，臨近太湖的宜興縣城，出現了一輛華麗的馬車！

這輛馬車由西城門駛入，在城中一家最大的「太湖客棧」門口停下來。

太湖客棧的店小二一看即知來了有錢的貴客，連忙一齊迎了出來。

車門一開，一個英俊瀟洒的青年首先跳下。

他，虎俠彭文雄是也！

店小二滿臉堆笑的向他打躬作揖，問道：「這位公子爺您要打尖還是住店？」

彭文雄抬頭望望客棧門面，道：「有乾淨的上房麼？」

店小二忙道：「有！有！」

彭文雄道：「那麼，我們要兩間上房，一間是給這個駕車的住的……」

他指了指駕車的常保福，然後轉向車廂笑道：「娘子，妳可以出來了！」

一麗人在他攙扶之下慢慢下車而來。

她即是自稱「蛇蠍美人」的冉嬌嬌！

她人本嬌艷絕倫，加上一身高貴的裝飾，誰見了都會以爲她是貴夫人，幾個店小二一見之下，連忙躬身垂手不敢仰視。

彭文雄道：「你們帶路啊！」

店小二唯唯而應，領着他們入棧。

客棧後院有幾間特別幽靜的上房，店小二打開其中一間，讓他們進入，然後立刻爲他們準備茶水，伺候的特別慇懃。

冉嬌嬌却感到不耐煩，啓口道：「文雄，叫他們出去吧！」

彭文雄立刻揮手道：「你們出去，沒有召喚不要進來。」

「是是……」

店小二退下了。

房中祇剩下他們兩人，冉嬌嬌隨即往床上一倒，不勝嬌弱地道：「唉，這二十多天的馬車，可把奴家累壞了！」

彭文雄在她身邊坐下，替她搥背按摩，笑道：「如今總算到了，妳可以好好休憩兩天。」

冉嬌嬌道：「不，咱們歇會就走。」

彭文雄道：「何必急急乃爾？」

冉嬌嬌道：「胡明媛在九尾狐公治笑非的手中，隨時都會喪命，這事怎能不急呢！」

彭文雄道：「公治笑非如欲殺害胡明媛，她有十條性命也完了，而若無意殺害她，過幾天再去也還來得及。」

冉嬌嬌瞪他一眼道：「你懂得甚麼！奴家是怕胡明媛被公治笑非玷污，人家是個清清白白的姑娘，要是被破了身，那比殺她還嚴重呢！」

彭文雄笑道：「我知道，但她落入公治笑非手裏已有一兩個月，妳以爲公治笑非會對她客氣麼？我看說不定已經——」

冉嬌嬌道：「够了！够了！少說喪氣話來傷奴家的心，公治笑非若傷她一根汗毛，奴家非剝他的皮不可！」

彭文雄笑了笑，揑揑她的粉頸，說道：「妳對女人，比對男人有感情，眞是怪事……」

冉嬌嬌道：「少廢話。」

彭文雄道：「咱們已相處了二十幾天，可是我到現在還不了解妳。」

冉嬌嬌笑道：「這證明了你是個大傻瓜。」

彭文雄笑道：「妳能把要救胡明媛的眞正目的告訴我麼？」

冉嬌嬌道：「胡劍南待奴家不錯，奴家要報答他，這就是眞正目的！」

彭文雄微笑道：「我不相信。」

冉嬌嬌翻身面對他，嗔聲道：「那麼，你認爲奴家要救胡明媛，有何別的目的呢？」

彭文雄一聳肩道：「我不知道，所以才問妳。」

冉嬌嬌橫他一眼道：「你越來越嚕嗦，奴家可不喜歡嚕嗦的男人，你再這樣嚕嗦，奴家可要叫你滾蛋了！」

彭文雄哈哈笑道：「妳若叫我滾蛋，我一定滾蛋，我是個最識趣的人！」

冉嬌嬌道：「好，你給我滾！」

彭文雄道：「眞的麼？」

冉嬌嬌道：「眞的！」

彭文雄道：「妳眞以爲憑妳的姿色即可征服九尾狐公治笑非？」

冉嬌嬌道：「不錯，有你跟在身邊，反要碍事！」

彭文雄含笑起立道：「這麼說，我祇好走了！」

冉嬌嬌道：「你走吧！」

彭文雄俯身在她臉上親了一下，笑道：「那麼，再見了，感謝妳這些日子來所給予我的享受，但願以後有機會再和妳相見！」

說罷，轉身走向房門。

冉嬌嬌道：「等一下。」

彭文雄轉回身子笑問道：「還有甚麼需要我効勞的麼？」

冉嬌嬌笑道：「假如你需要銀子，奴家可以給你一些，要不要？」

彭文雄搖頭笑道：「不，謝謝妳的好意，我這個人是不出賣的！」

冉嬌嬌反而有些依依不捨起來，又道：「那麼，你可以再去懷玉山找我，我歡迎你再去。」

彭文雄道：「好的，當我找不到別的女人時，我一定再去找妳玩玩。」

冉嬌嬌生氣了，脫下鞋子向他猛打過去，嬌叱道：「混蛋，該死的東西！你把奴家當作甚麼樣的女人？」

彭文雄閃身避開打到的鞋子，哈哈笑着作了一揖，隨即開門退出。

他沒有向店小二說明自己要離去，也不去向那駕車的常保福道別，一逕揚長離開太湖客棧。

二十多天的相處，他已經知道她是個討厭嚕嗦的女人，所以他故意嚕嗦幾句，讓她對自己下逐客令。

因爲，他打算先趕去太湖馬蹟山通知追命判官都步實準備應付。

追命判官都步實要他散佈謠言，說明胡明媛被九尾狐公治笑非擄去太湖馬蹟山，目的當然是要誘捕某一人，因此他認定追命判官都步實必已在馬蹟山上設下陷阱，而冉嬌嬌可能即是都步實要誘捕之人，故他認爲有先趕去通報一下的必要。

他疾行頓飯工夫，已到太湖西岸，找到一處漁船集結的湖邊，看到湖邊有幾個人在聊天，乃向他們走過去，拱手一揖道：「諸位仁兄請了，在下有事欲上馬蹟山，不知有船可乘否？」

一個老漁夫打量他幾眼，問道：「老弟台要去馬蹟山何爲？」

彭文雄道：「聽說那山上風景幽美，在下想去看看，要是不錯的話，打算在那山上蓋座房子讀書。」

老漁夫聽了失笑道：「老弟台莫非沒有聽到傳說？」

彭文雄問道：「甚麼傳說？」

老漁夫道：「那馬蹟山上早有人住，而且那人養了一隻老虎在看山，沒有人敢去了。」

彭文雄笑哦一聲道：「老丈可知那人是誰麼？」

老漁夫搖頭道：「不知道，沒有人見過他！」

彭文雄笑道：「實不相瞞，那人是在下的叔叔，是他叫在下去他那兒讀書的，所以那隻老虎絕不會咬我。」

老漁夫一哦說道：「原來那人是老弟台的叔叔，令叔怎麼要養那麼一頭大老虎呢？」

彭文雄道：「那隻老虎是從小養大的，其實不會胡亂傷人。」

老漁夫道：「可是數月前却有一人被咬死！」

彭文雄道：「啊，有這回事？」

老漁夫點頭道：「不錯！」

彭文雄表示遺憾地道：「眞不幸，這件事在下一定要向家叔問一問，如果那隻老虎會傷人，那就不能再養牠了！咳咳，人說養虎爲患，杲然不錯！」

他頓了頓，環望他們問道：「你們那一位肯開船送在下去馬蹟山？」

沒有人表示願送。

他摸出一錠銀子，道：「在下要付船資的，這是五兩銀子，要是——」

老漁夫立刻接口說道：「老漢送你去吧！」

於是過了不久，他已乘着老漁夫的漁船，朝湖中的馬蹟山駛去。

漁船在萬頃碧波上平穩的前進着，彭文雄就坐在船頭上，看遠近湖光山色，不禁有優哉游哉之感。

老漁夫忽然道：「公子，老漢可以知道令叔的高姓大名麼？」

彭文雄道：「家叔脾氣很怪，他不大喜歡與人交往……」

老漁夫道：「他就一個人住在馬蹟山上？」

彭文雄道：「是的。」

老漁夫道：「有人說他練過武功，是眞的麼？」

彭文雄道：「嗯，練過一些。」

老漁夫道：「曾經有人悄悄上馬蹟山探視，看見令叔騎着那頭老虎滿山奔馳，還以爲他是土地爺爺，嚇得趕緊跪在地上磕頭。」

彭文雄笑道：「哦，怎麼以爲他是土地爺爺呢？」

老漁夫道：「祇有土地爺爺才騎老虎呀！」

彭文雄哈哈笑道：「不是不是，家叔喜歡養虎，閒來無事，就騎着牠到處跑跑，消遣消遣而已。」

老漁夫道：「如今我們這一帶的人都稱呼令叔爲老山主，對他又敬又怕，誰也不敢上山去了。」

彭文雄笑而不語，但心中却萬分驚奇，暗忖道：「眞是怪事，都步實本是個剛正之人，爲甚麼要扮演這麼一個令人畏懼的脚色？如果說他不願有人上山打擾，也不該養着那麼一隻大老虎，老虎祇會傷害一般人，對武林人可不生嚇阻作用呀！」

老漁夫舉手遙指遠方湖上，道：「看，那就是馬蹟山！」

彭文雄舉目望去，祇見遠方湖面上出現一脈山形乃問道：「還有多久可到？」

老漁夫道：「恐怕還要半個時辰。」

彭文雄仰望天色，道：「太陽快下山了。」

老漁夫道：「是的，到馬蹟山，大概就是太陽下山的時候……」

當太陽下山的時候，漁船果然駛到馬蹟山下了。

馬蹟山的西麓，名曰西青，石壁峭立，有許多石窟，圓如馬跡，故以馬蹟爲名，但又有一說謂秦始皇遊幸至此，騎馬踐踏出來的，這當然是神話，但也因這個神話，使馬蹟山成爲遠近聞名的地方。

今天，由於老漁夫的描述，再加上暮烟的籠罩，馬蹟山看起來已蒙上一片神秘氣氛。

彭文雄付過船資，向老漁夫道了謝，卽飛步跳上岸，朝山上飛登。

越上一大段峭壁，眼前是一片濃密的樹林，蔽天匝地，陰森森的怪可怕的！

彭文雄藝高胆大，而且認爲此行對自己絕無危險，故毫不在意一直穿林而入。

他不知追命判官都步實住在山上的甚麼地方，但認爲馬蹟山並不大，應該不難找到。

但走了約莫頓飯工夫，但見眼前仍是密林叢叢，浩瀚如海，根本看不見一塊空地，心中不禁有些忐忑，暗忖道：「我的天，這片樹林好大啊！」

又走了一刻多時，還是走不到盡頭，恍如進了迷魂陣似的，他更加驚疑了，住足尋思道：「哼，莫非這片樹林當眞是個陣圖？」

此念剛生，驀聞近處林中響起一聲低吼！

是老虎的吼聲！

他吃了一驚，轉頭循聲望去，却看不見老虎的影子，心中更感不安，當下開聲道：「都老前輩，在下是彭文雄，老前輩請現身相見如何？」

他運氣發話，聲浪傳出甚遠！

那知話聲甫落，祇聽「吼！」然一聲巨响，由林中躍出一隻白額吊睛的大老虎，朝他飛撲過來！

老虎大如野牛，看來兇猛異常！

彭文雄一見之下，渾身毛骨悚然，大叫一聲：「不要無禮！」慌忙飄開數丈。

那隻老虎一撲落空，兇性不減，尾巴一揮，兜轉身子再度撲出！

彭文雄頓足縱起，跳上一株大樹的枝椏上，叫道：「畜牲，你怎可見人便咬？我是你家主人的朋友呀！」

那隻老虎根本聽不懂，見他上樹，似甚生氣，向樹上跳躍數次，最後似知咬不到彭文雄，才無可奈何的在樹下臥倒，拿眼瞅着彭文雄，不停的發出低吼。

彭文雄揮手道：「去！去請你的主人來！」

老虎不理，祇是監視着他。

彭文雄罵道：「不知好歹的畜牲，我是看在都老前輩的面子，要不然一拳揍死你！」

老虎無動於衷。

彭文雄覺得這樣相持下去不是辦法，又罵道：「好，你這畜牲想是不曾見過能人，我且讓你見識見識厲害！」

他折下一小段樹枝，以投鏢的手法，對準老虎的頭部打去。

樹枝去勢如電，「拍！」的一聲，正中老虎的頭額！

他的功夫已練到摘葉飛花隨意傷人的地步，要憑一小段樹枝打死一隻老虎，也是辦得到之事，但他無意打死牠，故出手不重。

但老虎還是痛得蹦跳了起來，退後數尺，對他吼叫不已，好像在說：「小子，你有種下來！」

彭文雄又折下一段樹枝，抖手打下，這次打中老虎的鼻，痛得牠吼叫連連，又退後了數尺，蓄勢欲撲。

彭文雄笑了笑，道：「這次我要打你的眼睛！」

說着，又折下一段樹枝。

老虎學乖了，看見他又折樹枝，大吼一聲，掉頭疾奔而去。

彭文雄正要牠逃跑，以便跟踪牠，當下一掠落地，隨後緊追。

老虎已怕了他，發覺他追來，跑得更快，在密林裏東竄西鑽，沒命疾逃。

彭文雄一面追趕，一面發出恐嚇之聲，追了一陣，忽見牠逃入一叢野草裏面，瞬卽不見，他不敢繼續追入，踏上一株大樹居高眺望。

一望之下，就見到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宅院！

原來，再往前數丈，已是密林的盡頭，祇見樹林外面是一片細草如茵的山坡，中間聳立着一座宅院，佔地數畝，有一廳數房，屋外圍着竹籬，四周種植着許多奇花異草，環境極是淸幽脫俗。

彭文雄心知那就是「老山主」都步實的居處，當卽飛掠下樹，奔了過去。

奔到籬笆門外，祇見門上橫懸一匾，上面寫着「韜光廬」三個字，而門上又掛有一塊木牌，寫着「非請莫入」四個大字和「公治笑非敬白」六個小字。

彭文雄看了暗笑道：「這一定是都步實掛出來誘騙要抓的人，否則便無題上姓名的必要……」

他於是擧手拍門，開聲道：「都老前輩請開門，在下彭文雄來了！」

叫過之後，佇望等候，却見宅院中毫無動靜，沒個人影出現！

彭文雄暗忖道：「奇怪，莫非他還沒來？不，他應該知道所要誘捕之人隨時會到，那有不來『守株待兔』之理？」

他再用力拍門，高聲叫道：「都老前

輩請開門，在下彭文雄來了！」

可是，宅院內依然靜悄悄的，沒見一個人現身出來！

彭文雄大感困惑，想不通是怎麼回事，他目注門上木牌上的「非請莫入」四個字，又忖道：「也許他有事外出，所以掛上這塊牌子，我是替他辦事之人，大概可以進去吧？」

思忖至此，決定入屋探視，乃伸手推開了籬笆門，擧步走入。

門內是一段鋪着青石板的路，兩旁是擺着各種盆景的花架，走過青石板路，便是一間敞開的廳堂。

這時，天已陰暗，但廳堂上沒有燈火，看樣子宅內確無人在。

彭文雄在廳門檻外住足，遲目一望，祇見廳上陳設幽雅，傢具全是紫檀木製成的，上首打橫一張長擱几，連接着一張八仙桌，兩旁排列六張椅子，分夾着四隻茶几，堂上未供神位，却掛着一幅松鶴延年圖，長擱几兩邊各擺一隻花瓶，瓶中的花還很新鮮，廳上正中懸着一盞吊燈，是雕花的璃琉燈，一切顯得明亮而脫俗。

彭文雄不敢貿然走入，又開聲道：「都老前輩，您在麼？」

還是無人應聲。

彭文雄猶豫了片刻，才擧步跨入廳上，見廳右有一道門通向宅內，他走過去探頭望了望，却因天黑看不到甚麼，當下趨近長擱几，找到火摺子，把廳上的吊燈點燃起來。

燈光一亮，再往門內探視，才看淸裏面是一條甬道，左邊則是一廂排房。

他又叫了一次，不見有人出來，於是走上甬道，趨上第一間廂房，擧手敲門。

一敲之下，房門却「呀！」的一聲，往裏面開去。

房中也未點燈，但依稀可見是一間有人使用的臥房，裏面佈置簡單，祇有一床一桌，此刻床帳深垂而床前有一雙布鞋！

顯然的，床上有人在睡覺！

彭文雄大感意外，忙的退下一步，拱手一揖道：「都老前輩，是您麼？」

床上毫無聲响，好像在上面睡覺的人已經死了！

彭文雄驚疑不置，又大聲道：「都老前輩，是您麼？」

床上人仍然未醒！

彭文雄皺了皺眉，暗忖道：「怪哉，床前擺着鞋子，床上分明有人，怎麼叫不醒呢？」

他感到有異，但祇想到床上之人可能「暴斃」了，當下擧步入房，向床前走過去。走到床前，他忽然感受到一種死亡的氣氛，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難道追命判官都步實突發疾病死在床上了？

不，不可能有這種巧事……

他定了定心神，才伸手去撩開床帳，而撩開床帳一望之下，登時嚇得驚叫了起來。

原來，床上趺坐着一具骷髏！

白森森的一具骷髏！

一具骷髏居然能够端端正正的趺坐於床上，這不是「殭屍」是甚麼？

彭文雄震駭欲絕，倉皇倒退了三步。

而就在他倒退到第三步時，脚下突覺踏空，整個人頓時仰身栽跌下去！

他一脚踏空之際，腦中已閃過「中了翻板」的警覺，但已無能逃避，身不由己的跌入一個黑漆漆的地窖之中。

身子下墮六七丈，才跌落到地面，由於變起猝然，不及提氣運功，因此跌得腦門發暈，眼前金星亂迸，過了好一會，神智才恢復過來。

他抬頭一望，祇見上面的翻板已恢復原狀，毫無縫隙可尋，四周則漆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

他發怔了一會，才慢慢站起，伸手向前摸索，走出三步，就摸到了一堵冷冰堅硬的石壁，再沿石壁向左摸去，轉過一處壁角，摸着了一面鐵柵！

鐵柵上的每一條鐵桿粗如人臂，他抓住兩條鐵棍運出眞力搖撼一下，發覺搖不動分毫，知鐵柵堅固異常，非人力所能破壞，一顆心不由的往下沉，暗忖道：「糟了，這下可成了人家甕中之鼈了！」

他再沿鐵柵向左摸索，又摸到兩堵石壁，因此明白自己是陷身於一間尋丈寬闊的牢房之中，也明白除非獲得外援或屋主的自動開釋，否則是萬難逃脫的了。

他既震驚又迷惑，弄不淸追命判官都步實爲何要這樣對待自己，他現在已知床上那具骷髏絕不是「復活的殭屍」，那祇是都步實設下的一個陷阱，他故意在床上擺下一具死人骷髏，使人乍見震驚之下，身不由己的往後倒退而踩中翻板，但是，自己一再表明身份他怎麼還來這一套呢？

難道他不是追命判官都步實？

此念一生，他恍然大悟了，不禁自言自語道：「是了，屋主必非都老前輩，所以他才不理我的呼喚……」

他接着想到籬笆門上那塊木牌上的署名，心中大大一懔，脫口道：「我的天，莫非屋主眞是九尾狐公治笑非？」

但是，屋主若是九尾狐公治笑非，追命判官都步實要自己散播謠言，說胡明媛被公治笑非擄至馬蹟山，目的何在呢？

毫無疑問，都步實的目的是在誘捕某一人，但爲何要把陷阱設在公治笑非的住處呢？

難道他和公治笑非同謀？

不，他和公治笑非是正邪不同之人，絕不會合夥對付另一人的！

那麼，現在祇有一個解釋了——都步實的目的不在誘捕人，而是引誘某一人來找公治笑非，其目的可能要讓他們「以毒攻毒」，也可能另有用意！

他覺得這個推測頗爲合理，因此開始感到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因爲屋主既然是九尾狐公治笑非，自己就成了侵犯他的敵人了。

而公治笑非是出名的凶殘人物，他對侵犯他的敵人是不會客氣的！

怎麼辦呢？

他剛想到「怎麼辦」的時候，忽見鐵柵外面映來一片燈光！

九尾狐公治笑非來了！

「沙，沙，沙……」

果然，隨着燈光的移近，一個人的脚步聲响過來了。

（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故事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斷劍殘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藝成出山，途遇寇刦，遇歐陽映雪路過，抱打不平，賊退後，歐陽映雪請追隨左右，乃結伴同行，那日在衡陽酒樓上，勾漏四惡見歐陽映雪美若天仙，出語輕薄，激怒同樓酒客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以魚骨作暗器，飛刺四惡中的老二老三，勾漏四惡素聞紫衫客威名強忍怒火，不敢發作，歐陽映雪不甘被辱，反語相識，四惡藉故發惡，麥亮宇乃着彼等約時約地一較。夜二更，麥亮宇、歐陽映雪與紫衫客往赴約，四惡亦依時到達，麥亮宇向紫衫客詢問當如何了結——

一招誅四惡　傾心結金蘭

紫衫客微微一笑，說道：「麥兄不妨隨興而爲，儘量施展絕學奇技，俾令兄弟得以一開眼界。」

麥亮宇一笑道：「謝謝兄台指教，在下獻醜了。」

話落，星目倏地一睜，寒芒如電暴射地逼視着四惡冷聲喝道：「爲了乾脆俐落，免得麻煩，你們四個撤兵刄齊上吧！」

這口氣好狂，好傲！

紫衫客雖已看出麥亮宇身懷奇學，功力高絕，可是一聽麥亮宇這等狂傲的口氣，雙眉不由微蹙了蹙，覺得麥亮宇太狂妄自大了。

須知他雖然名滿兩廣武林，但是對於「勾漏四惡」，可也有點不敢十分輕視驕敵呢。

四惡之首的老大「賽旋風」蔡天壽陡地喋喋一聲獰笑，喝道：「小鬼，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送了命，可不能怨怪你大爺們以多勝少欺負你！」

麥亮宇冷哼了一聲，道：「少廢話，上吧！」

蔡天壽嘿嘿一聲陰笑，目光一瞥「鐵腿」馮志成等三惡喝道：「亮傢伙上！」

喝聲中，四惡各自探手腰間，一陣「嘩啦嗆啷」連聲暴响，寒光飛閃，已全都撤下了圍扣在腰間的七節鋼鞭。

歐陽映雪見狀，玉手一抬，想要拔劍動手，麥亮宇却飛快地抬手一攔，說道：「妳退後去，不要出手。」

歐陽映雪秀眉微揚了揚，隨即聽話地嬌軀一擰，飄身後退了一丈。

她這裏嬌軀剛退，四惡那裏已經同時出手發動了攻勢。

四惡身形齊動，飄閃之間，頓即成了合圍之勢，振腕抖鞭，點，打，扎，掃，四條七節鋼鞭挾着呼呼勁風，威勢沉猛凌厲的分朝麥亮宇身上要害大穴攻到。

這場面，要是在三天之前，麥亮宇初遇「陰司無常」翁明坤之時遇上，因爲毫無臨敵經驗，在這麼四條七節鋼鞭的圍攻合擊下，他心中必然會大爲驚慌失措，被迫得手忙脚亂險象環生。

可是，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有了上次的臨敵經驗，他已經成竹在胸，十分沉着了。

四惡攻勢一發，麥亮宇口中驀地一聲輕笑，快逾電閃般地展開他那神妙詭異飄忽的身形，避攻招，但却並未出掌還攻。

顯然，他又在利用機會磨練他自己身法步法了。

四惡鞭招發動，剎那之間，頓見四枝鋼鞭交錯縱橫，鞭影如山，夭矯有若龍蛇盤空，而且此攻彼退，彼退此攻，配合得恰到好處。

江湖傳說，「勾漏四惡」一身武功火候頗高，並且精於合擊之技，招式沉狠，威猛凌厲驚人，看來傳說確實一點不假。

不過，四惡一身武功火候雖然頗高，雖然精於合擊之技，奈何他們碰上了麥亮宇，碰上了這個身懷罕世絕學功力，放眼天下武林，已不作第二人想的當代第一高手。

因此，四枝鋼鞭雖然揮掄起一片如山鞭影，夭矯有如四條龍蛇盤空，招式沉狠，威猛凌厲，勁氣激盪排空地圍困着麥亮宇的身形，但是麥亮宇身在如山鞭影中，却是氣定神閒地閃電般飄忽着身形，倏東忽西，忽南倏北。

那身法，簡直如同鬼影飄忽，不但快極奇極，而且妙極，絕極！

任憑那四惡展盡鞭招絕學，配合得如何巧妙，就是無法沾上麥亮宇一片衣角，至於獲勝，那就更是談也不用談了。

「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雙目注着門場中的形勢，凝視着鞭影如山中麥亮宇的身法，他一身所學功力雖然也稱高絕，可是却也不禁看得呆住了，心中有說不盡的欽佩，驚與喜。

他驚，當然是驚於麥亮宇的一身所學之高，身法之奇絕。

可是喜呢？……

喜什麼？他自己心裏也有點不明白，也說不上來。

不！他自己心裏應該明白，也應該說得上來的，只是……

這時，「勾漏四惡」心中這才知道，他們全都看走眼了，麥亮宇一身武學功力之高，實在高出了他們的意料太多，太多了。

在這等形勢之下，不用說，他四個已是越打越心驚，越心驚，也就越胆寒氣餒了。

但是，胆寒氣餒又有何用？此刻已是勢如騎上了虎背，欲罷不能了。

歐陽映雪眼看麥亮宇只是一個勁兒地在鞭影中練習着身法步法，老不出手還擊，她芳心裏不禁不耐煩了，忍不住揚聲嬌喊道：「亮宇哥，你不要儘在好玩耍馬猴兒了，該出手還擊了。」

麥亮宇突然朗聲一笑道：「怎麼？妳在旁邊看得不耐煩了麼？」

話聲朗朗中，身形飄閃，雙掌突然電伸，分光捉影，竟然分朝二惡三惡兩人的鞭身抓去。

他眞是胆大無比，放眼兩廣武林，大概還無人有這麼大胆，敢於出手分抓二惡三惡的兩條鋼鞭。

紫衫客在旁目睹這等情形，雙眉不由微微一蹙，深覺麥亮宇實在太狂妄膽大過份了。

麥亮宇這種一出手就硬抓敵人的兵刃的招法本就出人意外，也大違武學常規，何況他出手又是快逾疾電，二惡三惡心中連撤鞭閃避的意念都還未得轉動，兩人手裏的鞭身已同被麥亮宇雙掌攫住。

二惡三惡心頭不禁齊地凜然一驚，才待運力振腕，抖了鞭。

只聽得麥亮宇口中陡地一聲朗喝道：

「撤手！」

朗喝聲中，雙手猛地一抖。

他一身匯集了「武林五異」的絕學和「五異」殘餘的內功眞力，其功力之高已是當世武林少有，他雙手猛地一抖之力，勁道何異千鈞，二惡三惡如何承受得了。

隨着他的一聲朗喝，雙手猛抖之勢，二惡三惡握鞭的右手虎口立被震裂，脫手丟鞭，同時感覺到一股絕強無比的力道撞向他兩個胸前。

他兩個心凜膽凜之下，趕急提氣飄身暴退。

但是，慢了，來不及了。那股絕强無比的力道，已經重如山岳般地撞實在他兩個的胸口上。

兩聲慘叫劃空，他兩個的身子已被那股力道震得離地飛出三丈以外，二惡撞在大樹幹上，腦袋開了花，三惡掛在樹枝上，樹枝由後背透胸穿前，全都斷了氣，死了。

筆下寫來實在太慢，就在麥亮宇猛抖雙手，二惡三惡同時脫手丟鞭，身子被震得離地飛起，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刹那，大惡和四惡的兩條鋼鞭，已如兩條徑蟒般地分自前後電疾捲到。

麥亮宇劍眉雙挑，脚下橫跨五尺，雙手奪自二惡三惡手中的兩枝鋼鞭同時出了手，化作兩道寒虹直射大惡和四惡二人的胸窩！

這又是一個出人意外的打法。

大惡和四惡既意想不到，也根本無法封擋閃躲，因爲麥亮宇出手的勁力太强，射勢絕速！

又是兩聲慘叫劃空，大惡死於二惡的鞭下，四惡死在三惡的鞭下，兩枝鋼鞭全都穿胸透背而過。

四惡死了兩雙。

這也是他四個一生橫行作惡多端的報應，才落得如此凄慘的下場。

紫衫客的外號中雖然有着「追魂辣手」的字眼，出道年多以來，在兩廣江湖道上雖然也確實殺人不少，可是他目覩「勾漏四惡」的死狀，尤其二惡腦袋開花，三惡樹枝透胸，掛在樹枝上的那種慘象，也不禁雙眉深皺，大爲不忍地搖頭暗嘆了口氣。

歐陽映雪看得呆住了。

麥亮宇自己呢，他也呆住了，他是被自己高絕的功力驚震得呆住了，怔怔地望着四惡的屍身發楞！

驀地，麥亮宇星目寒電一閃，倏然抬眼射視着樹林中朗聲說道：「林中那位高人？請即現身一見。」

一聲佛號倏起，樹林走出一位滿面紅光，慈眉善目，身材偉岸，穿着一襲寬大灰衣僧袍的古稀老僧。

古稀老僧氣沉神凝，脚下嶽動山移般地走近麥亮宇的面前，雙掌合十，口中高喧了聲佛號，道：「小施主身懷蓋世奇學，一身功力高絕，目前雖然火候尚淺，但稍假時日，不難成爲當代武林第一高人，不過……」

古稀老僧語鋒微頓，慈目凝注地深深望了麥亮宇一眼，忽然搖首閉口不語。

麥亮宇一見這位古稀老僧的舉止神態，心知是位佛門有道高僧。

聞言，心念不由微微一動，肅容躬身拱手行禮，恭敬地說道：「倘望老禪師不吝指點賜教。」

古稀老僧緩緩地說道：「老僧如果曉舌放肆，小施主不會介意麼？」

麥亮宇搖頭道：「在下不會介意的，老禪請只管放心明說好了。」

古稀老僧微點了點頭，說道：「小施主雖然幼遭苦難，備受人間欺凌，滿懷仇恨殺機，但是老僧却要奉勸小施主，望祈小施主能本我佛慈悲之旨，仁厚之懷，儘量予人寬容，得饒人處且饒人，少造殺孽，以德報怨，定有無窮後福，小施主能答允老僧麼？」

麥亮宇星目一凝，道：「老禪師要在下寬容那殺害母親和外公的仇人，那些無惡不作的惡徒？」

古稀老僧壽眉微揚，說道：「報仇除惡，小施主自然可酌量而爲，只是下手勿太毒太辣。」

語鋒微頓，忽然輕嘆了口氣，又道：「小施主一身殺孽，情孽，爲老僧生平所僅見，堪說是武林百年來最重之人，老僧謹請小施主一切多加愼重，凡事多加考慮而行，老僧言盡於此，他日有緣，當面再見。」

話罷，目光深深望了紫衫客一眼，肥大的僧袖一拂，微風颯然，人已遠去數十丈以外。

麥亮宇連忙高聲喊道：「老禪師，請留步。」

古稀老僧恍似未聞，頭也不回的飄然而去。

望着古稀老僧飄然遠去的背影，麥亮宇心裏不禁有些兒感覺悵然若失的輕嘆了口氣。

倏地，他耳邊响起那古稀老僧細如蚊蚋的傳音說道：「小施主如能記取老僧今夜之言，他日必受武林尊崇擁戴，否則就是武林羣起討伐的梟雄魔頭，正邪兩途，皆在小施主的意念之中，深望小施主愼作明智抉擇！」

話罷，語聲寂然。

麥亮宇這邊耳邊語聲寂然，那邊紫衫客耳邊，却响起了那古稀老僧的「束氣傳音」。

古稀老僧對紫衫客傳音說了些什麼？這，自然只有紫衫客一個人知道，別人無法得知。

不過，古稀老僧的傳音，却聽紅了紫衫客的一塊俊面，目射奇采，心中大爲駭異不已。

蓋因紫衫客自出道江湖年多以來，雖已名滿兩廣武林，令人聞名心驚色變，但却從無人知道他的身份來歷，可是這古稀

老僧不但知道他的身份，似乎還知道他的來歷，這怎不令他心中大爲駭異？

「這古稀老僧是什麼人？……」紫衫客心裏在暗暗地思忖着。

這時，麥亮宇正神情怔忡地默立着，兩隻星目中閃灼着似驚異，似迷惘的神色地望着那古稀老僧已經走得不見了影子的方向在出神。

此際，他心底思緒充滿了矛盾，亂極了，亂得有如一團無法清理的亂絮。

眞是「剪不斷，理還亂」。

仇恨與寬容，在麥亮宇的內心中激烈地交戰着，正與邪，在緊張地互不讓步地拚鬥着。

這兩個問題，它們都在爭取着明朗的分野。

正與邪，當然前者是對的，也是不容置疑的眞理。

可是，仇恨與寬容呢？……

他能予「仇恨」以寬容麼？……

以他的立場，他身爲人子，他怎能寬容「仇恨」？饒恕那殺害他母親，外公和許叔公的仇人？

尤其是他母親，爲了他，歷盡辛酸苦難，飢寒凍餒，最後又爲了他這條命代他而死，他怎能讓母親，外公和許叔公含恨泉下，死不瞑目？

不！不能！

是當然，是應該，也是絕對的不能夠啊！

他心底在呼叫，在吶喊！

可是……

因此，他猶豫，他悵惘，怔忡着，不知道應該如何決斷？……

「琴韻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一雙星目中光彩有些兒異樣地，悄悄地望了麥亮宇一眼，他心裏在暗想：「古稀老僧要我幫助他，盡量設法阻止他，不讓他在武林中枉造殺孽，可是，我能幫助他什麼呢？他武功那麼高强，我又如何能阻止得了他呢？……」

他心底思潮起伏，意念有如風車輪兒般不停地飛轉着。

突地，他腦子裏倏然閃過古稀老僧另兩句話中的含意，暗忖道：「難道是要我用情……」

他剛想到一個「情」字，他那俊秀絕俗的臉兒不禁立刻又是一紅，感覺一陣熱臊的暗罵道：「呸！你瘋了，你想到那兒去了？……」

歐陽映雪見麥亮宇和紫衫客二人，自古稀老僧走後便都怔立着，好像在想什麼心思似地，久久不言不動，不由黛眉微微一皺，嬌聲說道：「喂！你們都在想什麼呀？是打算在這裏站到天亮麼？」

「啊！……」

麥亮宇和紫衫客聞言，二人都不禁從沉思中，被驚醒過來地，發出了一聲輕「啊」。

紫衫客口中一聲輕「啊」之後，立即跨前一步，朝麥亮宇拱手笑說道：「麥兄武學功力兩皆高絕，堪稱當世之最，實令小弟衷心欽佩萬分。」

麥亮宇因見紫衫客容貌俊逸不俗，心中甚具好感，是以聞言立即微微一笑，拱手謙遜地說道：「兄台太過誇獎了，小弟初出江湖，一切閱歷經驗毫無，以後尙祈兄台不棄，多予提挈指教。」

紫衫客朗聲一笑道：「麥兄太客氣了，小弟實在愧不敢當。」

歐陽映雪忽地嬌聲說道：「好啦，你們兩人都不要客氣啦，既然認識了，以後便是朋友，朋友就和兄弟一樣，還客氣什麼呢？」

她說來天眞無邪，嬌靨兒一片純潔之色。

紫衫客聞言，心念不由忽地一動，哈哈一笑道：「姑娘說的是，俗語有云『相逢何必曾相識』，雖是萍水相逢，大家便都是朋友，朋友就和兄弟一樣，還何必虛僞客套的什麼？」

話罷，又是哈哈一聲大笑，笑聲爽朗，令人有着眞摯豪放之感。

笑聲落後，臉容倏然一正，目視麥亮宇說道：「麥兄，小弟有句話，不知麥兄會嫌冒昧不？」

麥亮宇說道：「兄台並非俗人，何乃還徒作客套，有話但請直言就是。」

紫衫客微微一笑，道：「如此，小弟就放肆了。」

語鋒微微一頓，接說道：「小弟對麥兄極是欽佩，意欲高攀，與麥兄結爲金蘭之友，不知麥兄意下如何？」

說罷，目光凝注地，靜待麥亮宇的答言。

麥亮宇心中對紫衫客本就極具好感，聞言，不由立即揚眉含笑點頭說道：「好極了，承蒙兄台不棄，小弟敢不從命。」

歐陽映雪那美麗的嬌靨兒上飛揚着興奮的神采嬌聲說道：「這眞太好了，也太巧了，桃園結義是三個人，我們恰好也是三個人。」

麥亮宇和紫衫客二人一聽，都不由得高興地爽朗地哈哈的笑了。

於是，三個人，兩男一女，便就在當地撮土折枝爲香，併肩跪下，對天爲盟，對月爲誓，誓同生死，患難相共，歡樂同享。

三人跪地盟誓既畢，便即一齊長身站起，各敘年庚。

紫衫客年十九爲長，歐陽映雪十七爲次，麥亮宇雖也是十七歲，但比歐陽映雪小了四個多月，因是位居最末，成了三人中的老三。

歐陽映雪眨動一雙美目，望望麥亮宇，又望望紫衫客，聲音忽然甜美無限地喊道：「大哥，三弟。」

麥亮宇和紫衫客二人口中應了一聲，兩雙星目同時望向她。

歐陽映雪神情嬌憨嫵媚地朝二人一笑，兩隻玉手忽地一伸，挽着二人的手兒，天眞地嬌笑着說道：「這眞是太好了，一下子的工夫，我有一個哥哥，也有了一個弟弟，從今以後，我再不會覺得孤單無聊了，我眞高興死了。」

她嘴裏說着，兩隻蓮足還不停地蹦跳着，顯示着她芳心裏的喜悅與興奮，天眞美麗的嬌靨兒上，更閃漾着純潔的光輝異采。

麥亮宇的俊臉上也是眞情洋溢，高興非常的笑說道：「小弟自幼孤苦，今天有了哥哥姊姊，心裏也是高興極了。」

紫衫客也滿臉笑容地說道：「愚兄和你們一樣，衷心也是高興萬分。」

他說着，一雙星目左顧右盼，望望天眞嬌憨的二妹和英挺脫俗，氣宇軒昂的三弟，意興飛揚地朗笑了。

麥亮宇也朗聲的笑了，歐陽映雪更是嬌笑格格，那聲音宛如响着一連串的銀鈴，激盪在空中，音韻淸脆悅耳動聽至極。

一陣笑聲落後，紫衫客星目倏然凝注着麥亮宇問道：「三弟，對於剛才那位古稀老僧的話，你有何感想？」

麥亮宇搖了搖頭，道：「小弟心中頗感爲難！」

紫衫客道：「怎樣爲難？」

麥亮宇道：「要小弟以德報怨，對仇恨惡徒予以寬容，只怕很難辦得到，尤其對於殺害母親和外公的仇人，小弟更是非得手刃他們不可，否則，母親和外公泉下英靈有知，定不瞑目，小弟何啻不孝。」

紫衫客眨眨星目，沉思地問道：「三弟，那殺害伯母和外公的仇人，是那些惡徒？」

麥亮宇道：「就是那律令中原江湖殺伐的『白骨谷主』和其門下弟子『紅裳烏籬辣手玉女』。」

「哦！」紫衫客道：「三弟，這仇只怕你已經報不成了。」

麥亮宇神情不禁愕然一怔！問道：「爲什麼？」

紫衫客道：「四個月前，『血娘子』突然闖入『白骨谷』內大鬧了一場，最後放了一把火，如今『白骨谷』已經成了一片灰燼，一座毫無人跡的荒谷。」

麥亮宇神情呆了呆，問道：「白骨谷主師徒被燒死了？」

紫衫客微一搖頭道：「那就不淸楚了，據傳說白骨谷主師徒當時都已傷在『血娘子』的一柄斷劍之下，不知踪跡下落，據估料，可能已被『血娘子』所殺。」

麥亮宇倏然一搖頭道：「不會的，『血娘子』決不會殺死白骨谷主師徒的。」

紫衫客神情一怔，詑異問道：「爲什麼？」

麥亮宇道：「那『血娘子』，曾親口答應過小弟，他師徒的兩條命，留待小弟學成武功之後，親手誅殺，替先母和外公報仇。」

紫衫客星目倏然微睜地道：「三弟和『血娘子』認識？」

麥亮宇搖頭道：「小弟並不認識她，不過她却認識小弟和家母，而且小弟得能有今日之成就，這一身絕學功力，可以說是全是得她之助。」

紫衫客星目眨動地問道：「是她指點引薦你投師的麼？」

「不是。」麥亮宇微搖了搖頭，接着便將四個月前在「白骨谷」中和「血娘子」相遇的經過，簡單扼要的說了一遍。

紫衫客聽後，沉思地說道：「這等說來，三弟的師門該是那『玄機先生』所引薦的了。」

麥亮宇搖頭道：「只是指點，而非引薦。」

紫衫客有點不明白地問道：「這話怎麼說？」

麥亮宇道：「因爲『玄機先生』只知十萬大山中某處絕谷內隱居着一位武學功力奇高，性情怪異的武林怪人，但是並不知是誰？甚至連那絕谷在十萬大山中什麼方位？人還在不在？也都毫無所知。」

「哦。」紫衫客道：「這麼說，他只是根據所知，指點三弟自己入山去找，摸索，碰運氣了？」

「事實正是如此。」

麥亮宇點點頭，隨即又把進入十萬大山的經過，簡畧的說了一遍。

紫衫客和歐陽映雪二人靜靜地聽着，當麥亮宇說到那被猛虎撲襲，失足跌下百丈懸崖之時，他二人雖然明知道絕對無碍，否則，今天他二人就不會得有這麼一位三弟了，但是他二人仍然情不自禁，神情緊張地脫口發出了一聲「啊！」的驚呼。

麥亮宇說完這段經過之後，紫衫客不由立即心念電閃地眨動着一雙星目道：「照此說來，三弟你學藝的時間只有三個月了？」

「是的。」麥亮宇點了點頭。

歐陽映雪不禁美目倏然大睜，望着麥亮宇驚奇無比地說：「三弟，短短三個月的時間，你就學成了這麼一身高絕驚人的奇學功力？」

麥亮宇道：「這都是五位恩師老人家的成全。」

紫衫客心念突然一動，凝目問道：「三弟，你師尊共有五位麼？」

麥亮宇點頭道：「是的，五位老人家都將一身絕學功力傳給了小弟。」

紫衫客道：「三弟知道五位老人家的號諱麼？」

麥亮宇搖搖頭道：「不知道，五位老人家都沒有告訴小弟。」

紫衫客道：「三弟也沒有請問？」

麥亮宇道：「當時小弟在五位老人家嚴厲的督促下，每天除了聆聽講述各種武學招式口訣和練功以外，只有兩三個時辰的睡眠，根本沒有一點時間請問。」

紫衫客默然了稍頃，又問道：「五位老人家都有多大年紀了？」

麥亮宇道：「都是已近百歲高齡的年紀。」

紫衫客星目眨動地沉思了刹那，道：「大槪是他們五位老人家不會有錯了。」

麥亮宇凝目問道：「大哥已經知道五位老人家是誰了？」

紫衫客沒有答話，却緩緩抬起一隻右手，說道：「三弟，你仔細看淸楚了。」

話落，右手飛快地在空中劃了道奇突的弧形，一劃卽收，星目灼灼地凝望着麥亮宇問道：「三弟，你看淸楚了麼？」

麥亮宇目中電閃過一絲驚異之色地道：「小弟看淸楚了。」

紫衫客問道：「認識這是什麼招式了不？」

麥亮宇道：「如果小弟沒有看錯的話，這一招名稱該是『劈空幻影斬』，不知對也不對？」

紫衫客點頭一笑道：「不錯，這一招正是『劈空幻影斬』。」

語聲一頓卽起，問道：「這一招乃是五位老人家中，第四位的獨門絕學，是麼？三弟。」

「是的。」麥亮宇點點頭，星目突地

一凝，語調倏然一沉，喝問道：「那尹育純是你的什麼人？」

他星目光如兩道寒芒，臉容神色凝冷，威儀懾人心凜！

紫衫客心神不禁愕然一怔，惑異地問道：「尹育純是誰？」

麥亮宇語聲沉冷地道：「你想和我裝糊塗？」

紫衫客劍眉微微一軒，沉聲道：「三弟……」

麥亮宇倏然截口道：「別喊我三弟，我也沒有你這個大哥。」

「金蘭」之盟甫結，一個時辰不到，眼看就要反臉，這實在是個出人意外的意外。

歐陽映雪眼見這等情形，連忙嬌聲說道：「三弟，你怎麼可以……」

她話未說完，麥亮宇立刻截口道：「二姊，妳不要管。」

歐陽映雪道：「我不管可以，但是你不能不講理。」

麥亮宇道：「小弟絕對講理。」

歐陽映雪美目一眨，說道：「你既然講理，那麼我問你，爲何用這種態度對大哥？」

麥亮宇道：「小弟自然有理由。」

歐陽映雪道：「什麼理由？」

麥亮宇道：「他不該不說實話，和我裝糊塗。」

歐陽映雪美目一轉，望着紫衫客道：「大哥，你裝糊塗了麼？」

紫衫客搖頭道：「我沒有。」

麥亮宇星目突然一瞪，冷聲說道：「你明明是在裝糊塗，還說沒有。」

紫衫客雙眉揚了揚，隨卽暗吸了口氣，忍耐地說道：「三弟，你可不可以平心靜氣的和我談談？」

麥亮宇畧一猶豫，點了點頭道：「可以，我問你什麼你都必須實答，不得推搪說謊。」

紫衫客正容點頭道：「只要是我知道的事情，我一定是知無不答，答必詳實，但是我不知道的，你也應該信賴我。」

麥亮宇道：「我可以信賴你，但是你也必須有所理由解釋才成。」

紫衫客心念暗轉了轉，道：「好，你問吧。」

麥亮宇道：「首先請實答我，那尹育純是你的什麼人？」

紫衫客正容搖頭，說道：「我根本不認識這麼個人，並且連名字也從來未聽說過。」

麥亮宇星目凝注地問道：「你這話實在？」

紫衫客道：「絕無半點不實。」

麥亮宇道：「如此，我問你，你那一招『劈空幻影斬』是從何處學得的？」

紫衫客道：「家母。」

麥亮宇道：「令堂是當世武林中那一位？」

紫衫客微一猶豫，答道：「家母是長生島當代島主。」

歐陽映雪突然美目大睜，滿臉驚異地接口道：「大哥是長生島的少島主？」

紫衫客點頭微笑了笑，道：「在當今武林中，二妹和三弟是最先得知我身份來歷之人。」

麥亮宇根本不知道「長生島」在武林中有多大的名望，也從來未聽說過「長生島」之名，問道：「長生島，是在什麼地方？」

紫衫客答道：「南海羣島中的一座小島。」

麥亮宇道：「令堂又是從什麼人處學得那一招絕學的？」

紫衫客道：「先祖。」

麥亮宇神情不由感覺意外地，微微一呆！

紫衫客話聲一落又起，接說道：「這『劈空幻影掌』，本是長生島四大絕學之一。」

這話，聽得麥亮宇不禁又感覺意外地神情一呆，目露驚疑之色地道：「這麼說，我四恩師與長生島必是極有淵源了？」

紫衫客道：「豈只是極有淵源，他老人家，本是長生島弟子，也是愚兄的三師伯。」

「哦……」麥亮宇星目眨動地道：「如此說來，大哥也該是小弟的師兄了。」

紫衫客微微一笑，正容說道：「五十年前，先祖門下共有弟子五人，大師兄年已四十開外，最小的五師弟也已是二十出頭的少年，當時家母尙在稚齡，有一年，大師兄和三四兩位師弟忽然動了遊興，一齊請求先祖准他們三人離島遨遊天下名山大川，古跡名勝，並順便見識見識中原武林人物武學，增長一些閱歷，結交一兩位武林豪客友好，先祖允准了他們三人的請求，但是要他三人必須遵守祖令島規；在武林中不得洩露出身來歷，一離開島上以後，就必須經歷一甲子期滿，始准返回島上。」

說至此處，話鋒微頓了頓，又說道：「三位師伯離島踏入武林不久，便結交了兩位好友，不到年餘時間，五人便已威譽滿武林，被號稱『武林五異』，因爲五人向來都是儒生裝束，一派斯文的樣子，故而又以『武林五先生』而不名。」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那麼『震天神指』和『摧心掌』也都是島上的四大絕學之一了？」

紫衫客點了點頭，星目倏地一凝，道：「三弟，我二師伯的『震天神指』，五師伯的『摧心掌』也都傳給你了麼？」

至此，麥亮宇心中明白了，他五位師尊中的二，四，五三位師尊都是長生島的弟子，也是這位「金蘭」大哥的大師伯和三，四兩位師伯。

他心中既已明白，對紫衫客所生的敵念敵意，也就隨之立刻完全消除地點頭說道：「五位老人家爲了要使小弟成爲無敵天下武林的當世第一高手，爲了要使小弟有足够的武學功力搏殺尹育純那歹毒狡詐，狼心狗肺的惡賊，所以把一身絕學功力全都傾囊傳給了小弟。」

紫衫客臉上飛閃過一抹異樣的神色，問道：「三弟，那尹育純是什麼人？」

麥亮宇道：「是五位老人家的弟子，算起來他該是小弟的師兄。」

紫衫客微感詑異地問道：「五位老人家爲何要你搏殺他？」

麥亮宇道：「因爲他叛師逆倫，大逆

不道。」

　語鋒微微一頓，接着便把尹育純陰謀暗算殘害五位師尊的經過，與及五位老人家被暗算殘害得那種生不如死的慘狀實說了出來。

　歐陽映雪聽後，不禁黛眉挑煞，美目含威懾人，激憤無比地恨聲說道：「這種殘師逆倫歹毒極頂的惡徒，實在罪該千刀萬剮，他日碰到我手上，我非將他碎屍萬段不可！」

　紫衫客聽得也是雙眉挑煞，目射殺機，滿臉激憤之色，只是他沒有像歐陽映雪那樣的說一句狠話，他暗暗深吸了口氣，臉容平靜地問道：「三弟，五位老人家現在何處？」

　麥亮宇臉色神情忽然一黯，道：「已經仙逝了。」

　紫衫客臉色不由微微一變，凝目問道：「什麼時候去世的？」

　麥亮宇道：「十天之前，五位老人家爲了成全小弟，將一身內功眞力輸入小弟體內之後。」

　紫衫客明白了，三弟不僅獲傳了五位老人家的一身絕學，身具五家之長，而且承受了五位老人家的內功眞力，怪不得他功力那樣深厚雄渾，怪不得名震兩廣，功力不弱的「勾漏四惡」竟不是他手下一招之敵！

　紫衫客又問道：「他五位老人家的遺骸埋葬在什麼地方？」

　麥亮宇道：「就在十萬大山中，落魂谷內。」

　紫衫客道：「落魂谷在十萬大山中什麼方位？」

　麥亮宇問道：「大哥，可是要前往祭奠？」

　紫衫客道：「愚兄要將三位師伯的遺骸請回島中安葬。」

　麥亮宇道：「爲何要請回島中安葬？葬在落魂谷中不是很好麼？」

　紫衫客道：「依照祖訓，『生爲島上弟子，死爲島上英魂，落葉歸根』的島規，愚兄必須將三位師伯的遺骸請回島上安葬。」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既然這是島規，小弟自是不能阻攔大哥請回三位師父的遺骸，不過，小弟却要請大哥暑緩一個時期辦理。」

　紫衫客詫異問道：「爲何要暑緩一個時期？」

　麥亮宇道：「小弟想先完成五位老人家的心願。」

　紫衫客道：「三弟之意是要等搏殺了尹育純那惡徒之後？」

　「是的。」麥亮宇說道：「小弟要用那惡徒的人頭，祭奠五位老人家的泉下英靈。」

　紫衫客默然沉思了刹那，道：「好吧，三弟心意既然如此，愚兄便依從三弟的心意就是。」

　麥亮宇道：「小弟謝謝大哥。」

　紫衫客神色倏地一冷，語音淡淡地道：「三弟無須言謝，愚兄也不敢當，只要以後別在事情眞相沒有弄清楚之前，別再那麼不分青紅皂白，變顏厲聲相向，也就好了。」

　麥亮宇臉上不由微微一紅，神情有點訕訕地說道：「是小弟的魯莽冒失不對，小弟僅向大哥道歉，祈請大哥原諒。」

　說着拱手躬身，深深一揖賠罪。

　歐陽映雪在旁忽然格格一聲嬌笑，話音甜美地說道：「三弟，還有我呢？」

　麥亮宇不禁愕然一怔！問道：「還有妳什麼？二姊。」

　歐陽映雪甜美地道：「你怎麼不向我道歉？」

　麥亮宇眨眨星目道：「爲什麼？小弟那裏得罪二姊了？」

　歐陽映雪道：「你雖然沒有得罪我，但却不該不問清楚事實就變臉和大哥吵架，害得我心裏直替你們着急担心，這還不該向我道歉麼？」

　「哦……」麥亮宇心中一想，這倒也確是實情。

　於是，他一聲輕「哦」之後，便立即拱手朝歐陽映雪也深深一揖，說道：「二姊，累妳着急担心了一陣子，小弟向妳道歉賠罪了。」

　歐陽映雪玉手一擺，道：「嗯，好啦，免啦，以後別再這樣就行啦。」

　她說時，嬌靨神情一本正經的樣子，但是話聲一落，却又天眞嬌憨的格格地笑了。

　格格嬌笑中，紫衫客臉容倏又一怔，目注麥亮宇問道：「三弟，尹育純那惡賊他獲得了五位老人家的所學有多少？」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據五位老人家說，大概有六成左右。」

　紫衫客道：「我三位師伯的三種絕學他獲傳了幾種？」

　麥亮宇道：「兩種，只有『震天神指』沒有傳他。」

　紫衫客眨眨星目，想了想，又問道：「三弟，你的『震天神指』，有幾分火候了？」

　麥亮宇搖頭道：「不知道，小弟自己也從未試過。」

　紫衫客抬手指着距離一丈五六遠處的一株大樹，說道：「三弟，你朝那棵大樹點出指力試試看。」

　麥亮宇點了點頭，隨即暗提一口眞氣，力貫右手中指，抬手一指點出。

　但聞「哧！」的一聲，指力竟透穿樹身而過。

　歐陽映雪看得不禁瞪目咋舌地說道：「三弟好强的指力！」

　麥亮宇似乎沒有意想到「震天神指」的威力，竟然如此强猛，神情不由微微一呆！

　紫衫客目睹這一指的威力，却是雙目神采飛閃，意興飛揚地朗聲一笑，說道：「三弟，你這一指的功力火候，比愚兄最少要高强了二成以上。」

　語鋒一頓，話題忽地一改，又問道：「三弟，你可知道那惡賊，現在什麼地方麼？」

　麥亮宇搖頭道：「不知道。」

　紫衫客道：「知道何處可以查問到他的踪跡麼？」

　麥亮宇道：「也不知道。」

　紫衫客眉鋒微皺了皺，道：「這麼說，只有在江湖上慢慢地打聽了。」

　麥亮宇點頭道：「是的，實情也只有如此。」

　紫衫客心中暗一沉思，道：「三弟眼下打算去什麼地方？」

　麥亮宇道：「山西太原『大鵬莊』，途中就便打聽尹育純的踪跡。」

　語聲一頓，望着紫衫客問道：「大哥要去何處？」

　紫衫客道：「愚兄和你一起同行訪查那尹育純的踪跡好了。」

　麥亮宇星目一眨，道：「大哥不回島上去麼？」

　紫衫客搖頭道：「愚兄這次離島踏入江湖，乃是奉家母命諭尋訪三位師伯，因爲三位師伯離島時間，已於去歲秋天屆滿五十年之期，該是返回島上的時候了，現在，三位師伯雖然已經去世，但是在未能得三位師伯的遺骸請回島上之前，愚兄的任務，便未完成，也就暫時可以不必回島去。」

　麥亮宇只點了點頭，沒有開口，再說什麼。

　歐陽映雪忽然眨眨美目，甜笑着嬌聲說道：「大哥，到現在爲止，小妹和三弟都還不知道大哥的姓名呢。」

　紫衫客聞言，自己也不禁失聲一笑，道：「呵！愚兄眞糊塗。」

　語鋒一頓即起，說道：「愚兄姓梅，單名一個仙字。」

　他眞是名叫「梅仙」麼？

　沒有錯，他確實是姓梅，名字中也確實有個「仙」字絲毫不假，只是在梅字與仙字中間應該還有一個字，他的眞名應該是「梅×仙」，他隱瞞了那個字。

　他爲什麼要隱瞞那個字？這當然有他的道理。

　是什麼道理？那就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　　×　　×

　武昌，亦名「江夏」縣。

　武昌地當江、漢之交，與漢口，漢陽成鼎足之勢，爲古今兵家必爭之地。

　這天午後，時間約莫是申牌辰光。

　梅仙，麥亮宇，歐陽映雪這二男一女三個身懷絕學功力的少年人，到達了武昌城內。

　他三人到得正巧，正是當地名震江漢武林的「鐵筆秀士」黎靖欽，爲其掌珠「女飛衞」黎玉眉設擂擇婿，開擂正日的前一天。

　這時，武昌城內城外各方羣雄雲集，江湖好漢，武林豪客，正邪兩道都有。

　這些人，有少年英傑，有中年大漢，也有那鬚髮斑白的老年人。

　自然，老年人只是少數，平均起來，還是以二十左右，三十多歲的青少年居多，其中更不乏那武林俠少，年青俊逸之士在。

　一些老年人，雖然大多數是來看熱鬧的，也有的是陪同自己的子侄輩來的，不過，少年人可也不一定都是來打擂的，來看熱鬧，開開眼界的更是不乏其人。

　「鐵筆秀士」黎靖欽乃是位名震江漢武林的豪雄，雖非正道之士，但也不是邪惡者流，而其掌珠「女飛衞」黎玉眉則又是個名閙江漢的武林紅粉，譽稱「色藝雙絕」的絕色佳人。

　據傳說，江漢道上，曾有不少武林子弟托人向黎家求過親，結果都碰了壁，碰壁的原因無他，是「女飛衞」對求親的對方看不上眼。

　「設擂擇婿」，這場面不言可知，定然是個盛況空前，熱鬧非常的場面。

　梅仙，歐陽映雪，麥亮宇都是初入江湖的少年人。

　他們當然不會得放棄這麼個開眼界，看熱鬧的大好機會。

　於是，當晚三人就在武昌城內落店投宿住了下來。

　雖然眼下武昌城內外，所有的大小客棧已是家家客滿，但是，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俗語說得好，「有錢能買鬼推磨」。

　梅仙出手一顆價值百两銀子的珍珠，使得店主人忘記了自己的姓名，忙不迭地讓出了自己的住宅，把老婆兒女趕到親戚家裏去暫住。

　第二天的上午。

　麥亮宇等三人到達東城外的「萬盛莊」時，擂台已經開始多時了。於是，他們三人便站在一處人少的地方，抬眼凝目向擂台上觀看。

　擂台高逾三丈，東西兩邊各有一座丈許大小的客台，客台上坐滿了一些來自各方的江湖豪雄，這不用說，能够在兩邊客台上坐着的，都必是當今江湖上有名望的人物。

　這時，擂台上正有一個身着大紅緊身衣褲，年約雙十出頭，嬌俏中帶着幾分冶蕩的美艷少女，將一個三十來歲的大漢打落下擂台。

　那名大漢，才被打落擂台，台下人叢中立即响起一個粗獷的嗓門兒喊嚷道：「大妞兒，我那兄弟不濟事，他不配和妳玩兒的，讓我大小子來和妳玩兒一陣，試試吧。」

　喊嚷聲中，便見一個黑衣大漢自人叢中躍起，縱落擂台上，身材高大魁梧，站在台上彷彿是半截鐵塔，比那紅衣少女高出兩個頭還多。

　那紅衣少女一聽這半截鐵塔似地大漢的話，簡直不像話，頓時不由粉臉飛紅，芳心氣生。

　因此，那黑衣大漢身軀剛一躍落台上，紅衣少女玉手立即一按柳腰，隨又一抖，抖出一條寒光閃閃，滿是倒鈎芒刺的軟帶來。

　梅仙踏入江湖爲時雖然還不足一年的時間，但是見聞却甚廣博，他一見紅衣少女撒出這麼一條軟帶來，口中不由立時輕「哦」了一聲，說道：「原來是她。」

　麥亮宇和歐陽映雪聞言，不由齊聲問道：「她是誰？大哥。」

　梅仙說道：「如果愚兄沒有猜錯的話，她該是南海雷州半島，七星嶺『七星婆婆』的弟子，外號人稱『紅蝎女』的阮小珠了。」

　歐陽映雪道：「這麼說，她不是那個『女飛衞』黎玉眉了？」

　梅仙搖頭道：「可能不是，她手裏的那條軟帶，頗似傳說中威震南海武林的『蝎鈎奪命帶』。」

（未完）

侠情脫俗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培　新·圖

神眼遊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雲聽聞丐幫金陵分舵主駱天峯說郊外白雲觀爲一般武林敗類聚嘯之地，乃獨自往探，爲觀中僞冒道士的無月道人暗算，在茶中下了迷藥，譚雲被迷昏綑囚地牢，得一原是觀中小道童所救，殺出地牢，與無月及數名大漢激鬥，此際，驀見頑童唐嘯與胆叟朱奇雙雙闖了進來，他們先把被制的小道童救下，譚雲得此外援，精神大振，把圍攻他的二名大漢斃殺，而唐嘯也施展生平絕技，追魂三判，一判刺入無月道人右肩，由前面直透背後，譚雲忽叫留活口，唐嘯笑答他死不了——

＊＊＊＊＊＊＊＊＊＊＊＊＊＊＊＊＊＊＊＊＊＊＊＊＊＊＊

辣手誅禍首　迷心不認親

這時，譚雲已拍活了那小道童的穴道，低聲道：「小道兄，你沒有傷着吧！」

小道童望望滿地死傷，心頭駭然，歎口氣，道：「我沒有受傷，我本是這白雲觀的伺事童子，觀主被他擄去，生死不明，觀中師兄，不是甘爲他們効命，就是被他們殺去，小道年紀幼小，才被他們忽畧，被無月留在身側，作爲聽差……」

旁側本還有幾個手執火把的大漢，眼看主腦人物，傷亡將盡，心中大是驚愕，棄下火把而逃。

譚雲四顧了一眼，道：「小道兄，這裏還有敵人麼？」

小道童道：「這觀中，本有三十餘位師兄，但這般人却在半月之前，夜入觀中，先制服了師父，然後脅迫小道諸位師兄聽命，稍有反抗者，不死亦得重傷。」

唐嘯道：「這原是一座清靜道觀，被他們攪渾了，不知你那師父此刻何在。」

小道童道：「生死不明。」

唐嘯道：「小道兄，這地方你也住不下了，這裏有十両黃金，你收起逃命去吧！」

小道童接過黃金，道：「多謝少俠。」

譚雲低聲道：「小道兄，請稍留步。」

從身上摸出一張銀票，道：「這個你收着。」

小道童道：「小道不敢。」

譚雲道：「你救我一命，千两紋銀，又算得什麼，譚家富有，小道兄請收下，譚某才能安心。」

小道童收了銀票，千恩萬謝而去。

目睹小道童離去之後，譚雲才一抱拳，道：「多謝兩位救命。」

唐嘯道：「用不着謝啦，你和我主人是朋友，咱們理當助拳。」

譚雲一下子腦筋未轉過去，道：「兩位的主人是那一位……」

唐嘯接道：「岳大俠岳秀啊！」

譚雲啊了一聲道：「是的，是的，兩位怎會到了此地。」

唐嘯道：「咱們希望替主人分勞，查查賊窩，遙見火光，又聞厮殺，所以，趕來了此地，想不到遇上譚兄。」

譚雲一指無月，道：「這牛鼻子老道，似乎是這羣盜匪之首，咱們可以由他身上問出內情。」

唐嘯微微一笑，行過去，拍活無月的暈穴，却點了他雙腿上的穴道，冷冷說道：「你聽着，我叫頑童唐嘯，當代大俠岳秀公子的從屬，你只要在江湖上走動過，就該知道我唐嘯的手段，答覆我問的話，你不想說也成，只要你不怕受罪……」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說一句假話，我斬下你一個指頭，聽清楚了沒有？」

無月道：「聽清楚了，不過，說來話長，諸位請到禪室中小室，貧道願意盡吐胸中所知。」

唐嘯道：「你可是很怕死？」

無月道：「貧道身受重傷，而且，也自知難求諸位饒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貧道只望說明內情之後，諸位能讓貧道落個全屍，死的痛快，也就是了。」

朱奇冷冷說道：「為什麼一定要到禪室中說？」

他究竟是年紀大了一些，心中忽然動了懷疑，隨口問了一聲。

無月歎口氣道：「我身入三清，陷入匪手，自己無法控制，隨波逐流，為惡江湖，白雲觀主被擄，我奉命冒充白雲觀主，在那禪室之中，我存有很多的証物，諸位目睹証物，當可有助瞭然內情。」

他說的合情合理，以朱奇的老練，也是無法不信。

譚雲道：「無月，我已領教了你的為人，極盡惡者之能，怎會忽然間這樣好了起來。」

無月道：「沒有法子，我是身不由主，希望諸位能夠担待一二！」

唐嘯道：「好吧！我們跟你到禪室中一行，你如是想要什麼花樣，你就要小心一些，當心我一寸一寸的撕裂了你。」

無月道：「諸位放心，小道天胆，也不敢再在諸位面前搗鬼了。」

譚雲雖然覺着這無月是一位品性冷酷的兇惡之徒，但却又想不出他會玩些什麼花樣，就算那禪室中有些什麼埋伏，以三人的力量，也不足懼。

心念一轉，也就未再攔阻。

唐嘯拍活了無月雙腿上的穴道，却點了他的雙臂。

這時，譚雲已然包紮好了左臂的傷勢，但無月却是全身浴血。

原來他肩頭被唐嘯的閻羅刺洞穿，鮮血仍然不停的流了出來。

在無月帶路下，三人進入了白雲觀主的禪室。

這禪室不大，但却很雅緻。

無月歎了一口氣，說道：「木案有蠟燭，旁側有火鐮火石，你們想法子點上燭火。」

唐嘯隨手一幌，幌亮了火摺子，果見木案上有一隻燃過的紅燭，隨手點上。

禪室中，頓然明亮了起來，照的一室通明。

唐嘯收起了火摺子，大刺刺的在一張籐椅上坐了下來，道：「什麼事，你可以說了。」

無月道：「諸位，可知道貧道身受什麼控制麼？」

唐嘯道：「廢話，這個我們自然不知了，如是知道，為什麼還要問你？」

胆叟朱奇冷冷說道：「這禪室之中，沒有什麼埋伏，你也不用拖什麼時間了，快些說吧。」

譚雲冷聲道：「我們有事情，無暇等你。」

無月歎息一聲，道：「只怕諸位不好走了。」

譚雲警覺心最高，立刻閉住呼吸，道：「無月，你難道又用了什麼陰謀鬼計不成？」

伸手一把抓住了無月。

無月身受重傷，雙臂又被點了穴道，自是無能反抗，被譚雲一把提了起來。

但他並無驚慌之色，淡淡一笑，道：「二公子，當然你一掌就可以取我之命，不過，在下一人換你們三個，死也算有本有利了。」

唐嘯道：「二公子，放他下來，讓我收拾他，我先割了他的舌頭，看他還狠不狠？」

對頑童唐嘯，無月確然是有些害怕，只覺此人少不更事，很可能不顧後果的蠻幹，遂急急說道：「三位中的是迷心香，這毒性半個時辰之後發作，心神恍惚，如不及時療治，三日之後，即瘋狂，不辨親人敵我，在三七二十一日之後，心腦痲痺而亡……」

語聲微微一頓，似覺着言未盡意，立刻接道：「自然，死亡諸位不怕，但那瘋狂時間中，神志迷失，不知要做出什麼事了？」

唐嘯雙目盡赤，臉上是一片殺機，冷冷說道：「有的你好受？」一捏無月，格登一聲，扭斷了無月右手一個指頭。

無月疼的一齜牙，道：「這迷心香，並非是沒有解藥。」

朱奇攔住了唐嘯，道：「小兄弟，問他解藥放在何處？」

不待唐嘯問話，無月已然搶先說道：「三位先請運氣試試看，是否眞中毒？」

三人運氣一試，果都臉色大變。

無月道：「唉！三人眞中了毒，看來，咱們得談談條件了。」

突然轉身向外奔去。

唐嘯伸手一把，抓住了無月的傷臂，只疼的無月一臉大汗。

但他已知三人確實中毒，咬牙苦忍。

唐嘯道：「我先斷下你的左臂？」

無月道：「閣下動手吧！在下死了之後，就沒有人知曉解藥放在何處？」

唐嘯微微一怔，鬆了雙手。

原來，他想到朱奇和譚雲，可能因自己處置不當而死，只好放手。

無月已知手操左券，笑一笑，道：「三位不知是否知曉了中毒原因？」

唐嘯道：「你說看看吧。」

無月道：「毒在蠟燭上，三位燃起火燭時，就點起了迷心香，只是那迷心香無色無味，三位覺不出罷了。」

朱奇道：「你這蠟燭早已點過了…」

無月笑道：「諸位都是老江湖了，若是用一支新的蠟燭如何能騙得過諸位。」

朱奇哈哈一笑，道：「很高明，你說吧！什麼條件？」

無月道：「先解開我的穴道！」

唐嘯道：「還有什麼？你一起說將出來？」

無月道：「咱們慢慢的談，先解開我的穴道再說。」

唐嘯一伸手，又抓住了無月的傷臂，冷冷一哼說道：「老子們就算要死，也要先收拾了你這雜毛老道，我要你十指盡折，再點你的五陰絕脈，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無月心頭駭然，但口中却笑道：「諸位，應該明白，我無月只不過是江湖上一個無名小卒，三位却是大名鼎鼎……」

唐嘯厲聲喝道：「頑童唐嘯，幾時受過人的威迫，就算你說的是眞話，小爺也不會等到毒發，我們會在毒發時，先行自刎。」

無月暗裏一咬牙，道：「好吧！三位覺着定要制我死地不可，貧道也只好以一命換三命了。」

唐嘯冷笑一聲，道：「二公子，咱們還能支持多少時間，毒性才會發作？」

譚雲道：「他說半個時辰，咱們至少還有一頓飯的光陰。」

唐嘯道：「够了，咱們好好的整整這雜毛老道。」

譚雲道：「怎麼整他？」

唐嘯道：「咱們盡一頓飯工夫，把他折磨死。」

譚雲微微一笑，道：「好吧！咱們在毒發之前，先看着他死去。」

無月雖然胆顫心驚，但他却強作鎭靜，道：「也好！除非你們一刀把我殺了，一頓飯工夫之後，未必就定能够把我折磨死。」

胆叟朱奇說道：「無月，你還有一個機會，快些說出來解藥所在，老朽以江湖聲譽担保，饒你不死，而且，立時放你離開。」

無月道：「目下是三對一的局面，在下不虧本，三位就吃虧大了，如是要談，條件應該由在下開出來。」

唐嘯道：「老哥哥，這小子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用和他談了。」

格登一聲，又被唐嘯捏碎了他一根指頭。

無月疼出了一冷汗，但他心中明白，如是啓口求饒，可能吃的苦頭更大，咬緊牙關，閉目不言。

譚雲原想，這無月是一位貪生怕死之徒，在唐嘯威脅之下，很可能說出解藥所在，但却未料到這一次，無月是王八吃秤錘，鐵了心啦，竟然是咬緊牙關，一言不發。

譚雲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唐嘯人似是上了怒火，抓起了無月另外三個手指頭。

無月睜開雙目，臉上盡是一片驚愕之色。

朱奇冷冷的說道：「無月，你右臂受傷，左手五指骨碎，而且，我兄弟也不會放過你，這個有得你受，你就算還活着，也必然是一個廢人了，老朽願一伸前言，說出解藥，就放了你……」

只聽一聲陰森的冷笑，傳了過來，道：「想要解藥，只怕沒有那麼容易。」

轉頭望去，只見門戶口處，站着一個全身黑衣的老者。

青滲滲一張馬臉，雙目如鈴，暴射出冷寒的神光，花白長髯，飄拂胸前。

身上佩着一把長刀，腰裏橫束着一條寬皮帶，插滿了二十四口飛刀。

朱奇冷笑一聲，道：「原來是黑心馬面苟兒。」

黑心馬面打量了場中形勢一眼，道：「難得，朱兄，還記得兄弟。」

朱奇道：「苟兄那一張臉，只要見過一次，大概沒有人會忘記。」

唐嘯道：「老哥哥，這個人叫黑心馬面……」

朱奇道：「那是他的外號，他本姓苟，叫作苟道。」

唐嘯說道：「這個人，我怎麼沒有見過。」

朱奇答道：「老哥哥見他，是十幾年的事了，那時間，你還小，咱們還沒有搭檔。」

目光一掠黑心馬面苟道，接道：「牛頭，馬面，從來是秤不離鉈，你在這裏出現了，怎麼不見牛頭何在？」

黑心馬面陰森一笑，道：「朱兄可是很想念我那位兄弟麼？」

譚雲望望天色，心中直着急，暗道：「如是無月說的不錯，再過一盞熱茶時光，我們就要毒發而死，應該早些動手了，多殺一個，也好多撈回一點本錢，和他囉嗦什麼？」

但聽朱奇道：「談不上想念，但既是老朋友了，用不着躲躲藏藏的。」

譚雲已然忍不住，接口說道：「朱兄，咱們可以出手了。」

朱奇微微一笑，道：「不錯。」突然收起了兩枚鐵胆。

黑心馬面道：「你們中了毒，再有片刻，就要毒性發作，人變瘋狂。」

譚雲道：「所以要在這片刻之內，取你之命。」

苟道雙目一瞪，道：「你小子，是什麼人？」

譚雲傲笑一聲，道：「湘西譚家寨的譚二少爺。」

突然欺身而上，一刀劈出。

黑心馬面苟道，疾快向後一閃，避開了三尺，冷冷一哼說道：「你就是譚二公子。」

譚雲刷刷刷，連劈三刀。

這三刀，勢道強猛，逼的苟道一連向後退避了七八尺遠。不禁大怒，冷哼一聲，摘下了背上長劍。

寶劍入手，苟道胆氣，壯大了不少，青鋼劍連串的反擊，攻向了譚雲。

譚雲手中一把刀，奪自敵人，兵刃並不趁手，但他武功精湛，一把不趁手的刀，在譚雲手中，仍然有着驚人的威力。

兩人刀劍並舉，惡鬥的十分激烈。

黑心馬面苟道自恃手中的青鋼劍，不但變化精奇，而且腕力強勁，心中吁了一口氣，攻勢猛銳至極。

譚雲也不甘示弱，手中刀，硬攻和硬架。

兩人這一番搏鬥，除了凶險之外，而且還夾雜着不絕於耳的金鐵交鳴之聲。

黑心馬面的現身，只是和譚雲展開了一番凶險的惡鬥，對無月並無幫助。

唐嘯目光微轉，看了場中凶險的搏鬥，冷笑一聲，道：「無月，我們的毒性快發作了吧！」

無月道：「是！快了，很快了。」

唐嘯冷冷的說道：「你運氣眞好，我本要慢慢的殺死你，現在，只好快些下手了。」

對唐嘯，無月心中害怕，知道這年輕娃兒，少了一份中年人那份瞻前顧後的穩健，不禁心中大急，道：「你們還來得及服用解藥。」

唐嘯道：「解藥在那裏？」

無月道：「解開我手臂上的穴道，我立刻拿給你們。」

唐嘯道：「告訴我們也是一樣。」

無月輕聲說道：「桌上那一個細瓷茶壺裏。」

朱奇飛身一躍，落到了木案旁側，伸手取過茶壺，倒在木案上。

茶壺中一層濃厚茶葉中，果然找出了一個墨玉瓶子。

瓶色和茶葉，顏色類似，如是不細心，極易忽略過去。

朱奇拿起玉瓶走過來，打開瓶塞，道：「無月，是這個麼？」

無月點點頭，道：「是的。」

其實，朱奇這話問的多餘，早已打開了瓶塞，倒出了兩粒丹丸。

那是黃豆大小的墨色藥丸。

唐嘯道：「老哥哥，先給無月吃下一粒。」

一面收緊了無月的右腕脈穴。

朱奇早已收好了鐵胆，左手揑起一粒丹丸，道：「吃下去。」

硬把藥物，放在了無月的口中。

無月心中明白，不吞下這粒丹丸，很可能會立刻死在唐嘯的手中，只好一咬牙，吞了下去。

唐嘯冷漠的道：「無月，你這解藥，藥力要幾時才能行開。」

無月道：「很快，很快，這不是已見效了麼？」身子一歪，向旁側倒去。

唐嘯不禁呆了一呆，說道：「也是毒藥。」

朱奇道：「果然是一個很惡毒的設計，計中有計，環中扣環，一步不能失錯，錯一步，就要受敵暗算。」

唐嘯一鬆手，無月的身軀蓬然摔在了地上。

聳聳肩，唐嘯有些懊惱的說道：「老哥哥，咱們渡過了江河，飄過海，想不到，竟然會在陰溝裏栽了，敗在這名不見經傳的雜毛老道手中，這眞是叫人心中不甘的。」

朱奇道：「小兄弟，事已如此，急在善後，想想看，咱們目下應該如何？」

唐嘯道：「我不敢想，如是這雜毛老道沒有騙咱們，變成了一個瘋子，那實在可怕，所以，我想既是闖不過這一關，那就不如早些自作了斷。」

朱奇道：「如果，無月是故意騙咱們，那豈不是死的寃枉。」

唐嘯道：「難就難在這裏了，咱們怕上當，又怕中毒，死不是，不死也不是，唉！可歎的是，一個人只能死一次，如是能死二次，咱們就先死了再說。」

朱奇哈哈一笑，說道：「如是一個人能够死它個三五次，天下那裏還有怕死的人？」

唐嘯忍不住微微一笑，道：「老哥哥，咱們先把那馬面宰了怎麼樣？」

朱奇抬頭看去，只見譚雲刀勢縱橫，攻勢猛銳的很。

黑心馬面，已被譚雲的刀勢迫落了下風。

未待朱奇答話，唐嘯突然一提眞氣，閻羅判斜裏攻上。

一出手，就是辣招絕技，招招攻向苟道的要害大穴。

單是一個譚雲，苟道已然處於下風，如何還受得住唐嘯猛攻强打。

譚雲一面揮刀强攻，一面高聲說道：「唐兄退開，再有三十合，我就要取他性命。」

唐嘯手中閻羅判怪蟒出穴，步步迫逼，一面冷冷說道：「我看咱們連十合也撐不過了，也許七八合內，就會毒發而瘋，咱們要在五合之內，殺了他，留一點時間自刎。」

譚雲哦了一聲，刀勢更見淩厲。

黑心馬面只打的心驚肉跳，一面高聲說道：「牛頭，你躲在那裏了，快些出來，我撐不住了……」

話未完，改口一聲慘。

原來，被唐嘯一判刺中大腿，血如泉湧而出。

譚雲大喝一聲，一刀劃過了苟道的後背，登時，衣裂皮綻，劃出了一道半寸深，五寸長一道血口子。

忽然間，金風破空，黑暗中無聲無息的飛出一個人影，人未到，一把三股叉已然先到，冷森的三尖叉芒，直刺向譚雲左肋。

胆叟朱奇冷笑一聲，道：「牛頭，我還以爲你永遠躲在暗中不出來了。」

口中說話，人却欺身而上，寒光飛旋，擋開了刺向譚雲的飛叉。

朱奇身如利箭，刷的一聲，人已到了牛頭的身前，右手一探，疾向鋼叉之上抓去。

牛頭大喝一聲，叫道：「馬面，快些後退。」

右手一揮，四柄小型鋼叉，直向譚雲和朱奇，唐嘯等擲了過去。

唐嘯的閻羅判，譚雲的單刀，同時飛了起來，擊落了兩柄飛叉。

朱奇右手一抬接住了一枚鋼叉。

牛頭發出了四柄飛叉，原本就沒有希望射中四人，但却給了黑心馬面苟道一個空隙，借勢一轉，飛奔而去。

兩人去勢很快，人影閃了一閃，人已沒入黑暗之中。

譚雲，唐嘯飛身而起，正待追趕下去，忽聽朱奇沉聲喝道：「不要追了。」

唐嘯停下脚步，道：「咱們就要毒發身死了，搏殺了牛頭馬面，也算替人間除一大害。」

朱奇道：「怕的是咱們還未追上他，就先行毒發。」

唐嘯怔了一怔，道：「老哥哥說的是





，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朱奇道：「先找安靜地方，停下來，靜待毒發。」

唐嘯道：「老哥哥，這才是眞正的坐以待斃了。」

朱奇道：「沒有法子，咱們毒性就要發作，無論如何已經無法在毒發之前，找到替咱們解毒的人了。」

唐嘯道：「咱們找到那裏去呢？」

朱奇道：「最好能找到主人……」

唐嘯接口道：「你是說，主人會解毒麼？」

朱奇道：「這個，老哥哥也不知道，他如能解毒自然會救咱們，如是他不會解毒，也會替咱們想法子，可是主人在那裏呢？」

譚雲輕輕嘆息一聲，道：「岳秀行踪無定，一時間那裏去找他，不過，咱們可以到楊晉的家裏去，但不知咱們能否支撐到他的家中。」

朱奇說道：「試試看吧，咱們盡量的趕。」

譚雲不再說話，舉步向前奔去，胆叟，頑童，在身後疾追。

三個人全力施爲，快如流星趕月。

行約大半路程，三人已感覺到情形不對，神志漸呈迷亂。

胆叟朱奇突然大喝一聲，道：「兩位，提提精神。」

譚雲，唐嘯人已快入迷亂之境，聽得朱奇這聲大喝，精神忽然一振，吸一口氣，壓住了發作的藥性，全速疾奔。

其實，朱奇也早已到了無能支撐之境，但他究竟是經驗豐富的人，心中念念不忘那將毒性發作的事，自感不支時，忍不住大聲喝叫一番。

這一聲喝叫，不但震起了自己的精神，也震起了頑童唐嘯和譚雲的精神。

三人奔近楊府時，藥性已經發作。

譚雲，唐嘯，突然停下了脚步。

胆叟朱奇一則功力較爲深厚，二則他心志集中，對藥物還能抗拒一陣。

眼看兩人的神色不對，忍不住大聲喝道：「小兄弟，二公子，你們能再多支持一刻時光，咱們就到楊家了。」

但譚雲，唐嘯神志已經迷亂，那裏還肯聽那朱奇的呼喝。

四隻眼睛，都睜的圓圓的望着朱奇，臉上是一片茫然之色。

胆叟朱奇，眼看同行數年，形影不離的小兄弟，竟然似不認識了自己，頓覺心上一酸，道：「小兄弟，你……」

唐嘯冷冷一哼，說道：「你給什麼人說話。」

朱奇道：「給你呀，兄弟，難道你連老哥哥都不認識了。」

唐嘯怒道：「我爲什麼要認識你，誰又是你兄弟。」

言來，已然是語無倫次。

朱奇道：「這毒藥果然厲害。」

但覺神志一昏，眼前那裏還有什麼兄弟唐嘯，已經變成了一個桀傲不馴的年輕人。

但聞唐嘯說道：「你這老匹夫，胡說八道的什麼？」

朱奇已經瞧着唐嘯不順眼了，聽他這麼一罵，更是火上加油，厲聲喝道：「你這王八羔子，在罵那一個？」

唐嘯道：「罵你，怎麼樣？」

朱奇還未來得及開口，唐嘯手中的閻羅判，已挾着一道寒芒，直刺過去。

這當兒，一條人影，悄無聲息的到了不遠的牆角之後。

來人是神眼楊晉，他得到佈守的四週捕快稟告，急急趕來。

他到了晚了一步，唐嘯已和朱奇動上了手。

兩人你來我往，打的十分激烈。

楊晉未聽兩人的對話，但看兩人打的凶險百出，決非玩笑。

胆叟，頑童，情同父子，義若手足，怎會這樣打了起來。

再看譚雲時，一臉茫然，望着兩人打殺，既無勸解之意，也無焦急之色。

究竟是見多識廣的人，從譚雲的神情，楊晉已瞧出了不對，瞧是瞧出來了，但却沒有法子處置，朱奇，唐嘯，搏鬥激烈，一丈內，人難接近，楊晉空自心中在焦急。

楊晉摸了摸腰裏的量天尺和寬面刀，招呼兩個埋作暗樁的捕快，道：「你們過來。」

兩個人急步奔過來，道：「總捕頭吩咐。」

楊晉道：「想法子去找岳公子，越快越好。」

兩個人同時一呆，說道：「到那裏去找？」

楊晉沉聲道：「多派幾個人去找就是了。」

兩個人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楊晉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大步向前行去。

直行到譚雲身側，才輕輕咳了一聲，道：「譚兄。」

譚雲回頭望了楊晉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楊晉不禁怔了一怔，說道：「兄弟楊晉。」

譚雲冷冷說道：「什麼楊晉？在下一向也不認識。」

楊晉一皺眉頭，道：「閣下不是湘西譚家寨的譚二公子麼？」

譚雲冷笑一聲，道：「不是。」

這一下，楊晉楞住了，也確定了胆叟，頑童，譚雲都受了很大的傷害，而致神智迷亂。

心念轉動之間，突聞譚雲冷冷喝道：「你這人幹什麼的，快些給我走開。」

楊晉歎一口氣，道：「譚兄，你當眞連兄弟也不認識了？」

譚雲冷冷說道：「你這人囉囉嗦嗦，可是活的不耐煩了。」

楊晉怔了一怔，道：「譚兄弟，你這是幹什麼？」

譚雲突然右手一揮，一掌拍向楊晉。

楊晉一閃身，道：「譚二公子，你敢殺官麼？那不是要造反了。」

譚雲冷冷說道：「什麼造反了。」

手中單刀一揮，直劈過去。

楊晉右手一揚，寬面刀疾飛而出，噹的一聲架開了譚雲的單刀。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帮帮主施雷在寺中與夫人重聚，突遭一黑衣幪面人暗中下毒，限令他半年內讓出帮主之位，施雷身體被制，無法動彈，幸皇甫秀華趕到，逐走黑衣幪面人，與施雷離開寺廟與周震川會合，周震川已跟踪得黑衣幪面人落脚之處，偕施雷往探，至則見丐帮護法及施雷大弟子正與武當弟子江逸虹聚談，施雷不便出面，由周震川現身把三人驚退，待周震川返回原地，施雷與皇甫秀華已走，周震川正欲離去，驀見武當丹陽道長來到，向周震川盤問身世及周父母姓名後，倏忽喃喃自語——

奮緣獲絕學 藉機探龍潭

丹陽道長臉上神色慢慢的平靜下來了，訕訕的一笑，說道：「貧道一時失態，見笑少俠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老前輩言見乎情，何笑之有。」

丹陽道長黯然一嘆，道：「貧道俗家亦是姓熊，家中有一小妹，適三湘周家，妹夫周侃文武兼修，家傳『日月五行輪』尤有獨到之處，因他平日極少在江湖走動，是以江湖上知之者甚少，三十年前，他們夫婦忽然舉家出走，此後，便再沒聽到他們消息了，因見少俠所使『日月五行輪』招術，與敝親路數近，而且少俠又復姓周，所以貧道動了親情之念，有瀆少俠清聽之處，尚望少俠勿以見責。」

周震川聽他道來，除了父親的名字不是周侃之外，眞可說自己就是這老道的外甥，但周震川爲人謹愼，不敢就此冒然相認，沉思了一下，忽然目光閃動，暗忖道：「有了，如果這老道眞是我娘舅，他該知道我父親所用『日月五行輪』上所有的四個字，我且問問他再說。」

打定主意，雙拳一抱，道：「老前輩想必見過令親所用的『日月五行輪』，不知令親那『日月五行輪』上，可有什麼文字？」

丹陽道長軒眉一笑道：「是了，貧道記得敝親那日輪之上，刻有『日升』兩字；月輪之上，刻的是『月恆』兩字。不知……。」

丹陽道長說到不知兩字，又顯得有點緊張起來，下面「對也不對」四個字，却再也說不出來了。

周震川這時的心情，却陡然之間，激動了起來，雙目神光烱烱的「啊！」了一聲，已是推金山倒玉柱，向丹陽道長拜了下去，道：「原來是舅舅，請受外甥一拜。」

丹陽道長忽然之間老淚縱橫，伸手扶起周震川，唏吁地道：「果然是賢甥，想不到！想不到！眞是做夢也想不到啊！」

周震川與丹陽道長認了親戚，心中亦甚是高興非常，兩人便席地而坐，話起家事。

周震川對丹陽道長更是左一聲舅舅，右一聲舅舅，叫得熟絡無比，起初，丹陽道長倒也全未在意，時間一久，他却聽得心中一陣難過，悠悠的長嘆了一聲，道：「震川，貧道已是出家修行之人，以後你還是稱呼貧道老前輩好了。」

周震川舉起星目，只見丹陽道長說過這話後，已是面色一肅，心凝神斂道貌岸然。

周震川知道丹陽道長出家之人，自有出家人的戒律，輕聲一嘆，肅然恭呼了一聲：「老前輩！」

丹陽道長站起身來，話鋒一轉，道：「老花子只怕要等得不耐煩了，你現在回去吧！」

周震川道：「老前輩，不去遵義與丐幫施幫主一見？」

丹陽道長道：「貧道另有要事，暫時不去與老花子相見了。」

周震川道：「此後，晚輩什麼地方可以見到你老人家？」

丹陽道長道：「你不用來找貧道，貧道自會前去看望你們！」

說着，微微一拂袖，人便飄然而起，向岩壁之下落去，只見他大袖飄飄，頃刻之間遠出了視綫。

丹陽道長去遠之後，周震川才想起忘了向丹陽道長查問一輪明月江逸虹之事，暗自搖頭苦笑了一聲，也起身回了遵義。

回到遵義，天色已是擦黑，桌上擺好了酒菜，老花子施雷與皇甫秀華坐在桌前，眼巴巴的望他回來。

周震川歉疚的謝了他們兩人，入席坐下，皇甫秀華迫不及待的問道：「川哥哥，那武當道士找你有什麼事？這晚了，才回來。他沒找你的麻煩吧？要不是花子伯伯相信他，眞叫人不放心哩！」

一見面，就是一大長串的話，把整個的心意都吐出來了。

周震川心神甜甜的一笑道：「你們猜，他老人家找我有什麼事？」

皇甫秀華秀眉一揚，臉上掠起一道迷惑之色，道：「你對他這樣尊敬？」

周震川笑道：「只怕誰也想不到，他是我舅舅！」

老花子施雷與皇甫秀華兩人表情，果如周震川所料，一臉不相信的神色，楞住了。

皇甫秀華更是大叫一聲，道：「川哥哥，你可不要上了人家的當啊！」

老花子施雷捲舌頭，舐了舐乾澀的嘴唇，道：「武當丹陽道長聲望極隆，騙人倒不會，只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周震川本來腦中壓根兒就未想到上當受騙之事，這時一經皇甫秀華提起，心中却是像吃了一塊石頭，耿耿於懷，不由得向老花子施雷說道：「老前輩，我有一件事想請教您，您可知道，丹陽道長的俗家姓氏？」

老花子施雷不加思索的點頭道：「知道，他是太湖熊家的老大，他叫什麼名字，老夫一時却想不起來了。」

周震川一聽丹陽道長果然姓熊，心中先自吁了一口氣，道：「太湖熊家，現在還有些什麼人？」

老花子施雷道：「太湖熊家現在當家的是熊老二，熊老二可是多子多孫，養了七個兒子，八個女兒，最大的兒子，現在差不多有四十歲了，可是最小的女兒，今年還只有二歲……。」

皇甫秀華截口嬌笑道：「花子伯伯，您對熊家，摸得這樣清楚，不會沒安好心吧！」

老花子施雷哈哈大笑，道：「太湖熊家的『萬家春』，是舉世無匹的佳釀，老花子被熊老二吊足了胃口，這幾十年來，我老花子除非不經過太湖附近則已，只要有機會，我老花子總少不得到他們熊家去攀攀交情。」

周震川笑道：「老前輩這樣說來，那就更不錯了，家母也是釀酒聖手……」

老花子施雷忽然一揮手道：「且慢，讓老花子想一想！」雙目一閤，低頭深思起來。

想了一陣，一拍大腿，跳了起來，說道：「對了，這次我老花子好好的敲熊老二二三十罈『萬家春』了……令堂閨諱可是『蘭希』二字，令尊可是單名一個『侃』字？」

周震川這時已經認定丹陽道長確是他娘舅了，點頭道：「老前輩說對了一半，家父的稱謂似乎有點不對。」

老花子施雷肯定的道：「錯不了，一定是令尊改了名字了。」

皇甫秀華忽然插嘴道：「花子伯伯，我覺得你這人太奇怪了，丹陽道長的名字你不知道，但……」

皇甫秀華的話，是一觸即發，但話到口邊，猛然覺得再說下去，大是不妥，如說老花子過份留心周震川的母親，豈不等於對開自己的玩笑，因此言未盡意，倏然一歛。

老花子施雷朗然一笑道：「這有什麼奇怪，當年周家舉家失踪，熊老二就托過我花子替他找人，以後我老花子到他家中去，少不得總要先被他挖苦一頓，才嘗得到他的『萬家春』，嘻！嘻！為了找尋令尊令堂，老花子實在受足了氣了，這一次自然得大大的敲他一頓了。」

皇甫秀華笑道：「人又不是你發現，你老人家倒會檢現成！」

老花子施雷笑道：「反正熊老大捎回去的信息沒有老花子快，老花子這記竹槓敲定了。」

周震川一笑，坐了下去，端起酒杯，飲了一杯道：「兩位慢慢談，我可要先用酒飯了。」

皇甫秀華嗔了周震川一眼道：「好不懂禮貌，人家等了你大半天……。」

老花子施雷呵呵笑道：「這半天等得不寃，大家也實在餓了。」一口氣，就灌了三大杯。

皇甫秀華一笑，大家便吃喝起來。

用過酒飯，剛轉到內廳，泡好了三杯香茗，廳前人影一閃，九指神偷莫木森飛身而到。

請九指神偷莫木森坐定，皇甫秀華親身替九指神偷莫木森奉上一杯香茗，笑問道：「老哥哥，那邊有什麼動靜？」那邊當然是指施老夫人那邊的事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他們大家都很平靜，倒是老夫無意之間，發現二個可疑之人，特來告訴你們。」

「什麼人？」皇甫秀華挑起了雙眉問道。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武當俗家弟子一輪明月江逸虹和武當長老丹陽道長兩人來了遵義，就住在迎賓大樓，不知你們知不知道？」

皇甫秀華有心試一試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遵義乃是通衢要衝之地，人來人往，多如過江之鯽，丹陽道長雖然名重一時，那也沒有什麼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了一笑，道：「沒有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小妹，老夫和你打一個賭好不好？」

皇甫秀華笑道：「我才不和你打賭哩，贏了你的賭，等於逼你再上梁山。」

九指神偷莫木森微微一笑，道：「別看他們兩人，一個是武當派的耆宿，一個是武當派的新秀，老夫一眼就看得出，他們兩人到遵義來必有原因……」

話聲微微一頓，轉向老花子施雷，接道：「施幫主，您最好能派一個得力弟子嚴密監視他們，有備無患。」

周震川對九指神偷莫木森的機伶善變，已是領教過，沒想到他一雙眼睛更是厲害，一眼就能看出丹陽道長他們形跡可疑，這種出奇的能力，除了他九指神偷莫木森之外，只怕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了，心服之餘，覺得還是先把話說明了好，當下一笑，道：「老哥哥這份眼力，眞是明察秋毫，小弟是佩服極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前來告訴他們這個消息，原以為可以給他們一個驚訝，却不料周震川的話，好像比他發現得更早，雙目一瞪，笑道：「好兄弟，原來你們已經留心他們了。」

皇甫秀華忽然又插嘴進來，道：「老哥哥，現在小妹倒要和你賭一賭了……」

話聲未了，九指神偷莫木森已是搖手笑道：「老夫不上你的當了，我看你們之間大有文章，老夫洗耳恭聽了。」說着，端起香茗，啜了一口，背向椅子上一靠，含笑以待。

周震川連笑二聲，於是把與一輪明月江逸虹相遇，以及與丹陽道長認親之事說了出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雙眉一皺，望着老花子施雷，沉聲說道：「施幫主，你的看法如何？」

老花子施雷道：「老花子只道丹陽道長是暗中尾隨一輪明月江逸虹而來，如今他們走在一路，這就叫人想不通了。」

丹陽道長乃是武當派除了掌門人外，第一長老，以他江湖上的身份地位而言，他不可能做出自貶聲望之事，但他為什麼和一輪明月走在一路呢？這不但叫人難懂，也叫人不敢去懂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老鼠似的小眼睛一翻，說道：「既然如此，你丐幫也不用派人監視他們了，以免打草驚蛇，就交給老夫好了。」

站起身來，身形一幌，就走了個沒有人影，要走的招呼也沒打一個。

九指神偷莫木森這一來一去，憑空又給周震川帶來一腦子亂麻似的困惑。

丹陽道長到底來意如何？為什麼這時候出面和他相識親戚關係？難道他們是想利用這種親戚關係，影響他的立場嗎？

這些理不清的思潮，弄得周震川一夜都沒能安枕，他功力深厚，本來三兩天不睡覺，根本不當一回事，但是在這種心煩意亂之下，使他好像四五天沒有睡覺，兩眼之上，佈滿了鮮紅的血絲。

外面傳來更鼓的聲音：「噹！噹！噹！噹！噹」啊！已是五更天了，窗前已經泛起一片淡淡的曙光。

朦朧中似是有一道白光穿窗而入，正向周震川床上飛射而到。

周震川猛然一震，精神一凝，從心勞意擾之中解脫出來，眨眼間，那道白光已到了床前。

周震川暗笑一聲，右手一抄而起，分光捉影，一把攫住了那道白光。

那白光入手，但覺一輕，原來只是一張紙片！

周震川訝然翻身坐了起來，注目向紙片上望去，只見那紙片上寫了一行字：「請卽來初會之處一晤！」

最後，沒有下欵，不知是何人所發？

「初會？初會？」這幾個字在周震川腦中盤旋了一陣，不由恍然而悟道：「莫非是他老人家？」

此念一生，周震川已是飛窗而出，向城外那僻靜之處掠去。

這時，天色剛露曙光，路上尚無行人，周震川儘可飛身疾行，放開腳程，不過片刻之間，便已到了地頭，遠遠便見丹陽道長道袍隨風飄起，孤岸地遺世般獨立在晨光曦微之中。

周震川腳下加勁，身如飛鳥掠林，一掠而到，落在丹陽道長身前。

丹陽道長見周震川飛行之勢，其快如風，一隱一現就到了身前，心中是又驚又喜，輕「啊！」了一聲，含笑道：「你這身輕身功夫，是誰教你的？」

他口中不提周震川父母，顯然認定周震川父母教不出他這身藝業來，詎料，周震川微微一笑，道：「家母！」

丹陽道長愣了一陣，訕訕的一笑，道：「常言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眞想不到你娘，已不是吳下阿蒙了，哈！哈！哈哈！貧道眞高興與你們遠居海外，有如此出類拔萃的成就！」

周震川謙遜的一笑道：「晚輩這微末之技，有承你老人家謬奬……」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欠身一禮，說道：「辱蒙寵召，不知道你老人家有何吩咐？」

丹陽道長雙目一凝，注視了周震川一陣，自己先點了一點頭，然後緩緩的道：「貧道要帶你去見一位武林前輩，你可願往？」

丹陽道長沒有說帶他去見什麼人，只問他願不願去，分明有不便於說出那人的原因，周震川也不多問，點頭欠身道：「晚輩但憑吩咐。」

丹陽道長微微一笑，道：「我們現在就此前往吧！」

轉身舉步，大袖輕揮，點塵不驚，人已當先走了出去。

周震川身形微斜，轉到丹陽道長左肩之後，略緩半步，緊隨不捨。

一路上，丹陽道長問了周震川一些家中情形，周震川都一一據實相告，兩人飛行於山林曠野之中，兩個時辰不到，已遠出百里開外。

在崇山峻嶺之中有一座又古老又破舊的道觀，而且也小得可憐，在外面看，佔地絕不會超過四丈見方。

觀門緊閉着，台階與觀門之上，都已爬滿了青苔，顯見觀中之人，十天半月難得打開觀門一次。

丹陽道長手掌在觀門之上輕輕拍了二下，觀門開後，現出一位滿頭白髮的老道

士，先向丹陽道長稽首一禮，一語不發的站向一旁。

丹陽道長帶着周震川進入道觀，周震川抬頭只見迎面三清神像之下，端然坐着一個修眉朗目，精神矍鑠，長髯飄胸的青袍老者。

鄒老者神態飄逸，面帶藹笑，見了他們正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周震川只覺鄒老者神目如電，精光耀眼，正向他的身上射來。

丹陽道長稽首一禮見過鄒老者後，回首輕喝一聲，道：「震川，快快拜見敝掌門人！」

周震川聞聲一震，暗暗「啊！」了一聲，忖道：「他就是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呀！」

周震川面對着這位名震天下，世人難得一見的武當掌門人，別看他出道以來，無往不利，這時却不免仍有惶悚之感，微現失措的怔了一怔，抱拳一禮，道：「晚輩周震川叩見老前輩！」身形一彎，就要拜了下去。

武當掌門人右手微微一翻，發出一股玄門罡氣，托住周震川，欠身含笑，道：「少俠請不要多禮，請坐！」

周震川適可而止，在丹陽道長一旁落了座。

周震川沒料到丹陽道長乃是帶他前來會見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心理上沒有一點準備，更不知丹陽道長帶他前來目的何在，因之，在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未說話之前，未敢輕率出言，保持沉默的自重。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目光一轉，轉向丹陽道長，問道：「師弟，你和周少俠詳談過沒有？」

丹陽道長微微起座欠身道：「小弟未敢擅專，請掌門人面詢。」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回臉轉向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令尊早年在中原之時，與貧道曾有數面之緣，令舅又是貧道同門師弟，說來府上與敝派關係至爲密切，貧道言語上如有欠妥之處，尙請少俠不要見怪。」

一大掌門人，說起話來，如此客氣，倒是很少見，周震川受寵若驚，連聲道：「不敢！不敢！老前輩太客氣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暗中默察周震川，初來之際，雖然畧有不安之色，但不久就神安心泰，表現得甚是沉練，年紀雖輕，却自然流露出一種胆識兼具的氣質，暗暗點頭不止，甚是讚賞。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望着周震川目光之中顯出異樣的神采，道：「貧道聽丹陽師弟說，少俠昨天打敗逆徒，似乎尙未施展全力，但不知少俠如全力施爲，逆徒能夠支持多少回合？」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實在是一個奇人，問出來的話，就令人感覺到奇突非凡。

周震川一時眞無法瞭解武當掌門人雲陽道長的意向，不由得轉目向丹陽道長望去，丹陽道長點頭示意，要他大胆直說無妨，心神一定，坦然道：「請恕晚輩放肆，晚輩如全力施爲之下，自信三十招之內，可以致勝。」他這樣說，實在還有相當保留，他沒有道及他的飛環絕技，他要是施展飛環絕技，一輪明月江逸虹將更難抵擋。

一輪明月江逸虹是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親手教育出來的年青高手，他有多少斤兩，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心裏甚是淸楚，他除了功力火候尙嫌不足之外，其實已得了武當掌門人十之八九的眞傳，就當今武林之中一流高手，只怕也無法在數十招之內佔得他上風，要擊敗他更是不容易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微微一楞，道：「少俠除了家傳武學之外，還承受了鄒位世外高人的衣鉢？」

周震川搖頭道：「晚輩除了隨堂上雙親習藝之外，從未另外從師。」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臉上掠過一道驚訝之色，道：「貧道有意請少俠與敝派午陽道長印証幾招武學，尙望少俠首肯。」

這座道觀之內，總共只有四個人，武當掌門人口中的午陽道長，自是開門出來的鄒位白髮道長了。

周震川不由得先轉頭去望了午陽道長一眼，只見午陽道長臉上一無表情，同似未覺。

周震川目光一收，欠身道：「晚輩末學後進，得蒙午陽前輩賜教，幸如何之，敢不遵命。」

從後門出去，有一片小小的空地，而且寸草皆無，修葺甚是平整，與道觀前門鄒種荒蕪的樣子大是不同。

這時午陽道長與周震川已在小小空地之上，各據一方，相對而立。

這雖然是印証性質的較技，由於午陽道長乃是武當掌門人同輩高士，周震川不敢狂妄自大，「日月五行輪」分持雙手，神態是一片嚴肅穩重。

午陽道長別看他外表龍鍾衰弱，其實却是武當派派駐雲貴境內的一方巡檢，身份雖不及丹陽道長，却也是武當派有名之士。

這時，午陽道長一劍在手，精神抖擻，老態盡去，雙目之中，神光炯炯，功力之深厚，已盡在神光之中，告訴了周震川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雙環一併，欠身一禮，道：「晚輩末學後進，藝業難登大雅之堂，有請老前輩手下留情一二。」

午陽道長笑了一笑，道：「少俠請別客氣，進招吧！」

周震川身居晚輩，理當先行出手，當下便不再謙讓，畧一欠身道：「晚輩恭敬不如從命，有僭了。」

左脚向前踏出一步，雙輪由外而內，使了一招「丹鳳朝陽」，這「丹鳳朝陽」使在最初，與「童子拜觀音」，都是末學後進，向前輩請教時的禮數。

周震川不驕不妄，禮數一盡，忽然雙臂一抖，化「丹鳳朝陽」爲「大鵬展翅」，人已凌空而起，躍起來高達一丈六七，居高臨下，一輪護身，一輪下擊，疾撲而下。

午陽道長神情一凝，手中靑鋼長劍慢慢舉天而起，他舉劍極緩，但劍尖之上，却震出一陣嗡嗡之聲，勁氣如潮，已從劍尖之上發出去。

周震川因知午陽道長乃是武當高人，一出手就使出了精奧奇招「天虹倒瀉」，午陽道長更沒敢小覷這位年輕人，出手就

把太極慧劍之中的「遙望雲山」，使了出來。

周震川但覺一股奇大無比的勁力，從午陽道長劍尖之上發了出來。

周震川身形一歛，左手「日月五行輪」揮動之下，已與午陽道長來劍，凌空對拆了三環四劍，乍合卽分，周震川身形一仰，迅捷無比的倒翻了出去。

他身形一落地，猛又兩人一合，劍環又交織成了一團。

周震川氣勢如虹，午陽道長沉練如山，只看得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與丹陽道長凝神屏息驚嘆不止。

周震川與午陽道長這一交上手，與一輪明月江逸虹相鬥時，聲勢又自不同，各以奇詭快迅的身法，閃避對方攻擊之勢，同時，又各出奇招，以求制敵先機，不過片刻時光，兩人已打了六十多招。

午陽道長雖然功力深厚，對敵經驗豐富，却未曾佔得絲毫上風。

再看周震川攻勢如潮之中，神態之間，始終保持着一種自然的韻律，大有一代宗師的氣概。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忽然一揮手道：「兩位請住手！」

周震川與午陽道長人影忽分，各自向後躍退。

這時，周震川仍是一副恬逸之態，但午陽道長兩鬢之際，却已微微顯現出了汗漬。

形勢上未分勝負，在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眼中，已看出周震川心存禮讓，暗中不由大爲震驚，心中凜然忖道：「這孩子，年紀不大，一身成就，簡直是大出人意表了……。」

周震川這時已收好雙輪，向武當掌門人一抱拳，說道：「現醜了，請老前輩明敎。」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思潮一斷，舉起手來，輕拂了一下胸前長髯，歛神一笑，道：「少俠一身成就，尤在貧道想像之上，啊！啊！請回觀再與少俠從長計議。」

大家回到觀中，各自坐下，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神色一正，肅然道：「少俠，實不相瞞，貧道相請少俠而來，乃是有一事相請少俠賜助。」

話聲一落，一雙精光如炬的眼神，停在周震川臉上，凝視不動。

周震川暗忖道：「他以一派掌門之尊，不惜向我紆尊降貴，親口向我說出這種話來，可想而見，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和對我寄望之深，別開舅舅的親情不說，就是這一份知遇之情，也叫人無以辭謝。」

周震川打定主意，微微一笑，道：「但不知是什麼事？晚輩只怕幫不上忙。」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說道：「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不僅關係敝派立派以來的聲譽榮辱，更與整個武林安危，息息相關……。」

話聲忽然一頓，長長的嘆息一聲，接着道：「江湖動亂將興，一場腥風血雨卽將來到，少俠近月來的經歷，想必已看出了不少蛛絲馬跡。」

周震川聽了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的話，想起近月來所經歷的事故，有如撥雲見靑天，驚「啊！」了一聲，點頭道：「老前輩說得不錯，晚輩私心之中，似是已有了這種感覺。」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道：「少俠能有此見，當知貧道之言不是無的放矢。」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貴派與少林，素有領袖正大武林門戶之譽，老前輩微服而出，事情之嚴重，可想而知，晚輩就是一無所知，亦不會冥頑至此。」

話聲微微一頓，星目之中神光陡然一凝，望着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話鋒一轉道：「但晚輩有一不明之事，想就敎於老前輩。」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和聲說道：「什麼事？」

周震川道：「丐幫面臨被人分化瓦解之困境，此事不知老前輩有否耳聞？」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微微一怔，道：「有此等事？貧道倒是尙無所悉。」目光一轉，射向丹陽道長，似有查問之意。

丹陽道長畧作沉吟道：「小弟雖有所覺，但實情尙不得而知。」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道：「請少俠見告一二。」

周震川於是將老花子的處境，據實說了出來，接着道：「此事與令徒江逸虹只怕大有關連，老前輩對令徒……。」

武當掌門人待他把話說完，便點頭截口道：「逆徒誤入歧途，貧道並非不知，早在半年之前，他便已犯下了彌天大罪，貧道此番微服而來，便是導因於他，而今日之有求少俠臂助，亦是因他而起。」

周震川自聽得九指神偸莫木森道及，昨晚丹陽道長與一輪明月江逸虹相處在一起，心中便耿耿不安，這時正好借題發揮，把這件事問了出來，以消心中之疑。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的坦誠態度，使周震川很是滿意，暗暗吁了一口氣，說道：「老前輩可是說明知不問，乃是意在大局？」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點了一點頭道：「貧道不打誑語，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便是貧道對他期望至大，他雖然一時誤入歧途，尙冀他能迷途知返，爲敝派雪恥，爲江湖贖罪。」

周震川肅然起敬，長身而起，抱拳一禮道：「老前輩心存至善，令人可敬可佩，晚輩不才，願効微勞，但憑吩咐。」

武當掌門人含笑而起，還禮說道：「少俠慷慨義士，嘉惠敝派，貧道先此致謝了。」

話鋒一轉，向丹陽道長點了一點頭，道：「丹陽師弟，你請周少俠去吧！」

丹陽道長稽首一禮，應了一聲：「領諭！」向周震川一招手，轉身從後門走了出去。

周震川隨着丹陽道長走出後門，順着山腰，去約兩三里路，到了一座怪石嶙峋的石林之內，穿行而入，停身在一塊兀立巨石之前。

丹陽道長伸手在巨石突出部份，拍了三掌，旋見鄒巨石緩緩移動。現出一個洞口來。

丹陽道長當先而入，周震川稍不猶豫，隨在身後走入洞內，兩人一進入洞內，鄒塊巨石便自行關閉了起來。

周震川只覺眼前一黑，已是伸手不見五指，隨聽得丹陽道長的聲音道：「震川，你隨貧道脚步之聲，向前走來。」

眼前一片漆黑，周震川聽聲辨位，隨着丹陽道長脚步之聲向前行去，行約六七十丈，突然眼睛一亮，一道青濛濛的光影在眼前發了出來，自己立身在一間石室之內。

周震川放眼望去，只見這間石室空空蕩蕩，什麼也沒有，室頂上嵌着一顆明珠，那青濛濛的光影，便是從那明珠之上發出。

這時，丹陽道長已轉過身來，面對着他，道：「震川，你仔細看看，洞壁之上，有些什麼東西？」

周震川聞言之下，這才向洞壁上注目望去，敢情那洞壁之上，還畫得有三個人像。

只因那人像畫得甚是輕淡，與洞壁顏色幾乎完全一樣，是以不留心之下，極易疏忽過去。

這時，只見丹陽道長忽然向着那三幅人像稽首一禮，口中喃喃的禱告了一陣，一臉穆肅的向周震川道：「震川，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周震川只知武當派乃是武林之中，聲威顯赫的名門大派之一，與少林派並執當今武林牛耳，至於，武當派的內情，却是一點不知，只有搖搖頭，說道：「晚輩不知道。」

丹陽道長道：「本派除了武當三元觀爲根本重地之外，只在全國各地名山之中，設有七大洞天，此處卽爲『靈飛洞天』所在之處，壁上『靈飛三式』，乃是本派秘技之一，此三式本派弟子中，尚無人奉命研習，本派爲因應當前武林情勢，敝掌門人授命貧道研習此『靈飛三式』，並以此三式相贈與你……。」

話聲忽然頓了一頓，接着聲音一沉，又道：「汝本非本派弟子，今得學習本派『靈飛三式』，乃本派歷代祖師與掌門人之殊恩，與你個人之殊榮，今有三事，望你三思後回答。」

略爲緩了一口氣，接着又道：「第一，這『靈飛三式』只准你個人終身使用，不得擅自傳人。第二，只准你在處理與本派有關之人與事時使用。第三，你習得『靈飛三式』之後，應爲本派榮譽護法，與本派共同携手合作，爲武林伸張正義，消弭禍亂。」

武當派千百年來，就是武林正義力量的主流，以武當派千百年來的聲望，與丹陽道長對他的關愛，周震川對「靈飛三式」雖然沒有貪得之念，却有却之不恭之難，再則他已來到此地，又答應相助武當派在先，除了答應之外，也實在別無選擇，當下微微一沉思，毅然點頭，說道：「貴派如此看得起晚輩，晚輩却之不恭，敢不遵命。」

丹陽道長暗暗吁了一口氣，面上微現笑容，點頭道：「請少俠正式參見敝派靈飛祖師聖像。」

丹陽道長閃身站過一旁，周震川正位而立，向那人像，行了三拜之禮，又轉身向丹陽道長一禮，說道：「多謝老人家指引了。」

丹陽道長微微一笑，道：「這是你自己的福緣，你本身如果沒有可取之處，貧道何能爲力。」

話鋒一頓一轉，道：「我們在這裏，只有三天的時間，時間不多，有話以後再談吧，你先注意看看這『靈飛三式』，是否能夠調和？」

周震川注神於目，向「靈飛三式」進一步作深入的探討，這一深入探討之下，周震川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肅然起敬起來。

敢情，這「靈飛三式」表面上看去，只是三個極其平凡的式子，似乎三歲小孩子都可以不費思索的擺出來，但眞要照着做時，却又完全不是那回事，其精微奧秘之處，簡直非一言可盡，的是神妙無方的三式絕學。

周震川本身武學修養奇高，所以一看之下，便能初窺玄妙，要是換了一位資質功力稍差的人，只怕眼睛裏的那人像，依然還是那樣平凡無奇。

丹陽道長一直守着周震川臉上的神情變化，因周震川的感受，而暗暗點頭欣慰不已。

周震川雙目入神的凝視了半晌，忽然搖頭一嘆，臉上現出了羞愧之色，低下了頭。

丹陽道長闊聲道：「震川，你心中有何感觸？」

周震川慨嘆一聲，道：「晚輩久聞貴派武學博大精深，前與江逸虹午陽道長一戰之後，頗有傳言失實之感，今日一見此靈飛三式，才知果如其言。」

丹陽道長微微一笑道：「本派武學，以洞天七洞最是精微奧妙，非年過六十，同時對本派有殊功之弟子，不得研習，因此本派弟子眞能獲得七洞奇學之人，除了掌門人外，少之又少，而眞正獲得七洞奇學之人，又多半年事已高，不惑知命，絕不會輕易顯露，外人自是難明實情。」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你今身爲本派榮譽護法，許多事情，日久自知，貧道問你，你習此三式，可有特殊困難之處？」

這是一針見血之問，問得周震川一臉訝然之色，望着丹陽道長，說道：「有三天時間，晚輩自信尚有參悟之能，惜以晚輩內功道路，與貴派迥異，只怕難發揮運用。」

丹陽道長含笑點頭道：「敝掌門人已有見及此，今有敝派『生化神丹』一粒，七字眞言一則，你服用『生化神丹』後，依照眞言施爲，自有奇效。」

說着，取出一粒赤紅如火的靈丹，彈入周震川口中，接着，口齒微動，七字眞言，已傳入周震川耳中。

周震川心領神會，面對神像，席地坐了下去，凝神一志，修習「靈飛三式」起來。

丹陽道長接着也盤膝坐在周震川身旁，自行修練。

× × ×

皇甫秀華一覺醒來，梳洗過後，便向周震川房中跑去，只見周震川的房門仍是關得死死的，皇甫秀華忍不住笑出聲來叫道：「川哥哥，太陽都要下山啦，你還不

起來！」

皇甫秀華的聲音雖大，無奈房中沒有半點聲音，皇甫秀華心中猛然一驚，右手向房門上一落，內力輕吐，震得房門一分而開。

她身形一幌，便進了房中，只見房中床上寢具零亂，對外的窗戶又是大開未關，房中那還有周震川的人影。

皇甫秀華與周震川乃是隣室而居，有什麼動靜，皇甫秀華絕無聽不到之理，再加周震川也不是等閒之輩，她可以說，別人要弄去他，更非易事，唯一的原因，只有他的舅舅丹陽道長來找到他，他才會走得如此神不知鬼不覺。

皇甫秀華差不多立時就想到了這一點，氣得一跺脚，道：「好一個武當牛鼻子，做事鬼鬼祟祟，總有一天姑娘要你們知道我的厲害。」

要知皇甫秀華乃是回天叟皇甫長春獨生愛女，自幼嬌生慣養，後來投的師父，又是風雲過一時的前輩怪人，在得天獨厚的情形之下，把她的小姐脾氣培養得驕縱到了極點。

這時，皇甫秀華認雲丹陽道長私約周震川，而把大家撇在一邊，不由心中甚是不舒服，發起小姐脾氣來。

皇甫秀華心中這一生氣，身後來了人也不知了……。

驀地，只聽一道陰森森的聲音發自身後，道：「姑娘可是要對付武當牛鼻子，我們眞是志同道合，好極了！」

皇甫秀華心中悚然一驚，這丫頭有小姐脾氣，但却極有機智，心驚之下，却絲毫不露慌亂之色，緩緩回過身來，先打量了那不速之客一眼，只見那人身材瘦瘦高高，一張寡白的瘦臉，任他堆上多少笑容，叫人見了，只有噁心，而沒有好感。

皇甫秀華秀眉一挑，冷「哼！」一聲，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堆起一臉諂笑道：「在下古今人，聽得姑娘有意找武當牛鼻子的晦氣，在下不才，願助姑娘一臂之力。」

皇甫秀華「啊！」了一聲，道：「你就是江湖上人稱的陰司秀才？」

陰司秀才古今人嘻嘻笑道：「難得姑娘還知道在下號稱陰司秀才，榮幸之極！榮幸之極！」

皇甫秀華一指自己道：「你可知道姑娘是什麼？」

陰司秀才古今人呵呵一笑道：「姑娘不就是名揚天下，共尊名回春叟的皇甫老前輩的令嫒千金麼！」

皇甫秀華用鼻子輕輕「嗯！」了一聲接着秀眉兒一揚道：「你既然知道姑娘是誰，可知姑娘交朋友的規矩？」

陰司秀才古今人微微一楞道：「什麼規矩？」

皇甫秀華格格一笑道：「本姑娘交朋友是寧缺無濫，所以凡是想和姑娘交朋友的人，先得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資格。」

陰司秀才古今人在江湖上也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臉色雖然寡白得沒有一點人色，身材面貌倒是長得有幾分秀氣，換言之，無論人才武功，都很有自信，笑聲問道：「你看在下有沒有這個資格？」

皇甫秀華左右看了陰司秀才古今人一陣，點了一點頭，道：「不錯，不錯，只不知你有沒有眞才實學？」

陰司秀才古今人道：「姑娘可是要當面相試？」

皇甫秀華道：「如果台端不以爲意，本姑娘正有此意。」

皇甫秀華這時正沒好氣，陰司秀才古今人才偏偏鬼摸了頭，急功好利，只聽了皇甫秀華一句話，就現身出來，想在皇甫秀華身上做文章，他那知道，皇甫秀華比他陰司秀才古今人更鬼更高明，陰司秀才想在她身上打主意，可說是自尋霉倒了。

但人要都有自知之明就好了，尤其陰司秀才古今人一向以計算別人爲樂趣，還以爲皇甫秀華只是眼高手低，年輕可欺，樂得檢這個便宜，哈哈一笑道：「這倒很別緻，在下樂於就試，文武兩途，但憑姑娘命題。」

話聲一頓，忽然輕輕的又道：「只是在這裏有點不方便吧！」

皇甫秀華笑道：「你又不是來生事搗亂，怕什麼？」

陰司秀才古今人目光亂轉，四週看了一下道：「姑娘如果要攷驗在下武功，難免要過招動手，這樣驚動了別人也不大好，尤其叫別人誤會了，更是不好。」

皇甫秀華心中一動，暗暗忖道：「好東西，你的胆子倒不小，竟然想把你姑娘調了出去，哼！我姑娘正要找你們，還找不着哩！我倒要看看你，又能把你姑娘怎樣？」念中點頭同意道：「你說得也是，但……」故意話聲一頓，等着陰司秀才接話。

陰司秀才古今人心中大喜，道：「在下有一個朋友，就住在城外不遠，他那莊子又大又僻靜，最是方便，我們就借用他那裏好不好？」

皇甫秀華沉思了一下，微微一點螓首道：「好，你等一等，我馬上就來。」轉身回到自己房中，換了外出服裝，帶了隨身應用之物，走了回來。

皇甫秀華他們住在老花子這裏，看似非常鬆懈，其實暗中還是隱伏得有丐幫好手，暗暗警戒，只是非到不得已的時候，絕不現身出來而已。

陰司秀才古今人領着皇甫秀華出了遵義城，便向一處崇山之中的莊院奔去。

貴州地方，聞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之諺，他們所去的那座莊院，雖在崇山峻嶺之中，其實離開遵義並不太遠，不過十來里路而已。

那座莊院被包圍在一片濃濃密密的樹林之中，到了樹林外面，還是看不出一點跡象。

穿過了那片樹林，地勢突然開朗，放眼綠蔭叢中，依山聳立着一片房子。

入得莊院，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穿過前院空場，登堂入室，才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少年走了出來向陰司秀才古今人欠身一禮，道：「古爺，您……。」

陰司秀才古今人一揮手截口道：「你們莊主在不在家？快去告訴他一聲，我古某人來了。」

那少年轉身走了出去，陰司秀才古今人請皇甫秀華就廳中上座，又親自替她沏了一杯香茗。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董培新・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個俏麗婦人，自稱花娘，帶着兩隻通靈猴子，在街頭賣藝，圍觀者貪圖眼福，大解慳囊，完場後，花娘正欲離去，突被地痞孫二所阻，命她隨他回去，花娘力求寬恕，孫二恃惡不允，正當花娘驚惶失色，一面有刀疤大漢挺身而出，勸阻孫二勿爲已甚，孫二不聽，逞強用武，詎只一招，便被刀疤大漢劈斷脚骨。刀疤大漢見孫二蹣跚逃去後，似對花娘甚予同情，詢問她在何處棲身，稍後當趨訪，給予稍事幫忙。事後刀疤漢子果依址往訪，此刻那古老棧房中闃無人影，只一對猴子似在向漢子表歡迎之意——

人比花嬌艷　心賽蠶絲柔

馬姓漢子走到廊外，停住腳步，輕輕咳了一聲。

花娘似乎正在屋子裏張羅一些什麼，腰間束着一條圍裙，兩頰泛着紅暈，她探出頭來看到馬姓漢子，立刻露出驚喜之色道：「啊，我還以爲……」

馬姓漢子笑笑道：「還以爲我不會來了，是嗎？」

花娘赧然一笑，低下頭去道：「進來坐，外面風大。」

屋子裏的陳設很簡單。

一張破桌子，兩張舊椅子，一隻木箱權充茶几，上面放着一副茶具。

再往後拉着一道布簾，裏面大概是臥室。

室中陳設雖然簡單，收拾得却很乾淨。靠窗戶底下，生着一個火爐，爐上溫着一壺酒。

桌上擺着兩隻菜碗，一碗紅燒肉，一碗青菜豆腐湯，都在冒着香噴噴的熱氣，似乎剛剛端上桌子不久。

馬姓漢子忽然湧起一股溫暖之感。

一個做丈夫的在外面辛苦了一天，回到家裏來，他所希望看到的，不正是目前這種情景嗎？

花娘將酒壺放上桌子，另外拿來一隻茶杯，紅着臉笑道：「奴家不會喝酒，也沒有在這裏招待過客人，所以連杯都沒有一個，這酒壺還是向店家借來的，只好請馬爺將就些。」

馬姓漢子定了定神，忙道：「娘子何必破費……」

他不是一個講小節的人，同時他也實在餓了，口中雖是如此說着，人已坐了下去。

馬姓漢子坐定之後，才發覺桌上只有一副杯筷，當下抬頭道：「娘子怎不過來一起坐？」

花娘道：「我先燒點水等下好替馬爺沏茶。不論奴家會不會喝酒，等會兒當然要敬馬爺一杯！」

×　　×

馬姓漢子的酒量並不大。

但奇怪的是，酒量不大的人，有時喝起酒來却往往比會喝的人還要喝得爽快。

馬姓漢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壺酒很快的便喝完了。

花娘是個很懂世故的女人，她無疑知道，讓一個男人喝醉了酒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誠心誠意讓一個男人喝酒，而又不讓他儘情喝個痛快，那就不如當初不必多此一舉。

所以，她今天雖然只做了兩碗菜，酒却準備了整整一大罈。

她倒出第一壺的最後一杯，馬上又將酒壺注滿，擱上火爐；同時，走去後面臥室中，拿出一包糖炒栗子，和一包水煮鹽花生。

這是一種很細膩的手法。

只有一個懂得侍候男人的女人，才會這樣做。

會喝酒的人，喝酒是一種藝術；會辦菜的女人，辦菜也是一種藝術；只有一個懂得辦菜的女人才知道不將所有的下酒菜做一次全部端上桌子，那樣做也許會在開頭時獲得一聲讚賞，但絕不能使男人獲得一種峯迴路轉和柳暗花明的歡趣。

馬姓漢子正苦吃膩了紅燒肉，見她忽然拿出一包栗子和花生，不由得重重一拍桌子，連連喊好不已。

如果這兩包乾果當初跟紅燒肉一起擺在桌子上，會有這串喊好之聲嗎？

第二壺酒很快的又光了。

當第三壺酒上桌之後，這女人也跟着端出了第三道菜。

一道很特別的菜。

她的身世。

無論什麼時候，聽一個女人述說身世，經常總是一道很好的下酒菜；無論什麼口味的男人，對這一道菜經常總會感到津津有味。

這女人的身世，其實並不如何特出，但馬姓漢子聽了，却爲之深深感動。

她說：她原是人家的媳婦，公公帶頭領着一個馬戲班子，由於時運不濟，當家的男人去年得時症死了，幾個搭班子的伙計眼看混不出名來，也都一個不別而去，公公因年老體衰，已無力東山再起，她們這一家人口本來就不多，這樣一來，一副生活重担，便於無形中落在她的雙肩上。

她一個婦道人家，又有什麼能爲呢？最後，她迫於生計，只好不惜抛頭露面，帶着這兩隻猴子，東奔西跑，四處飄流，靠着一點點微薄的收入，藉以養活一家……

馬姓漢子一邊聽一邊點頭，一邊點頭一邊喝酒，就這樣不知不覺的第三壺又去了一大半。

馬姓漢子在聽完她的身世之後，問道：「你那位公公如今何在？」

花娘道：「在老家苑平。」

馬姓漢子道：「家中除了公公之外，還有一些什麼人？」

花娘道：「還有一個小叔子。」

馬姓漢子道：「這個小叔子多大？」

花娘道：「過了年十四歲。」

馬姓漢子皺皺眉頭，又道：「你如今離家這麼遠，銀錢如何接濟？」

花娘道：「我這位公公除了歡喜喝兩杯，別無其他嗜好，談開銷並不大，每隔三五個月，只要能托各地錢莊捎回百把吊錢，也就儘够他們爺兒倆生活的了。」

馬姓漢子深深嘆了口氣，暗暗感慨不已。

百把吊錢合銀子不過三兩多，在他來說，有時喝一頓酒都不够，但在窮苦人家，却足敷半年之生計，想想眞是作孽！

花娘拭了拭眼角，勉强露出笑容，端起酒杯，說道：「沒有什麼菜，馬爺多喝一杯……」

馬姓漢子默默瞪着自己面前那杯酒，像在思索一件什麼事，隔了片刻，彷彿下定決心似的，毅然抬起頭來，手一擺道：「這一杯，你喝了，算是你敬你自己！」

花娘微微一楞道：「馬爺那是說……」

馬姓漢子頭一點道：「是的，我不喝了。今天你爲馬某人擺下酒，是你娘子瞧得起馬某人。現在，我馬某人也不妨告訴你娘子，你娘子沒有看錯人，我馬某人在江湖上雖算不上什麼正人君子，但跟孫二那一類的傢伙比較起來，我馬某人自信還算是個人物。」

他停了一下，正容接着道：「不過，俗語說得好，好漢擋不了烈酒三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古今只有一個。酒喝多了，總不是一件好事。趁馬某人口齒還算清楚之前，有幾句話，我必須正告娘子：今天的孫二，只是一個例子，娘子今後跑在江湖上，像孫二這樣的人物，隨時都不難碰得到，但娘子並不能每次都走好運，遇上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爲你排解過去。」

花娘眼眶一紅，再度垂下了頭。

馬姓漢子道：「我要你娘子敬自己一杯，就是這個意思。現在有兩條路，你娘子可以選擇！」

馬姓漢子說到這裏，忽然打開衣襟，從懷中取出一個長長方方，像官印似的小布包，拍的一聲，放在桌上。

花娘愕然抬頭道：「馬爺……」

馬姓漢子如同沒有聽得一樣，逕自站起身來道：「娘子請聽清楚：門外有一輛馬車，這裏是五十兩金子，從現在起，這兩樣東西都是你娘子的。明天這個時候，我還會再來一次。明天我來的時候，如果娘子已經走了，我祝娘子一路平安；如果娘子仍在這裏沒有走，那是咱們的緣份，我願向娘子保證，娘子一家三口今後的生活，馬某人願負全責！」

花娘子不知是驚是喜，楞了一下，才道：「馬爺……」

可是，她底下的話還沒有說出來，馬姓漢子已經頭也不回的走了。

× ×

馬姓漢子的酒量，說起來還不算錯。

因爲他雖然喝過了頭，兩條腿已經有點不聽指使，但他居然還能支撐着爬過一重山坡，在北市後山找着了那座天殺總營的秘密入口。

不過，經過一路上的山風吹下來，肚子裏的酒菜，已再不像早先那樣安份了。

他扶着岩壁，開始大吐特吐。

酒吐過了，神智也爲之回復不少；但是，當馬姓漢子進入秘道之後，仍然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地方？

他第一次進入這條秘道時，感覺到的只是新鮮和刺激；如今置身其間，却有如摸索在一座鬼氣陰森的墓穴中。

秘道中似乎較上次更黑暗，一陣陣冷風從腦後吹過來，令人不寒而慄。

是不是因爲他喝多了酒呢？

他停下來，仔細思量。他馬上發覺這並不是主要的原因。

因爲他剛才經過一陣嘔吐，酒意業已完全消退；他的預感從來沒有欺騙過他，如今這條秘道，是確有些異樣。於是，他緊緊背上的包袱，又自腰間拔出一支匕首，這才戒備着一步步繼續往前走去。

噢，是了，他終於找到原因何在了。

原來是燈的關係！

在秘道盡端，五座成扇面形的暗門上面，本來應有五盞油燈，如今連一盞也看不到了。

馬姓漢子暗暗納罕。

他實在想不出這五盞用以照明的油燈爲什麼要被取走。難道——他想——這座總宮中已經無人居住了不成？

馬姓漢子儘管心中懷疑，但雙脚仍然不由自主地跨進了左首第二座暗門。

走完甬通，鐵門在望。

鐵門緊閉着，還是老樣子，馬姓漢子走上前去，照老規矩抓起門上那根粗繩，連忙拉了三下。

裏面一點動靜沒有。

他又拉三下，裏面仍然不見動靜。

馬姓漢子忍不住徐徐嘆了口氣，他一點沒有猜錯，這裏的人，果然走光了！

是什麼時候走掉的？

有沒有留下暗號呢？

他取出火種，打亮火摺子，四下照了一遍，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

就在馬姓漢子站起身子，準備離去之際，身後那道鐵門，突然吱呀一聲，悄悄打開了。

馬姓漢子嚇了一跳。

轉過身去一看，只見一名青衣漢子，手上拿着一盞油燈，正在那裏齜着一對黃板牙，冲着他微笑招手。

馬姓漢子有點惱火道：「你們這是攪什麼名堂？」

短命楊二豎起了一根指頭做了個噤聲的氣勢，壓着嗓門道：「進來再說！」

馬姓漢子走進去之後，短命楊二立即將鐵門落了閂，像是生怕有人跟了進來似的。

馬姓漢子道：「三郎在不在？」

短命楊二朝後面寢宮一指，低聲道：「剛剛回來。這兩天楊家那邊吃緊得很，他日夜都在等着你回來，你要如果再不回來，在這三兩天內，我們也要走了。」

馬姓漢子輕輕一哦，沒有再說什麼，逕向寢宮走去。

寢宮中那位冒牌天殺帮主尚三郎正在六神無主地繞室徘徊，抬頭一眼看到馬姓漢子，不由大喜過望，連忙迎了上來，迫不及待地道：「怎麼樣？找着了沒有？」

馬姓漢子點點頭。

三郎緊接着又道：「總數有多少？」

「跟那厮說的差不多。」

三郎道：「有沒有四千兩？」

馬姓漢子道：「細數我沒有清點，看上去也差不了多少。」

三郎道：「全是黃貨？」

馬姓漢子道：「是的。全是一塊塊的金磚，看上去實在誘人得很。另外還有一堆銀元寶，不過爲數不多。」

三郎又道：「你有沒帶一點回來？」

馬姓漢子道：「帶了一點。」

三郎道：「在那裏？我看看！」

馬姓漢子卸下背上的包袱，正要打開之際，忽然扭頭四下掃了一眼道：「這兒的那兩個丫頭呢？」

三郎道：「這兩天風聲緊得很，我已經打發她們先上了路。沒有關係，你要什麼，我吩咐韻鳳，給你就是了！」

馬姓漢子道：「那就麻煩大嫂拿壺茶來吧！我口渴得要命。」

三郎朝後面暗道中一擊掌，高聲喊道：「韻鳳，馬大哥回來，快拿壺茶來。」

後面有人遙遙應了一聲，音調中充滿了喜悅。接着沒隔多久，一陣脚步聲傳來，那個叫韻鳳的少婦端着一壺茶從暗道中走出。

馬姓漢子起身接下茶壺，連應有的謝謝也沒說一聲，就仰起頸子，湊着茶壺咀，骨碌骨碌的將一壺茶一口氣喝了一個點滴不剩。

三郎瞧着馬姓漢子喝茶的樣子，眼珠子轉了一下，忍不住問道：「馬大哥在城裏喝了酒？」

馬姓漢子忽然一拍大腿，啊了一聲道：「我差點忘記告訴你們一件大事！」

三郎一怔道：「什麼大事？」

馬姓漢子放下茶壺，與高彩烈地笑着道：「一個人福氣來了，眞是山也擋不住，我馬某人活了大半輩子，受娘兒們垂青，這可說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三郎又是一怔道：「娘兒們？」

馬姓漢子哈哈大笑道：「不相信，是嗎？」他又笑了一陣，這才將花娘賣藝受辱，他仗義挺身而出，以及最後他致贈那女人馬車和資金的經過，一五一十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綠衣少婦韻鳳聽他一出手就是五十兩黃金，似乎甚不以爲然，三郎連忙咳了一聲，點點頭道：「是的，我跟你大嫂一直都在談着這件事，你馬大哥的確也該成家了，難得遇上這麼一個機會，自然不容錯過。」

馬姓漢子見三郎完全支持他，益發喜形於色，當下打開包袱，指着裏面的四塊金磚道：「這玩藝兒我一共帶回來五塊，送掉一塊，還剩四塊，親兄弟，他日算帳，那一塊將來可以在小弟的份下扣除，這四塊給大嫂先收起來，別瞧這玩藝兒沒有多重，揹在身上趕路，還眞够累人的。」

三郎道：「馬大哥，這一次可辛苦你了！」

馬姓漢子道：「自家兄弟，何必談這個。」

綠衣少婦將四塊金磚收去錦榻後面一隻小櫃中放好，又去宮後爲馬姓漢子重新沏來一壺熱茶。她放下茶壺，笑道：「這樣說來，這次回宮之後，我們可要喝你馬大哥的喜酒了！」

馬姓漢子笑道：「沒問題！」

他像想起什麼似的，忽然斂起笑容，望向三郎問道：「剛才在外面我聽短命楊二也提了一下，楊家莊那邊如今情形究竟怎麼樣？」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董培新·圖

三日驚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馮朋奉蒙自道尹周大人之命，前來碧色寨找到辛老四，以黃金二百両爲酬，要辛老四設法刺殺前雲南都督且許以事成後，予以高官厚祿，同時馮朋也留下來助他一臂，辛老四爲利薰心，一口答應下來，翌日，碧色寨的一間小茶樓，來了一個青年茶客趙飛，店伙駝背老孟與女兒銀娃子招呼他坐下之後，隨口向他詢問來自何方，到此有何目的，少年稱自遠方來，到此要討回一筆人命債，稍後離座而去。茶樓老闆娘對趙飛似是非常關心，特自趕到趙飛歇宿的大方客棧，勸趙飛到她家中暫住，以保安全——

雄風傾紅粉　雌威懾土豪

趙飛犀利的目光瞪視着她。他發覺，福旺嫂的態度顯得非常誠懇，沉吟了一陣，他才緩緩道：「福旺嫂！對於妳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只是我有些不明白，我們一不沾親，二不帶故，妳爲什麼要這樣關照我？」

這話竟然將福旺嫂問住了，她面上浮現訕訕的神色，一時答不上話來。默默許久，才低着頭，輕聲道：「我親眼看見刀疤辛老四所作的惡事太多，自然不忍心看你死在他的手裏。而且你又是個外鄉人，人生地不熟，我……我應該幫你的忙。」

「福旺嫂！妳這麼一說，我倒不好拒絕了。只是……」趙飛頓了一頓，才輕聲問道：「方便麼？」

「沒有什麼不方便。家裏只有一個七歲大的女娃子和一個害病啞了嗓子的舅媽。房子很寬敞……」

「我是說，刀疤辛老四也許找到豣兒去，兩下一見面，難免動刀槍。萬一嚇着妳的女娃子，豣就……」

「別爲這事担心，我放肆說句大話，刀疤辛老四雖然是出了名的殺胚，他還不敢到我家裏去鬧事。」

「好吧！我就打擾你一天半日，只要找到辛老四單行獨走的機會，我就會痛快地跟他作一了斷。」

福旺嫂向站在遠處的小喜子瞅了一眼，壓低了嗓門道：「我先走一步。你騎馬向北邊出鎮，再順着鐵路繞回來。你會看見一片竹林，我在竹林等你。快點，沈三貴是辛老四的叩頭兄弟只怕已去報信。」

「好！妳先走一步。」

福旺嫂掩掩閃閃地走出了大方客棧。平時，她也算是一個肩膀上能跑馬的不尋常人物。現在她竟然心跳狂急，額頭冒汗，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　×

才五點多鐘，天就黑盡了。

福旺嫂一跨進茶樓，就覺得氣氛不對。座上有不少人，却沒有一點聲音；再一看，她不禁抽了一口冷氣，座上全是刀疤辛老四的人，沒有一個普通茶客。

她強自鎭定，滿面笑容地道：「喲！今天是什麼日子？英雄好漢都到齊啦！」

辛老四站了起來，面上掛着陰冷的笑容，慢呑呑地說道：「福旺嫂！候駕多時啦！」

福旺嫂雙臂交叉着環抱胸前，將辛老四上下一打量。尖聲嚷道：「辛老四！你找我八成沒有好事，是不是來借賭本？說吧！要多少？」

「這兩天手頭還不缺錢用，」辛老四搖搖頭，又向前走了兩步。「打算向妳借一個人。」

「借人？」福旺嫂裝得很像。「你要借誰？」

「趙——飛。」

「豣個趙飛？」她向駝背老孟看了一眼。「是不是下午跟沈三貴打架的豣個外鄉客？」

老孟唯恐她不明白情況，連忙點醒：「就是他。辛老四去大方客棧會他，小喜

子說他已經走了。說什麼姓趙的離鎭之前跟妳說了半天話。」

福旺嫂面色倏地一沉，冷冷道：「辛老四！姓趙的人已走了。」

「走了？」辛老四嘿嘿一聲冷笑。「姓趙的千里迢迢而來，就是爲了要找我刀疤辛老四，還沒見面，怎會一走了之？」

「是我教他走的。」福旺嫂面對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惡徒，竟然毫無懼色。

「他那麼乖乖聽妳的話？」辛老四抬起手來，一根指頭幾乎戳到福旺嫂的鼻尖上。「大嫂子，這幾年來咱們兄弟夥沒有在妳的茶館鬧一點事。吃茶給錢，借錢上利。很是看得起妳，妳千萬不要得意忘形，更不要以爲保安隊的薛隊長上過妳的床，妳就可以將我辛老四看扁。姓趙的跟妳有什麼關係我不管，妳跟姓趙的說了些什麼我也不問。一句話，姓趙的躲在什麼地方，妳可要回答一聲。要不然，妳就莫怪我辛老四對妳不客氣。」

福旺嫂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鼈氣鼈了許久，才冷哼道：「辛老四，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姓趙的已經走了，走向何方我可不知。不過，他總有一天還要回來找你，因爲你欠他一筆債。只要你命長，不怕見不到他。」

沈三貴走了過來，冷笑一聲，道：「福旺嫂，不要以爲有薛隊長跟你撐腰，妳就可以要女霸王，告訴你，如果痲子老薛知道妳好上了小白臉，只怕再也不會給妳撐腰了。」

「怎麼？」辛老四在一旁敲邊鼓：「三貴，姓趙的是個小白臉麼？」

「俊得很哩！不然福旺嫂怎麼甘心淌渾水……」

拍地一響，沈三貴挨了重重一記耳光。福旺嫂在盛怒之下出手，打得他眼冒金星，倒退了好幾步。

即使沈三貴眞的畏懼保安隊薛隊長的權勢，在衆目睽睽之下挨了女人一巴掌，也忍不下這口悶氣。當卽目露凶光，一個箭步向前，右手抓住了福旺嫂的胳臂，左掌揚起，就要沒頭沒腦地打下去。

驀然，他的左手被一隻有力的手腕抓住了。

這個人是從蒙自來此的馮朋，他將沈三貴拖開，和聲勸道：「不看金面看佛面，既然這位大嫂是保安隊薛隊長的人，逕可去找薛隊長論理。男不跟女鬥，狗不跟鷄鬥，你若是一陣亂打，必定成傷，豈不是要和薛隊長傷了和氣？」

沈三貴猛力一甩手，冲着馮朋瞪眼豎眉，顯然很不服氣。

辛老四連忙叱喝道：「三貴，不得對馮大哥無禮！」

沈三貴只得將悻悻的目光轉向福旺嫂，氣呼呼地罵道：「痲子老薛不會當一輩子的保安隊長，妳這個濫貨等着瞧！」

福旺嫂懂得見好就收，悶聲不吭氣地走進了櫃枱。

馮朋向駝背老孟一招手：「喂！茶錢多少？」

老孟回道：「辛老四的賬一向記在水牌上，一月一結……」

「不！今天我請客。」馮朋摸出一塊大洋放在茶几上。「够了吧？」

「太多了！太多了！總共才只四毛五分錢……」

「多的賞你買酒喝。」馮朋雙臂連連揮動：「走！走！今晚兄弟請客，大家喝個痛快。」

只不過一眨眼的時間，走了個精光。駝背老孟楞在那兒，福旺嫂也楞在那兒。茶館裏靜悄悄的，火爐上那隻大銅壺冒氣的聲音清晰可聞。

沉默良久，福旺嫂才輕聲問道：「老孟，那個姓馮的是啥個來路？」

「剛才聽他們嘰哩咕嚕在談論，好像是從蒙自來的……」老孟往福旺嫂跟前一湊，悄聲道：「那個姓趙的呢？」

「要你管！」福旺嫂狠狠地白了他一眼，逕自走進了櫃枱。裝着彈簧的眼珠子左右一掃，氣呼呼地道：「被這些傢伙一鬧，今晚上只怕沒有茶客上門了。」

老孟這會兒已無暇關心買賣好壞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老是在惦念那個姓趙的。想了一陣，還是忍不住說道：「福旺嫂，不是我老孟管閒事，只是……只是……」

「老孟！」福旺嫂似乎拿這個可憐的老人當出氣筒，「有話快些說，別那麼吞吞吐吐的。」

「方才辛老四跟他的弟兄夥談論姓趙的，我都聽見了，趙飛有個哥哥名叫趙桐，是個販大烟的私客，去年在碧色寨教辛老四打了黑槍，還吃了他的貨。趙飛準定是爲他哥哥報仇來的。」

福旺嫂一雙眼珠子瞪得溜圓，顯然特別對趙飛的事發生興趣，見老孟的叙述停頓了下來，不禁問道：「他們還說了些什麼？」

「沈三貴在這兒丟人現眼之後，立刻就去向辛老四報信。刀疤老四率衆趕到大方客棧。剛巧姓趙的離去不久，盤問之下，小喜子將妳去客棧和趙飛密談的事說了個一淸二楚。」

「嗯！怎麼樣？」

「辛老四是個鬼精靈，他算準了趙飛絕不可能空手而回，一定是聽了妳的話，躲……躲在妳家裏。」

「往下說！」福旺嫂的神色，語氣都很鎭定，心裏却在卜卜跳。

「依辛老四的意思，立刻就要率衆趕到妳家裏去，却教姓馮的給勸住了。」

「哦？」福旺嫂挑起了眉毛，苦思其中的道理。

老孟接說下去道：「他們來到茶館時，辛老四還主張到妳家去看看，那姓馮的說了一句話兒……」

福旺嫂迫不及待地問道：「他說了什麼？」

「他說：不要爲了這樁小事而誤了大事。辛老四好像對他服氣得很，聽過之後連連點頭不語。」

福旺嫂喃喃自語地道：「姓馮的到底是個什麼來路哩？」

「反正不是好來路，兩隻小腿肚上都戴了七首。」

「哦？」

「福旺嫂，妳若不是聽我一句話，也不會管上姓趙的閒事。他若是眞在妳家，趕緊教他走。要不，妳就立刻將這樁事對

薛隊長說明白。萬一到後來薛隊長也誤會了妳，那豈不是成了猪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

福旺嫂臉上突地飛起一道紅雲，啐了一聲，道：「老孟，你嚼什麼舌根子，左一聲薛隊長，右一聲薛隊長。痲子老薛又不是我老公。」

這樣一來，駝背老孟反倒成了猪八戒照鏡子。他楞了好一陣，仍然將心裏的話衝口而出：「福旺嫂，我老孟人是彎的，心眼兒却是直的，肚子裏藏不住話。妳跟福旺成親那年我就來茶館打雜，十多年來我老孟從未起過二心。如今福旺入了土，妳再强，再硬，也鬥不過那些混混！我怎能不提醒妳哩！」

「老孟，相處這麼多年，你也知道我是刀子咀，豆腐心……」福旺嫂說到這兒站了起來。「老孟，茶館好生照應，我回去一趟。若是辛老四他們的人問起，就說我找痲子老薛去了。」

× × ×

福旺嫂的家離開鎭上約有三里路，每天當茶樓關門打烊之後，她總是摸黑回家。不管是颱風，下雨，或者是月色甚明，漆黑無光，她都不曾胆寒過。今晚，却有些不同，她老是覺得彷彿有人在她身後跟着。

繞過鐵道，越過竹林，跨過一道小溪，面前出現了三，五戶人家。福旺嫂的家在這三家村還算是最够氣派的，竹籬笆圍着一座三合院，朱瓦粉牆，院子裏還有一叢紫竹，透着幾分雅氣。

福旺嫂推開籬笆門，靠在門板上直喘氣，只因爲她一路走得很快，鬢邊散髮都被汗水黏在面頰上了。

陰暗處走出一個婦人，手裏拿着鳥槍，福旺嫂向她比手劃脚一陣，敢情就是她那因病啞了喉嚨的舅媽。

進門是堂屋，右邊是她的閨房，左邊的耳房由那啞舅媽帶着那個領養的女娃子秀娟共住。穿過堂門的後進，則是厨房和牲口圈，牲口圈如今空着，堆放一下雜物，福旺嫂臨時在雜物的後面搭了一張舊門板，權充趙飛的床榻。

她謹愼地關上堂屋門，提着馬燈來到牲口圈。她渴欲將當前的情况告訴趙飛，由他自己去拿個主意。

意外得很，木板床上是空的。

那床乾乾淨淨的棉被整齊地放在門板上，褥子上一絲摺皺也沒有，這證明趙飛不曾在這張臨時床榻上躺過。據啞舅媽告訴她，趙飛剛吃過晚飯不久，還喝了兩杯自釀的土酒。莫非吃飽喝足上外面蹓躂去了？八成是踰牆而出，不然啞舅媽絕不可能不知。

福旺嫂又提着馬燈到後院去轉了一圈，趙飛那匹馬安安靜靜地拴在瓜棚下。她沒有見到趙飛，雖有一絲莫名其妙的悵惘，如今見到這匹馬倒使她心情一寬。最少趙飛還沒有不告而別。

她的心情剛剛一寬，突又懸了起來。原因是遠處傳來了急促的馬蹄聲。

福旺嫂連忙趕回堂屋，放下馬燈。啞舅媽正好提着鳥槍從耳房出來，福旺嫂立刻從她手裏將鳥槍接過來。

保安隊隊長薛子秋若要來會她，也必定等到夜深之後，原因是這個時候她還守在茶樓裏作買賣。那麼，這會兒來的人是誰呢？

福旺嫂淸晰地聽到馬蹄涉水踏過小溪的聲音，她從門縫中看出去，發現有四匹馬直向她的門前奔來。她飛快轉身，噗地一聲，將馬燈吹熄了。

馬到籬笆門前停住，緊接着，響起了一個悶雷般的聲音道：「福旺嫂，快來開門。」

來人竟然是薛子秋，福旺嫂一個箭步衝出去，打開了院子門，尖聲嚷叫道：「老薛，要來也不事先打聲招呼，成羣結隊的，嚇死我了。」

「有啥好嚇的，碧色寨誰還敢吃掉妳？」薛子秋翻身下了馬，粗聲粗氣地道：「本來也沒有安心到妳這兒來，從茶樓經過，見妳不在，問老孟，說妳回來了，才臨時打的主意。」

福旺嫂眼尖，看出其中兩人是薛子秋的衞士，另外一個生得白白淨淨，穿着便裝，却是一個陌生人。不禁低聲問道：「這位是……？」

薛子秋看上去是個道地的粗人，却也有他心細之處，很快地壓低了聲音接道：「這位是昆明來的常參謀……」

姓常的也下了馬，笑道：「福旺嫂，一來就打擾，眞是不好意思。」

「那裏話，」福旺嫂側身讓客，眉開眼笑地說道：「常參謀，怕請都請不到你來啊！」

兩個衞士留在院子門口站崗，薛子秋和常參謀雙雙進了堂屋。

「福旺嫂！」薛子秋擺了擺手，說道：「常參謀半個鐘頭之前才下了火車，還沒有吃飯，快去弄點吃的……對了，殺一隻鷄……」

「免！免！」常參謀連連搖手。「鎭上飯館多的是，我們爲啥要往這裏跑？只是爲了找個淸靜點的地方，談點機密事。大嫂不要麻煩，隨便弄點什麼吃的，就行了。」

福旺嫂笑道：「常參謀太客氣了，遠道來的貴客，說什麼也不能簡慢。不過，殺鷄却要一、兩個鐘頭才能端上桌，我就蒸點新醃的臘肉和香腸吧！」

「這就很好了。」常參謀說話很斯文，也很客氣。

薛子秋突然面色一沉，冷冷道：「福旺嫂，有句話說在前頭，交情歸交情，軍機還軍機。我和常參謀談話，妳可不許偷聽。」

「子秋，你錯了。」常參謀立刻接上了口。「一路上你談了不少福旺嫂的事。所以我信得過她，茶樓一向是龍蛇混雜的地方，說不定她還可以帮我們的忙。」

「哼！」福旺嫂狠狠地瞪了薛子秋一眼，然後又換上一副美臉對向來客，「常參謀，我雖是女流之輩，却很識大體。老薛隊上的事我從來不會在外人面前提過。至於說帮忙，可就不敢當了。」

薛子秋道：「既是常參謀看得起，就教啞舅媽弄飯，妳來聽聽也好。」

福旺嫂少不得又要向啞舅媽比手劃脚一番，然後她端出一碟花生，一盤泡菜，一壺酒，三個人先喝了起來。

「德勝兄！」薛子秋壓低了嗓門：「別以爲我是個老粗，心眼兒可細得很，我看得出，你到碧色寨來，一定有什麼秘密大事。」

常德勝喝了一口酒，點點頭，道：「子秋，給你料中了，有一樁天大的事落到了你的肩頭之上。」

「哦？」薛子秋將湊上嘴唇的酒杯又放了下來。

「你知不知道？」常德勝的聲音輕得想說悄悄話，「老袁想當皇帝。」

「嗯！聽到那麼一點風聲。」

「咱們唐都督心頭冒了大火，孫先生好不容易推翻了滿淸，創立了民國。如今老袁却又要改變國體，過皇帝老子的癮，那怎麼行？……」

「咱們雲南人起來革他的命。」

「不但雲南人，只要是中國人都該起來反對。不過唐都督作事非常小心，未敢妄動。他要等一個人到昆明來和他共舉義旗。」

「那一個？」薛子秋伸長了頸子。

「蔡都督。」

薛子秋道：「老袁不是將他調到北京去了的麼？」

「是啊！不過蔡都督已經逃出了北京，如今已到了海防，就在這兩天要乘火車到昆明去。」

「我明白了！」薛子秋眞是人粗心細。「唐都督派你帶來密令，要我保護蔡都督的安全。」

「對！」常德勝雙掌猛地一擊。

「簡單！簡單！」薛子秋搖頭幌腦地道：「我帶領隊上的弟兄全部出動，只要蔡都督坐的那輛車經過碧色寨時，我率隊上車，負責將蔡都督送到昆明。」

「子秋！」常德勝面上流露出勉强的笑容，緩緩道：「若論衝鋒陷陣，你是一把好手。但在這方面，你的心眼兒還是不够細。」

「德勝兄！」薛子秋摸着腦袋，臉上的痲子一顆顆都脹得血紅。「我這個辦法難道不對？」

一直沉默不語的福旺嫂爲他倆斟上了酒，白了薛子秋一眼，輕聲道：「老薛，你還是多聽聽常參謀的話吧！」

「子秋！」常德勝的神色異常凝重。「老袁這個人城府極深，可說是老奸巨滑。在我們雲南省不知安排了多少心腹眼綫。這回唐都督打算起兵護國，是件非常危險的事，隣省四川，貴州都有老袁的重兵駐紮，萬一事機不密，讓老袁下了先手，那還了得？」

「嗯！」薛子秋再也沒有揷嘴。

「唐都督的介弟掌握了一個警衞團，手下有的是精銳兵將，大可以組織一個衞隊前往海防迎接蔡都督，爲啥只派兄弟我一個人來，還穿了便衣？就是怕驚動了老袁的耳目，你懂不懂？」

「我懂，我懂！」

「老袁已經知道蔡都督到了海防，還特別來了一道急電給唐都督，要他拿辦。當然老袁也會同時密電給他派在雲南潛伏的心腹死黨，要他們俟機行刺。所以蔡都督坐那一班車，何時自海防動身，也是一個天大的秘密。唐都督又不便用電報跟他連絡。所以說，保護蔡都督的事痲煩得很哩！」

薛子秋現在再也不放大炮了，一個勁地擅動着手掌心裡的酒杯，沉默不語。

這時，啞舅媽端上了臘肉，香腸，外帶了一大鉢熱氣騰騰的飯。

常德勝舉杯向福旺嫂稱謝，放下杯子後，向她緩緩說道：「福旺嫂，我和子秋，是穿草鞋的伙伴，他調到這裡來，我留在警衞團當參謀，並沒有影响我們的交情。所以一見面，他就告訴了我，你們二人的事……」

福旺嫂在那些流里流氣的混混們面前，可以滿嘴粗話，然而面對正正經經的常德勝却有些不自在，窘得低下了頭，訕訕地道：「請不要見笑。」

「這是什麼話？」常德勝很爽快地道：「子秋未娶，大嫂妳死了丈夫，只要你們心甘情願，誰又管得着？」

薛子秋連忙打岔道：「德勝兄！快談正事吧！」

「我就是要和她談正事了。」常德勝的腦袋往福旺嫂的面前一湊，輕聲道：「碧色寨在黑道上混混的人物不少，這些人只認得錢，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國家民族。這批人最容易被老袁的心腹死黨所利用。這兩天妳多費心，留心一下他們的言談舉止，若是發現了可疑之人，可疑之事，就立刻給子秋報個信。」

福旺嫂心頭一動，神色凝重地道：「常參謀一提，我倒想起來了，今天從蒙自來了一個姓馮的……」

「他怎麼樣？」薛子秋揷問了一句。

「他和刀疤辛老四那一夥混在一起，看樣子辛老四對他很是敬重。」

常德勝問道：「妳可會聽到他們談些什麼？」

福旺嫂搖搖頭，道：「不曾聽到，茶樓一個打雜的駝背老孟聽見那個姓馮的說了一句話，細想起來，那句話眞有些敎人生疑。」

「他說什麼？」常德勝和薛子秋同聲發問。

福旺嫂緩緩道：「這還得從另一件事說起，今天晌午，有一個姓趙的年輕人遠從四川來，是來找辛老四報仇的，聽說他的哥哥去年死在辛老四的手裡。辛老四聽到消息之後，就要率領他的弟兄夥去堵那姓趙的，却敎姓馮的攔住了。姓馮的對辛老四說：『不要爲了這樁小事，而誤了大事』。」

薛子秋霍地站了起來，疾聲問道：「姓馮的人呢？」

「我在茶館裡聽他說，要請辛老四的弟兄夥喝一杯，然後一起走了。」

「德勝兄！」薛子秋整整腰皮帶，摸摸掛在腰間的駁壳槍。「你在這兒慢慢喝，我立刻帶人到鎭上去巡察，將那姓馮的帶到隊上，問問他是什麼來路。」

常德勝向他搖搖手，然後又向福旺嫂問道：「那個姓趙的現在何處？」

福旺嫂眞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楞了一下，還是沒有說出眞話：「他原先在車站旁邊的大方客棧投宿，我多事向他提出了警告：辛老四人多勢衆，住在客棧裡很容易被辛老四算計。他聽了我的話，躲起來了。」

「可知道他躲在何處？」常德勝追問下去。

「不知道。」福旺嫂倉惶地搖了搖頭，也不知道爲什麼她就是缺少承認實情的勇氣。「常參謀，我看，那姓趙的不會是壞人。」

「不管他是壞人，還是好人，只要是突然出現在鎭上的人都該留意。」說到此處，常德勝轉向薛子秋道：「子秋，坐下，我不贊成你此刻去拿問姓馮的。」

「爲什麼？」薛子秋慢吞吞地坐了下來。

「如果姓馮的不是老袁那邊的人，倒還沒有關係，倘若眞是爲謀刺蔡都督而來，可就打草驚蛇了。」

「德勝兄！咱們該怎麼辦？」

常德勝低頭沉思了一陣之後，才抬頭問道：「今晚有越南那邊開來的列車抵達麼？」

「有一班，八點十分到站，今晚就停在這裡。」薛子秋一面掏出了掛表。「現在七點整，還有一個多鐘頭。」

「酒不喝了，」常德勝推開了酒杯。「我們先吃飯，反正火車還有一個鐘頭才到，我們還來得及仔細商量。」

福旺嫂立刻拿碗爲他們盛飯，薛子秋的濃眉皺得很緊，一句話也沒有說。

× ×

今晚，碧色茶樓的生意特別差，平常這個時候最少也有二、三十個茶客，有的下棋，有的玩紙牌，來個小輸贏。也有三、五成羣圍在一起大擺龍門城的。今晚竟然只有兩位茶客上門，大概那些茶客鼻子都很尖，聞出了不尋常的味道，不敢到這兒來湊熱鬧。

七點正，銀娃子爲她爹送來了晚飯。駝背老孟剛端起飯碗來扒了兩口，門口進來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滿面血紅，一看就知道多喝了酒，其中一個就是下午跟沈三貴到這兒亮過相的姚順子，另一個是辛老四手下的大將，姓孫，單名一個魁字，玩得一手好飛刀，若敎福旺嫂來批評他，準定也會說他是一個天生的殺胚。

這兩個人是天天都要到碧色茶樓來泡的，駝背老孟從來就不覺得他們和別的茶客有啥不同，今晚却有些怪，這兩人一登門，老孟的心裡就打起鼓來了。

他連忙放下飯碗，揚聲道：「二位請坐，我來泡茶，孫二哥喝的是沱茶，姚順子愛喝毛峯香片……」

孫魁並沒有理他的碴兒，冲着座上的兩個茶客一抱拳，很客氣地道：「二位，今晚兄弟夥要在這裡談點事，請早回，改天辛四哥請二位喝茶。」

鎭上的人，誰不認識這批凶神惡煞？那兩個茶客一句話也不敢說，連忙抽身走了。

銀娃子原本站在火爐邊，見這二人進來，連忙溜進了櫃枱，低着頭滴滴嗒嗒地學打算盤。

孫魁幌到了老孟的面前，目光向櫃枱那邊一掃，冷冷道：「福旺嫂不在？」

老孟按照福旺嫂交代的話答覆，說：「有事找薛隊長去了……二位坐呀！我來泡茶。」

孫魁一伸胳臂攔住了他，繃着臉道：「老孟！你雖然是個駝子，咱們兄弟夥可是從來沒有欺負過你，你說是不是？」

「是啊……」

孫魁一伸手揪住了老孟的肩頭，冷笑道：「老孟！你雖然吃的是福旺嫂的飯，這碗飯却是咱們兄弟夥賞給你吃的，你要弄明白。」

「是！是！」老孟一個勁地陪着笑臉說。

「我老孫從來不喜歡囉嗦，」孫魁猛地將老孟往上一提，惡狠狠地道：「閒話也不問第二句，說！那個姓趙的是不是躲在福旺嫂家裡？」

「這……這……我怎麼知道呀！」

孫魁鐵拳高高舉起，冷冷道：「老孟！你是不是想要我一拳將你的背打直？」

「你們不要欺負老實人，」銀娃子嚷了起來，「有種就去問福旺嫂。」

她要衝出櫃枱，却敎姚順子攔住了，他手裏拿着一把亮幌幌的小刀在修指甲，面上浮現着不懷好意的笑容。

孫魁嘿嘿笑道：「姚順子下午吃了姓趙的暗虧，有火無處發，勸你的女娃子乖點，要是姚順子拿刀在她臉上劃兩下，那就見不得人了啊！」

「孫二哥，求求你，」老孟急得掉下眼淚來。「別難爲銀娃子，她還小，不懂事。」

「行！」孫魁猛力往前一送，使得老孟摔了一個元寶翻身。「不難爲你的寶貝女兒，老孟！我給你面子，你也得賞臉，說吧！姓趙的是不是敎福旺嫂帶回家裡去了。」

老孟爬了起來，哭喪着臉道：「孫二哥！我眞的不知道啊！」

「姚順子！」孫魁沉聲道：「先割銀娃子的辮子，試試刀够不够快。」

姚順子手中的刀一伸一幌，嚇得銀娃子尖聲大叫，退後了好幾步。

老孟跪了下去，苦苦哀求着道：「孫二哥，求求你，行行好，別再嚇唬銀娃子了。」

「行！只要你說出姓趙的躲在什麼地方……」

「姓趙的在這裏。」聲音從茶樓門口傳來。

趙飛像幽靈似地出現在門口，雙手叉腰，紋風不動地站在那兒。

姚順子是吃過虧的，身子一側，立刻掩蔽在櫃枱後面，孫魁却一絲也沒有動，而他用眼角餘光已經看清楚這位不速之客了。

「犯不着爲一個外鄉人而欺負你們鎭上的人，」趙飛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了幾步。「回去給辛老四傳口信，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他賴不掉，也躲不掉。他若是够種，明天日出之時，要他一個人到鎭東野墳地上來一趟，時間，地點由我選，道子由他劃……」

孫魁身子像陀螺似地一旋，右手微抬，一把閃亮的飛刀已向趙飛直射而出，出手之快，令人目不暇給。趙飛哼了一聲，身子微閃，那柄奇快無比的飛刀竟然被他用兩根指頭夾住了。

（未完）

單拾兒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拾兒得賊人留柬，要他往西天目取回火雲寶馬，遂拜辭公孫子良夫婦，與於天琴、古英玉前往西天目，途遇被九鬼九判所騙，誤以單拾兒爲惡魔的雁蕩神鷹簡雲攔路邀鬥，後經單拾兒說明，雙方結爲兄弟，那晚，簡雲獨自前往紅楓廬索馬，單拾兒與羅漢隨後接應，草廬中僅留於、古二姑娘，二女缺乏江湖閱歷，爲宵小所乘，昏迷地上，幸紅娘子趕到，留柬示警，二女醒後發覺失去寶劍，誤爲紅娘子取去。單拾兒與羅漢趕到紅楓廬。值簡雲與文氏兄弟翻臉，單拾兒現身，按禮請賜還寶馬——

加一加餘推　開門見人頭

簡雲暗暗佩服二弟的虛懷和謙恭不已，適時文原避座還禮道：「單朋友太過客氣了，浮梁道上與朋友相約的人，並非文原，但文原却也作得六分主，人有見面之情，此事文原保証必可了斷，敬請上坐，給文原片刻時間。」

他話鋒一轉，一頓，誰都聽的出來，他言下之意是要前去取馬，牽至大廳歸還單拾兒，不過簡雲師徒却皆深知文原兄弟的爲人了，明白事情不會這般輕易。

文原目光掃過手下，揚聲道：「單朋友遠道而來，簡大俠老一輩的英雄，還不快擺宴敬客！」

環廳坐有三五十位江湖亘寇，聞言如轟雷般齊聲高應，剎那桌椅杯盞碟筷皆已擺上。

文原臉上帶着莫測高深的笑容，再次傳令道：「來人，快去後面恭請閣老英雄，廳中除我九鬼九判兄弟及三位貴客外，餘皆退下！」

又一聲如雷應聲，座椅挪動，人走無聲，剎那退了個乾淨。

文原第三次示諭道：「去將單朋友的『火雲龍駒』牽拴廳外，龍駒原有物件，不得失落其一，違者斬！」

好威風，廳外多人答應，步聲匆匆，似是眞的前往牽馬。

單拾兒面對羅漢一笑，羅漢心裏有數，悄聲道：「二叔你愛信不信，他在搗鬼，絕不會眞牽馬來，侄兒要是料錯了事，回去自己罰跪到天明！」

單拾兒低聲道：「羅漢，對人總該多懷信心，少存疑念……」

他話沒說完，文原於座上又大喝道：「火速擺酒！」

「擺酒」二字出口，後廳門適時洞開，十名伺役大漢魚貫而入，山珍海味擺滿桌上，賓主各據一席。

文原起座向簡，單二人拱手道：「恕文原簡慢，不成敬意，三位請入席。」

簡雲面色冷漠，單拾兒含笑，羅漢却冷哼出聲，舉座皆闃，落座後，羅漢掰雙錐及二叔的奇劍，仍然捧着不放，目光灼灼四顧全廳，九鬼九判亦皆入席，文原親令侍者斟酒，然後高捧金樽道：「這杯酒化盡前嫌，酒壺祗用一把，以示誠意，兩席所用之酒皆出壺中，文原仍以江湖規矩對客，先盡此盞！」

他果然仰頸乾杯，把杯底向簡，單二人一亮，簡雲和單拾兒笑了笑，也將盞中美酒喝了個點滴不剩。

再次斟酒，文原又道：「嫌釋是喜，有道說酒逢知己千杯少，乾！」仍由文原先喝，簡、單二人繼之乾杯。

三次滿酒，文原高唱道：「金谷爲數，千秋義氣永存，請！」

這次是同時乾杯，羅漢面前竟排列了三盞滿酒，他半滴未飲，文原笑對羅漢道：「羅漢，你怎麼不喝呀？」

羅漢冷冷地答道：「我這羅漢未受戒，喝酒就要撒野，恐怕得罪了主人！」

文原突然變了臉色，嘿嘿的狂笑連聲，手指羅漢道：「羅漢你不愧生具慧心，

祇可惜你這羅漢尚未習得降魔大法！」

羅漢聞言知意，目光堅定的直貫文原身上！

文原兒睛怒視着簡雲和單拾兒，詭異陰狠的問道：「兩位當家眞要向我九鬼九判兄弟討索寶馬？」

簡雲怒目圓睜，單拾兒悄悄伸手止住道：「敢情文當家的即席賜還神馬。」

嘿嘿，哈哈，呵呵，桀桀，呼呼的怪笑聲，隨「寶馬」二字由九鬼九判口中發出，文原適時沉聲道：「火雲龍駒此時已在千里地外，相約此處，祇不過是要你單小子自投羅網……」

「無信無義無恥的匹夫們！」簡雲怒髮沖冠而起！

「簡松璞你給文老子我住口！你賣友求榮，江湖上沒有你這號人物，你怎配談信義，也少在文老子面前叫橫，實話告訴你吧，三杯酒中早已放了『酥骨化筋散』，你就算是眞金剛活羅漢，沒有解藥也祇好等死，不信你就提一提內力試試！」

說到這裏，九鬼九判又是一陣狂笑，文原更自口中吐出一粒粉色小丸，二指拈定對簡雲一照，又拋於口中吞下腹去，簡雲怎能忍受這個，猛提內力，果已骨軟筋酥，勉強伸手抓起面前金樽欲投，一陣奇痛傳佈全身，金樽自手中滑落，打碎了席上的盤碟，整個身子也伏於席上不能挪動再看單拾兒，竟早過簡雲一步昏臥桌上。

羅漢髮揚目裂，咬牙切齒陡地暴起，二叔奇劍急掖腰帶上，快捷的抽出那根尺餘長的黑筒兒，擋在簡雲和單拾兒的身前，目光炯炯，虎視眈眈，一瞬不瞬嚴防任何人對簡、單不利！

文原狂笑聲中，手指羅漢罵道：「星星之火，黔驢之技，小子你也敢出頭？」

羅漢似瘋若儍，一言不發，手中黑筒兒平對着九鬼九判，像有所恃似有所待！

單拾兒適時自雙臂環抱中微微啓目，一掃而闔。

九鬼九判不知羅漢手捧之物是件什麼東西，遲遲不敢下手，席旁一名侍役大漢看出便宜，他們本是這「鬼窩」的高手，假作侍役以防有變，功力自不含糊，冷不提防餓虎撲羊伸手去搶那黑筒，文原趁此時機飛射撲到，這東西小看了羅漢，羅漢身形一退，一腿踢翻大漢，右手一按黑筒，筒中射出一股疾泉，疾泉細如游絲，出筒劃起一絲火閃，整個澆到文原身上，轟地一聲，疾細絲泉化作烈火，文原頓成一個火人，悲號厲叫痛吼不絕，自半空跌下，在地上翻滾不已，所經之處，火蛇即起，其餘八鬼驚駭變色，紛紛縱落，內中一鬼聰明一些，抖散席上杯筷，大桌布甩作網狀，沒頭臉的包起了文原，烈火始滅，急將文原抬下救治，並弧圍起羅漢，大有把羅漢粉身碎骨之勢。

萬幸羅漢那桌席面，後臨廳牆不遠，不慮四面受敵，否則羅漢雖有歹毒火器防護師父二叔，亦將難保平安。

九厲鬼吼怒罵聲震，羅漢來個根本不睬，但他暗中焦急，明知久耗之下，或九鬼命令手下不停輪攻，耗盡自己火器中所蓄火汁時，師徒即將喪命，然無他策，不由暗恨，打定在萬一之時，仗此火器火化「鬼窩」燒死羣匪之心，來個與敵共亡！

驀地一聲嘿嘿冷笑自廳外傳來，接着一名殘眉六旬老者領率三名五旬人物步入廳中，老者目光一掃大廳，冷哼一聲，手揮處九鬼九判如奉赦令躬身退出大廳，老者又對身後三人將手一揮，三人弧形散開，老者這才轉對羅漢道：「老夫等人是專爲這姓單的而來，與爾師徒是友非敵，別看你手捧『寒水烈火噴筒』這種歹毒奇絕的火器，老夫却不畏懼，念你情急護師，火燒文原出於無奈，放你師徒一條生路，背着令師走吧，老夫並且保証，今後彼此相安，如何？」

羅漢不答所問，道：「你是誰，說話可有信用？」

老者殘眉一皺道：「彼此只是一面，老夫是誰你大可不必知道，老夫一向言出如律，你放心大胆的走吧！」

羅漢道：「老頭兒，你的話當眞？」

老者道：「普天之下，沒人敢不信老夫說過的話！」

「老頭兒，那好極了！你若是心口如一，來，先拿一粒解那酒毒的藥來！」

老者不料羅漢這般聰明臨急難心不亂，一轉念道：「你休要在老夫面前搗鬼，揹你師父回去，我馬上令人送藥過去！」

羅漢嗤之以鼻道：「你也休想在小爺面前耍乖，拿粒解藥給我師父服下，當我師父眞能醒來而一身無碍時我立刻走！」

老者語塞怒道：「娃娃你是找死！」

羅漢道：「老小子你也別想活！」

老者身形向前一挪，羅漢的烈火噴筒立刻直對老者，冷冷地罵道：「小爺就知道鬼窩裏跑不出菩薩來，告訴你老小子，小爺早打好了主意，誰敢再近前來，小爺烈火噴筒就來個亂發一陣，先燒了這座鬼窩！」

殘眉老者聞言竟然呆楞當場，羅漢的脾性爲人，他早已打聽清楚，當眞若是烈火噴筒對大廳下手，勢將波及整個的紅楓盧，火勢一發則不可收拾，紅楓盧要眞是九鬼九判的秘巢，燒了就是燒了，沒什麼關係和問題，但紅楓盧却是天下武林總當家的浙江避暑別莊，若是一把火燒個淨光，那個担待的起，況此次秘密發動力量暗取單拾兒性命一事，是二總當家的傳下秘令，曾經說明，因總當家的未必贊成所以沒有請示，要奉令行事的上下人等，守住消息，那個洩露給當家的知曉，祇有一條路留給這個人，就是死！

現在羅漢拚了命，要來把無名亂火，紅楓盧能有這大本領瞞得住，到時候自己豈不是死路一條，殘眉老者越想越沒了主意。

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他這裏正苦思妙策不得，手下三名五旬人物，竟悄沒聲的陡向羅漢施了煞手，六點寒星帶着一絲閃光，奔向羅漢前胸，印堂及手腕打到！

羅漢暴退到簡雲身前三尺，左手一翻取出一錐，橫攔旋架，將六般暗器碰飛，殘眉看出便宜，暴然撲向羅漢，羅漢右手輕按黑筒，一片火雲飛射出去，老者早已有防，半途倒登而回，火雲罩空，大廳地上却熊熊火起！

適時殘眉老者三名手下，再次揚發了六枚暗器，羅漢急了，推倒桌面阻住簡雲

和單拾兒，接着破命的直追三名老者之一，黑筒聲動，火雲撲落，那老者已一身是火，羅漢看都不看一眼，反身撲回揹起了簡雲，拿好左手錐，才待攙扶單拾兒硬闖出去，斜裏射來一支暗器，殘眉老者更不顧手下生死，雙掌已拍向羅漢肩頭，另一名高手滑步悄入，一柄劍遞向羅漢左肋，羅漢三面受敵已危於一髮！

驀地！單拾兒霍展雙目，光若寒電，倏起身形，右手微拂，已將殘眉老者震出丈遠，左手一抄一甩，那支打奔羅漢左肩的鋼針被接扔回去，一聲慘號，鋼針揷沒入發鏢人肩上，回頭低對羅漢道：「背起你師父來，先退！」

羅漢突見二叔回醒，大喜之下勇氣倍增，高應一聲揹起簡雲闖向廳外，單拾兒滑足已到出劍高手之前，二指輕彈，劍身寸寸短落，右足微蹴，這人被踢飛撞於牆上昏死過去。

羅漢時已闖出廳去，倏忽十數點寒星打到，羅漢被迫伏地前竄避過，不知何處暴射出一絲寒芒，疾厲無倫，等羅漢發覺時已遲，簡雲在羅漢背上驀地全身一抖，四肢頓即鬆垂下來，顯然已被擊中而生死不知！

羅漢悲號一聲，雙目已紅，放下了簡雲，不顧檢看傷勢及生死，如出柙之虎返撲廳外羣匪，烈火噴筒不管是人是物，暴射發出，霎眼間烈火騰空，十數名悍匪被火汁噴中，帶着滿身烈火東跳西蹦鬼哭狼嗥，羅漢已形如瘋狂，翻身登縱於高處，驀見一名惡匪手擧鋼刀猛砸恩師，羅漢頓足而到，踢倒悍匪，烈火噴筒所餘火汁照顧上這名匪徒，一連串令人寒顫凛懼的厲號聲中，此匪雙手已將五官撕爛，全身是火，牙斷舌碎方始哀號久久死去！

遠遠地方出現了一名持劍老人，飛縱疾射而至，手指羅漢獰容喝道：「好個狠心的小狗，老夫若不把你千刀萬剮，誓不爲人！」

羅漢根本就不答話，烈火噴筒已無點滴，掖於腰際，雙錐取出，首先撲向老人，羣匪目睹羅漢噴筒已無作用，紛紛喝罵中圍攻上來。

單拾兒出手間傷敵昏臥，怪的是竟然不展輕功，一步步走出大廳，羣匪震於他的神功無敵，是故無人敢來阻攔攻門。

單拾兒走出大廳，正趕上老人及匪衆羣攻羅漢，單拾兒慢慢地提了一口眞氣，臉色有些不正常的白白，但他仍緊咬着牙飄身而起投入匪羣當中，雙手互出，抓，拿，抛，震，所向披靡，倏忽五名年皆五旬以上的老者縱落當場，頭前一人沉聲向羣匪喝道：「爾等立即退下，老夫兄弟領教領教單朋友的精奧絕學！」

羣匪闊步即退，但仍包圍於外！

單拾兒這時五內欲焚，全仗本身功力深厚並拚傷元氣便將腹內酒毒逼集一處，使其暫時不至發作，他雖已十分危險，却仍不肯背棄那「今生絕不妄殺一人」的誓言，適才大廳中連番制人，酒毒有些許散佈他處，雖未受制却不敢再動眞力，並且覺出全身漸感不適，面前五人，一望即知皆係外門中的高手，若在平日，別說祇有五個人，再多幾倍單拾兒也沒放在心上，如今可就十分危險了，冷眼看到簡雲背後揷着一支鋼鏢，伏地不動，生死難知，羅漢勢難生出鬼窩，不由心中一慘，想及自己身世，和恩師隱約所示的一身血仇，一股奮勇湧自丹田，雄心陡起，目視五名強敵不瞬，右手向羅漢一攤低沉的說道：「劍給我，背起你師父來，紮好他，鏢不能動！」

羅漢拿上奇劍，放下雙錐，紮包背好了簡雲，再拾起雙錐，動作迅速至極，他這時神智恢復了清醒，懸心放落，有二叔在，還有什麼可着急懼怕的，憑二叔的功力劍法，闖出鬼窩何異探囊取物！

單拾兒接劍之後，目注面前五名強敵，莊色正容道：「單某曾有生平絕不妄殺一人的誓言，深盼爾等莫要逼人忿煞！」聲調一變，轉對羅漢道：「羅漢帶路，二叔我斷後，阻我者死，走！」

羅漢朗聲應諾，雙錐橫於胸前，目射神光，旁若無人，大踏步直向出口而行！

羣盜揚喝欲攻，單拾兒輕按卡簧，一聲龍吟，一池春水洒出，一彎秋月映影，奇劍出鞘，寒虹閃閃，微一顫動，朶朶梨花飄飛，羣匪個個慴懼而不前。

那五名外門匪徒高手，互望一眼，一聲喊「上」。

羣匪在諭令之下怎敢不從，呼嘯湧撲過來，單拾兒暗中吁嘆一聲，手中劍已發招「橫掃千軍」，眼見血搏即起，驀地在烈火濃烟捲滾的大廳右側，轉出一人，飛騰落於羣匪身前。

這人峙立如山，右手高擧着一支「硃紅木令」，以威嚴而嘹亮的聲調喝道：「硃諭木令到！」

一干匪徒聞聲止步，見令後紛紛後退丈外肅立俯首，持令人轉身到了單拾兒面前，左手張處，掌心內托有兩粒粉色藥丸，和文原前曾顯露過一樣，十分客氣的開口道：「敝上不知單大俠業已赴會駕降，酒內藏毒係門下九鬼九判私下所爲，已受嚴責，特諭在下代致歉意並贈解毒之藥，現恭送單大俠及簡老英雄師徒出盧，錯開今朝，十日內任憑何時，皆至誠恭盼單大俠光臨賜教！」

單拾兒含笑點頭，首將奇劍歸鞘，然後接過藥丸給簡雲服下，另一粒放己口中。持令人再次轉對羣匪，沉聲喝道：「未奉硃令，擅自動手，導致紅楓盧火殘之恥，門規無私，會稽五義速自前往總寨刑廳請罪！」

五名外門高手，恭應着施禮退下。

持令人揚聲又道：「分水七虎處理善後！」

立刻有七名巨盜遵諭出隊，招呼衆匪救火治傷抬埋死者，動作極快却鴉雀無聲，由此可見「硃紅木令」的威風！

持令人木令一揮，震聲喊道：「速亮十對明燈，餘衆隨我送客！」

明燈亮起，禮隊兩列，持令人這才收起木令，含笑伸手肅請單拾兒等三人起駕，單拾兒也以笑爲禮，坦然率羅漢步向盧外，邊行邊想，想不通何時何地何故與這幕後綠林梟雄結過仇恨，思忖間已到紅楓盧大門，那持令人雙拳一抱道：「門下今宵得罪之處，單大俠萬莫掛懷，並祈諒宥，兼恕在下身奉敝上之令，不便再送。」

單拾兒拱揖慨答道：「閣下盛情可感

，貴上作爲令人仰敬，此德必報，就此暫別，煩請寄語貴上，只等簡義兄傷勢無碍，定來拜叩。」

二人互揖分別，返家路上，簡雲藥力業已行開，知道痛疼，遂由羅漢和單拾兒雙雙扶歸。

步履聲傳進竹籬內，琴，玉兩位姑娘已疾步奔出，扶簡雲於臥榻後，單拾兒自簡雲背上，起下鏢來，萬幸鏢中「鳳凰入洞」和「鳳眼」穴的中間，否則，早已死去。

單拾兒隨手將鏢放於桌上，代簡雲洗淨傷口上過最好的傷藥後，並代簡雲推宮過穴使之安睡，他自己神功已達化境，解藥入腹已用內力逼散行開，去盡酒毒而無碍，但也極累，順手抓起桌上鋼鏢，本欲小臥片刻，不料偶掂手中鋼鏢，覺出分量甚重，驀地色變，床前桌中取出他的一個小黑皮囊，抖囊將內中物件散於床上，玉，琴二位姑娘暗中注意，發現皆係業已生銹的暗器，單拾兒自內中取出一支銹鏢，和簡雲背上所中鋼鏢相較，分毫不差，是同一門戶中的同型暗器，單拾兒雙目射出了煞威，他記的十分清楚，恩師賜下小黑皮囊中物件時曾說：這是一十三般不同的暗器，取自十三具屍體的身上，這十三名死者，都和你（指單拾兒）有極深的關係，若能找出這十三般暗器的任何一個主人，就有希望找出你自己的身世！

單拾兒於事後曾深思久久，認定十三名死者必係自己的血親，因之暗中打定主意，要找到十三般暗器中的任何一個主人，進而偵破這天大的謎底！

在應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俗話，今夜紅楓廬一戰，竟被自己巧而又巧的發現了十三般暗器中鋼鏢的主人，好，有了廟就不愁找不到和尚，他立刻把一銹一新兩支鏢，妥放衣囊中。

琴姑娘冷眼旁觀，怔忡畏怯在心頭，對單拾兒的身世，她比別人淸楚，所以她比別人害怕，可惜她非把這個秘密深藏起來不行，箇中苦只有自己去領受了。

玉姑娘只是對單哥哥剛才的行爲深覺奇怪，但已料知事態嚴重，所以並未詢問，還是單拾兒在放妥雙鏢後問及姑娘們在家中遇否暗敵，玉姑娘才待開口，琴姑娘竟搶先說明遭遇經過，但她瞞起身懷「血手令」的事，單拾兒索看素帕，琴姑娘答以一時生氣，早就燈火焚去，玉姑娘揣摸出內中別有文章，不敢多話，因之她丟失八尺弧形金劍的事也沒告訴單拾兒。

簡雲既已無碍，單拾兒又睏又乏，大家互道晚安分別歇息，玉姑娘尺八短劍丟掉，心頭煩極，無法入睡，琴姑娘別有憂心事，精神恍惚也睡不着，直到雞鳴聲傳，雙雙才倦極入夢。

羅漢睡的最晚，是在簡雲睡濃單拾兒也落夢後，又仔細檢看門窗一遍，才收妥各物，藏好烈火噴筒，往太師椅上一倒就人事不知睡去。

醒來，是夕陽西下，羅漢只覺得身心舒暢到頂點，睜眼看到天棚頂，猛地坐起，單拾兒正沖他笑，瞥望恩師，也正半坐半靠的笑臉對他，他臉一紅，跳到地上繫好鞋子，一碰自己頭頂道：「師父，您鏢傷不礙事了吧？」

簡雲笑道：「好小子，你可睡够了吧？師父這點傷不算什麼，只是餓的發慌可怎麼辦？」

羅漢哎喲一聲，扭頭就往後廚房跑，簡雲揚聲道：「回來，你慌裏慌張的想幹麼去？」

羅漢期期艾艾的說道：「師父不是說餓了嗎，羅漢去做飯呀。」

簡雲道：「做那頓飯？」

羅漢剛醒，似已睡的轉了向，直楞楞地道：「午飯呀，咱們不是都沒吃嗎？」

說着，琴姑娘進來了，笑對羅漢道：「你師父門你玩哪，現在就到晚上啦，還吃那門子午飯，我和你玉姑娘已將晚飯做好了，擺上桌子就能吃。」

羅漢一聽也笑了，簡雲這才正色地說道：「羅漢，你可覺的身上有什麼地方不對？」

「沒有呀師父，因爲睡够的關係，反而覺得比平日舒服許多。」

「哼！還不過去恭恭敬敬地給你二叔磕三個頭，你二叔見你昨夜臨敵不懼，又能不計生死維護爲師，認爲你還可以造就，趁你睡臥椅上，抱於床上，用本身眞火精氣施展佛門無上神功，代你推宮過穴，貫穿各路經脈，一夜之間你功力突進，茲後僅習內功，三年苦練勝過爲師三十年的習爲，並能收發由心，這些都是你二叔成全，小子，磕三個頭不多吧？」

羅漢大喜，跪伏於地當眞磕了三個頭，單拾兒拉他近前道：「別聽你師父亂說，二叔應該給你見面禮的，不過二叔要勸你幾句，人之初，性本善，今後對敵，不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切莫就下狠手，你那『寒水烈火噴筒』是從那裏得來？」

羅漢本想用個方法攔阻二叔再說下去，不料二叔已經說出口來，正不知如何回答，簡雲一旁却道：「我年前有個江湖朋友，在危厄下我幫了他個忙，他竟將這種火器傳給羅漢，當作報答，並把配製寒水膠汁的方法也留了下來，羅漢這小子知道我反對用這種歹毒東西，偷偷藏起，從未用過，我也懶的多事，假作不知，昨夜想是那孽東西作惡太多應遭天報，碰上了煞星。」

單拾兒頷首微笑，但並沒有詢問簡雲的這位朋友是誰，不過他深知這種歹毒火器的來源，所以心中存了疑念。

簡雲話鋒微頓，轉向羅漢道：「從今以後，沒得我的許可，再用這種歹毒的東西，當心重責！」

羅漢諾諾連聲，玉姑娘催着大家吃飯，簡雲雖有單拾兒師門靈藥救治，仍然僅能緩慢挪步，無法提聚內力，飯罷簡雲被勸服臥床休養，琴，玉兩位姑娘才和單拾兒談及失去尺八弧劍的事，單拾兒不由皺眉對琴姑娘道：「這件事昨夜三妹妳怎麼不講？」

單拾兒因爲玉姑娘失劍之後已極懊惱，不便再責問什麼，雖說同樣的是份屬兄妹，他總是和琴姑娘近些，再說琴姑娘是三姊，因此話意僅對琴姑娘不滿。

不料這下子可惹出琴姑娘的牢騷來了，她半氣半惱委委屈屈的咕嘟着小嘴巴道：「哼！還怪人家不早說呢，從昨夜你看到大哥所中的那支鋼鏢起，臉上就罩着寒

霜，除了大哥外你誰也不理，失魂落魄似的，人家問你是怎麼回事，你連話都懶的回答，誰還留意我那份難堪？要不是晚飯你有說有笑，我和四妹理你才怪！」

單拾兒笑了，他苦在心裏難以說出，只有陪笑道：「昨夜事出突然，又惦念大哥傷勢，難免憂慮，別再生氣啊。」

玉姑娘在旁噗哧笑出聲來，笑紅了單拾兒的臉，琴姑娘也因之緋雲暴升，玉姑娘星眸一霎，站起來就走，琴姑娘急了，道：「玉妹妹妳要幹麼去，正爲妳失劍的事在談說該怎麼辦，妳怎麼能走？」

玉姑娘妙目顧盼，微笑着說道：「單哥哥給妳賠禮，我待在這裏算什麼，尺八弧劍的事，上有二哥三哥三姊，我放心的很，我要再不走，妳和單哥哥要變作一對關爺臉了，那多難爲情。」

說着身法展開，一道烟似的跑出後門，信步而行，突然一陣莫名其妙的惆悵襲上心頭，殘月，隻影，是寂寞還是孤單，她說不清道不出，只覺的胸間塞滿了憂鬱和煩悶，熱得有些窒息，不知道究竟是爲了計麼，她竟想找個沒人地方大哭一場！

陡地一聲龍駒長嘶起自身邊，原來竟走到了馬棚，羅漢正在洗馬，胭脂兒到主人不由「嘶嘶」歡鳴。

羅漢叫了聲四姑姑，玉姑娘竟沒有聽到，慢條斯理的替胭脂玉上寶鞍，牽着牠出了後籬門，不曉的她是和什麼人賭氣，飛身上馬，猛抖絲韁，漫無目的地飛駛電掣而去。

龍馬神駒，奔騰如飛，左盤右旋登山跨嶺竄澗渡崖疾馳而前，玉姑娘任馬自行，直到她感覺有些勞累，才緩拉絲韁下馬，此時她已不知道走出多遠，也不知道此處是個什麼地方，不過心裏却比先前舒暢了許多。

抬頭打量四外，好個幽靜的所在，曲徑劃破一片松林，身在高處，背後隱現峯巒，眼前不遠處有戶人家，栽松爲廬，環植修竹異花，傲霜雪菊，花開如斗，早春寒梅，散發幽香，玉姑娘此時憂悶盡釋，不忍驚破這天地松竹幽雅安靜的風光，林木深處悄藏龍駒，輕摸馬臉如赤子般道：「乖，別亂動，等着我，喔！」

馬懂人意，雙耳擺動不停，玉姑娘笑了，笑的眞美，眞甜，粉面微依馬臉，龍駒四蹄舞蹈，長尾長絲泛光飛搖，表示出無比的歡欣，玉姑娘又輕拍馬頸幾下，方始往林外踱步。

適時，突有一條長大黑影自曲徑頭飛縱而來，身法疾勁，快捷無倫，玉姑娘立即縮身隱於一株古松幹後，黑影已馳過古松，直投前途那戶人家，叩門雙响，板門透出一綫光亮，隨即敞開，繼之關闔光亮亦隱。

此處隱有武林中人，這可勾起玉姑娘的好奇心了，才待一探究竟，却又慌不迭縮回，原來又有一條嬌捷倩小的影子飛射而來，這影子閃過古松，也直奔那戶人家，留給隱身松後的玉姑娘一陣幽香和一片恍惚的紅雲，玉姑娘心中一動，來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獵者隱伺」的妙着，走在最後。

長大黑影已然入室，紅雲幽香隱於前堂，玉姑娘閒了閒囊中暗器，飛入後院，繞伏窗側竊聽！

裏面人談話聲雖低，但因夜深人靜萬籟無聲，是故字字入耳，聽到一個音調蒼啞但口氣剛毅的話聲道：「八弟必須先跟愚兄說明這劍的來由才行，否則仍請八弟攜它歸去，所謀之事恕愚兄無能爲力！」

又一人聲調古怪，壓低嗓門後聲音反而越發沙澀難聽，道：「大哥怎麼還不信小弟，此劍實在是小弟用十兩銀子在杭州購得！」

「八弟，還是那句話，恕愚兄無能爲力！」

「大哥，您是當代唯一無二的冶金名家，別人前來，大哥無不開誠指點一切，一而再至三，惟恐不詳，有時更不惜引經據典直到對方明白一切爲止，你我數十年兄弟，大哥竟吝嗇一言，莫非小弟還不如個陌生路人嗎？」

「八弟，愚兄怎敢以陌路人比擬賢弟，更不會背棄結義金蘭盟信，忘却弟兄之義，所以愚兄才一再問你得劍經過，但八弟你……」

「唉！」那位被稱作八弟的人，僅以一聲長嘆當作了回答！

「唉！」那大哥也嘆了口氣，聲調誠摯而緩和的說道：「八弟，杭州假如眞的發現此劍，天下英豪，武林奇士，江湖朋友們早已雲集謀奪，此時怕不業已血流千里屍堆如山了，又怎會這般輕易的被八弟你以十兩紋銀讓得，八弟，話只一句，你必須詳細說明得劍來由，愚兄或能盡力，其實愚兄這全是爲八弟你好，因爲這柄劍太可怕了，自其出世至今，凡懷有此劍的主人，無不慘死而屍體無存，八弟又何必自取橫禍？」

玉姑娘此時心中驚喜交加，怦怦亂跳，心中暗忖，上天有眼，這恐怕正是我丟的那柄劍，何不沾香唾濕窗紙窺個究竟？不！室內二人皆係武林罕奇高手，若是打草驚蛇，豈不敗事，還是聽下去的好。

其實以玉姑娘的生性，堂內就算當代一等一的大魔頭，她也敢來個「直闖秦庭」，毫不胆怯，她所以不顧一窺究竟，是怕一窺之下劍非己劍的極度失望而已。

適時室內話聲又起，是那怪聲怪氣的八弟，道：「小弟的事想瞞大哥可眞不容易，這柄劍是一位黑道上的朋友巧得手中，是小弟看出此劍異於平常，半嚇唬半軟哄，以百兩紋銀的重價買下這是實情。」

那大哥苦笑出聲，繼之長吁道：「八弟，愚兄明知你這些話仍非實情，也許對這柄劍的一切，該詳說給你聽聽，你就知道箇中的厲害了，八弟，事後愚兄仍望你能將獲劍實情說出，設已出錯，愚兄尙能代彌補萬一，否則八弟不論因之發生什麼問題，恕愚兄再難盡力，那時莫謂愚兄無義！」

「大哥放心，小弟所言是實，若大哥能詳加指點此劍一切，茲後小弟生死由命，絕不會再給大哥添煩就是。」

「只好由你，反正你自己明白，人之出乎常情的福禍，皆係自己安排！」

談話至此而止，靜悄了刹那，玉姑娘凝思提氣以待，因爲她對義祖母所賜弧劍，也無所知，若能巧獲內情，豈不正好，這轉瞬間的寧靜，她却感受到似漫漫長夜

何時且的焦急。

話聲又起，是那位大哥，他說道：「列子湯問篇中，曾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其劍長尺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孔叢子陳義篇中有『秦王得西戎利刃，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王曰：今何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是故西戎閉而不致』！」

話聲微停，傳來飲水聲响，片刻，那大哥才接着說道：「所謂錕鋙之劍，其實是刀，只不過用它鋒刃若劍而尖處微彎，由是訛解爲劍，武林中人更無以爲名，遂硬給它加上『弧形』二字，這柄刀，俗稱尺八弧形短金劍，其實它正是穆王所獲西戎所獻的『錕鋙神刀』！」

玉姑娘一顆提在咽喉上的懸心，拍地一聲墜落原處，暗暗笑了，室中人所談的神劍，果然正是自己丟失的東西。

適時室內傳出狂笑歡呼之聲，道：「大哥，這是那錕鋙神刃？」

「不錯，錕鋙神刃爲天下第一利器，勝過昔日吳越名師歐冶子及干將二人所鑄名劍多多，世傳冶金鑄劍名師皆出吳越，錯了，西戎製劍冶金之術方是天下無比，史家不乏確證，祇可惜國人不能習彼奇技而神傳之，才使吳越冶金蔑如至今。」

「大哥，那寒鐵鋼母……」

「世上那來的什麼『千年寒鐵』『萬載鋼母』？又那來的以此冶鍊成刃的寶劍？謠傳此者純爲閉門造車不知所云，薛燭之論寶劍，曾有『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使巧成劍』，由此可知干將、莫邪、魚腸之流，不過是銅、錫提鍊而成的利刃，但當時冶金之術，却高明至極，斷非時下所可比擬，由之可見後世人承前人所成，飽食終日，玩物失志，却仍動輒以專家自誇，而誤盡蒼生，良夜自思，得無愧乎！」

「大哥讜論令小弟欽佩萬分，但大哥應屬箇中例外，神傳古人奇技而日日新，被譽當代第一冶金大師，才華蓋世，武技超凡……」

「八弟，這些話，愚兄實不願聽，何況，要緊的幾件事，還沒有說完，你莫中途打岔！」

「是是，小弟遵命。」

玉姑娘這時一心盤算怎樣收回已失奇刃，室內話聲又起：「此劍自周穆之後，即絕其踪，宋末岳帥，朱仙鎮破金賊拐子馬時，傳說曾配此劍，奸相矯旨，一日十二金牌召喚岳帥之夜，此劍即悲嘯出鞘至三，岳帥似知此行無還，遂將此劍與一部上古『廣成子眞解』，密封一精鋼盒內，交托其一位武技蓋世的親信携藏，自此江湖遂有傳聞，人人皆欲獲得！」

「喔？請問大哥，最後鋼盒落入何人之手？」

「愚兄不知，祇知道十幾年前，此劍突然再現江湖，殺惡除奸血流千里，三年九換其主，其主無不死無葬地屍骨無存，最後此劍又如烟雲、霜雪般消失，但武林中人並未忘懷，更因爲那部無上玄門神功的『廣成眞解』，是與此劍同封盒中，更引人覬覦！」

「大哥，哈哈……現在這柄劍却已是小弟之物……」

「聽下去八弟，此劍當年最後的那位主人，曾惹下大禍，引使兩位功力罕絕獨步天下的夫妻魔頭，出而代彼已死晚輩復仇，天涯追索懷劍人的下落，迫使劍主人人劍同隱，中斷了消息，此事尚未了結，愚兄深信那對夫妻魔頭仍在世上，因之八弟得劍非不足喜，實該担憂，人有吉凶氣色，劍有祥煞靈光，此劍大哥我適才曾經細看，煞光已透劍身，鋒露紫氣，主持有者身遭奇禍，血染江湖，愚兄日昨自觀氣色，似極不祥，故而一再不肯過問八弟之事，但兄弟盟金蘭交，愚兄終於無法緘默，八弟，你我年事已高，應早看破奸險江湖，何苦再爲此劍召災惹禍，請聽愚兄相勸，你何處取得還之何處吧。」

那怪聲怪氣的八弟，根本不理這金玉良言，祇鄭重叮問道：「大哥有否弄錯，這果是錕鋙神刃？」

「放心八弟，愚兄絕對不會走眼看錯的！」

「不不不，大哥剛剛祇看了一眼，就許忙中有錯，來來來，請大哥您再過過目看！」

說着，龍吟聲傳，金露暴騰，窗映奇采，玉姑娘趁此時際點破了窗紙往室內窺探。

祇見一個高大兇悍蓬頭散髮的老者，右手握着自己錕鋙神刃，含笑而恭敬的正反覆着亮給另一位白髮銀髯的老者觀看，玉姑娘暗中恨的幾乎咬碎銀牙，這個可惡的老兒，竟連自己的大哥都不放心，有求於人還手不離劍，其心腸性格不問可知，玉姑娘一個人，深悔沒和單哥哥或琴姊姊一道兒來，如今眞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將刃收回。

儘管兇狠高大的老者反覆的亮着神劍，但另一老者根本不看神刃道：「不必再看，愚兄保證它沒有錯！」

蓬頭老者聞言哈哈狂笑連聲，轉身自桌上抓起劍鞘，又回過身來，就這一轉身的刹那，玉姑娘恰好看到他的正面，心頭猛凜而怦跳不已，原來她正看到蓬頭老者臉上掠過一絲猙獰的殺氣。

玉姑娘尚未來的及忖思對策，蓬頭老者已向白髮老人道：「大哥，小弟獲得此劍，實在另有隱情，容小弟隔日詳陳，現在這柄劍交給大哥收藏，小弟絕非怙惡不悛之輩，當小弟找到此劍眞正主人後，再向大哥問安……」

白髮老者祇當蓬頭老者如今果已向善，不由贊道：「八弟果已知悔，那太好了，此劍愚兄不能保管，賢弟最好是……」

話沒說完，蓬頭老者驀地獰笑一聲道：「我最好是送你上路！」金虹暴閃，錕鋙神刃已刺入白髮老者的前胸！

千古神刃無堅不摧，前胸刺入後背穿出，白髮老者臉色立變死灰，十指及身軀索索顫抖着，雙目不瞬逼視着蓬頭老者。

蓬頭老者緊握劍拔出，獰笑一聲道：「你知道的太多了，又是當代唯一冶金和鑒別奇兵的名家，遲早必會有人前來詢問此劍下落，那時我可就麻煩大了，老大，你不是很惦念我的吉凶禍福嗎？現在好了，你

一了百了，可無牽掛！」

話聲中，他霍地收劍飛退，白髮老者雙手緊抓着所坐太師椅的扶手，胸前血噴如泉，銀髯盡赤，雙目仍然含光逼視着兇手，不知是什麼力量支持着他，竟然能慘笑出聲，令人毛髮森慄！

驀地前後窗外同時傳進兩聲嬌叱，兩聲暴响，兩窗俱碎，前窗飛入了紅娘子，後窗飄進來玉姑娘，玉姑娘珠淚盈睫，紅娘子面含秋霜，恨、怒、悲、憤之情二女一樣！

玉姑娘一聲「紅娘子？」

紅娘子一句「正是我！」

玉姑娘手指兇手道：「那好極了，老賊和我的劍全交給姊姊妳了！」

她話聲未了，人已縱到白髮老者身前，出指架封老者穴道，意圖止血救人，豈料老者雙目突發異樣光輝，右手一揮竟撥開了玉姑娘的二指，並緊抓住玉姑娘膀臂，雙唇急抖顫顫出聲，玉姑娘事急智生，耳貼老者唇邊，老者以絕無第三者能聽到的微弱話聲道：「劍是……錕鋙，中藏有……有物，我死後，床……床上枕頭……一……一切東西，全……全送妳，你……仔細找枕……枕上龍……龍角……眼……鱗……那是……」

白髮老者終於傷重難支，死在玉姑娘的腕上，玉姑娘淚如湧泉，目光瞥視了床上的枕頭一眼，抱老者屍體於床上，手腳理正，怪事，再回頭竟不見了紅娘子和那弒兄的萬惡老賊！

穿窗而出，四下眺望並側耳細聽，半里之內不聞打鬥聲音，自更不見人，好在紅娘子總會再見，先將可憐的老人入土爲安才是，遂再次入室，老者雙目未瞑，凄死慘狀不忍卒睹，她默立床前垂泣無語，心中悔恨不已！

在那弒兄惡徒抓取劍鞘面露殺氣的時候，自己就該飛身而入，老人又怎會慘死，至少自己也該出聲警告老人，老人明知拜弟不肖，仍然苦口規勸，不惜將古比今循循善誘，爲人有多麼善良，多麼磊落，而自己祇顧一心惦念着一柄劍，連身懷一囊奇絕暗器，大可發出射殺兇手的事都忘個乾淨，多無用，多懦弱！

她悲思而至自語，却並不知，喃喃聲因想及老人臨死贈物之情者成祝禱，道：「老人家，您別怪我，是我害了您，回頭我定然好好的掩埋您，可惜不知道您的名姓，不過，我發誓會打聽清楚，那時一定給您立上石碑，並把今夜發生的事情詳刻碑上，謝謝您的厚賜，我定不負您，若紅娘子不能殺了那賊，今生今世我非殺了他來哭祭您不可，那柄『錕鋙神刃』不是我的，是我義祖母賜我防身之用，眞有一天若歸我所有，我一定把它沉於大海，使世人不再爲它爭奪流血，老人家，請您瞑目吧！」

她的手緩緩闔攏老人的雙目，老人闔目時竟滾落兩滴血淚，她找了把花鋤，在修竹花圃間刨了個深坑，人已有些疲憊，倚依牆角喘息刹那，才移動脚步進屋，目光掃向床上，嚇得她全身猛地一抖，床上老人的屍體竟已失去，看！多了一張有字的素束！

她飛步取束，上寫着——我是偷兒，本意光顧此宅，姑娘由外返回，我一時心急躲於床下，姑娘對死人講話，句句字字入耳，人都有良心，我不是禽獸，此地一草一木既然皆屬姑娘，我寧餓死也不偷仁義姑娘的半點東西，並發誓不再作賊，已偷之物皆在床下，沒別的可幫姑娘，替姑娘把老爺子的屍體抬出去，姑娘看這字條時，老爺子已經入土爲安了，謝謝姑娘叫我偷兒明白了作人的眞義，姑娘，我向妳告別，走了。

玉姑娘看罷字條，竟放聲大哭起來，她哭一個偷兒竟能悔悟從善，但一個武林高手，只爲一已之私却作出弒兄大逆不道的罪行，那叫「人心」「人性」？人心人性又該怎樣去衡量？

玉姑娘擦乾了珠淚，再返花圃，果然老人已安臥坑中，這偷兒的是可人，坑內還放了兩塊木板，姑娘動手掩埋妥當，入室自床下將偷兒棄物抱放床上，祇把枕頭拿了起來，發覺竟是隻鏤花木枕外遮布套，她釘死前後窗及後門，以偷兒所用筆墨，在一板上寫了「此間主人不幸故世，仁人君子幸勿殘毀此室」十八個字，抱着枕頭，吹熄燈火，用木板在外把正門釘死，又默視片刻，方始飛身上馬而回，時已黎明。

開門的是羅漢，一見面就問道：「四姑娘，您可曾見着二叔和三姑娘！」

玉姑娘一呆，下馬道：「沒有啊，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羅漢一面牽馬步向後院，一面說道：「是您剛走不久，三姑娘就走了，接着二叔也追了下去，到現在還沒回來。」

玉姑娘點了點頭，進入堂屋穿入暗間，把那隻鏤花枕頭放在床上，羅漢已經把茶水備好，她喝了兩口，人太累了，竟連衣服也沒換睡了。

朦朧中，被羅漢隔着窗喚醒，梳裝而出，羅漢假借送茶爲名，嘴巴向左暗間一歪，悄聲道：「三姑娘留了一封信走了，二叔不說話，師父也勸不好，四姑娘，您去勸勸吧。」

玉姑娘聞言暗驚，走進左間，簡雲已經坐起，單拾兒悶坐椅上，雙眉緊鎖，玉姑娘假作不知道，問道：「單哥哥，琴姊呢？」

單拾兒手向桌上一封信束指指，沒開口，玉姑娘展束閱讀，上寫着——紅楓廬已無人踪，小妹巧獲盜馬賊下落，時已緊迫，立即追下，不日則歸，天琴。

玉姑娘深覺奇怪，詢問經過，單拾兒道：「昨晚四妹外出，羅漢走報，我和天琴爭論了幾句，她犯了小性，竟也跨馬携劍而去，我急追不得，轉向紅楓廬，廬門上釘有此束，我一看之下追出數十里而無所得，天亮了祇好回來。」

玉姑娘已明白爭論的原因，不便多言，祇有安慰單拾兒道：「單哥哥也太着急了，這很明顯，琴姊去鬼窩找盜馬賊，正好碰上賊搬家，又料定你遲早會去，匆匆留束釘放門上，就追賊而下，信上明寫着不日則歸，有什麼好不放心的嘛？」

單拾兒開口了，搖着頭道：「要照四妹說的一樣，誰還能不放心呢，她走時說去找妳，怎會轉向紅楓廬？又怎敢斷定我一定會去？再說匆匆書束，那來的紙筆？」

不日卽歸究竟是好久？這些在在全是問題，我怎不着急？」

玉姑娘沒話說了，單拾兒講的對，其中破綻重重，矛盾叢生，不禁也暗中着急起來道：「那單哥哥你說可怎麼辦好？」

單拾兒這次答的乾脆，道：「等！等！等她回來！」

玉姑娘道：「萬一琴姊入伏，急待我們接應的話，那可怎麼辦？」

「不會！」單拾兒冷靜的說，「那封信上的字跡是她的，寫時十分從容，信紙署帶蘭花香氣，她沒有這種東西，因此我揣摩她非但平安無事，並且又結交了位閨中好友！」

「單哥哥豈不也矛盾起來了，既知如此，又着的什麼急？」

「我是怕她在另有助力下，向賊衆下手，豈不危險可怕？」

「反面單哥哥有理，正面單哥哥也有理，小妹斗胆問單哥哥一句，琴姊在沒認識單哥哥的時候，是怎麼樣過日子來？」

單拾兒這次臉通紅了，紅的像「月子」裏送人吃的「紅蛋」，紅的發亮。

羅漢忍不住了，捂着大嘴往外跑，人沒跑出堂屋已經哈哈地笑出聲來。

簡雲何嘗不想笑，一怕二弟下不了面子，再者一笑傷處就痛，人老了自然因經驗多而滑頭，道：「四妹，妳三姊的事目下祇好等，到是四妹妳昨夜去了一整宿，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

玉姑娘未語嘆息，說出來昨夜經過，羅漢根本沒走，也聽了個清楚，玉姑娘立刻叫羅漢去取來木枕，捧交單拾兒，詢及木枕來歷！

她問對了人，單拾兒翻覆看過多時，道：「此枕我第一次見，很像恩師所說『龍騰雲海寶笈』，笈字應作『書箱』解釋，若眞是此物，它長二尺八，寬厚各爲八寸，上下兩側中間微凹，但笈腹內却是長二尺四寸，寬厚各六寸的空腔，並沒有凹或凸的地方，此笈周圍鏤刻着一條長龍，騰躍飛舞於雲海之中，翩翩如生，巧奪天工，尤妙的是長龍盤飛恰正『龍騰雲海』四字！」

玉姑娘欣然道：「那沒有錯了！」

單拾兒一笑又道：「此笈是用上古桃木做成，像套筒一樣，大小兩隻套在一起，嚴絲闔縫，別說『書虫』，連灰塵都進不去，據恩師說，此笈非普通東西，是漢周烈王時神僧『寶掌』隨身十大佛門至寶之一，四妹巧得眞是天賜奇緣，我剛才試出，內中有物，至於究竟藏着什麼東西，那就不敢妄斷了！」

玉姑娘道：「這枕上鏤龍及雲海，可有講究？」

單拾兒道：「有，含着一種無上威力的降魔眞解，誰能參詳出來，已是無敵絕頂高手之屬了！」

羅漢在旁聽單拾兒這樣說，不禁眉飛色舞，玉姑娘霎眼而笑道：「羅漢，四姑我無物送你，此枕是老人遺賜，送你是不可能，不過你聽到二叔剛才說的話了，現在你拿去，仔細參詳那『龍騰雲海』妙圖吧，能有所得也算奇緣。」

羅漢立卽喜應不迭，玉姑娘轉對單拾兒說道：「就煩單哥哥把它打開來一看如何？」

單拾兒正色搖頭道：「四妹，我打不開，剛才入手，我已能斷定它是『龍騰雲海』字笈無誤，翻覆檢看就是想要開啓，但佛門至寶果非平常，一時間絕打不開，何不先責成羅漢，讓他去先傷傷腦筋？」

玉姑娘果然把寶笈交給羅漢，羅漢夠乖，自知奇緣天降失則不再，立刻心無旁騖聚精會神的參詳起來。

話鋒調轉，玉姑娘請教簡雲那已死白髮銀鬚老人的名姓，簡雲恨聲道：「這位前輩成名已久，複姓東方，二弟可還記得，前夜我那雙錐被四妹弧劍斬傷，曾有一查弧劍來由之心，我說此處正有一位冶金名家，來日可以拜會討教，這位冶金名家，正是東方前輩，我和羅漢自居隱這浮玉西峯後，十年來祇交了這麼一位忘年朋友，年年中秋相聚，此老博學而仁厚忠誠，武功極高，可惜禍發蕭牆，竟慘死於自己結義盟弟之手，實是令人痛恨！」

單拾兒立刻問道：「大哥，此老莫非就是昔日人稱『流星飛渡』的東方淳？」

簡雲道：「正是他，二弟認識？」

單拾兒掩頭道：「沒見過，曾經聞名，想不到他隱身此地却仍難逃橫死，冥冥中的因果報應，眞是可怕！」

玉姑娘聞言，意似不服，道：「單哥哥言下似乎另有所指，小妹不信慈祥仁厚忠誠如東方前輩，會作出什麼欺心負人的事來！」

單拾兒淡然一笑道：「我是聽人說過，此老曾有無心之失，所以偶感而有了剛才的話，其實未曾目睹的事，那個又能分明是是非非。」

玉姑娘話題一變道：「大哥和單哥哥既然對東方前輩的事，如此清楚，可知那個弑兄的老兒是誰？」

簡雲想了想道：「東方老人的這個八盟弟，我見過一面，事後曾經問過東方老人此獠的名姓，惜老人不言。」

單拾兒冷冷地接話道：「據說此老年輕時誤交惡友，並曾淪入岐途，傳言他們一共是十二弟兄，按十二屬相命名，人稱『十二天星』，此老屬龍，年紀又最大，於是他們自龍肖開始算起，行八的屬什麼一排便知，老八後來流入私梟羣中，無惡不作，大概是姓魏！」

玉姑娘暗記心中，決定浮玉西峯單哥哥赴約索馬事完全了斷之後，天涯海角去找這魏八老兒，一爲索劍，再者是給東方老人復仇。

單拾兒看在眼裏笑道：「四妹大概要替東方淳復仇吧？」

玉姑娘坦笑承認道：「當然，我曾對東方老人的屍體發誓！」

單拾兒沒再開口，簡雲曾見羅漢苦思開啓寶笈的辦法而不得，那種愁眉哭臉的樣子，不由笑叱道：「羅漢，什麼時候你才肯放下這只枕頭。」

羅漢沒抬頭，却正經的說道：「打開爲止！」

「那不行」！簡雲的話不祇羅漢聽了一呆，玉姑娘也深覺不解，簡雲一笑道：「你小子能拿着這個寶貝當飯吃，師父和你二叔四姑可受不了，去，先去做飯。」

羅漢笑了，雙手把寶笈捧送玉姑娘，洗手下了廚房，玉姑娘抱着寶笈回轉所居內間，靜靜的打量它，沒辦法，套筒毫無隙縫，又無暗鈕，除非砸爛打它！

飯後她睡了個香甜的午覺，醒來日已西沉，羅漢又在生火，簡、單二人下棋，她轉向馬廊，胭脂玉早經羅漢洗刷的乾乾淨淨。她又轉往廚房，羅漢笑迎上來道：「四姑，羅漢有件事要求妳……」

玉姑娘一笑道：「寶笈就存在你那兒吧，只要別丟了就行，還有什麼事？」

羅漢臉微紅道：「四姑眞好，沒有別的事了。」

晚飯玉姑娘全心牽掛着昨夜的事，吃的很少，飯後她對單、簡二人道：「小妹想叫羅漢陪着我再去趟東方老人的住處，把門、窗全修修好，順手整理乾淨，說不定可以當作我們另一處歇足地方。」

簡、單二人自不反對，羅漢更是高興，借得二叔的馬匹，拿着修理門窗的器具，背後雙錐，緊隨玉姑娘寶馬之後飛馳。

當到達目的地時，玉姑娘業已發覺不對，非祇門窗煥然一新，門外修竹花圃石階等等，亦皆經細心打掃。

羅漢木楞的看着玉姑娘，玉姑娘已飛身下馬步向門際，羅漢緊隨於後，門上有了新鎖，並一紙柬，柬上寫——此鎖三七五不須二四六，加一加餘推開門見人頭！

玉姑娘呆了，那把鎖，大如人掌，嵌有三個滑輪，輪上有自一至九的字碼，玉姑娘搖頭間，羅漢却已取出工具中的快斧，揚斧欲劈，玉姑娘伸手相攔道：「慢着，讓我想想，它還難不住人！」

說是難不住人，玉姑娘久久，仍無所得。突然她記起義祖父母曾經說過的一個人，和這個人許多往事，在當時她雖聽出義祖父母言下對這人頗爲不服，但心中却是十分欽佩，普天之下，大概也祇有此人懷具此能，鑄鎖對號，妙然天成。

玉姑娘想起了這個人，再次細看那張紙柬，暗中計算，此鎖「三七五」一句，一定是說這把鎖必須首先用三、七、五這三個數目，滑轉的輪子只有三個，扁鑲鎖內，半露其外，皆可旋轉，每隻輪上皆刻有數字，三七五包括其內，按常理推斷，應該是第一輪用三數，第二輪七數，第三輪五數，數字正對直排，再看奇鎖，鎖心上有一似掌又若猿爪印記，中指直立朝天，其餘四指曲捲，管它對是不對，排列一下再說，於是玉姑娘按自己推斷的對轉好了旋輪。

三七五三數剛剛直列對好，奇鎖傳來一聲輕响，鎖扣被解開了一個，鎖柱自動彈出五分，但整個來講，仍是沒有打開！

巧對其一，玉姑娘信心大增，柬上第二句寫的明白，不須二四六，因此這三個數字形同虛設，玉姑娘不再爲它費心，第三句耐人尋味，「加一加餘推」，加一加懂了，這「加餘」……

玉姑娘恍然大悟，歡呼出聲，輪上數字是自一至九，二四六既然不必考慮，加一之後所餘數字僅剩八、九二字，於是再以一、八、九三數字直立排列，取齊掌印之中指，詎料大失所望，奇鎖毫無動靜！

又苦思間，羅漢開口道：「四姑，還是讓羅漢給它一斧，豈不省事？」

玉姑娘瞪了羅漢一眼道：「看來你是早該賞那寶笈一斧才對！」

羅漢低下頭去，深覺慚愧。玉姑娘心靜思明，又有所得，她以三七五加上一八九，得數五六四，以此數排立，奇鎖洞開她喜不自勝，內力腐紙作灰，推門而進！

羅漢早已取出引火之物，點上燈燭，祇見室內井井有條，地上點塵不染，昨夜四處濺漬的血污，早已洗淨，床上新換的被單，目光取對書桌，羅漢驚呼道：「人頭！人頭！」

誰說不是，書案正中端放着一個黑漆大木盤，盤中赫然有顆髮蓬目睜的猙獰人頭，玉姑娘時又記起紙柬上的末一句話「開門見人頭」，果然！

疾步而近人頭，盤下揷有一柬，柬上是——四夫弑兄何能逃誅，謹遵先盟兄遺諭，代女俠整頓百物，復按女俠心意，取得弑兄逆賊六陽敬奉，錕鋙神刄暫爲保管，奉還之期不遠，先盟兄另有葬地，遺體業已他遷，勿念。下面沒具名姓，却畫着一隻「長臂仙猿」。

玉姑娘沒打愣就奔出屋子到花圃，羅漢不知何變緊隨於後，東方淳屍骨業已他遷，再返室內，妙哉，那案上木盤中人頭也沒了影子，羅漢拍手笑道：「難道這位前輩畫了個大猴子，直叫快，比猴子還要快！」玉姑娘已知此人是誰，沒有接話，羅漢這裏看看那裏瞧瞧，穿房過戶走了一遍，最後向玉姑娘誇讚着說道：「這裏要比師父那屋子强多了，又寬大又清靜，景色也好，四姑，好不好等三姑回來後，妳向師父和二叔提一聲，乾脆咱們搬家。」

玉姑娘笑道：「好是好，你不怕買東西費事？」

羅漢又搖頭道：「一樣的，油鹽等開門七件事，都要大宗買，後面地方大，能自己種點好菜，竹筍更是現成，若能遠遠地闢座猪柵，養上幾隻乳猪，豈不恰合『心印』說的：要想不俗又不瘦，餐餐頓頓筍炒肉！」

「筍炒肉」說笑了玉姑娘，高興之下地答應了羅漢，一定要簡哥哥般家，說着閒話兒，她順手翻翻案上書籍，多半是冶金記載，她看不懂，瞥見牆上掛着個火紅的大酒葫蘆，紅的愛人，想起大哥善飮，這東西可以送給大哥，遂取下來交給羅漢，突然又想起可送羅漢點什麼東西好呢，左看右瞧全不合適，乾脆告訴了羅漢，要羅漢自己去找他喜歡的東西。

羅漢實心眼，在東方淳安置冶金器具的石室中，找到了一面鐵牌，牌長尺五，寬有尺二，上方而下尖圓，像是一面箭盾却又略嫌小了一些，後面如盾般也有個把手，厚有寸半，十分沉重，羅漢輕輕敲响，其聲震耳，餘音久久不絕，不知是幹什麼用的，也不知是何種金屬所鑄成，羅漢祇覺得用這個玩意兒阻擋暗器是再妙沒有，遂把它擦了個雪亮，向玉姑娘討作己物，最後玉姑娘見已無再可收拾整理的地方了，遂和羅漢熄燈鎖門跨馬而回。

今天出來早，回去快，不到二更天，遠遠就看到屋內沒有燈亮，若照往日，羅漢不會起疑，說不定會送上這條小命，但自二叔三、四姑作客後，師父如要早睡，堂屋中也必留燈火，今夜天才二更竟已熄燈滅火，心中頓興念。

（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高庸·文
培新·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把林百合以身作價，向黑衣幪面人說出，原擬藉此多延時日，冀能查出黑衣幪面人與林元暉結仇的底蘊，詎知黑衣幪面人二話不說，祗將幪面黑巾除去，露出本來面目，竟是美如天仙少女，也願以身相獻，並加上十七箱珠寶，郭長風一再婉言向她相勸，要她弄清上代結仇經過，勿因一時之忿，抱憾終生，那少女拒不接納，悵然而去。少女走後，郭長風命小強取酒，飲後中毒，雙手僵硬，小強說出為何老頭收買，郭長風待他說出實情，雙手又恢復靈活，說出已洞悉其奸以透他說出眞情——

巧施騙上騙　驀逢奇上奇

小強滿面羞慚，低頭無語。

郭長風搖搖頭，接道：「不過，他們竟然將你收買，這一點，倒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我特地假作中毒，試試你的本意，現在我總算明白了，原來一沾上『名利』之爭，最親密的朋友，一樣也會變成敵人……」

小強哽咽着道：「六哥，求你不要再說了，我對不起你，我忘恩負義，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六哥，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郭長風道：「不！這是人性，我並不怪你，也許我一向拿你當小孩子看待，忽畧了你已經二十多歲，已經長大成人了，你有慾望，不甘心默默無聞渡過一生，這都是對的，但是，你不應該用這種手段，一個人不能為了成全自己而犧牲別人！」

小強愧怍難抑，掩面大哭——

郭長風沒有攔他，讓他盡情哭了個够，才柔聲道：「人都有做錯事的時候，這並不可恥，祗有知錯不改，頑梗不化的人才可恥。小強，你還年輕，將來的日子長得很，成名致富並非難事，何必操之過急，用這種不正當的手段呢？」

小強只是吞聲飲泣，唏噓不已。

郭長風又伸手將他輕輕挽了起來道：「知恥近乎勇，你能知錯，仍然不失為我的好兄弟，事情已經過去了，就不必再提它，去洗洗臉，咱們還有許多正事要商議哩！」

小強驚喜地道：「六哥，你不怪我？還願意認我這個忘恩負義的兄弟？」

郭長風笑道：「你若不肯去把臉洗乾淨，像這樣眼淚鼻涕，一塌糊塗，叫我怎麼認你呢？」

小強含淚而笑，急忙轉身奔向屋後。

×　　×　　×

等他洗好臉回來，郭長風正蹲在一根屋柱前，輕輕撫摸着柱身，同時聚精會神地側耳察聽。

小強詫道：「六哥，你在——」

「噓！」郭長風以指壓唇，啞聲道：「這柱子是空心的，裏面有傳聲話筒。」

小強也啞聲道：「你怎麼知道？」

郭長風不答，雙手繞向柱後，將一塊活動木片，小心翼翼地取卸下來。

柱上，赫然現出一個方洞，裏面有一具喇叭形狀的東西，下端連接着空心銅管，直入地底。

郭長風用一團破布將喇叭口塞住，輕吁道：「難怪我的一言一動，他們都瞭如指掌，敢情就是這東西作怪。」

小強道：「這兒是客棧房間，他們怎能在客房內埋設竊聽裝置呢？」

郭長風道：「有錢能使鬼推磨，說不定這家客棧就是他們開的，在我未到襄陽以前，這些東西早已佈置好了。」

小強說道：「咱們把客棧掌櫃找來問問……」

郭長風擺手道：「不必！咱們要找的是那艘雙桅大船，而且必須儘快行動。」

小強道：「我知道雙桅船在什麼地方，他們曾經告訴我，如果下毒成功，就去

船上相見……」

郭長風搖搖頭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他們竊聽了剛才的經過，情知事敗，必定遠走高飛了。」

小強道：「他們要殺林元暉的事還未成功，怎會離開襄陽？」

郭長風道：「我担心的，正是這件事，他們買通你下毒害我，等於已跟我翻臉，事敗之後，另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暫離襄陽，另聘高手，一是突擊寂寞山莊，作孤注一擲。」

小強道：「六哥估計他們是走那一條路？」

郭長風道：「第二條路太冒險，成功的希望也太渺茫，我想他們走第一條路的可能較多，不過，無論走那一條路，他們一定會留下眼線，監視咱們的動向。」

小強望望那木柱，低問道：「他們的眼線，會不會就是那竊聽的人？」

郭長風在他肩上輕拍了一掌，道：「小強，你怎麼忽然聰明起來了！」

小強道：「那咱們就趕快動手吧，只要沿着銅管挖下去，必定能找到……」

郭長風笑道：「剛誇你聰明，又說笨話了。你去前院酒樓弄罈酒來，瞧瞧愚兄的妙用。」

小強不解道：「要酒幹什麼？」

郭長風道：「先別問，快去快來，酒要烈性的，有兩三罈便够了，但務必小心，不可顯露行跡。」

小強依言而去，不多久，果然抱回來三罈烈酒。

郭長風又道：「現在，你去屋頂瞭望，舉動隱密些，多留意屋後院牆外那一排民房，我隨後就來。」

小強答應着，飛身掠登屋頂。

郭長風一面將酒罈封泥除去，一面拔去喇叭的破布團，口裏喃喃道：「小強，洗好臉了沒有？我還有重要的話跟你商議哩……剛才我忽然想到一條妙計，咱們正好騙騙那個何管家……」

說着，酒罈一傾，三罈烈酒全灌進了「漏斗」狀的喇叭口。

酒灌完了，又深吸一口眞氣，對準喇叭口，「呼」地猛吹了進去，急忙再用布團塞住管口，一旋身，上了屋頂。

小強伏身屋脊，正凝目向後院墻外張望。

郭長風道：「有什麼動靜？」

小強用手指着墻外道：「剛才好像聽見那排民房中有人輕呼了一聲，但沒聽清楚是那一間。」

郭長風抬抬手，道：「跟我來吧！」

兩人同時縱身越過院墻，墻外是小巷，對面一排民房，大約有二十餘間，低簷窄門，顯然是窮苦百姓的居處。

小強道：「要否一間間挨戶搜查？」

郭長風笑道：「不用了，我知道是那一間。」

說完緩緩移步，由巷尾向前走去。

他每走過一家，便住足向門窗空隙處輕吸一口氣，接連走過十家左右，突然嗅到一股酒味。

郭長風低聲道：「就是這間了。」

小強道：「我進去看看！」一捋袖子，便想推門。

郭長風橫臂一攔，道：「不！你在外面把風，祗要有人逃出來，就用暗青子招呼，但千萬別打要害，要留活口。」

小強依言後退了幾步，道：「六哥請小心些！」

郭長風露齒一笑，道：「多年沒動過手了，能試試筋骨也不錯。」

這是一間破舊的矮屋，門窗緊閉，裏面一片漆黑，瓦簷上有塊木製店招，寫着「福記炭行」四個字，門上却掛着一把嶄新的大銅鎖。

郭長風暗笑道：原來老福記錢莊也兼做煤炭生意。

舉手一拂，銅鎖立斷，輕輕推開木門。

進門是一間倉房，堆滿了煤塊和炭簍，靠墻壁放着一副桌椅，桌上有筆墨硯台，還有兩把算盤，看來像個記賬的櫃枱，再往後面，是臥房和廚房。

整棟木屋內，不見人影，臥房雖有簡陋的床帳，也未見人居住。

郭長風循着酒味直入臥房，拉開床鋪，才發現蚊帳後面有一道暗門，下面竟挖了地窖。

陣陣酒香，由地窖中散發出來，薰人欲醉。

郭長風輕敲地窖門板，道：「朋友，喝够了麼？該出來了。」

下面黑洞洞地，毫無回應。

郭長風笑道：「秘密都揭穿了，躲着不吭氣就行嗎？這兒又別無出路，還是老老實實上來吧！」

連叫數遍，仍然沒有回答。

郭長風藝高胆大，吸口眞氣，冷笑道：「你不上來，難道欺我不敢下來麼？」

話落，雙手護胸，一低頭衝下了地。

他腳下剛落實地，立刻旋身拍出四掌，分擊四週，藉以防備遭受突擊。

誰知掌力發出，全部落空，地窖中除了酒氣充斥瀰漫，根本沒有人。

郭長風突然發覺不妙，急忙飛身縱起，迅速地向入口退回……

就在這時候，一溜火光由上投落，「轟」地一聲响，地窖裏的酒液和酒氣，頓時被引燃起來。

郭長風幸虧早一步躍起，雖未陷身火中，頭臉仍被火燄熱力灼得奇痛無比，部份眉鬚且被燒焦了。

他飛出地窖，忙不迭掩閉了入口木門，目光反掃，只見一條人影正由屋後破窗逃去。

郭長風怒喝一聲道：「好小子，你還想走？」

順手抄起一塊煤塊，振臂射出。

窗外傳來一聲悶哼，緊接着，又聽見小強的呼叱聲音。

郭長風知道人已被小強截住，也就不再急于追趕，轉身尋了一柄鐵鏟，掘土取砂，傾入地窖，將火燄掩熄，以免火勢蔓延，波及附近二十餘戶窮苦百姓。

等到餘火熄滅，再追出屋外查看，却連小強的影子也不見了。

郭長風暗驚道：這傢伙居然能負傷逃走，未被小強截住，身手一定不弱，早知如此，就該先擒人再救火才是。

畧一沉吟，便飛身掠上「七賢樓」酒樓屋頂。

附近房屋，祗有「七賢樓」最高，郭長風立身樓頂，游目四望，果見東北方有人影閃動，隱約傳來金鐵交擊的聲响。

郭長風急忙趕去，及至近處，才看清對方竟有兩人，一個使刀，一個使九節鞭，正圍着小強激鬥。

那兩人都穿青衣，頭戴布罩，武功全都不弱，小強以一敵二，手中兩柄短劍左迎左擋，已顯得有些慌亂。

郭長風低喝道：「朋友，兩個打一個，未免不光采吧？」

兩名青衣人一見郭長風趕到，虛幌一招，回頭便跑。

小強叫道：「六哥，快向北追，剛才那受傷的往江邊逃了，這兩個祗是他的帮手。」

郭長風道：「別管它是誰，捉住一個就行，你追那個使刀的，把使鞭的讓給我，咱們比比看誰先得手。」

使鞭的青衣人聽了，連忙加快腳步，沒命的飛奔而去。

郭長風却一橫身，將那使刀的攔住，笑道：「你那位同伴眞不够義氣，只顧自己逃命，竟把你丟下不管了。」

使刀的青衣人這才知道上了當，可是郭長風和小強一前一後，將自己挾在中間，再想奪路逃走，已經遲了。

郭長風又道：「事已至此，我看你還是認輸了吧，把刀放下來我保証不會難為你。」

青衣人哼了一聲，刀鋒一轉，逕向郭長風迎面劈去。

郭長風毫不閃避，左手疾探，「嗒」地一聲，竟將刀身輕輕挾住。

青衣人奮力抽刀，連抽了兩次，却無法抽回。

郭長風笑道：「一隻手不行，要不要兩隻手再試試？」

青衣人不服，果然雙手握住刀柄，用力一扯……

不料郭長風鬆手笑道：「小強，接住了！」

那青衣人用力過猛，踉蹌倒退，被小強迎個正着，短劍一轉，正敲在腰後「志堂」穴上。

郭長風道：「別傷他，先把頭罩取下來看看。」

小強一伸手，扯去青衣人頭罩，不禁驚呼道：「呀！原來是個女的。」

可不是，圓圓的臉蛋，長長的秀髮，柳眉杏眼，正是個嬌滴滴的大姑娘。

郭長風也很感意外，低頭端詳了一會，問道：「姑娘，咱們好像在哪兒見過面嘛？」

青衣女一扭頭，道：「哼！誰見過你這騙子！」

郭長風笑道：「你沒有見過我，怎麼知道我是騙子呢？」

青衣女冷冷道：「剛才你若不用騙術，我會落在你們手中嗎？」

郭長風道：「這意思是說，你輸得很不服氣？」

青衣女道：「當然不服氣。」

郭長風道：「那麼，我放了你，咱們再重新較量，比個高下，你看如何？」

青衣女閃目道：「你眞敢放了我？」

郭長風道：「有什麼不敢？我要贏你，還不是像囊中取物一樣容易。」

青衣女道：「好！你若把我放了，再憑眞本領贏我，那我就服氣了。」

郭長風道：「放你可以，不過你得先把名字和住址告訴我。」

青衣女道：「為什麼？」

郭長風道：「萬一你不守信諾，趁我不注意時逃走了，我好去你家裏找你。」

青衣女冷笑道：「原來你是想查問我的來歷，你以為我會那麼傻？」

郭長風道：「我若想查出你的來歷，方法多得很，何必用這種手段。」

青衣女哼道：「你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姑娘拚了一死，你休想問出一個字。」

郭長風道：「那又何苦呢？你年紀輕輕，又這麼漂亮，死了豈不可惜。」

青衣女道：「不用廢話了，你要放就放，不放就拉倒，姑娘既然落在你手裏，要殺要剮，隨你的便。」

郭長風笑道：「想不到你竟是女中豪傑！既然這樣，我得想個特別的方法，才能叫你說實話了。」

青衣女冷冷道：「請便！」

郭長風向小強招招手，道：「離遠一點，好好商議個辦法，別被她聽見了。」

果然領着小強，向丈餘外屋簷陰影下走去。

小強低聲道：「六哥，不用商議了，我認得她就是船上侍女之一。」

郭長風道：「我也知道她是船上侍女，可是，咱們不知道船泊在什麼地方。」

小強道：「那容易，給她點苦頭吃，不怕她不說實話！」

郭長風道：「給她什麼苦頭吃？剝光她的衣服？還是劃她兩刀？」

小強吶吶道：「這——」

郭長風笑了笑，道：「好男不跟女鬥，辣手摧花的事，咱們幹不出來，何況，這丫頭倔強得很，只宜智取不能蠻幹。」

小強道：「怎樣智取呢？」

郭長風壓低聲音道：「現在，你注意聽我說話，不要轉身，也不要回頭，咱們必須找一個帶路的人……」

小強詫道：「誰？」

郭長風輕輕道：「姓吳的老婆子，她就躲在一丈外那條小巷裏面。」

小強駭然一驚，連忙探手拔取短劍。

郭長風沉聲道：「不要妄動！那老婆子武功很高，你不是她的對手，有我在，她不會現身，等一會我借故離開，引她出來，你就……如此這般……」

小強點頭道：「好吧！但願別被她們識破了。」

兩人計議定妥，又回到青衣女身邊。

青衣女冷然道：「你們商量了什麼毒計，現在使出來吧！」

郭長風道：「咱們已經想到一個絕妙的方法，保証可以教你說實話，而且要你自己心甘情願說出來，否則，也顯不出咱們的本事。」

青衣女不屑地說道：「你們是在做白日夢！」

郭長風笑道：「不錯，是在做夢，但却是一個香艷溫柔的夢，姑娘你也是夢中

主人翁。」

青衣女冷哼了一聲，閉目不理。

郭長風接着說道：「女孩子們都是重感情的，只有對自己心意的人，才會說實話，所以，我決定先替姑娘介紹一位英俊瀟洒的意中人，讓你們小兩口，私下談一談。」

青衣女霍然張目道：「你竟想用下流手段侮辱我？」

郭長風指指小強，道：「你瞧我這位兄弟，少年英俊，那一點配不上你？如果說他有什麼不好，也只是脾氣暴燥了些，喜歡打老婆罷了，這沒關係，等你們成親以後，只要你多順從他一些就行了……」

青衣女怒叱道：「郭長風，你是江湖成名人物，居然用這種無恥的手段？」

郭長風道：「我只不過是介紹人，有什麼無恥？難道你心裏不喜他歡嗎？」

青衣女啐道：「這種沒有骨氣的男人，鬼才會喜歡他！」

郭長風笑道：「女孩子總是口是心非，嘴裏越說不喜歡，心裏早就願意了。」

青衣女大叫道：「我不願意！死也不願意！」

郭長風道：「現在不願意，成親以後慢慢就習慣了，好啦！天也快亮了，擇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是黃道吉期，小強，你先帶新娘子回去，我去替你買喜燭，僱幾個吹鼓手，天亮就拜堂成親。」

小強答應一聲，上前將青衣女抱了起來。

青衣女嘶聲大喊道：「放開我！放開我……」

郭長風道：「千萬放不得，新娘子生肖是屬『泥鰍』的，一鬆手就溜了。」

說着，擺擺手，大笑而去。

小強回頭見郭長風已經去遠，突然將青衣女放下，同時解開了她的穴道。

青衣女挺身躍起，詫問道：「你這是為什麼？」

小強揮手道：「姑娘快走吧！回去請上覆貴主人，並非我沒有骨氣，實在因為下毒失敗，不得不如此。」

青衣女道：「你知道我是誰？」

小強道：「我雖沒有見過姑娘的面貌，那天在船上，曾聽到姑娘的口音，只是不知如何稱呼而已。」

青衣女默然片刻，道：「你放我走了，等一會怎樣向郭長風解釋？」

小強苦笑道：「還有什麼不好解釋的，我只好假稱姑娘已經答應，騙我解開穴道，却趁機逃走了。」

青衣女又道：「如果他問你為什麼不追趕呢？」

小強道：「我就說已經追趕了，沒有追上……」

忽然一個聲音接口道：「這樣說，一定瞞不過郭長風。」

隨着話音，姓吳的老婆子緩步從小巷走了出來。

青衣女一驚，急忙檢衽道：「原來姥姥也親自趕到了。」

吳姥姥冷笑道：「我能不來嗎？當時一再告訴你，郭長風不是易與之輩，你偏要逞能，現在果然落在人家手中，我能不來嗎？」

青衣女赧然俛首，說道：「婢子知錯了。」

吳姥姥道：「還不快謝強哥兒！」

青衣女欠身道：「謝謝少俠。」

吳姥姥接道：「強哥兒的記性不錯，這丫頭就是咱們小姐的隨身使女，名叫春梅。」

小強忙拱手還禮，道：「春梅姐姐別客氣，說來慚愧，在下也是失手的人。」

吳姥姥道：「哥兒的情形，跟她不一樣，無論怎麼說，你跟郭長風是多年兄弟，見面三分情，心裏一緊張，自然容易失手。」

小強道：「難得姥姥能體諒微衷，不過，辜負了小姐的重托，在下總是問心不安。」

吳姥姥道：「一點小挫折，何必耿耿於懷呢，連咱們也沒料到郭長風竟會那麼精，簡直跟猴子一樣！」

小強嘆道：「在下也心太軟了，沒有照何老爹的主意使用『砒霜』……」

吳姥姥搖頭道：「錯了，如果使用『砒霜』，一樣會被發覺，那時反而沒有轉圜的餘地，倒是這樣還有第二次機會。」

小強暗吃一驚，忙道：「姥姥的意思是——」

吳姥姥陰沉地笑道：「咱們小姐的條件，仍然沒有變，只不知你還有沒有這份勇氣？」

小強道：「我……憑良心說，我實在有些胆怯了，萬一再失手……」

吳姥姥道：「這一次，不是要你下毒，只須舉手之勞，準能成功。」

小強駭然道：「莫非要我刺殺他？」

吳姥姥道：「也不是。」

小強道：「那是用什麼方法？」

吳姥姥道：「你若願意試試，我再告訴你，否則，說也無益，不如作罷。」

小強沉吟了一下，道：「不瞞姥姥說，在下本是一名孤兒，自幼卽受郭長風照顧，名為兄弟，情同父子，若要我謀害他的性命，我實在不忍心下手……」

吳姥姥頷首道：「為人能不忘本，足見你言出由衷，值得信賴。放心吧，咱們也沒有意思害他性命，只不過讓他別再插手寂寞山莊的事罷了。」

小強道：「祇要不傷害他的性命，我願意再試一次。」

吳姥姥從髮髻上拔下一支銀簪，說道：「你把這東西帶去，等他晚間沐浴之前，偷偷丟進熱水桶裏，事情就成功了。」

小強訝道：「就這麼簡單？」

吳姥姥笑道：「我已經告訴過你，舉手之勞就行了。不過，銀簪必須在他沐浴前，投入熱水桶中，這一點，千萬不能弄錯了。」

小強細看那銀簪，並無特殊之處，不禁問道：「這東西究竟有什麼妙用呢？」

吳姥姥道：「妙用無窮，但你不必多問，只須照我的話去做，包你成功。」

小強想了想，道：「他若發現水桶中有支銀簪，查問起來，我該怎麼解說？」

吳姥姥搖頭道：「放心！銀簪一遇熱水，立刻溶化，他根本就不會發現。」

小強驚問道：「難道這東西是用毒物製的？」

吳姥姥道：「絕對無毒。」

小強道：「用銀簪化的水沐浴，會有什麼感覺？」

吳姥姥道：「什麼感覺也沒有，無色，無味，跟平常熱水毫無分別。」

小強道：「那沐浴以後……」

吳姥姥截口道：「以後的事，你就不必打聽了，總之，我保証不會傷他性命就是。」

小強收好銀簪，道：「事成了，咱們怎樣聯絡？」

吳姥姥道：「如果得手，就去北門城樓等候，自有人會跟你聯繫。」

口裏說着，腳尖一挑，抄起春梅失落的那柄薄刄單刀，寒光捲動，接連向小強揮出兩刀。

小強猝不及防，左肩和前胸頓時被刀鋒掠中，衣衫破裂，肌膚上也現出血槽。

他踉蹌倒退了四五步，沉聲道：「姥姥，你這是什麼意思？」

吳姥姥咧嘴一笑，道：「對不起！不這樣瞞不過郭長風，哥兒受點委屈吧！」

拱拱手，帶着春梅如飛而去。

× × ×

郭長風正藏身暗處，遠遠望見兩人離去，立卽尾隨跟踪。

吳姥姥和春梅一路向北奔行，眼看快到北門城樓，突然停步低聲交談了幾句，竟分手各奔一方，吳姥姥向東，春梅却轉向西城。

郭長風倒不禁為難起來——

吳姥姥是黑衣少女的管家，春梅則是貼身侍女，兩人所去的方向，都可能是黑衣少女隱匿之處，郭長風只有一個人，究竟應該跟踪誰呢？

他畧一沉吟，決定仍以吳姥姥為主，因為這老婆子無論身份和地位，都比春梅重要，同時，她又剛說服了小強，勢必急于將消息告訴黑衣少女。

於是也轉向東方，緊緊追隨在吳姥姥身後。

那老婆子展步如飛，不多久，抵達一座巨宅門外，忽然停身回頭查看。

郭長風猜想已到地頭了，急忙退入街角一棵大樹下，屏息以待。

這時，天色已近黎明，遠望那巨宅墻高門寬，屋宇層叠，黑漆銅環門前，高踞着兩座石獅子，顯得峻宇雕墻氣象萬千。

吳姥姥在門外搜視了一遍，飛身越墻而入。

郭長風等了片刻，不見有什麼動靜，也躡足欺到近處，吸一口氣，輕輕掠登墻頭。

只是，他沒有越墻而過，一登墻頂，立卽橫身臥倒。

由墻頭望下去，裏面是一片碧綠的草地，種着許多冬青樹，林木掩映中，露出幾棟樓房，都是綠瓦覆頂，翠藤滿牆，顯得十分醒目。

這巨宅內，無論庭園佈置和屋宇裝飾，幾乎全部以綠色為主，雖處鬧市，却令人有置身田野的感覺。

祇是，偌大庭園，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音，甚至連鳥語虫鳴之聲也沒有，又顯得有幾分陰森。

郭長風橫臥在牆頭上，縱目四望，不見吳姥姥的去向，只有一棟朝西的小樓窗口，隱隱透出燈光。

這時，天色已經黎明，那小樓又坐東朝西，燈光被曙色所掩，如非細看，不易查覺。

郭長風一個翻身，飄落牆下，快步向小樓奔去。

小樓週圍遍植牽牛花藤，茂密的藤葉，從牆角直攀上樓頂，看起來，整棟樓房就像用枝藤編織而成，非常別緻。

樓窗上，映現出一個人影，却不是吳姥姥。

那是一個身着長衫的男人，坐在一張高背搖椅上，一卷在手，緩緩搖動着，彷彿在挑燈夜讀。

從窗外看去，只能見到搖動的影子，既無法辨認面貌，也沒聽見聲音。

不過，郭長風直覺那人影頗為熟悉，由側面身裁和臉部輪廓看，竟然很像林元暉。

難道這巨宅會是寂寞山莊的產業？林元暉離莊避仇，就藏在這棟小樓中？

郭長風疑雲頓起，身形一長，掠上了樓前迴廊。

隔窗細看，越覺得那人就是林元暉，只見他斜靠在木椅上，一幌一幌地搖着，似乎並未專心看書，倒像已經睡着了。

郭長風忽然發覺情形有些不對，如果樓中人影眞是林元暉，附近必定有人守護，至少，應該有個丫鬟僕婦在旁邊侍候，怎會讓他獨自一人坐在樓上？

此地若是林元暉藏身的地方，吳姥姥來幹什麼？

想到這裏，心中頓生不祥之感，急忙拍開窗櫺，飛身而入……

椅上那人仍在搖幌，衣着狀貌果然和林元暉一般模樣，却是一具木頭雕刻的假人。

郭長風知道中了圈套，剛想抽身，「嘩啦」一聲响，窗口已被鐵欄封堵。

接着，整個房間便開始向下沉落。

房間下沉的時候，牆壁却未見移動，從窗口望出去，園中景物都在緩緩上昇。

這表示地底也有和樓房同樣大小的空間，整棟樓房，原是一座設計巧妙的機關陷阱。

郭長風不禁搖頭苦笑，他一向自負精明，沒想到這次栽了個大觔斗。

栽觔斗猶在其次，最叫人窩囊的是，至今仍不明白觔斗栽在誰的手中？

如果陷阱是黑衣少女佈置的，何以要用林元暉的雕像為餌？如果屬於寂寞山莊的安排，誘敵者又怎會是吳姥姥？

莫非寂寞山莊設阱捕虎，吳姥姥沒有上當，自己倒做了替死羔羊？

他簡直越想越窩囊，但事已至此，明知懊惱無益，索性搬過一張椅子，在林元暉的雕像對面坐了下來……

樓房漸漸沉入地底，下降之勢終於停止了。

地底是一座方形鐵屋，大小與樓房完全相同，整間樓房恰好降入鐵屋中，嚴絲合縫，分毫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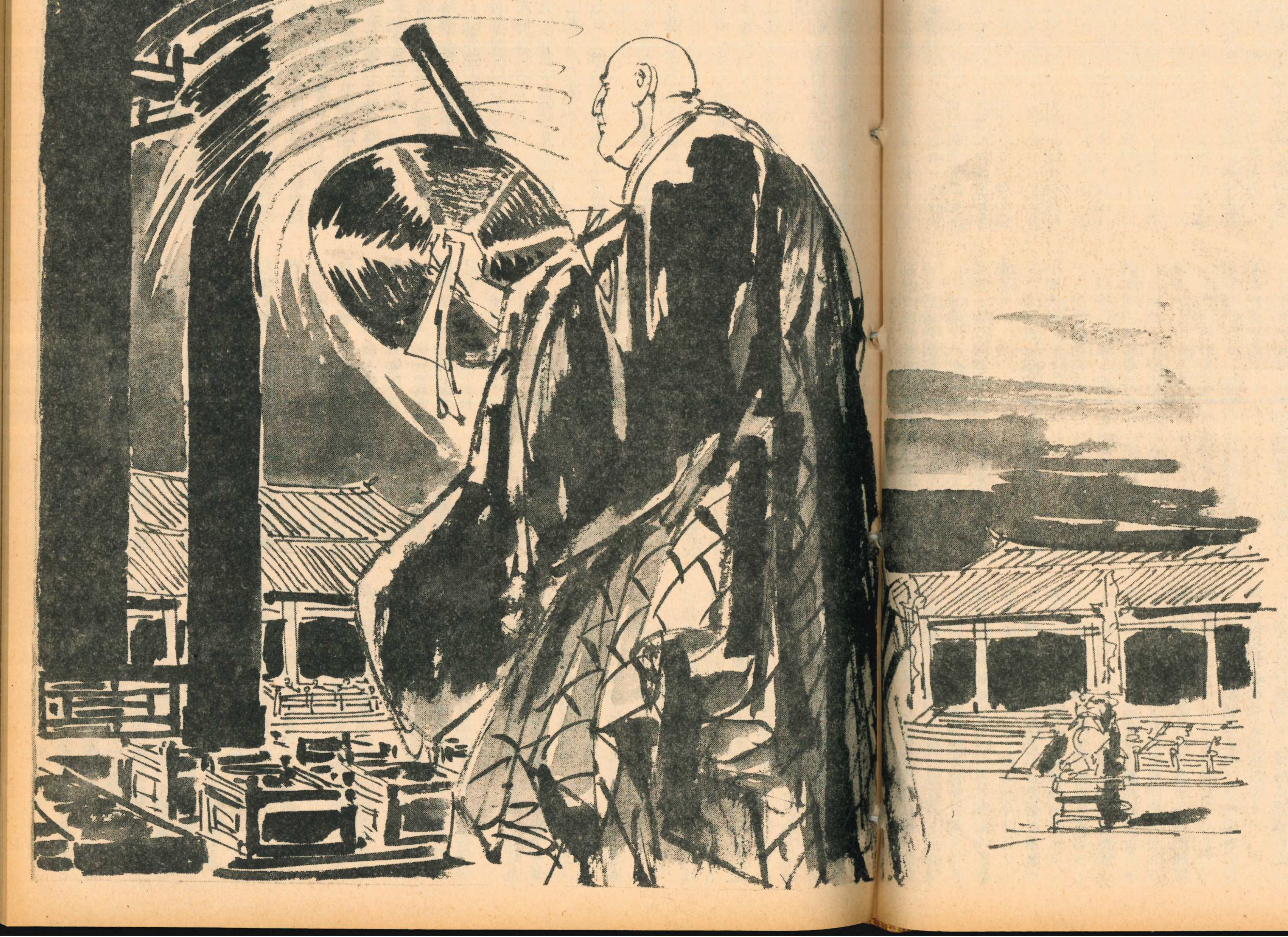
換句話說，房內一切原有陳設都沒有改變，祇是由地面搬到地底，四週換了鐵鑄的牆壁。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連載

鶴舞神州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祝三立搶得翡翠梨，涵一和尚立命他偕同笠原一鶴晉京，未幾，匡飛來到，求涵一和尚剃度，涵一不允，匡飛含怒而去，匡飛剛走，白姍與子女到來，涵一和尚迫得說出匡飛苦衷，並答允一月內取回翡翠梨及找匡飛回來，白姍答允偕子女而去。祝三立與笠原一鶴抵京，那晚二人夜探禁宮，詎爲禁宮侍衞發覺，兩人分道奔逃，笠原一鶴不愼自殿頂摔落，笠原一鶴忍痛爬起，就在這時，兩條人影猛地撲了過來，其中一人大喝，要笠原跪下就縛，隨着喝聲，雙手向笠原一鶴肩上抓去——

朝貢完重任　盜寶受酷刑

笠原一鶴一咬牙，掌中刀迎面就劈。刀光一閃，那人口中「唷！」了一聲，驀地向後就退，這時樓上如同星墮也似的，又落下了一人，這人一下地，高叫道：「不要用箭射，捉活的！」

又有人高聲道：「這傢伙可是偷了東西？你看他背上。」

原來笠原一鶴背後揹着那個進貢的箱子，這一句話頓時把他提醒了。

他驀地想到，自己本是負有足利將軍的使命，前來晉見皇上，自己懷內更有將軍親函，又怕他何來？

當時不由雙手握刀，後退了一步，怒聲道：「停手！」

這時人聲亂成一片，大隊的兵弁，自兩側疾跑而來，燈光交織成了一片，紛紛嚷着：「拿賊！拿賊！」

笠原一鶴這一聲吼，頓時使得爲首那個官人一怔，他比了個手式，阻止住身邊的人上前，一面仔細看着笠原一鶴的臉道：「大胆，你是什麼人？還敢動手麼？跪下！」

燈光火炬，人聲鼎沸，笠原一鶴不禁有些胆寒。

可是當他一想到自己所負的使命，不禁胆力大增，他雙手托刀怒目視着爲首那個官人道：「拿什麼賊？我又不是賊！」

那個官人冷叱了聲，道：「還不跪下？怎麼你還敢動手不成？」

笠原一鶴面色一整道：「我是來見皇上的！」

那個官人不由怔了一下，獰笑道：「你胡說些什麼？來呀，先拿下他再說！」

四周之人，正要動手，笠原一鶴挺身道：「你們如果眞要無禮，我可就不客氣了，不過如果萬歲降罪下來，你們可就當不起了！」

這時又陸續來了八九個錦衣衞士，燈光火炬較先前更亮了，那官人似乎爲笠原一鶴的話嚇住了。

他咳了一聲，雙手連搖，止住了四下的亂聲，當時冷着臉道：「你是那裏來的，叫什麼名字？」

笠原冷冷一笑道：「我名笠原一鶴，乃是日本足利將軍手下第一武士，來此是

向皇上進寶來的！」

這人一聽，面色一急道：「哦，有証明麼？」

笠原一鶴點頭道：「自然是有，拿去你看！」

說着自懷內拿出了封有火漆的信封，這個侍衛接過看了一眼，匆匆遞過來，立時就換上了一副笑臉道：「我的爺，你怎麼不早點說呢？」

笠原一鶴也就收下了刀，遂冷着臉道：「你們根本就不容我多說嘛！」

那名衞士遂笑道：「你怎麼這個時候來呀！萬歲爺在荷花殿，已經就寢了，我們也不能驚動他老人家！」

說着摸了一下頭，說道：「這可怎麼好？」

笠原一鶴不由抱了一下拳，道：「那麼，我就明天白天再來！」

說着正要轉身，這衞士一笑道：「那倒是不必了，笠大人你即然來了，就在宮裏先留下來，明天早朝時候，我們帶你去見皇上就是了！」

笠原一鶴一想，也只有如此了。

當時皺了一下眉道：「可是我這個樣子……」

那官人笑道：「這無妨，笠大人只要告訴我們下榻的客棧，我們自會派人去拿，衣物是一概少不了！」

笠原一鶴見這官人說話時，一雙眸子裏透出精明，似笑非笑的樣子，他立刻就明白，對方是在懷疑自己的身份了，當時只得點頭道：「這樣很好，就請貴官帶路，我要休息一夜再說！」

這名內官點頭道了聲：「是！是！」

說着就回身對一旁二人說了幾句，那兩個人，全是身着錦衣，身帶兵刄的衞士，三人商量了一陣之後，其中之一，冷冷笑道：「閣下已是外國的來客，怎會連規矩都不懂？這是萬歲爺的寢宮，怎可帶着兵刄隨便出入？」

笠原一鶴也冷笑一聲，道：「我如沒有這口兵刄，只怕此時，已經死在你們的手下了！」

一面說着連刀鞘交過去道：「已如此，就請貴官代爲保存好了！」

那名侍衛雙手接過來，道：「這是宮裏的規矩，除了我們以外，誰也不能身帶兵刄，笠爺你多包涵！」

另一名侍衛却道：「我們也不要你的，等下了早朝之後，一定奉還！」

這時，已走出了兩名小太監，打着燈籠，由三名侍衛護送之下，笠原一鶴就同着他們直向偏殿行去！

雖然是在深夜裏，可是笠原一鶴也能看出來，這裏好大的地方。

目光望去，但見畫棟雕樑，一層層像雲也似的展出去。

盞盞的宮燈，有方的有圓的，乍然望去，就像是隱約在天空中的星羣一樣，甚是美觀！

他只不過左右看了幾眼，那三個侍衛，似已帶出懷疑之色。

當時只好低下頭，隨着那兩個小太監直向前行。

幾個人走了足有盞茶的時間，笠原一鶴實在有些不耐煩了，才見爲首兩個小太監，推開了一座大門。

笠原一鶴鼻中立時聞到一陣清香，沁人心肺。

在一排十盞宮燈之下，他看見一方橫匾，鑲在大紅的屋簷之下，匾上寫着「清客廊房」四個大字。

這是專爲遠來晉見皇上的貴賓所設的一處地方，環境至爲清雅。

正中有一個大荷花池子，這種季節裏，正是荷花開放的時候，陣陣清芬隨風飄渺。

這時刻，清客廊房裏的客人，並沒有全部安歇，差不多都還亮着燈光。

有的房內，還傳出陣陣絲竹之聲，還有宮女的婉轉歌聲。

三名侍衛一直護送他到了一個寬敞大廳爲止，這時另由專門侍候廊房裏的太監接管。

笠原一鶴抱拳一笑道：「有勞三位官人了！」

三人倒是彎腰連道：「不敢！」

先前那名侍衞却告誡道：「笠爺，你暫且在此住一夜吧，無故不可隨便外出，這是宮裏的規矩！」

笠原一鶴笑道：「請放心，我不會亂走的！」

那侍衛含笑道：「這樣就好了，笠爺有何需要，只管吩咐這裏的太監，必能爲你辦到就是！」

笠原一鶴只得告了謝聲，三名衞士，又前後看了看，關照一番，才匆匆退去。

他們走後，立時就有兩個小太監侍候着他進了一間極爲豪華雅緻的宮房，並侍候着他脫了衣服沐浴，換上舒適的便衣。

這時候他眞後悔，已然有如此舒服的地方，自己又何苦如此折騰？

他在燈下，看賞了一下懸掛壁上的書畫，正想就寢，却聞得敲門之聲。

笠原一鶴開開門，見是一個白衣老太監，隨着兩個小太監手上捧着紙墨等物！

老太監龇牙一笑道：「還沒睡麼，我們來麻煩您啦！」

那太監嗓音很細，宛如女子，只是一口的牙，差不多都掉光了，看起來眞像是一個老婆婆。

笠原一鶴知道，這些太監都是幼年進宮，並且從小經過「去勢」，所以看起來才會是這樣子。

當下忙道：「公公請坐！」

老太監嘆了一聲坐下來，打着一口京片子道：「這些事是少不了的，一樣樣都得塡！」

小太監磨好了墨，遞上了筆，這位老公公就開始細細的盤問笠原一鶴姓氏，來歷，以及隨身所帶的東西，下榻的地方。

一直問了有半個時辰，才算塡好了。

這時又有人敲門，一個小太監進來道：「回總管，笠爺的東西已拿回來了！」

笠原一鶴不由驚道：「好快！」

老公公招呼着道：「拿進來，給放好了！」

他好像是這「淸客廊房」的總管太監，權勢不小，接着他就喝着茶，跟笠原一鶴聊天，道：「日本這國家是好地方，姑娘皮膚白，漂亮，趕明兒個，你回你們將軍，貢幾個姑娘來，可比送什麼金子寶貝強多了！」

笠原一鶴含笑道：「日本現在正在鬧內亂飢荒，百姓不寧，進貢姑娘只怕不易行通！」

老太監點頭笑道：「也說的是，現在不行，送上來的又黃又瘦，主子那能喜歡呢？」

笠原一鶴不由暗笑，也不太頂撞他。

老太監聊了幾句，就站起來告辭，道：「怎麼，笠爺要是喜歡聽歌什麼的，叫他們傳幾個歌妓來。」

笠原一鶴忙搖手道：「那是不必，謝謝了！」

老太監這才帶着兩個小太監退了出去，笠原一鶴和衣倒在床上，耳中聽得陣陣絲弦吹竹之聲，甚爲悅耳。

他腦子裏，不禁爲方才的話，生出了一些悲傷。

對於自己的身世，他並不知道，他仍然以爲自己是一個日本人，那麼對於祖國的災難，又怎能不傷感呢？

他悲傷了一陣，不禁又想到了祝三立，不知他現在如何了？今天幸虧自己能隨機應變，否則只怕有理也講不淸了。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好像他才睡了沒多久，就被一陣急促的敲門之聲驚醒。

笠原一鶴忙去開了門，見是小太監送面湯來了。

他接了臉盆，那小太監笑道：「爺要準備了，等一會王總管要帶爺進去的！」

笠原一鶴答應了一聲，忙洗漱完畢，換好了衣裳，又重新回到了他那副日本武士的樣子。

這時就有人送來早餐，小籠包一籠，玫瑰鬆糕，和荷葉鬆糕各一盤，另有八寶甜粥一碗。

笠原一鶴如風捲殘雲的吃了一個乾淨，只覺得味道美極了，不愧是宮廷御厨！

一切就緒之後，又等了一會，才見那老太監，同着兩個帶刀的衞士進來招呼道：「笠爺請隨我出來！」

笠原一鶴整理了一下衣帽，道：「皇上在那一殿召見？」

老太監一笑道：「我也不知道。」

他走出房子，却是除自己之外，尚有二人也都打扮得整齊都坐在大廳內，老太監一進來，那二人忙站起來。

這時又有一個小太監送給每人一面銀牌，笠原一鶴見自己這面是銀龍二號。

老太監笑向三人道：「三位請坐等內宮的公公來傳才能動身呢！」

笠原一鶴才知道見一見皇上，可眞是不容易，只得耐着性子坐了下來。

兩個素衣太監，却過來對三人行了一禮，然後很仔細的在每人身上摸着，連一粒銅鈕也不許有！

笠原一鶴的那個小箱子，却要交給另一人拿，不許他親自拿。

一切就緒之後，才見廳門一開，一個着杏黃長袍的太監走進來，他身後跟着兩個白衣太監，各人拿着一個拂塵，衆人一齊站了起來。

黃衣太監手上拿着一卷黃緞，一進門就打開來，高聲道：「聖旨，下跪！」

全室所有人全都跪了下來，笠原一鶴猶豫了一下，也跪了下來。

那黃衣太監遂高聲唸道：「高麗來使金大和，四川提督郭永與，日本武士笠原一鶴卽入『翠微宮』，不得延誤欽此！」

三人叩了頭一齊站起，那黃衣太監含笑點了點頭道：「三位辛苦了，請隨我入宮見駕吧！」

說完轉身退出，三人跟隨他一齊走出，却見廊前已站了兩列錦衣衞士，一個個衣械鮮明，神情威武。

那黃衣太監和兩個小太監在前，三位晉謁者居中，兩列錦衣衞士殿後，直向前行去。

笠原一鶴隨身的那個貢箱，却由小太監之一雙手捧着，偌大的一行人，行走在水磨方磚的地上，只有沙沙一片細聲，連一個咳嗽的人都沒有。

笠原一鶴打量着這皇宮內，眞是開了眼了。

宮院內花樹井然，有一半以上，笠原一鶴連名字都叫不出來，兩行翠柏樹，剪得一般高，一般齊，每幾步都有一個金絲質鳥架，落棲着各種珍禽！

一行人行進一處白玉牌樓，其上寫着「翠微宮」三個大字。

門前有四個黃衣太監，分立左右。

其中之一，揚着手上的拂塵道：「錦衣衞四品以下留守殿外其餘進宮護駕！」

立時就見那些衞士分作兩列，有一對巨大的石獅，一對玉麒麟，宮簷之下，是雕刻着一條長有數丈的五爪金龍，看起來栩栩如生！

一名二品侍衞，立在階上，道：「萬歲爺在東琴閣巡視，來見使者請先在廻龍殿少憩！」

兩個黃衣太監又帶着三個人來到了「廻龍殿」方才坐定，一個內監入宮宣道：「萬歲爺有旨，高麗使者入晉！」

那個高麗使者忙應聲站起來，他身着鮮衣，頭戴高帽，由一名太監捧着他的貢物無非是他們高麗所產的參茸玉桂藥物。

這位高麗使者去後不久，那個太監又入內喚道：「傳日本武士笠原一鶴——」

笠原一鶴忙站起身來，這名內宮總管走過來，微微打量着他道：「你是日本來的武士麼？」

笠原一鶴不由點了點頭，那侍衞含笑點了點頭，向兩名侍衛道：「岳侍衛，你陪同他入見聖上，要仔細了！」

那名侍衛躬身答了一聲：「是！」

就在一名侍衛，一名太監陪同之下，笠原一鶴走進了翠微宮，直入皇駕憩息的御書房。

那位大明永曆皇帝，此刻正斜倚在金絲絨的龍椅之上兩名小太監在爲他搥背。

皇帝身着便服，龍目微弛，看來似乎很疲倦，兩鬢都已斑白，一雙白眉長長的搭了下來。

事實上，永樂帝自從征阿魯索兀良哈歸後不久，精力體力已大不如從前了。

想當初爲燕王時靖國難，殺秦子澄，稱帝初伐安南，親征韃靼……那是何等的威風，可是今日看來，這位皇帝勇魄雖在，體力已不行了。

太監唱名之後，聖上揮手令搥背的兩個小太監走開，龍目向着笠原一鶴直直的看着。

笠原忙跪地叩頭道：「屬民笠原一鶴叩問龍安！」

永樂帝微笑點頭道：「你會說中國話，很好，請站起來，賜坐！」

笠原一鶴雖非卑賤之流，可是當他目睹着這位天國的大皇帝，內心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戰兢。

身爲一國之主的永樂大帝，儘管在老邁之年，却也有一種上國之君的天威，令人肅然起敬！

對答之下，皇帝甚爲高興，並品嚐一碗他自己食用的「萬年羹」。

這時內監把貢物進上，皇帝親自打開，一樣一樣的賞玩，尤其對於那一枚翡翠梨喜愛十分。

他龍顏甚悅的道：「笠原武士，你可願在我們中國留下來麼？」

笠原一鶴垂首道：「小民奉將軍之命，叩見皇上，此間事了，尚要至敝國覆命，不能多事逗留。」

永樂皇帝點首道：「很好，孤賜你們將軍彩緞千疋，玉如意，玉彩盒各一對，賜你神劍一口，孤習箭時所乘的御馬一匹，黃金百兩，你好生遊耍些日子逕自回去吧！」

笠原一鶴當時連忙答應，跪地謝恩。

皇帝又含笑道：「至於爲貴國發兵之事，我却要從詳考慮，此時只怕不易，因爲我國北方作亂，尚待征伐，只怕無力相助了，你逕自回覆，我再另派使者去見你們將軍就是！」

笠原一鶴又叩了個頭，退後站起，當下由錦衣衛維護下，走出御書房。

他總算辦完了一件大事，輕鬆得吐了一口氣。

返回到「清客廊房」之內，各項御賜之物，均已由內監捧進來。

只有彩緞千疋，却是發交江南織造廠直接處理，笠原一鶴所領到的，不過是一件提領的御提單。

至於永樂皇帝所賜送的那匹御馬，倒眞是一匹蒙古異種好馬，白毛紅睛鬃長披頸，所謂「神劍」不過是一口宮中玩物，沒有開過口的，看起來樣子唬人，並沒有什麼實用。

笠原一鶴帶着東西，上馬離宮。

他身上帶有一件由錦衣衛批交的公文，這件公文可以沿途借重官府的保護，諸如舟車之類，也可以便宜行事！

但是他對於這些毫無興趣，他只是兼程的趕回金陵朝陽寺，向師父覆命，之後，他還要去一趟日本。

× ×

他趕回朝陽寺的時候，涵一和尚並不在寺內。

原來這時涵一和尚，正爲着匡飛的事情而大爲傷神。

他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找到他，並且把他送到仙霞嶺去，才能令自己心安！

可是，匡飛却抱着「破鏡難圓」的心情，誓死不回！

他二人在這一件事上，表現了不同的意見！

笠原一鶴由一位師父處，看見了一張師父對自己的留條，不由的大吃了一驚！

這張留函內，涵一和尚把他的出身來歷，以及父親的一切情形交待得很清楚。

笠原一鶴看得眞是如醉如痴！

到今天，生活了這麼多年以來，他頭一次揭開了身世之謎，到現在，他才瞭解到自己一半血統，竟是屬於中國的，原來父親的原名叫匡飛，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人，笠原樵不過是他一個化名！

可是這件事，母親竟從來沒有對自己談過！

他更知道了，那位翠娘白姍，原來是父親的中國妻子！

以此下推，匡長青，匡芷苓也正是自己的兄妹……

這一切簡直是像夢也似的，難以令自己相信，可是這些是出自師父親自所述，怎能令自己有所懷疑？

涵一和尚在這封信後說，他是爲找尋匡飛才外出的，這麼說來，父親也來到了中國。

笠原一鶴這時，內心眞是亂極了。

可是師父最後批示自己的話，囑令自己不得離開寺門，一切事情，交給師兄辦理！

他只得誠誠懇懇的向足利將軍寫了一封信，說明一切經過，以及自己不回日本的原因。

涵一和尚所謂笠原一鶴的那位「師兄」，正是合一和尚。

笠原一鶴寫好書信後，親自找到了合一的禪房，面謁師兄請罪！

合一和尚對於他昔日的過錯，並不責怪，可是由神情上看起來，顯然對這位師弟冷淡得多了！

他只是冷冷的道：「你把所有的事交待清楚，我馬上就想動身了！」

笠原一鶴把御賜各物，以及路上的通行證明，與將軍的信件，都交給了這位師兄。

合一和尚就在當日，帶着這些東西出行了。

從這一天開始，笠原一鶴暫時收起了一顆心，在這朝陽寺裏住了下來。

他每日聽禪頌經，儘量的把自己作成一個虔誠的和尚。

可是，佛家重視「因果」二字，也許在你無知的時候，你種下過一個因，那麼你必定要得到那個「果」！否則是不會干休的！

× ×

夜幕深垂，紫禁城一片肅殺。

才打過三更時分，就由東面宮殿上翻過了一條疾勁的人影，這條人影好快，一刹時間已撲到眼前的「文鸞殿」上。

月光之下，才看清了，來人是一個瘦小乾癟的老頭兒，頷下一縷山羊鬍子，被風吹得斜到了一邊。

他那雙銳利的眸子，不時的四下溜着，神情顯得十分緊張。

只聽到他口中喃喃低語道：「媽的，老和尚把我給害苦了！

「這麼大的地方，老天爺我可是到那裏去找那翡翠梨啊？……」

沒辦這件事之前，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簡單了，可是如今事到臨頭，才知道竟是如此的不易。

你只要想，這座宮裏是多麼大的地勢

，多少座宮房樓殿，要在這裏去找尋一枚小小翡翠梨的藏處，那是多麼不容易？

老狸祝三立想到此，眞不禁有些洩氣了。

這座「文鸞殿」好大的地方，月光閃映着琉璃瓦面，發出萬點金星，刺得眼睛挺不好受的！

祝三立一身緊身衣靠，背後緊繫着兵刄！

他事實上，已來了宮內多次了，可是前數次，絲毫不着要領。

因此，他已下定了決心，今夜無論如何，也要把那枚「翡翠梨」偷到手中。

他那雙閃閃的眸子，注視着「文鸞殿」下的任何動靜，其實他那裏知道，這是一座空殿，只是日間，供宮內諸人習書閱畫的地方。

良久之後，他看見一個白衣的太監，打着一盞宮燈，遠遠的走了過來。

老狸祝三立安心要拿他試問，容得這名太監走得差不多了。他陡然的拔身而起，身形向下一落，正好落在了這太監身後，隨身帶下的風力，差一點把那太監手上的燈籠弄熄。

那太監是來自西宮太后那邊的，因爲幾個娘娘在猜謎玩，叫他來文鸞殿找謎譜，不想竟會遇見了這件事。

這陣風力，使得他嚇了一大跳，口中道：「什麼東西？」

當時猛地一個回身，燈光驟照之下，他看見是一個矮小的老頭兒，不由「啊！」了一聲，方要叫喊，祝三立一隻右手，已搭在了他的肩上。

這太監只覺得全身一陣發麻，不由一個勁兒的直打冷戰，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見他雙腿一軟，「噗通！」一聲自已坐了下來。

祝三立一聲冷笑道：「不許叫喊，否則要你的命！」

說着右手一抬，一口冷森森的利刀，已自抵在了這名太監的胸前，這名太監早已嚇了個面無人色。

他咬着舌尖道：「祖宗爺……爺……饒命呀！」

祝三立沉聲說道：「我問你，前些日子有個日本人進貢的寶物，萬歲爺放在那裏了？」

那太監哆嗦道：「這……這！我是西宮裏當差的，那知道呀！」

祝三立寶劍微微向前一送，那太監嚇得整個身子都躺下了，當時哭泣道：「祖爺爺……我可是眞不知道，不過萬歲爺的寶貝一向是放在『紫金樓』的！」

祝三立冷冷一笑道：「紫金樓在那裏？你快說！」

這太監連指帶比道：「還要下去，繞過文華殿，在翠微宮裏面……爺爺，你不要殺我！」

祝三立不由心內大喜，當下一笑道：「你說了我當然不殺你，不過，你還是在這裏先睡一會的好！」

那太監方自搖手，却爲祝三立指尖一翻，已點中了他前胸的「氣坎穴」上，這名太監頓時就不動彈了！

在這僻靜的文鸞殿內，這種事是不易被人知道的。

可是步出文鸞殿外，却不斷的來往有人，這一段距離很不容易藏身。

祝三立考慮再三，當時匆匆把這名太監的衣服剝了下來，穿在自己身上，雖嫌長一點，却也湊合！

然後他又戴上了帽子，這才打起了燈籠，大搖大擺的向着殿外行去。

向前直行了約有一箭之地，他才看見了一座佔地極大，金碧輝煌的大宮殿，這正是每早天子在此臨早朝的「文和殿」。

當時心中想着，就匆匆走了過去。

文和殿外懸着有三個人高的大燈籠，石階上立着八名持戈的衛士威風凜凜的。

祝三立低着頭走過去，搖搖晃晃，滿像是那麼一回事似的，誰知他走了百十步左右，忽聽得一人沉聲道：「前面那個人站住！」

祝三立不由大驚，當下就立步不動，那人叱道：「回過身來！」

祝三立只得回過了身來，却見一名身着便衣，高有八尺左右的漢子，匆匆向自己行過來。

待他走過，祝三立才看清他有五十左右的年歲，一雙招風耳，兩隻眼睛又細又長，鷹鼻薄唇，一望卽知是一個精明厲害的人物。

這人走過來，用着精異的目光，打量着他，說道：「你叫什麼名字？在那一宮當差？」

祝三立一笑道：「我姓祝，在西宮來的，有事麼？」

那人赫赫一笑，道：「這倒是怪，太監還能長鬍子，我倒是頭一次看見！」

祝三立不由大吃一驚，他匆匆換衣，自以爲得計，却沒有料到，竟會留下這麼大一個漏洞！

那人已伸出手來，向着他那一縷山羊鬍子上扯來，口中大聲笑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祝三立不由向後退了一步，他手上的那盞燈籠，猛地掄起來，照着對面這個人頭上砸去！

那人無防之下，爲燈籠打了個正着，雖說不怎麼要緊，可是却被燈油澆了一頸子，燙得「啊唷」了一聲。

當時他大嚷，道：「來人拿奸細！」

身子向旁一翻，正要伸手去拔刀，祝三立已冷笑了一聲，他手上的那根燈籠竿兒，向外一翻，正正的點在了這衛士的咽喉之上。

只聽得「吭！」一聲，這小子噗通一聲，就倒下不動了。

祝三立那裏再能在此多留？當下足尖一點，已用「蜻蜓點水」的輕功絕技，猛地撲了出去。

可是這種情形，又把附近所有的人都驚動了，那八名持戈的衛士不由大聲喧叫了起來。

祝三立疾馳到了前路，迎面看見一座牌坊，上面有「翠微宮」三個大字。

他這時眞的又恨又氣，想不到竟會在這時候，驚動了衆人，自己行事可就大大不便了。

他恨得咬了一下牙，不得已，只得暫求退路了。

可是就在這時，一口利劍，帶起一陣勁風，直向着他頭上猛劈了下來。

祝三立向後一翻身，看見是一名錦衣衞士。

他手上此刻尚拿着那截燈籠桿兒，當下就勢一翻，「噹！」的一聲，已把來人的那口寶劍蕩了出去。

這名衞士冷笑道：「老小子，你好大的狗胆！」

他口中說着，內心不由甚是吃驚，因為對方竟能以一枝細棍蕩開自己手上的寶劍，只此一點看來對方又豈能是個弱者？

當時身子向下一塌，直向一邊竄了出去，就勢一抬右腕，猛的打出一件暗器。

祝三立那裏有心戀戰，他用手上的竹枝，猛地一揮，「叭！」一聲，已把打來的一枚「燕尾鏢」磕在了一邊。

可是那人却又發出了第二枚暗器，同樣是一支「燕尾鏢」，只是這一次却是直向祝三立小腹上打來。

祝三立憤怒之下，左手向前一抄，已把這支燕尾鏢抄在了手中。

那衞士見狀，微微一呆，祝三立的燕尾鏢却像是一點天星也似的，只一閃已到了那人面前。

可是猛可裏，由翠微宮後牆角處一聲斷喝道：「好打！」

「呼！」地一股勁風，猛地劈過來。

祝三立發出的鋼鏢，為這股勁風一擊，只聽得「叮！」地一聲，落在了丈許以外。

老狸祝三立不禁大吃了一驚，因為以自己的內力，發出的暗器，竟會為對方掌風所擊落，以此推想，來人的掌力，該是多麼驚人？

想着，他身子向左一閃。

却見面前人影一晃，一人以着宏高的嗓音道：「老頭兒，這地方也是你來得的麼？」

祝三立尋聲望去，却見是一個身披紅衣的高大喇嘛，他站在當地，看起來，竟較自己高出了一半頭以上。

祝三立不由吃了一驚，他還不知道，這地方，竟會出現這種角色。

當下退一步，冷冷笑道：「大和尚，你也要湊一脚麼？」

紅衣喇嘛嘿嘿一笑道：「這很好，我承聖上看重，第一天上任，就有事情上門，老小子，你乖乖的跪地磕頭吧！」

說話之間，無數的錦衣衞士，已由四面集了過來，燈光火炬亮了一團。

祝三立看到這種情形，不禁道了聲苦也。

當下嘿嘿一笑道：「大和尚，今夜不是打架的時候，祝三爺記着你就是，告辭了！」

說着雙足用力一頓，「咻！」一聲，倒竄了出去！

他足尖方一沾地，一口弧形劍，夾滿了風力，直向着他面門之上猛然劈下來。

祝三立身子霍地一滾，他就勢已把背後的兵刄撤在手中。

勢到如此想要不傷人，只怕是行不通了。

就見他掌中劍向外一抖，就勢向下壓，正正的扎在了那名來犯的錦衣衞士的肩頭之上。

隨着他寶劍向回一抽，左足向前一抬，那名錦衣衞士已像皮球也似的被踢了出去。

祝三立寶劍向後一抽，這當口，一股沉實的掌力，向他背心處逼到。

祝三立用「大輪轉」的身法，霍地一個旋身，掌中劍帶出了一片光華，直向來人雙手削去。

他身形轉過之時，已然看清了，來人正是那個大喇嘛。

這個紅衣大喇嘛哈哈一笑，口中說了一句藏語。

「烏朱里赤！」

只見他偌大的身子，驀地騰了起來，就像是一片紅雲也似的，直向祝三立身後落下去。

老狸祝三立「怪蟒翻身」，身子才轉過一半，却聞得那喇嘛口中怪叫了聲：「打！」

只見他箕盤大小的一雙大手，驀地向外一揚，一吐，祝三立雖有內力充體，却也由不住往後退了兩步。

那個紅衣喇嘛這時，忽然失聲叫道：「你們退下去，待本教擒他便了！」

這幾個侍衞，似乎很聽他的話，聞言紛紛撤了開來，却見這個喇嘛一聲狂笑，他右手向背後一探，向外一亮式子，手中已多了一面大銅鈸！

這面銅鈸迅速的交在了左手，右手自腰間拔出了一個黑色的鈸棒。

遂見他狂笑了一陣，道：「老頭兒，今天也叫你見識我西方野佛的奪魂鈸的厲害。」

祝三立不由驀地一驚，他才知道眼前這個紅衣喇嘛，竟是負有盛名的西方野佛，金身喇嘛上元吉太。

這個人他是久仰得很，聞道這個喇嘛慣使巫術，尤其是他手中的「奪魂鈸」，竟能使人魂飛魄散，乃是當今一個怪僧。

今天，他想不到，竟會遇見了此人，當下不由內心大為震驚了一下。

可是眼前局面，不打却也是不行的。

西方野佛上元吉太，說完話後一聲狂笑，只見他右手鈸棒向外一磕，「噹！」一聲，已把祝三立手中兵刄磕開。

祝三立這才知道，原來他手上的那根黑漆棒兒，竟然也是金屬作的？

當下一壓手中劍，二次進身用「長虹貫日」的手法，第二次把長劍掣了出去，直取對方臍下三分。

西方野佛面色一變，狂笑了一聲道：「好老兒！」

身子驀地騰空而起，就在身形似落未下的當兒，他手上的那面大銅鈸，忽然「噹！」的響了一聲。

祝三立身子本來跟進，這時見狀，慌不迭點足而退，可是仍然慢了一步。

上元吉太這種「奪命三鈸」，在一丈方圓範圍之內，會有令人吃驚的奇效！

鈸聲一響，祝三立那麼高深定力的人，竟由不住足下打了一個踉蹌，只覺得頭上「嗡！」地一聲，差一點摔倒在地！

他這才體會到對方的厲害，那裏再能戀戰？

當時奮力向前一縱，迎面撲來了一名錦衣衞士，一口鬼頭刀，劈面就砍，口中道：「相好的，躺下吧！」

祝三立這時明白，自己如果不能撲出眼前的重圍，必定就擒於那個喇嘛之手。

當時也顧不得下手輕重了，他身子驀地向外一偏，鬼頭刀已砍了一個空！

祝三立右足尖向外一挑，冷笑道：「你給我躺下吧！」

他這種「鴛鴦踩子腿」是從不虛發。

那名錦衣衞士雖然躲開了他的第一腿，可是却沒有躲過他的第二腿。

這一腿，乃是祝三立身形騰在空中所發出的。足尖一點，正正的點在了這位錦衣衞士的當頭天靈蓋骨之上。

只聽他發出了一聲狂嘯，驀地仆地而亡，口中狂吐鮮血，祝三立一經殺人，雙目如火。

他掌中劍第二次向外一揮，又被他砍翻了一人，身子却待機猛然拔了起來，直向一處偏殿上落去。

然而他足尖方自着瓦，迎面一聲狂笑道：「本教候你多時了！」

祝三立見又是那紅衣喇嘛，不由吃了一驚！

不容他有所舉動，但見那喇嘛向前一探身，手上的銅鈸第二次發出了一聲大震，「噹啷！」

老狸祝三立足方踏瓦，這一聲鳴鈸，使得他足下一個踉蹌，再也站立不住。

當時口中「啊唷！」了一聲，足下一滑，直由殿瓦上墜了下來。

西方野佛上元吉太這「奪命三鈸」，眞個是厲害，祝三立整個頭都像要炸開了一般。

他恍惚之中兀自提着一口眞力，可是由於志力不堅，眞力也就不足，當時「碰！」一聲，手中兵刄也摔了出去。

跟着哈哈一笑，上元吉太飄身而下，道：「老頭兒，你束手就擒吧！」

說着手上的黑漆鈸棒，陡然朝着祝三立頂門上點來。

祝三立雖是昏沉沉的，可是內心却很清楚，他恨透了這個大喇嘛。

這時見他竟然是對自己下毒手，不由上身霍地向前一塌，雙掌上貫足了眞力，猛地打出了雙掌。

西方野佛怎會想到，對方在此時竟會有此一手？

當時再想躲閃已是不及，偌大的身子，直被祝三立打得猛然一晃，可是他在這時，却第三次擊動了銅鈸，只聽見「匡！」的一聲大震。

這是他「奪命三鈸」最後的一擊，這喇嘛口中唸了一句梵語道：「烏嶺三一，求次西！」

老狸祝三立再也挺身不住，只見他霍地向後一揚，竟自昏了過去。

西方野佛擊了這聲銅鈸之後，雙手一鬆，連鈸帶棒一齊摔在地下，整個身子「噗！」地一聲坐了下來。

他身邊的錦衣衞見狀大驚道：「不好了，法王受傷了！」

西方野佛強自鎭定道：「胡說……你們還不把那老賊縛起來待他跑走不成？」

這時燈光火炬耀目難睜，人聲亂成了一片。

幾個衞士跑近祝三立身前，見這老頭兒，牙關緊咬，面如死魚，一副驚魄萬狀的神態。

他們就用繩子，很快的把他縛起來！

西方野佛這時只覺得口內陣陣發甜，他知道自己為對方傷中內腑，雖非致命，却也不輕。

可是在衆人面前，他又不便吐實。

當時強提一口眞力，站了起來道：「把這老賊押在我那神殿之下，交給我兩個弟子看管！」

一名侍衞道：「老法王你無妨吧！」

西方野佛揀起了地上的銅鈸，嘿嘿笑道：「你們不要担心本教，還是去看看有沒有驚動了聖駕才是正理！」

幾個錦衣衞士聞言才猛然驚覺，匆匆跑走。

皇上今夜就寢「飄香殿」，距此甚遠，這邊所生的事情，倒也沒有驚動了他，只是此一事件，却把整個皇宮震驚了，只是他們誰也不敢驚動皇上，紛紛着人打聽經過，暗中加強防範罷了！

在宮院東側，有一座新建築的豪華建築，名之為神殿。

西方野佛上元吉太，和他的兩個弟子——金銀喇嘛，現在正被菩薩也似的，被供養在這裏。

神殿內沒有高大的神壇，日以繼夜的焚着聖香，聖燭，設有神案其上供書着：

「吾皇當今天子
朱棣大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正中壁上，是皇帝一副極大的畫像，長生位上供有四季餅果，水陸乾鮮，琳瑯滿目的擺滿了整個的一案子。

神殿大門，是用白色的大理石砌供成的，上懸一牌書有：

「非聖諭特令，嚴禁出入。」

可是這却不包括上元吉太所指定護法的八名宮娥，這八名宮娥是可以任意出入，甚至於成羣的在神殿內打閙嬉戲着。

西方野佛上元吉太，得寵於當今萬歲，據說，是當衆表演了他的一手「奪命三鈸」。

他那三聲鈸響，曾把幾名衞士在聖上面前而震昏在地，而且有一次聖上頭昏，被這喇嘛燒了一炷香，按摸了幾下就好。

如此，他就得寵了。

宮內裏裏外外，見了他，無不尊稱一聲「法王」，誰敢招惹？

可憐那個老狸祝三立，現在却鐵鎖橫身，被鎖在神殿下的一個石亭之內。

在他枯瘦的手脚之上，各加着一副沉重的鐵鎖鍊子，鐵鍊却連在一巨大的亭柱之上。一任你有多大的本事，至此也是一籌莫展。至此為止，老頭兒已昏睡了一天一夜，却仍然沒有甦醒的意思。

至於那個大喇嘛，一返神殿，也就再沒有出門，整整的在床上躺了兩天。

直到第三天，他才在兩個弟子的扶持之下，在院子裏走了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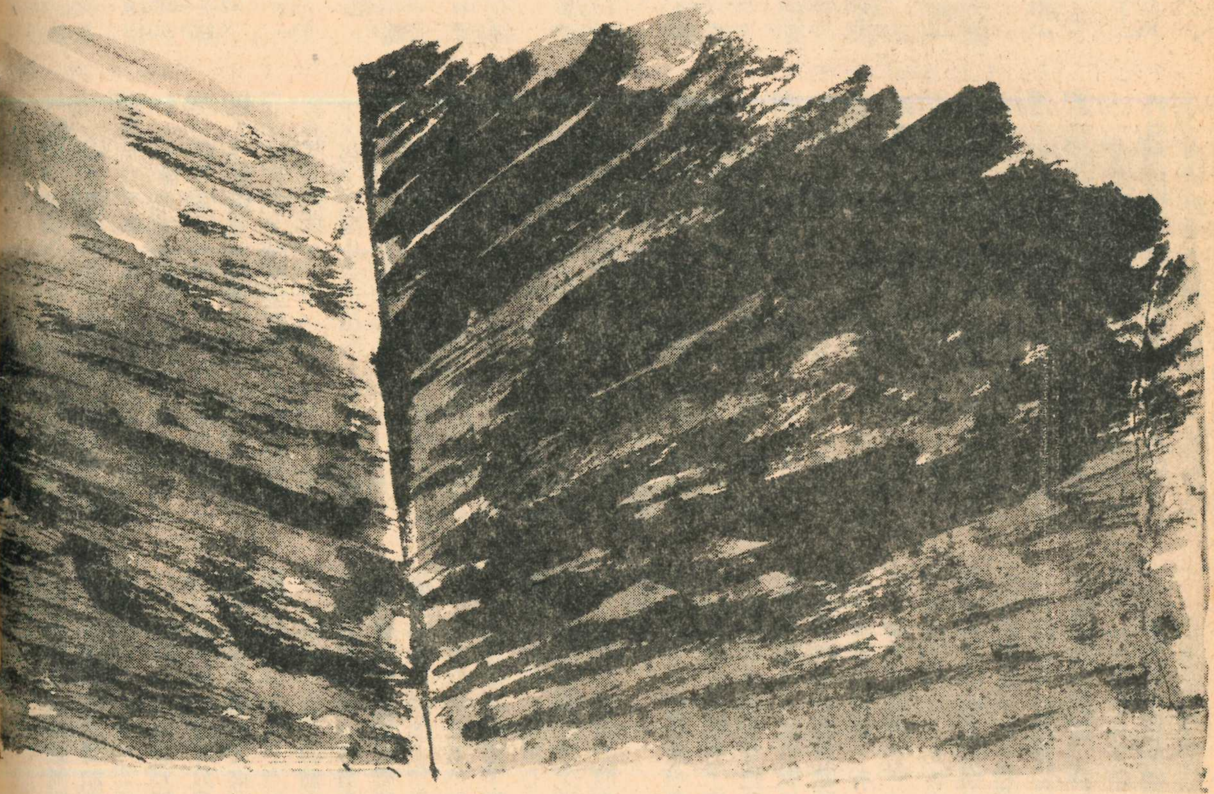
總算他功力深，在靜心調養之下，已大大的減輕了傷勢，他走到石亭前看了看祝三立，不由冷笑道：「把他弄醒，我有話問他。」

兩個宮娥為他搬來了一張太師椅，上元吉太就坐在椅上。

（未完）

珍珠令續篇 / 東方玉·文 培新·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公孫相、丁嶠爲黑龍令十劍陣困在大廳，激鬥多時，凌君毅殺死率領十劍陣的佟天錫，瓦解了十劍陣，但公孫相中了對方淬毒劍，凌君毅爲之療毒，丁嶠殺得性起，不顧危險，單身追敵而去，待凌君毅與公孫相追出，已失丁嶠踪跡，未幾，凌君毅與公孫相來到一狹仄石室，觸動機關，兩人爲一道石壁相隔，凌君毅返身奔向地道，遇傷重垂死的蔡良，臨死指指甬道，說出主人二字，凌君毅沿甬道追去，遇一黑衣人持劍擋路，凌君毅心忖要瞭解洞中內情，非先制住此人不可——

抗韃功未竟　龍潭浩劫臨

黑衣人動作迅捷，短劍連連幌動，疾快點出，黑芒如電，快的目不暇接。

他閃電似劍法，不但快速，而且劍上還有着濃重的內勁，隨着劍勢迸發！

凌君毅右手巨闕劍，一連反擊三招，和黑衣人互相搶攻。狹仄的通道中，登時珠光劍影，耀目生光，寒風流動！

這一戰，倒也十分激烈，兩人搏鬥了十幾劍之後，才把黑衣人攻勢阻遏下來。

黑衣人似是極爲憤怒，口中連聲叱喝，短劍揮舞，愈來愈快，但他忽署了一件事，這等快速攻勢，都是硬打硬碰的力拚招術，凌君毅手上是一柄斬金截鐵利器！

一串金鐵交鳴之後，他手上一柄短劍，已被寸寸削斷，只剩了一個劍柄！

黑衣人方自一怔，正待往後躍退！

凌君毅比他還快，驀地跨上一步，劍尖已經指到黑衣人的胸口，喝道：「閣下只要動一動，在下立可取你性命。」

黑衣人眼看靑光耀目的鋒利劍尖抵在胸口，果然不敢掙動，臉色獰厲，怒聲道：「你要怎的？」

凌君毅忽然微微一笑道：「在下只想問你幾句話，閣下最好

據實回答。」

黑衣人道：「你要問什麼？」

凌君毅道：「在下還是一句老話，黑龍潭是不是你們總堂所在？」

黑衣人道：「我不知道。」

凌君毅道：「朋友是眞的不知道？」

黑衣人道：「在下奉命巡視通道，任何人未得會主特許，擅入通道，一概格殺勿論，旁的就不知道了。」

凌君毅道：「那麼這條通道，是通向黑龍潭的，對不對？」

黑衣人道：「不錯。」

凌君毅道：「那麼在下再問你一件事，方才可有人從這裏進去？」

黑衣人道：「咱們這裏，輪班巡查，在下剛接班，並未聽說有人潛入。」

凌君毅心中暗暗奇怪：「三眼神蔡良，身中兩處劍傷，垂死之際，說出他『主人』是朝這裏來，他們怎會不會發現？」心念轉動，接着問道：「朋友都是從黑龍潭來的了？那就有勞閣下，替在下帶路。」

黑衣人還未開口，突聽一個淸冷的聲音，接口道：「放開他，他並不知道黑龍潭的走法。」

這人來的無聲無息，連凌君毅都未能够事先聽得一點脚步之聲。

凌君毅暗暗吃了一驚，急忙凝目看去，只見黑衣人身後不遠，站着一個靑袍老人。

黑暗之中，只覺來人身材修長，臉情冷肅，雙目炯炯，頦下留着一把蒼髯。

只要看他這份氣派，一望而知此人不但武功奇高，而且身份高過黑衣人甚多。

凌君毅緩緩收回短劍，瀟洒一笑道：「如此說來，在下該問老丈才是。」

他雖然收回短劍，但却絲毫不敢輕視對方，暗暗功運全身，嚴神戒備。

黑衣人迅快向旁退下一步，朝靑袍人躬身爲禮。

青袍人目光朝凌君毅腿間懸掛的「驪龍珠」注視了一眼，抬目望着凌君毅，徐徐說道：「閣下能找到此地，大是不易，可否把姓名見告？」

凌君毅道：「在下凌君毅。」

青袍人目中忽然閃過一絲喜色，頷首道：「很好。」突然揮手一掌，朝身旁黑衣人當胸擊去。

黑衣人恭身而立，自然不會防到自己的上司，會向他突下殺手，是以連躲閃的機會都沒有。

青袍人這一掌，輕而易舉，結結實實的擊在他心胸之上，口中悶哼一聲，應掌倒地。

青袍人目光一抬，朝凌君毅道：「你再補他一劍。」

事出意外，凌君毅不覺怔的一怔，黑衣人中掌倒地，已經氣絕而死，何用再補一劍？望望青袍人道：「他……」

青袍人催道：「時光稍縱即逝，你快補他一劍，我們必須及時離開此地。」

凌君毅更覺驚異，望望青袍人道：「你……」

青袍人搖搖手，截着他話頭，聲音忽然變的十分平和，接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你照我說的去做，決不會錯。」

凌君毅不知他說的是眞是假？反正黑衣人已經死了，再補他一劍，也不會增加他的痛苦，自己正好藉此聽聽青袍人和自己說些什麼？

心念一轉，就立即揮手一劍，朝黑衣人胸口扎下。

青袍人點點頭道：「你隨我來。」

說完，回身朝通道中走去，他緩步而行，連頭也未回過一次，似是絲毫沒把凌君毅放在心上。

凌君毅也弄不淸這青袍人是敵是友？只覺他舉動有些詭秘，但却毫不思索的跟着他身後走去。

通道依然十分曲折，走不了一、二十步路，就有一個轉彎。

青袍人也沒帶火種，生似走熟了一般，脚下走的極快。

這樣走了二三十丈遠近，突聽黑暗之中，有人喝道：「什麼人？」

青袍人道：「是我。」

兩句話的工夫，凌君毅已經緊隨青袍人轉過彎去，只見前面又是一個黑衣人，恭身而立，朝青袍人抱拳道：「屬下見過總管。」

青袍人頷首爲禮，口中「唔」了聲。

這時，他已緩步走到那黑衣人的身前，突然揮手朝他心口拍去。

他出手如電，黑衣人又在毫無準備之下，自然一擊便中，只聽黑衣人口中「呃」了一聲，身子一顫，人已倒了下去。

凌君毅心中暗道：「這些守巡通道的黑衣人，武功決不會是庸手，他竟能在一舉手間，取了他的性命，可見青袍人的武功，十分高强了。」

青袍人若無其事，依然舉步朝前走去，口中低低喝道：「快再補他一劍。」

凌君毅看他連殺兩名黑衣人，心頭有些明白，他似是爲了帮助自己，才殺人滅口的。

他爲什麼要帮助自己呢？

那一定是他認錯了人，把自己當作了三眼神蔡良的「主人」一黨。

由此推想，這青袍人準是那位「主人」派來在黑龍會臥底的人了。

凌君毅沒有作聲，依言右手一揮，就補了那黑衣人一劍。

青袍人低喝一聲：「快走。」脚下突然加快，朝前掠去。凌君毅緊隨他身後奔行。

轉了兩個彎，只見青袍人脚下一停，伸手在壁上按了兩按，回身說道：「快進來。」

話聲才落，身形一閃而沒。

凌君毅掠到近前，才看清石壁間原來已經裂開了一道狹窄的門戶，青袍人站在數尺外相候，當下毫不猶豫，側身而入。

走了三數步，才聽身後傳來「砰」然一聲輕響，敢情那石門已經闔起。

這條通道，極似未經修鑿的天然石縫，不但十分狹窄，僅容一人側身而行，而且兩邊石壁，稜角不平，稍一不愼，就會碰上。

前面青袍人走的極快，凌君毅有珠光照路，自然不會落後。

兩人彎彎曲曲的走了盞茶光景，前面似是已到了盡頭，但見一座石壁，擋住去路。

青袍人舉手在石壁上一按，只聽得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傳向耳際，石壁間果然又裂開了一道小門。

青袍人回頭微微一笑道：「請。」舉步跨了進去。

凌君毅心中暗道：「這黑龍會的巢穴，全在山腹之中，各有秘道相通，當年這項工程，該是何等浩大？江湖上儘多佔山立寨的帮派，黑龍會何以要如此費事，把巢穴築在山腹中呢？莫非他們另有什麼隱秘不成？」

心中想着，已經舉步跨了進去。

這石門之中，是一間小小的石室，室中除了幾張石製的椅几，和一張石榻，就別無他物，但石椅，石榻，都打磨的十分光滑。

石几上放一盞白銅燈檠，不知點的是什麼油，甚是光亮。

青袍人把凌君毅讓入石室，仍然在石壁上輕輕按動一下，石門隨即緩緩闔上，然後轉過身來，抬手道：「公子請坐。」

凌君毅並未坐下，雙手抱拳，說道：「老丈把我引來此地，必有見教。」

青袍人含笑道：「公子但請寬坐，不錯，老朽確有事奉告，但此非其時了。」

凌君毅坦然在石椅上坐下，一面問道：「何謂此非其時？」

青袍人笑笑道：「這裏外人不得擅入，公子且請在此稍候，老朽去去就來。」

他不待凌君毅答話，舉步朝右首一堵石壁行去，走近石壁，忽然回頭笑道：「公子幸勿多疑，老朽此舉，對公子有益無害。」說罷，伸手一推，石壁應手而啓。

原來壁間是一道活動的石門，隨着青袍人走出，就像翻板一般，轉了過來，無聲無息的重又闔上。

凌君毅看他舉動神秘，心頭不無可疑，立即一躍而起，掠到右首壁下，伸手朝着石門一推，石門已經闔上，果然一動不

動。

這和公孫相推門而入的那道石門一樣，一經闔上，不諳開啓之法，是無法打開的。

凌君毅回到石椅上坐下，細想這青袍人似乎對自己並無惡意，只不知他把自己引到這間石室之中，又忽然離去，究竟爲了什麼？

他既然告訴自己，這裏外人不得擅入，又說他此舉對自己有益無害，自己且等他來了再說。

他想起師傅一再告訴自己，愈是遇上險惡環境，愈要冷靜，這大半夜工夫，一直從步步危機中摸索過來，既然到了此地，也就泰然處之。

青袍人出去之後，足足過了一刻工夫之久，依然不見他進來。

凌君毅奔波了大半夜，正好趁這段時間，坐在石椅上，閉目養神。

突聽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走了進來！

凌君毅聽的不禁一怔，自己只是閉目養神，這間石室，四面俱是石壁，縱有暗門，自己也應該先聽到石門開啓的聲音。如今既未聽到石門開啓的聲音，怎會有人進來？

心念閃電一動，同時也倏地睜開眼來，但見一名青衣女少，手提食盒，俏生生從右首石壁間一道門戶走入。

那道石門，正是青袍人出去之處，原是一扇活動門，但方才青袍人出去之時，明明已經闔起，自己還用手推過，一點也推不動。

如今這青衣少女居然悄無聲息的進來，而且那扇石門，依然那麼靈活，隨着青衣少女的走入，又像翻板般轉了過來，緩緩闔上。

青衣少女進入石室，一雙明亮的眼睛一抬之際，看到室中坐着的竟是一個俊美少年，不禁粉靨一紅，急忙低下頭去。

急步走近石榻，從食盒中取出四式佳餚，一壺美酒，和一盤炒麵，一起放到榻上的矮桌之上，擺好一副杯筷，然後朝凌君毅欠身一禮，嬌脆的道：「方才總管吩咐說，公子大概已經餓了，特命小婢送來酒菜麵點，公子請隨意用吧。」

凌君毅頷首笑道：「多謝姑娘了。」

青衣少女赧然道：「公子言重，小婢不敢。」隨着話聲，似要退去。

凌君毅道：「姑娘請留步。」

青衣少女脚下一停，欠身道：「公子還有什麼吩咐？」

凌君毅道：「在下請教姑娘一件事，不知姑娘肯不肯見告？」

青衣少女美目一抬，說道：「不知公子要問什麼？」

凌君毅道：「姑娘方才說的總管，可是那位胸垂蒼髯的青袍人麼？」

青衣少女道：「自然是了。」

凌君毅道：「姑娘可否告訴在下，你們總管姓甚名誰？」

青衣少女訝然道：「公子是總管的朋友，難道還不知道總管是誰麼？」

凌君毅道：「在下若是知道，何用再向姑娘動問？」

青衣少女眨動眼睛，說道：「總管沒有告訴公子，小婢就不敢說了，公子還是當面問總管的好。」

凌君毅心中暗道：「好個狡黠的丫頭。」一面含笑道：「姑娘不肯說，那就算了……」

青衣少女沒待他說完，接口道：「小婢那就告退了。」

凌君毅道：「姑娘且慢，在下還想問妳一句話。」

青衣少女有些嬌急，說道：「公子還要問小婢什麼？」

凌君毅道：「那麼這裏是什麼地方，姑娘總可以告訴在下吧？」

青衣少女反問道：「公子已經到了這裏，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凌君毅道：「在下知是知道一點，只是未能証實。」

青衣少女「嗤」的輕笑一聲道：「公子知道就好，何用多問，好啦，請用酒菜吧，小婢要走啦！」說完，轉身就走。

凌君毅一句話也沒有問得出來，看她轉身走去，心中暗道：「我若突然出手，自可把她留下，問問清楚。」

但因青衣少女一臉嬌稚，又不願貿然對一個女子下手。

青衣少女很快走到壁下，纖手輕輕一推，石門便已開啓，忽然回過頭來，嫣然一笑道：「公子多多原諒，小婢未得允許，什麼話都不敢奉告。」

石門轉了個向，又已靈活的闔起。

凌君毅腹中確實感到飢餓，但身在這等險惡，詭秘的環境之中，在沒有弄清楚對方來歷和意圖之前，自然並未食用。

青衣少女剛走不久，石門推啓，青袍人已經緩步而入，他手中提着一個黑色小瓶，往几上一放，目光一掃矮桌上的酒菜，全未動過，不覺詫異的道：「老朽因凌公子連番劇戰，大半夜工夫下來，想必腹中早已飢餓，才要小桃替公子準備了酒食送來，怎麼？公子是怕老朽在酒菜中做了手脚？」

說到這裏，不由的掀髯微笑，接道：「酒菜之中，決無毒藥，公子但請放心食用。」

凌君毅冷然一笑道：「酒菜中縱有劇毒，在下也並不在乎。」

青袍人目中神光一閃，說道：「那麼公子何以不肯食用呢？」

凌君毅說道：「在下和老丈在甬道中相遇，姓名未通，敵友未分，故而不敢叨擾。」

青袍人忽然仰天大笑一聲道：「好個姓名未通，敵友未分，老朽榮敬宗，和公子應該是友非敵，這樣够了吧？」

凌君毅道：「榮老丈現時可以告訴在下，把在下引來，究竟有何見教？」

榮敬宗微微搖頭道：「尙非其時，公子先請用些酒菜，老朽自會慢慢奉告。」

凌君毅道：「爲什麼老丈一定要在下食用了酒菜，才肯說呢？」

榮敬宗道：「公子尙有一件艱巨的任務，要你去完成，不用些酒菜麵點，身體如何支持得住？」

凌君毅奇道：「老丈說在下還有一件事要去辦麼？」

榮敬宗道：「正是，正是，公子快些請吧。」

凌君毅心中雖覺疑竇叢生，但他既然說要等自己吃過酒菜，才肯相告，再問也不會問出什麼來的了，何況自己確也感到飢餓。

這就站起身來，說道：「好，在下就叨擾了。」

走到石榻上坐下，舉起筷子，獨自吃喝起來。

榮敬宗陪着他，在矮桌對面坐下。

凌君毅本已腹中飢餓，這一放懷吃喝，不大工夫，便已把四盤佳餚，一盤炒麵，吃得一掃而光，但一壺美酒，却只小飲了兩盅，就不再喝。

榮敬宗看他吃畢，微微一笑，舉手擊了三掌。

只見那青衣少女立卽推門而入，收過碗盤，退了出去，接着又端上兩盅香茗，放到石几之上，低聲說道：「公子，請用茶。」

榮敬宗道：「老夫和公子有要事密談，妳可守在外室，未得老夫之命，不准任何人進來。」

青衣少女答應一聲，轉身退出，石門也砰然闔起。

榮敬宗從几上取起兩盅茗碗，移放到石榻中間的矮桌之上，一面說道：「公子請到榻上坐。」

凌君毅知他必有重要話說，依言走了過去，和他在榻上對面坐下。

榮敬宗道：「公子腰間這顆珠子，可否讓老朽一觀？」

凌君毅道：「自然可以。」

隨手解下「驪龍珠」，遞了過去。

榮敬宗反覆諦視了一陣，忽然目有淚光，顫聲問道：「這是黑龍會的『珍珠令』，不知凌公子從那裏得來的？」

凌君毅看的心頭愈是驚疑不止，說道：「此珠是在下家傳之物，並非黑龍會令珠。」

榮敬宗目光一凝，問道：「公子可知此珠的名稱麼？」

凌君毅道：「驪龍辟毒珠。」

榮敬宗道：「辟毒珠，顧名思議，可以辟毒的了？」

凌君毅道：「不錯。」

榮敬宗忽然站起身，從几上取起黑色小瓶，又取了一隻空碗，說道：「只不知公子此珠，是否能解得瓶中之毒？」

隨着話聲，一手打開瓶塞，從瓶中傾出墨一般黑的黑水，朝碗中倒去。

凌君毅目光向碗一注的，說道：「毒汁！」

榮敬宗也未徵求凌君毅的同意，舉起「驪龍辟毒珠」，迅快的朝「毒汁」中浸去。

但聽碗中發出「嗤」的一聲輕響，登時冒起一陣輕烟，不用說，碗中的「毒汁」，經「辟毒珠」一沾，自然由濃而淡，由淡而無，變成了一碗清水！

榮敬宗雙手捧着那碗由「毒汁」變成的清水，神情激動，雙目之中，老淚奪眶而出，口中喃喃說道：「果然是『驪龍珠』，果然是『珍珠令』……」

突然放下瓷碗，捧着「驪龍珠」，雙膝一屈，撲的跪倒地上，仰臉說道：「會主英靈有知，屬下這二十年忍辱偷生，總算等到出頭之日了。」

說到這裏，不禁老淚縱橫，歔欷不止。

凌君毅看在眼裏心頭愈覺疑雲重重。

難道說，自己家傳的「驪龍珠」，會和黑龍會有關？

正在驚疑之際，只見榮敬宗忽然老淚一收，倏地站起身來，一手遞還「驪龍辟毒珠」，目中寒光如電，直注在凌君毅的臉上，神色嚴肅，冷冷說道：「你叫凌君毅？」

凌君毅接過「驪龍珠」，應道：「不錯，在下正是凌君毅。」

榮敬宗點點頭，沉聲道：「很好，老朽已經等了你二十年，現在你唯一的生機，就是拔出劍來，和老朽放手一搏。」

右手一抬，鏘然劍鳴，手中已多了一柄烏黑無光的短劍。

他這等忽友忽敵的舉動，當眞是恍惚迷離，令人莫知所措！

凌君毅愕然一怔，道：「老丈和在下有仇？」

榮敬宗被他問的似是難以啓齒，勃然作色道：「你不必多問，先勝了老朽手中此劍，再說不遲。」

凌君毅遲疑的道：「老丈把在下引來此地，就是爲了要和在下動手麼？」

榮敬宗道：「多言無益你亮劍吧！」

凌君毅道：「如此說，咱們非動手不可了？」

榮敬宗道：「不錯，你想生離此室，就得和老朽放手一搏。」

凌君毅緩緩從腰間抽出巨闕劍，橫劍當胸，說道：「那麼老丈請出手吧。」

榮敬宗似已不耐，冷然道：「你小心了！」喝聲出口，手中短劍一振，突然閃起一道烏黑的劍影，橫削過來。

凌君毅但覺對方這輕描淡寫的一劍，就有一股逼人的劍風，隨劍劃出，勢道已然十分凌厲。

心頭暗暗一驚，忖道：「此人劍上造詣之深，果然非同小可。」

心念閃電一動，短劍一起，劍尖疾落，斜封出去。

榮敬宗劍勢未接，短劍連揮，接連攻出三招。

這三劍，劍光繚繞，從劍上湧出來的濃重劍風，居然從三面捲飛過來，勢道之強，無與倫比。

凌君毅一上手就被逼落下風，幾乎施展不開手脚，迫的連退了三步，才算避讓開去。

他總究少年氣盛，一上來就被人家迫的連連後退，心頭自然不服，口中大喝一聲，巨闕劍突然交到左手，縱刺橫削，展開了少林鎭山絕學「達摩劍法」，只是他是用左手使出，劍法也和少林「達摩劍法」反其道而行！

惟其是反手使出，就更見得奇奧和多變。

榮敬宗微微一怔，訝然道：「你是反手如來的門下？」

凌君毅冷冷一哂，道：「老丈果然有些眼力。」

兩人在說話之中，劍勢仍然如電閃雷奔，各極其能，絲毫不見鬆懈。

小小一間石室之中，劍氣瀰漫，寒鏑

飛旋，當眞是凶險百出。

轉眼工夫，已經惡鬥了五十餘招。

榮敬宗武功博雜，劍勢也愈來愈奇，每一招，都是江湖各門各派的劍術精華，本來互不連貫的招法，但在他手中施展出來，却渾成自然，變化奇奧，威力異常驚人。

任你凌君毅一套「達摩劍法」雖以反手使出，但到了此時，猶如和各門各派的劍法較量，漸漸就有難以支應之感。

尤其對手內功深厚，劍上滿佈眞氣，幾乎一劍重過一劍，壓力之强，有如波濤洶湧，層層推來，凌君毅的劍勢，受到鉗制，幾乎被迫的施展不開。

激戰之中，只聽榮敬宗大聲喝道：「凌君毅，難道你除了反手如來教你的一套『達摩反手劍』，就沒學過家傳武功？」

這話聽的凌君毅心頭驀然一動，暗暗忖道：「家傳的武功？他指的那是『飛龍三劍』了！」

心念閃電一動，那還猶豫？口中一聲清嘯，人隨聲起，劍化一道青虹，飛躍起兩丈來高，左手短劍，突然交到右手，手腕輕輕一抖，登時飛洒開一蓬劍雨，青芒四射，劍影繽紛，朝榮敬宗當頭罩落！

榮敬宗目光如炬，右手短劍連揮，接連使出「崑崙劍法」中的「玉笏朝天」，「武當劍法」中的「三花聚頂」，和少林「達摩劍法」中的「八部天龍」。

這三招劍法，名雖三招，但他使的一氣呵成，前兩招是專門護頂的招術，後一招却是劍護全身的突圍招法。

但聽一陣急驟如雨「鏘、鏘」劍鳴！

榮敬宗手上一柄短劍，已被凌君毅巨闕劍寸寸削斷，但他也在此時，脫出了劍光之外，丟去劍柄，口中呵呵一笑，說道：「凌公子請住手。」

凌君毅聞言停手，只見榮敬宗一臉俱是悲喜之色，雙手連拱，含淚說道：「果然是『神龍出雲』，果然是凌世兄了，請恕老朽適才多多冒犯之處。」

凌君毅聽的心頭大感驚奇，問道：「老丈怎知在下使的是『神龍出雲』？」

榮敬宗笑了笑道：「飛龍三劍，乃是本會鎭會劍法，老朽怎會不識？只是老朽已有二十年不曾見到了。」

這話愈來愈奇！

「飛龍三劍」，本來是凌君毅家傳的劍法，百花帮把它作爲「鎭帮三劍」。

如今，榮敬宗又說它是黑龍會的「鎭會劍法」！

凌君毅愈想愈覺此中必有緣故，心中的疑問，也愈來愈多，不覺抬目道：「老丈……」

榮敬宗沒待他問話，已經連連抬手道：「公子請上坐，等到黑龍潭霧起之時，老朽就領你前去。」

凌君毅聽的一頭霧水，忍不住問道：「老丈領在下去黑龍潭作甚？」

榮敬宗驚訝的看了他一眼，問道：「難道公子來此之前，令堂沒有告訴你？」

凌君毅道：「老丈也認識家母的？」

榮敬宗道：「令堂就是會主夫人，老朽自然認識了。」

「會主夫人」這四個字，聽得凌君毅腦中「轟」然一震，張目道：「榮老丈你說什麼？」

榮敬宗「哦」了一聲，道：「公子幸勿誤會，老朽說的，乃是二十年前的本會會主，並非目前這個賣主求榮的叛徒。」

凌君毅心中暗道：「聽他口氣，自己父親竟是二十年前黑龍會的會主，但這些事情，母親從未和自己提過隻字。」

想到這裏，不覺目光深注，望着榮敬宗問道：「老丈會不會認錯了人？」

榮敬宗一手摸着蒼髯，笑道：「公子身懷『驪龍珠』，又會『飛龍三劍』，又是姓凌，老朽怎會認錯了人？」

凌君毅道：「但家母怎會從未和在下提過呢？」

榮敬宗想了想，忽然嘆息一聲道：「這也難怪，當年令堂逃出魔掌，多少狼心狗肺的賊子，還四出追踪，到處搜索，天下雖大，幾無容身之處，茹苦含辛，生下公子，但賊燄方張，令堂强煞總是一個婦道人家，孤掌難鳴，加之公子年事尚輕，自然不能把這段血海深仇，告訴你了。」

「血海深仇」！

凌君毅身軀猛震，激動的道：「老丈，你是說先父本是黑龍會的會主，後來遭賊人殺害的？」

榮敬宗臉色一黯，說道：「會主遇害，也可以說是壯烈成仁，老朽本該從會主於地下，這二十年忍辱偷生，爲的就是夫人逃出之時，已經身懷六甲，總有復仇的一日，老朽如果一死殉主，這內情就永遠沒有一個知道的人了。」

說到這裏，忍不住老淚漣漣，又歔欷起來。

凌君毅也淚流滿面，撲的一聲，跪了下去，說道：「老丈用心良苦，一定是先父的患難至交，能否把此中詳情，詳細見告？」

榮敬宗拭着老淚，慌忙把凌君毅扶起，說道：「公子快快請起，這是折煞老朽了，二十年來，老朽等待的就是今天，只是說來話長，咱們還有一個更次的時間，老朽也只能說個梗概，等公子取到東西，再作詳談。」

凌君毅心中暗道：「只有一個更次的時間，他要自己去取什麼？想來定是十分重要之物了。」

心中想着，却並未開口追尋。

兩人重又落座，榮敬宗端起茗碗，喝了口茶，說道：「這話該從山河蒙塵，先帝（毅宗）殉國，各地勤王義師，次第失敗，長公主以金枝玉葉之身，遁跡空門；但她老人家，始終未忘國族之仇，矢志匡復大計，數十年奔走江湖，糾合各地有志之士。」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續道：「那時有一位姓鐵的參將，兵敗之後，糾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武人，就在崑崙山成立了一個反淸復明的組織黑龍會……」

凌君毅想到自己母親姓鐵，同時也想到那天太上傳自己「飛龍三劍」中兩招劍法之時，畫像上那位姓鐵的老人。

他雖然並未開口，但心頭却湧起了許多疑問！

只聽榮敬宗續道：「這位姓鐵的參將，手創黑龍會，他挑選崑崙山作爲根據之地，是因爲此山有許多天然洞府，曲折幽

深，互相貫連，只要稍事整修，就可成為十分隱祕的所在，不虞被人發現。」

凌君毅道：「原來這些洞穴，都是當時修鑿的。」

榮敬宗道：「這裏雖是半出天然，半經人工修鑿，老會主差不多經營了三十年之久。」

接着說道：「老會主在修鑿一條山腹石窟之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座洞府，石壁上刻着幾幅使劍的人像，據說那是全眞教主重陽眞人所留，老會主參悟了三式劍法，就是『飛龍三劍』。」

凌君毅問道：「這位鐵老會主的名諱，可是上中下峯？」

榮敬宗連連點頭道：「原來公子聽人說過。」

他並未追問，續道：「老朽曾聽老會主說，壁上武功，原本不止這三招劍法，因他已屆中年，限於秉賦，已無法再求精進，……唉，咱們把話說遠了。」

口氣一轉，續道：「老會主在修鑿山腹甬道之時，同時也發現了一處毒泉，湧出來的毒水，比墨還濃，中人立斃……」

凌君毅失聲道：「毒汁。」

榮敬宗點頭道：「不錯，咱們都叫它『毒汁』。」

接着說道：「後來老會主開鑿了一條小澗，把毒泉引入一處潭中，那就是現在的黑龍潭。」

凌君毅看他說了半天，仍然沒有說到自己父親之事，心頭暗暗有些焦急。

榮敬宗又喝了一口茶，說道：「鐵老會主年屆不惑，膝下沒有一男半女，那年正好鬧飢荒，老會主經過山下，抱回來一個女嬰，收為義女，取名如玉，鐵夫人也視如己出，十分疼愛，到了翌年，鐵夫人也生了一個女公子，取名如花。一晃就是二十年，這一對姐妹花當眞出落的如花如玉，老會主也一樣看待，每天沒事的時候，就教着兩位姑娘的武功……」

凌君毅聽到這裏，心裏已經有些明白，這一對姐妹，有一個是自己母親，另一個該是百花幫的太上了。

只聽榮敬宗續道：「當時長公主在江南一帶，主持匡復大計，各大門派表面上雖並未正式加盟，但暗中無不竭力支援，鼓勵門下弟子，以江湖人的身份，參加各地反清組織。那年春天，少林方丈開諦大師向老會主推薦了一個青年人到黑龍會來，這人姓凌，名長風，是開諦大師的唯一俗家弟子。」

凌君毅道：「他就是先父麼？家母告訴在下，先父諱瑞圖。」

榮敬宗道：「公子年事還輕，令堂既然沒告訴你這段往事，自然也不會把令尊的眞名，告訴你的了。」

他望望凌君毅，接着說道：「令尊那時也不過二十出頭，生得十分英俊，老朽記得他初到黑龍會來的時候，老會主派了他一個巡主的職位，好像令尊是第二十一組的巡主，老朽是二十組的巡主，經常在一起出巡，互相支援，因此老朽和令尊的私交，也最好。」

凌君毅肅然起立，恭恭敬敬的作了個長揖，說道：「原來老伯還是先父的至友，請恕小姪失禮。」

榮敬宗含笑道：「公子不可多禮，老朽只是令尊麾下一個屬下，怎敢當得至友二字？」

接着說道：「令尊少年老成，處事穩健，在會中不過三數年工夫，已經由黃龍堂一名巡主，積功擢升為飛龍堂堂主，老會主倚為左右手，不但早就有意把女兒許他為妻，而且也有意由他繼承黑龍會的會主……」

說到這裏，右手又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潤潤喉嚨，接着說道：「那是令尊到黑龍會來的第三年，在那年秋天，老會主就把義女如玉，許配令尊，結為夫婦，但就在成親的當天晚上，如花姑娘，忽然離去……」

他似是言有未盡，但却忽然住口。

凌君毅自然聽的出來，榮敬宗述說到這裏，似乎有些含混，言外之意，如花的出走，應該和這場婚禮有關。

這也許是感情糾紛！

但凌君毅身為人子，自然不便追問父母之事，只是靜靜的聆聽。

榮敬宗接着道：「老會主年過花甲，只此一女，如花的突然出走，老會主夫婦自然極為傷心，尤其是老夫人，思女心切，不久就一病不起。就在這時候，清廷也聽到黑龍會圖謀不軌的風聲，派出一批大內高手，前來崑崙山搜索；但本會早已得到消息，而且黑龍會總堂，深處山腹之中，這批鷹犬，自然無法找到。」

凌君毅忍不住插口問道：「黑龍會難道任由這些鷹犬找上門來，不給他們一個厲害？」

榮敬宗道：「這是老會主持重之處，那時，清廷氣燄方張，各地志士，已經犧牲了不少，為了保全實力，才力主不可妄動。」

說到此處，忽然嘆息一聲，接着道：「但沒想到這批鷹犬之中有一名侍衞，竟是神算子的門徒，本山機關佈置，原出神算子之手，他門人自然一看就知，在他嚮導之下，從黃龍洞襲入。老會主因本山機關，既被識破！這些清廷鷹犬，就不能讓他們有一個漏網，否則就後患無窮，那天晚上，咱們全數出動，一舉把侵入崑崙山的十八名大內高手，悉數殲滅，老會主在這一戰中，力劈了五個對方爪牙，但却被其中一人的毒藥暗器所傷……」

凌君毅道：「驪龍珠可解天下奇毒，老會主……」

榮敬宗沒待他說完，接口道：「不錯，『驪龍珠』可解天下奇毒；但老會主是被苗人用的餵毒吹針所傷，那吹針細如牛毛，打中人身，使人絲毫不覺，那時老會主力拚強敵，直等敵人悉數就殲，回到總堂，已經毒攻內腑，突然昏迷不醒。當時大家還不知道老會主中了毒針，只當他年事已高，體力不支，但經過急救之後，依然昏迷不醒，仔細檢查的結果，才發現老會主左肩有一點極細的黑影，斷定可能是中了毒針一類細小暗器，急以『驪龍珠』吸毒，只是已經遲了，不到天明，就溘然長逝，連一句遺言都沒有留下。」

凌君毅道：「後來呢？」

榮敬宗道：「會中不能一日無主，否

則就成了羣龍無首，大家就在老會主靈前，公舉令尊繼任會主。」

凌君毅問道：「那麼先父又怎會遇害的呢？」

榮敬宗忽然長長的歎了口氣道：「令尊那時不過二十多歲，到黑龍會來，前後也不過四年，因老會主的賞識，一手扶植，從黃龍堂一名巡主，擢升到飛龍堂堂主，老會主在未去世之前，也曾一再向人表示，將來繼任人選，屬意令尊，因此在老會主靈前，獲得大家的支持；但黑龍會創立已有三十年之久，令尊雖具雄才大畧，總究年輕資淺，難孚衆望……」

凌君毅道：「那是說大家都對先父不滿？」

榮敬宗道：「那也不然，當初隨同老會主共創黑龍會的幾位長老，起初雖覺令尊年事太輕，少不更事，但老會主去世後，經令尊一年刻意整頓，黑龍會的聲譽，在江湖上可說是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幾位長老，也深深感到老會主確有知人之明，自然全力支持，就是一向和令尊不睦的青龍堂主韓占魁，也轉而向令尊輸誠，這一年眞可以說是黑龍堂的全盛時代。」

凌君毅疑惑的道：「那麼是誰害死先父的呢？」

榮敬宗黯然歎了口氣道：「清廷派出來的十八名鷹爪，一去不返，從此杳無消息，自然不肯罷休，經他們明查暗訪，終於獲悉這十八名大內高手，全數折在黑龍會的手裏，韃酋據報，大為震怒，密旨山東總督圖剿。」

凌君毅吃驚道：「他們要對黑龍會用兵？」

榮敬宗道：「用兵，黑龍會倒並無所懼，就算來上十萬大軍，也無濟於事，可恨的是咱們黑龍會出了喪心病狂數典忘祖的內奸。」

凌君毅心頭一震，張目道：「誰？」

榮敬宗道：「就是現在黑龍會的會主韓占魁。」

凌君毅心頭一陣激動，問道：「他如何出賣了黑龍會？」

榮敬宗道：「當時東督是和坤門下的走狗國泰，此人原是貪婪無能的顢頇之徒，接到上面的密旨，早已嚇得心驚肉跳，拿不出主意，據說他督署中有一個師爺，叫做錢君仁，外號陰世判官，據說此人原是江湖賣藥郎中，後來不知如何夤緣進身，當了國泰的心腹，狼狽為奸，他替國泰出了個主意，用兵萬萬不可，當時只在手掌中寫了四個字。」

凌君毅道：「不知道他寫的是那四個字？」

榮敬宗道：「以寇制寇。」

凌君毅道：「以寇制寇？」

榮敬宗道：「不錯，他這主意，可說惡毒已極，他用的是分化利誘的手段；但若無喪心病狂的人，又如何顛覆得了黑龍會？」

他長長歎了口氣，又道：「這也許是天數，正好韓占魁這賊子，因和令尊夙有嫌隙，令尊繼任會主之後，他表面上竭誠擁戴，內心的仇恨，却愈來愈深。

「因為他是老會主拜弟的兒子，其父是為黑龍會殉難的，老會主一直把他視如子姪，而且又擢升到青龍堂堂主，要是沒有令尊，黑龍會會主的繼承人，就非他莫屬了。」

他雖然已經說的够詳細；但總使人好像中間漏說了一段什麼似的，並不完整。

凌君毅道：「他縱和先父有隙，那是私人的恩怨，不該出賣黑龍會。」

榮敬宗道：「這叫利令智昏，忘記他老子是死在韃子手裏的，因為清廷答應他事成後，不但不究既往，還可給他官做，還有賞金，才使他賣主求榮，靦顏事仇，獻出本山祕道總圖作為他進身之階……」

凌君毅失色道：「黑龍會在清廷嚴密搜捕之下，得以屹立不動，憑仗的就是山腹祕道，外人不得而入，他獻出祕道總圖，那就無異斷送了黑龍會。」

榮敬宗雙手緊握拳頭，切齒道：「就是嘛，老會主三十年苦心經營，神算子嘔心竭智所設計的機關祕道，就此落入異族之手。」

凌君毅道：「詳情如何？還望老伯賜告。」

榮敬宗臉色顯得異常難看，目光如刀，切齒道：「創立黑龍會的人，除了老會主，共有九位長老，他們都是生死與共，肝胆相照的結義兄弟，老會主逝世之後，已經只剩五位，那時差不多都是花甲以上的人了，這姓韓的賊子，不但獻了祕道總圖，而且居然狠起心腸，接受鷹爪的指使，暗中下毒，先後把五位長老毒斃……」

凌君毅道：「當時沒有人發現他的陰謀麼？」

榮敬宗道：「沒有，這惡賊心機縝密，而且那毒藥是大內之物，許多滿漢大臣，在韃酋賜食之後，往往回家暴卒，用的就是這種毒藥，死後絲毫看不出中毒徵兆，本會在一月之內，五位長老先後謝世，自然引起許多懷疑；但每一個人都又死的十分安詳，看不出一點異樣，大家心頭儘管起疑，也無可如何……」

凌君毅劍眉軒動，怒聲道：「這賊子眞該碎屍萬段！」

榮敬宗續道：「那是二十年前的端午，距離五位長老逝世，已經過了快兩個月，會中並沒再發生事故，大家戒心漸懈，端午是個大節，每年過節，會主和三堂堂主，三十六將，都要在大廳上歡聚，還有各堂的巡主，也一起參加……」

凌君毅忍不住問：「他又下了毒。」

榮敬宗沒有直接回答，續道：「大家正在興高采烈，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當兒，青龍堂一名沈姓當值的巡主，匆匆進來，在韓占魁耳邊低低說了幾句。韓占魁臉有喜色，從座中站起，大聲說道：『各位，今天是端陽佳節，大家都在這裏，兄弟有幾句話要說，就是本會創立已有三十年，當初原是以匡復朱明為宗旨，這三十年來，清室已經奠定四海，廣施仁政，朱明氣數已盡，憑咱們區區百數十人，猶圖頑抗，何異以卵擊石，大家終日匿居山腹，這三十年來一事無成，再過三十年，還是出不得頭，古人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咱們這是逆天行事，因此兄弟之意，不如歸降大清，接受招撫，大家還可博個前程。』他大概就是這樣說的，唉，這些話，說出來眞是污了嘴巴。（未完）



孤劍盟

武陵子・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在北京逗留期間，無意中醫治好久患沉疴，微服出遊的乾隆皇，獲賜貼身佩玉，他返回客棧，剛與胡剛、胡谷蘭父女歡叙，驀得丐幫弟子捎來乾坤手雷嘯天書信，知周維城與趙康九在濟南惹上麻煩，遂立即飛騎趕往，至源盛鏢局，見周維城爲毒蛇液淬毒器所傷，趙康九已去了泰山採摘藥草，乃又立刻趕往，詎知他一舉一動，全落入蒼鬚怪客眼中，待至謝雲岳趕至山脚，便爲蒼鬚怪客率領另武林六邪攔路，擺下七星陣，謝雲岳不欲久延，喝問蒼鬚怪客誰先上——

恃功險遭刦　過信陷牢籠

蒼鬚老怪只答得聲：「隨便」，聲猶未落，謝雲岳「玄天七星步」法已展開，足下已行雲流水地超出蒼鬚怪叟及第二人，到得第三人身前，功行右臂，電閃地出手扣那第三人右腕脈穴。

這等神奇身法，世所罕見，蒼鬚老怪忙大喝一聲，舉掌隨後猛劈了過去，第二人劍嘶勁風也向謝雲岳尾閭穴刺到，其餘的人也已發動攻勢，掌風劍影棒光紛紛投向謝雲岳周身各處大穴。

就在此時第三人萬料不到謝雲岳，竟會超越兩人向自己出手，不由大爲凜駭，只怔得一怔，出手畧緩，右腕脈已爲謝雲岳扣住，只覺心脾一陣酸麻，功力全失，人也昏迷過去。

謝雲岳一扣着第三邪右腕，驀聞蒼鬚老怪一聲大喝，立時就覺透骨寒風襲向身後，隨着其餘羣邪掌風劍氣逼束全身，心中微驚老怪等七星陣式確有厲害之處，缺得一人，還能嚴密合縫。

就在他心念轉動時，兩柄劍尖已沾及衣襟，他知自己縱然武學絕代，也難顧及四面八方，雖扣得一人，其餘六邪身形走動，則無異是三十六人同時攻來。靈機甫動，大喝一聲，扣着那人被他回首一甩，帶向身後，自己一鶴冲天騰起六七尺高下，左掌運出一招「彌勒神功」壓字訣，「五指幻山」打出一股怒濤洶湧的狂飆，向第五第六邪壓去。

蒼鬚怪叟眼看自己透骨寒風掌勁及二四兩邪雙劍就要觸及謝雲岳胸後，萬不料他將三邪廻旋推來，不覺大吃一驚，三邪同走偏鋒，硬往左一歪，算是救了第三邪一命，謝雲岳却趁隙身形如弩離弦地冲霄逸去。

第五第六邪狼牙棒刺空，還不及撤招，只覺一片剛猛無儔的勁風臨頭壓下，令人感得窒息，忙向旁散開，肩頭已沾着一點，登時便覺氣湧血逆。

所幸謝雲岳掌未吐實，即已變換身形，翻掠在蒼鬚怪叟身前，十指齊出，分向老怪及第二邪驀然一扣。

蒼鬚老怪及第二邪均知謝雲岳手法奇妙難測，身形疾閃避開，就是這樣那兩股扣腕勁風，却已在脅臂間掃過，可也嚇得

一身冷汗。

華山掌門知微道長，立在一旁，瞧得也是變色，他無愧於一派掌門，眼光銳利，一眼看出謝雲岳武學超絕，手法身法無一不是玄詭不測，可也瞧不出他是何來歷，但心知蒼鬚怪叟這種七星陣式，稍時便成瓦解，到那時自己三人也將成騎虎難下，眼睛一轉，即想出一個計策，便對「陰陽雙劍」密語了數句，兩臂一反，「嗆啷啷」一聲如龍吟，兩道匹練似地青虹暴射，人也飛了出去。

此刻謝雲岳一擊不中，微一塌腰身形暴長，掉面十指如虹向其他諸邪拿去……

這種玄詭神化的身法，任誰瞧見都要咋舌不下。

爲什麼謝雲岳掉面攻去，因爲七星陣式爲武林十三邪數十年浸淫，已練到臨危不亂的地步，他飛襲蒼鬚怪叟時，其餘羣邪已自向身後襲到，連方才被扣住那人也醒轉過來參與出手。

謝雲岳速戰速決，不覺興起，掉頭攻向羣邪之時，正待施出「軒轅十八解」最奧絕的手法「斷筋截脈」九絕神招，忽見兩股劍浪迎面襲到，帶起凌厲無匹漫天劍氣，立感身形將被震退，忙左掌吐出「彌勒神功」一卸字訣，閃電一擊，頓時把逼來勁氣消滅無形，右手五指急彈。

只聽得一串噹啷啷密音脆響，兩股青虹倏收，面前已立定知微道長面帶驚容。

謝雲岳看清來人是誰後，即沉聲喝道：「一派掌門，也效鼠襲暗算之行？」

知微道長面上一紅，朗誦了聲無量佛，合劍稽首笑道：「不敢，貧道見閣下武學實是高絕，自愧不如，不過貧道想出學無止境，學不厭求的道理，竟欲向閣下請教兩招。」這種吐屬不愧一派掌門風度。

謝雲岳聽說，雖測不出他存有何種用心，但知危機四伏，但時勢如此，也顧不得有所畏懼，當下微笑道：「好說，那麼就請道長賜招吧。」

兩人說話時，陰陽雙劍已對蒼鬚怪叟密語了數句。知微道長說聲得罪，雙劍疾分，一式「蟄雷驚動」攻了過去。

這是華山派鎮山劍術「顛倒陰陽五行劍」法三大絕招之一，只見光華揚了開來，挾着風雷之聲的排山倒海劍氣，劈面壓到，最奇處，就是那片勁氣中可以見到無數芒尖，刺向謝雲岳周身要害重穴。

謝雲岳見攻來劍勢確是功力絕頂，與陰陽雙劍手法有雲泥之分，心知這時若不折服知微道長，就怕不易脫身，心念一動，錯身旋步，十指飛伸由側疾向知微道長雙腕扣去。

他那玄天七星身法何等神奇，一晃即逝，謝雲岳十指已觸得知微道長雙腕……

突然，謝雲岳只覺兩側有兩股前所未見的掌勁壓來，立時心胸被迫鬱悶，人也向後倒退。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謝雲岳做夢也想不到陰陽雙劍與七邪竟分自兩側聯臂出掌，又是左右雙掌互相交錯攻出，動作劃一，迅疾無比，打來勁力宛如排雲狂飇。

一刹那間，謝雲岳已感到空負絕世功力，不容自己用上，因爲九人掌力不容他緩氣，雖說有護身神潛，也覺渾身酸痛難耐，不自禁地連連退後，心想只有一條空隙，立刻還擊出掌。

要知這等高手過招，粟米之差也不能，謝雲岳這一予人可乘之機，便成縛手縛腳之勢。知微道人看出時機不再，大喝一聲，雙劍化出萬道青虹，連出五招，推出密如春潮的劍浪。

謝雲岳這時已迫得無還手之力，因爲羣邪簡直不讓他緩一口氣，他們却深知只容他畧一喘息，無異便是置自己於萬刼不復之地，是以緊密地吐掌，快如電閃。

謝雲岳只覺眞氣鬱結於胸，逆悶無比，此時他若反身逸逃，還是來得及的事，可心有不甘就此敗却，把半世英名付之流水，身形疾望後退，不知不覺地退在雲迷霧繞的懸崖邊緣，他仍不知身臨危境，一心一意地注意在知微道長迫來漫天劍浪上，暗忖：「這樣退法不能了事。」硬吸了一口氣，想逼使胸頭鬱悶眞氣豁然散開，待他暢通後立時還擊。

一口氣吸了下去，驀覺胸隔內所結眞氣，因受九邪聯臂推出勁力壓制之故，流轉不勻，心知不妙，只要這一口氣不通暢，便得走火入魔全身癱瘓。

此時也不顧得再恃強，起心圖逃，這念頭乍一掠起，忽瞥見一條迅猛無儔的巨大身影迎面撞來，堪堪到得胸前，那人電光石火般劈出一掌。

可憐謝雲岳連此人的面像也未瞧清楚，立感凌厲無匹的巨飆望胸前一撞，心痛如絞，殘餘眞氣一渙，身形立時被震飛得激射了出去……只聽得謝雲岳發出一聲慘叫，宛如巫山猿啼，慘不忍聞。

月夜之下，只見得一條身形，筆直疾降，向那雲迷霧繞千尋峽谷下落去……

正是虎賁難當陣前厄，項羽也有背運時。

那人一掌劈下謝雲岳時，發出一長聲狂笑，傲放無比，只見那人虬鬚環面，突牙稜齒，兇睛暴出不可一世的光芒，左臂以下虛飄飄的，拖着一隻衣袖，正是那蒼鬚怪叟師叔獨臂神魔查坤。

華山掌門知微道長數十年前曾與查坤見過一面，稽首含笑道：「查老師多年未見，功力又倍見精進，使貧道無限欽佩。」繼又望了絕谷一眼微微嘆息道：「此人實是天下奇材，葬身深淵，未免可惜！」

獨臂神魔查坤大笑道：「知微道長幾時又起了這種悲天憫人之念，對敵人寬恕，無異是對自己殘忍，此等人有什可惜。」說着，忽向蒼鬚怪叟道：「大丈夫恩怨分明，你強仇既除，源盛鏢局紅鏢立予發還，不得生心攘奪。」

蒼鬚怪叟唯唯稱是。

獨臂神魔查坤又向知微道長微笑道：「查某有一事待辦，他日容圖相見。」說完，轉身單袖飄飄逝去。

諸人見獨臂神魔一走，也紛紛作鳥獸散。

此刻雲掩半月，寒風甚勁，松濤嗚咽，似是對這一代奇俠作無言的憑吊嘆息。

× × ×

且說去年七月中旬，河北滄州中州一劍趙康九家自謝雲岳遠走關外後，趙蓮珠周月娥兩位姑娘，芳心頓感枯寂，每日淚珠偷彈，柔腸百結，連劍柄都未摸一下。

這種情形連續有半月之久，心情始漸

轉寬舒，每日在花園內勤習謝雲岳所傳武學，數月之後不覺技藝突飛猛進。

光陰易逝，轉眼又是大雪紛飛，隆冬季節。

兩位姑娘柳眉蹙得更深了，無日不倚閭盼望心上人回來，她們記得謝雲岳臨行之時，一再說過必要回來過年，但年關將近，信息俱杳，相望對嘆，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那日，乾坤手雷嘯天忽由京到來，一進大門，趙蓮珠一見着雷嘯天的面，問道：「雷老師，你有沒有謝大哥的消息。」

雷嘯天哈哈大笑道：「兩位姑奶奶別急，消息到有，只是暫不能說。」

這一逗，趙蓮珠急得粉臉緋紅，蓮足直跺，嬌嗔道：「你只敢不說，莫怪姑奶奶剝了你的皮。」纖手一揚，便向雷嘯天肩夾搭去。

乾坤手雷嘯天詼諧慣了，足步一動，便向影壁右側閃進，嘴裏打趣笑道：「姑奶奶，你這個粉拳玉腿，留着使在老三身上吧，雷老二骨頭脆，可受不了。」一溜烟地往內直進。

趙蓮珠恨得牙癢癢的，一掠身就追，口中不停地嗔罵。

這樣一前一後的趕着，逕闖入大廳。

此時，趙康九與周維城兩人正坐在大廳上閒聊，瞥見雷嘯天嘻嘻哈哈地跑了進來，身後尚跟着粉面通紅的趙蓮珠。

趙康九一向對趙蓮珠寵溺慣了，又知雷嘯天無大無小一向淘氣，見狀不禁笑喝道：「蓮兒，不可向雷老師無禮。」隨着同周維城雙雙立起，笑問了雷嘯天近況可好？

雷嘯天嚷道：「雷老二沒有甚麼不好，吃得飽，睡得香，一覺大天光，只是進得貴府上，差點被這位姑奶奶剝了皮，我說，趙大俠，你得嚴加管束，只怕老三以後受不了。」

趙康九大笑道：「誰叫你逗她咧？有道是撩大不撩小，這是你自找苦吃，怨不得誰。」

雷嘯天哈哈大笑道：「這叫做父女一條心，雷老二自認倒霉。」說着，回面猛然瞥見趙姑娘桃腮鼓鼓，小嘴嘟得老高，眼圈通紅，淚珠瑩然欲滴，一副楚楚可憐樣兒，凄絕動人。

雷嘯天見狀，小眼一瞇，兜頭長揖道：「啊喲！我的姑奶奶，算我雷老二錯啦！等會老三回來了，還道是雷老二給姑奶奶受了多少委屈，老三若動了氣，只消一個小指頭，我可受不了。」

趙蓮珠噗的笑出聲來，只笑得花枝亂顫，皓腕一抓雷嘯天肩頭，猛力搖晃，嬌聲道：「你說謝大哥回來了！是不是眞的嘛？」

雷嘯天小眼睜得又圓又大，心內直叫苦，忖道：「這位姑奶奶眞會抓話，我說是老三將來要是來了的話，又不是眞的隨後就到。」由不得苦着一張臉，楞在當場做聲不得。

說眞的，蓮姑娘半年來，爲着未婚夫婿蝕骨相思，望眼欲穿，周月娥何嘗不也翹首而待，此刻蓮姑娘見雷嘯天愁眉苦臉，可就誤會了謝雲岳遭遇了甚麼凶險，一勁地連珠迸豆般追問。

趙康九，周維城見狀，心中也爲之微驚，不過這班老一輩的人物，遇事提得起，放得下，面上可不露神色。

周維城笑道：「蓮姑娘，雷老師老遠奔來，受了辛苦，讓他喝口水再講吧，你叫月娥出來見見雷老師！」

趙蓮珠一勁兒賴着不走，示意廳外老蒼頭去請。

雷嘯天絕頂聰明，便知他們又誤會了，乾咳了一聲，立着拿起周維城所用的茶杯，咕嘟嘟將餘茶咽進腹中，放聲大笑，道：「你們別担心，老三已經離開了長白山！」

趙康九心中憂心頓放，笑問道：「小婿既已離開長白，現在那兒？」

這時周月娥已蓮步姍姍走了出來邊對雷嘯天盈盈一福，雷嘯天本想說究竟是娥姑娘知禮，不像蓮姑娘這樣刁玩潑辣，瞥見蓮姑娘那副噘嘴鼓腮模樣，把溜出口來的話，又嚥了回去，當下微微一笑道：「雷老二在京還是得自塞北牧場飛雲手吳奉彪飛函，才知道老三在牧場歇了兩天一晚，選了一匹追風神駿，馳奔三晉去了，聽說他探出仇人有一批在淸風帮內，所以心急連過年都不回來了。」

趙康九聽後捋鬚搖首笑道：「年輕人就是這麼性急，眞是少不更事！」

趙蓮珠才芳心一寬，心內可嘀咕着：「過年都不回來，你眞忍心。」

當晚趙府安排盛宴，與雷嘯天接風。

就在這晚，月黑風狂，瑞雪繽紛，後園墻外掠進一條白色人影，身法矯捷輕靈，畧一停身張望，又向兩位姑娘所住的一座梧蔭閣上騰去。

朔風呼嘯着，那是一個沉黑凛冽的深夜，雪花漫天飛舞，耳際但聞得破空銳嘯，枯枝斷折「畢剝」一聲，萬物靜靜的安息着，一切都停止活動，只有地面的積雪，一分一分的增厚……

滄州趙康九家後園梧蔭閣上燈光全滅，趙蓮珠周月娥兩位姑娘，擁着繡被香睡正濃。

閣外四周環植的梧桐樹，只剩下枯禿禿的樹桿，在強風中屹立着，似是無言的抗拒。

驀然間，後園圍牆外掠近一條人影，積雪反映，依然可見那是個猿臂蜂腰，身着白衣的年青人。

身法快如電疾，好快！眨眼之間，就掠近梧蔭閣前。

只見他畧一張望，毫不猶疑地一鶴沖天，拔上高可四五丈梧桐樹幹，金雞獨立地站着，徐徐拔出肩頭明晃晃的寶劍，他盡力壓制不讓卡簧出聲。

雖然如此，還是錚然透出那金鐵聲，但被狂風的怒嘯所掩沒，夜是這麼黑沉，只有天上的寒星閃光明滅。

一刹，那人落在兩女臥室的窗前，只見他從懷中取出一物用左手托着，用劍點破窗紙，將左手之物湊近窗紙前，用嘴慢慢吹着……

那是一隻銅嘴仙鶴。

似這種風狂雪密之夜，一切微音都爲這銳嘯風聲遮沒，令人不禁替兩女揑着提心吊膽的冷汗。

突地，窗前的白衣人，發出一聲悶哼

，急掩着左眼，兩足一彈，倒翻飛出，向閣下面落去，幾個急縱，人已無踪。

此刻，閣內如矢般竄出兩條婀娜的身影，各執着一柄青芒耀眼的長劍。

其中一女仗着劍光向樓板俯覷了一眼，笑道：「蓮妹妹，妳打中賊人眼睛，板上尚有兩三點血漬，看來此賊眼是瞎定了，饒了他吧！」

趙蓮珠輕搖螓首道：「恐怕沒有這麼簡單，賊人未必只是一人，我們去前宅通知兩位老人家及雷老師，看看他們如何說法！」

兩女身形一弓，倏地點足飛身望右斜飛下梧蔭閣，身法美妙之極。

半年來，兩女武學迥非昔日吳下阿蒙，照謝雲岳所傳心法，且夕勤練，功力陡增一倍以上。

前宅大廳，燈火通明，兩女心知有異，緊趕了兩步，一閃而入。

只見趙康九周維城二老，面色寒肅，端坐於太師椅上，乾坤手雷嘯天笑嘻嘻地叉着兩手，地上多出一白衣少年，左眼鮮血直滴淌在瓷磚上一大灘，面色慘厲，渾身戰顫，似被雷嘯天點上陰毒穴道。

周月娥一見地上賊人，粉面立時漲得通紅，一溜青芒湧起，便要刺下……乾坤手雷嘯天忙叫道：「別急，我的姑奶奶，等雷老二問明了，再交與你們處理，愛怎樣辦，就怎樣辦！」

周月娥倏地收手，依然劃破賊人前胸，只差一分，賊人也就別想活了。

雷嘯天望着賊人笑嘻嘻道：「申一鳴！你只求痛快地一死，我雷老二必成全你心願，只要你說出紅旗幫的詭謀，不然，雷老二的手法厲害，你又不是不知道。」

玉面二郎申一鳴無復從前氣概，面容灰白，左眼涔涔滴血，全身抽搐不已，顯然痛苦難耐，但仍緊咬牙關抵死不說。

雷嘯天見狀，冷笑一聲，伸手向玉面二郎申一鳴左脅飛點了一指，又冷笑道：「雷老二這手法叫做『散骨功』，傷在我手下的淫賊邪惡不計其數，從未能有一個挺得住，姓申的，看看你是否是銅打鐵澆的漢子？」

言猶未了，申一鳴全身骨骼突生爆音，人也在地上亂滾，發出凄厲的嗥叫，慘不忍聞。

忽見申一鳴左手護眼，右目痛得突出一半，強行坐起，顫聲道：「罷了，我申一鳴願意說出，只求痛快一死……姓雷的……申某死了……絕不饒……你！」

雷嘯天伸手解了他的穴道，笑嘻嘻道：「只要你永不投生，你就在鬼門關口死等我吧！」

申一鳴鬆了一口，定了定神，和盤托出。

原來紅旗帮主八臂金剛宇文雷，在周家莊率衆撤回總壇後，認爲生平奇恥大辱，非欲湔雪不可，是以派出偵騎多人，查明岳雲是何來歷。

三月後，偵騎陸續回報，都不知道岳雲是何來歷，更不知岳雲行踪何往，但探明岳雲是周維城趙康九兩家愛婿，周維城父女兩人現暫居滄州趙康九家中。

八臂金剛宇文雷智計深沉，默算復仇之策，終於決定下山邀請江湖狠毒同道準備掀起一場武林大變，一月後匆匆離山。

副帮主秦鹿無愧於烈火星之名，急烈如火，對岳雲比宇文雷更恨入骨髓，他對宇文雷做法不盡同意，認爲遠水濟不了近火。

宇文雷的做法，是遠離紅旗帮轄區之外，掀起戰火，專向趙周二家友輩身上着手。

烈火星秦鹿認爲帮主這種作法，過於小題大做，對方只有岳雲一人棘手，其餘都毫不足懼，不如趁着岳雲遠離滄州時，命人擄刦兩女，誘岳雲前來總壇，以紅旗帮衮衮羣傑之力，總壇地形天險，挾二女以爲人質不難使岳雲就範，只是宇文雷深深反對，當下未便堅持。

待宇文雷一走，秦鹿與武林十三邪蒼鬚怪叟等人計議，蒼鬚怪叟極力讚同，秦鹿於是將玉面二郎申一鳴請來吩咐行事。

玉面二郎申一鳴當然求之不得，尤其是趙蓮珠倩影出現「鴛鴦」擂時，不禁驚爲天人，自此以後，刻骨相思，夢魂縈繞，所以秦鹿一提出，當卽慨然同意，他不是不知趙周二女厲害，無奈色膽包天，遂貿然前來，不想死星照命，在梧蔭閣上中了趙蓮珠飛針後，一時痛澈心脾，僅存的右眼發黑，茫茫雪夜之中，遂迷失了方向，竟撞上雷嘯天出外大解，申一鳴負傷之餘，遂失手被擒。

雷嘯天聽完，笑道：「你是孤身前來嗎？還是有同伴等你？你告訴雷老二，好派人去請他與你收屍。」

申一鳴血眼一翻道：「姓雷的！少在中大爺面前耍花槍，你爽快與我一個乾脆吧！」

雷嘯天神情甚是詼諧，噗的一笑道：「你倒視死如歸，雷老二如不成全你的心願，閻王面前的官司難打，我叫你笑赴地府吧！」

說得趙周二女忍俊不住，笑得花枝亂顫。

只見雷嘯天飛指向申一鳴後腰一點。

申一鳴突着右眼，神情十分獰惡，戟指着雷嘯天只喝了一聲：「你……」突然面色一變放聲大笑，笑聲如狂如痴，震盪屋瓦，原來他被雷嘯天點上笑腰穴。

只見申一鳴笑得力竭聲嘶。蹲在地上尚是啞聲乾笑，嘴角鮮血流淌面色甚是痛苦，無奈苦於說不出話來。

周月娥見狀不忍，搶前刺了一劍，申一鳴哼了一聲登時了帳，僕人立卽抬下掩埋。

周月娥收劍望着雷嘯天笑罵聲：「你眞缺德！」

雷嘯天哈哈大笑道：「究竟姑娘是菩薩心腸，此等惡賊撞在我雷老二手上，必需像貓捕耗子一樣，盡情折磨一個够，才予賜死。」

驀然一陣狂風湧入大廳，燈燭昏暗，風定燭光復亮時，廳中多了一個三角眼蝟髭繞頰的道人。

趙康九一見，大喝一聲，從座上飛起，舉掌呼地劈去。

只見那道人身法極快，掌未到，倏地往左移開五尺，呵呵大笑道：「趙大俠，多年未見，還是這麼火爆性情，不由分說，見面就打，似乎不像待客之道。」

趙康九聞言一怔，說道：「桑眞人深夜光降寒舍，不知有何見教？」說着，延請入座。

原來這個人是陰山全眞觀主持索命八掌桑祿，趙蓮珠見這桑祿穿着打扮甚是奇怪，身穿一件百綻朱紅道袍，腰下掛着一口二尺鋼刀，魚皮刀鞘泛出淺藍光彩，足登草履，這是西川常見的多耳麻鞋，滿臉油污，道冠不整，可是眼內露出逼人奇光，兩太陽穴高高隆起。

只見索命八掌桑祿笑道：「貧道雖是行事狠毒，可也是受恩必報之人，昔年趙施主劍下留情得全顏面，貧道永銘於心，所以今晚來此報信，請趙施主提防一二。貧道也是適逢其會，紅旗帮主宇文雷竟往陰山訣詞蠱惑，激動一個久未出山的惡魔來了。其人趙施主諒也有個耳聞，就是居住貧道全眞觀後的半半叟……」

一言未落，趙周二老不禁愕然，連雷嘯天神情十分激動，只有趙蓮珠周月娥兩女泛出笑容，因爲半半叟之名甚爲奇特，而且聞所未聞。

但聽索命八掌桑祿說下去道：「半半叟五年前出山，貧道相信趙大俠不見得懼怕於他，只是他最近所獲一本『星宿魔經』這一來武學猛晉，確臻上乘，是以雄心頓起，想創立陰山教，把各大門派逐個降伏，這事正在萌芽階段，武林中了無所聞，他多次邀請貧道入教，貧道也未置可否，虛與委蛇，湊巧那宇文雷拜山，惑詞慫恿半半叟，他說如想收伏各大門派，必先從令婿處着手，因爲令婿武學實超各大門派之外，只要戰勝令婿，各大門派至少可儡伏一半，宇文雷想出辦法，請半半叟門下從雲龍三現陶家，及察北牧場和京城三處着手騷擾。以引令婿前來，還說紅旗帮永隨驥尾，半半叟正在野心勃勃之際，那還不被他說動，大約過了新正，最遲二月，就會東來，貧道爲了一個心願，是以間關東來。」

趙康九立起，長揖致謝，並替索命八掌桑祿引見周維城雷嘯天等人。

此刻，趙蓮珠嬌笑道：「爹。半半是什麼意思呀？」趙康九眼一瞪，低喝道：「什麼事都要妳過問？多嘴！」

趙蓮珠小嘴一嘟，白了趙康九一眼。

雷嘯天大笑道：「這個都不知道，雷老二告訴你，他上半月才是男人，下半月是女人，一半對一半，故名半半叟，現在總該明白了吧？」

趙蓮珠粉臉一紅，嗔道：「什麼人要你多嘴！」

雷嘯天做了一個鬼臉，望着趙康九搖頭說：「這年頭好人難做。」繼又轉面向索命八掌桑祿笑道：「桑眞人，你大約爲半半叟網羅門中吧？」

桑祿面現尷尬之色，道：「不瞞雷老師，貧道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一說及此，忽聞廳窗外，響起了一聲冷笑，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說你心性不定，反覆無常，幾次老夫勸教主下手除掉你，教主愛惜你的武功難得，又正在用人之際，叫老夫不可就像論人，不想教主仁慈，竟留下一個吃裏扒外的禍根，桑祿，你滾出來，否則，別怨老夫心辣手狠了。」聲如洪鐘，觸耳發出嗡然之聲。

索命八掌桑祿一聽此人說話，神色微微一變，等他話音一落，突然揚起掌一揮，十數個六角藍色星粒，電射穿窗飛出。

這時十數個藍星射出，宛如泥牛入海，無所動靜。

窗外又傳來極其陰森冷笑，道：「這點微末暗器，也敢獻醜，老夫如若怕你，也不會追蹤前來……」

說至此處，窗外人聲頓杳，微聞金刄劈風聲起。

原來趙蓮珠心思縝密，在廳內就測出那人語聲在窗外楹樑上發出，一閃在外面，毫不猶疑地連人帶劍向那發聲處，狂風驟雨似地捲去。

突地一條捷如鷹隼龐大身形，急如飛矢地在千層劍浪中穿出落向茫茫雪地上。

又是一團匹練寒光向那人捲去，挾着三股狂飈撞到，那是周月娥手中「青虹」劍光，及趙周二老雷嘯天打出掌力。

只見那人一聲哈哈狂笑，身形沖霄而起，轉瞬便已無踪。

衆人相對無言的發了刻怔，轉身回入大廳，只見索命八掌桑祿身形歪斜坐在椅上，雙目射出悲憤之容，不禁大吃一驚。

雷嘯天是個老江湖，一看便知桑祿情狀有異，顯然遭了來人暗算，一躍上前，卽瞧出桑祿左肩上揷了一支長僅兩寸的短箭，遍體藍光粼粼，伸手卽欲拔下。

桑祿看出雷嘯天要來拔箭，身軀硬往裏一側，避開來手道：「雷老師別動，這是半半叟獨門暗器藍磷魔箭，寒毒無比，一沾上便血凝髓凍，趕緊用劍切下貧道左臂。」說着，一陣冷笑道：「貧道還死不了，現已閉住穴道，最多左臂廢了，來人是半半叟大弟子赤髮巨靈，貧道今生不把他剉骨揚灰，難消此恨。」

趙康九端詳桑祿那支左臂一眼，稜眉濃皺道：「蓮兒，妳去拿獺玉火靈膏來。」又笑道：「桑眞人這條左臂廢不了，保在趙某身上。」索命八掌桑祿畧現喜容，人在這時却忍不住奇寒之氣，顫抖不止。

周維城看着眼裏甚是難過，室內諸人無一不是耳目異於常人，十丈以外飛花落葉均可聽見，雖說是今晚風狂雪密，事先難以察知，但事後合五人之力亦未將來人阻截留下，未免愧疚於心，亦凜駭來人之功力。

須臾，趙蓮珠匆匆走回，交給趙康九一隻白瓷小瓶。

趙康九見桑祿已呈半昏迷狀態，急要過「巨闕」劍，小心翼翼將桑祿左肩的「藍磷魔箭」挖去，可是一絲血液都未流出，早是凍凝了，趙康九在小瓶中挑出一塊獺玉火靈膏，與他敷上包紮妥當。

尋見索命八掌桑祿面色轉紅，顫抖已住，睜眼笑道：「趙大俠，那來的這種靈藥，按說中了箭魔的人不經他們獨門解藥救治，若不是廢了四肢，就坐以待斃，趙大俠，此恩此德是今生難以報答了！」

趙康九拂髯笑道：「桑眞人！爲了趙某之事，連累受傷，心中已是難安，再要說這等話，益發使趙某慚愧無地了，此藥是一異人相贈，秉離火之氣，專尅制寒毒，桑眞人一念向善，是以得其藥而治，遇難呈祥。」

桑祿霍然離座，微笑道：「貧道雖出

身不正，但深明大體，知半半叟一出，武林浩刦卽將開始，何況天下羣邪亦靜久思動，殺刦難免，乘着貧道不死之軀，傳柬江湖以茲及早準備。」說着，雙臂一振，穿空平飛，向外落去。

趙康九只叫得一聲：「桑眞人……」身形追出，只見黑鑼沉沉，狂風怒號，寒氣侵人，桑祿已走得無影無踪。

趙康九走回廳內，道：「索命八掌桑祿是非分明，在他這等出身邪惡之人，實在難得，不過武林瀰天紛擾自岳雲身上引起，眞使人難以安枕，何況到目前爲止，江湖上知得岳雲長像的，寥寥可數，想起來，不知從何說起！」

雷嘯天大笑道：「這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你想想看；千古以來，奸邪巨擘如不找藉口，怎能遂其陰謀心願，雷老二卽刻就動身，去太原找回老三，商量應付之策。」

沉默寡言的兩淮大俠周維城，此時說話了：「雷老師，你見着小婿，千萬不可說出此事，怕分了他的心，只說我與康九兄極望他能回來完婚。」關懷愛惜之情，溢於言表。

乾坤手雷嘯天一點頭，沖着趙周二位姑娘含有深意的笑笑。

兩位立時紅暈飛上雙頰，周月娥慧婉賢淑，還沒有怎樣，可把趙蓮珠逗惱了，猛跺蓮足，巨闕劍閃電掠出。

雷嘯天機靈得很，趙蓮珠劍未掣出人已掠出廳外。「兩位姑奶奶，再見了……」餘音仍是裊裊，人却已消逝在雪花飛舞的征途中。

× × ×

北國的雪是有名的，一連幾天的大風雪，平添了一種奇景，粉粧玉琢，銀光耀眼，心境不同的人，目中另有肅殺凄涼之感。

趙蓮珠周月娥每日相對無言，柳眉深鎖，明日就是大年除夕，苦候個郞不見回來，怎地如此薄情！

不禁想起臨別前夕，兩隻强健有力的手臂，將自己箍得直喘不過氣來，個郞輕輕吻着自己臉頰，頸項……只吻得酥麻難耐，心神迷惘，恨不得終生停留在那一刻，長此享受這無語的溫馨。

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趙蓮珠不禁暗嘆了一口氣，用目偸覷了坐着窗前妝臺的周月娥一眼。

只見她雙腕支頤，仰天凝思，心情想也與自己一樣地盼望玉郞。

兩人痴坐閣上，銀虹高照，相對無言，淚眼雙流天明，花容淸減，人何以堪。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兩女暫時收斂憂思，迎接新年。

初二，雷嘯天從太原趕回，趙蓮珠懷着欣喜的心情，劈面就問道：「謝大哥回來了麼？怎不見他的人？」

雷嘯天小眼一轉，靈機上來，笑道：「老三已在途中，他怕與蒼化子雷老二在一處，引起賊人疑心，所以命我們早兩天動身，他由洛陽開封取道返回燕京，不過老三請雷老二帶信，他不會回滄州，請兩位姑娘奶奶去察北牧場等他。」

趙蓮珠似信似疑，柳眉一顰，問道：「是眞的嗎？」

雷嘯天挺胸凸肚，小眼一睜，道：「這能假的，雷老二不怕骨頭上架嗎？老三說，最好是請兩位姑奶奶先去察北牧場，老三脚程飛快，如他先到了，妳們又沒去，事情一急，他又跑開了可別怨我雷老二啦！」

趙蓮珠相信得貼實了，喜孜孜地對周月娥說：「娥姊姊，咱倆趕緊收拾東西去，套上騾車就走。」一把拉着周月娥往梧蔭閣飛掠而去。

趙康九神目如電，見雷嘯天說話神情，便覺有不盡不實之處，但知必有用意，也不便問。

這是雷嘯天聰明處，他一說出謝雲岳陪同顧嫣文姑娘趕赴洛陽，登時就得醋瓶子打破，酸氣沖天。

等二女一走，趙康九就追問雷嘯天。

雷嘯天神色凝重將謝雲岳入晉情形詳細說出。

周維城搖頭太息道：「這孩子任性了，報仇也沒這樣報法，最好將顧女一事，暫不讓他們知道。」

趙康九愛女心切，派了六名得力助手，護持二位姑娘去察北牧場。

二女登車走了，趙周二老決定二月初趕達察北牧場，因爲不耐塞外酷寒，與雷嘯天計議之下，二老先去濟南訪友，濟南這邊氣候溫暖些，趙康九喘疾雖經謝雲岳治癒，但仍畏寒冷。

翌晨，趙周二老南下，乾坤手雷嘯天北上。

× × ×

大年十二的下午，是一極凜冽天氣，雪是暫時停了，但積雪沒徑，原野上寂無行人，一望無際，延伸至穹蒼，分不清那兒是天，那兒是地。

朔風仍是那麼勁，深鎖穹蒼的彤雲，不住地翻騰，幻化成各種形象，宛如大漠原野上受驚狂奔的羣獸。

蓦地天邊湧出兩個黑點，好快，逐漸擴大，眨眼，便到了近前，那是兩人兩騎踐雪飛馳。

只見騎上的兩人，一是白鬍鬚老者，另一是紫溜臉膛，海口無鬚的四旬大漢，兩人都精神奕奕。

兩匹健騎吐氣如雲，渾體滲出汗漬，顯然是經過一番長途跋涉。來到一處山坡，那老者嗬了一聲，兩匹馬登時煞住，紋絲不動。

「這太奇了，賢弟！咱們追出已是百里外，依然未見偸馬賊人的踪影，連個蹄痕都沒找到，賊人手段委實高明！」老者口中說話，眼光却不住打量周近。

紫溜臉膛大漢，略作沉吟，道：「大哥，依小弟想法，可能不是普通馬賊所爲。半月來，連續不斷盜去馬匹四時，均在風狂雪濃之夜，等到我們發覺，蹄痕早被大雪湮沒了，此是地形極熟之人所爲，可能是內賊勾引……」

老者挿口道：「那麼你說說看，究竟是誰？我們牧場裏的人，都極爲誠謹可靠，我實在猜想不出！」

這兩人正是察北牧場場主飛雲手吳奉彪，副場主八卦金刀鄭金吾。

八卦金刀鄭金吾低喟了一聲，道：「這事隱藏小弟心中已久，只是査不出確實

證據，一直未便說出，恐怕傷了你我兄弟的感情，此人就是大哥義子徐兆森！」

飛雲手吳奉彪驚詫道：「是他麼？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鄭金吾用力望了吳奉彪一眼，嘆息道：「大哥眞是忠厚人，徐兆森外貌恭順，內則奸險狡猾，小弟早就瞧出，起因就在卜家堡主卜英手上；卜英早就垂涎我們牧場，徐兆森被卜英之女麗霞所迷惑，因此趁機聳動徐兆森暗中搗鬼，此是主因，大哥可記得十年前在龍江拐傷三魁的事嗎？風聞龍江三魁落在卜家堡中，小弟可斷言必是卜英所爲。」

飛雲手吳奉彪聽後默不作聲，半晌才道：「當眞如賢弟所料便好，我看內中情節並不如此簡單，這個疑團也在我胸中凝結半月之久，始終解他不開……」

言未了，一個洪亮的嗓子，起自左側不遠處一座雪丘中：「杲然薑是老的辣，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

兩人聞言心驚，吳奉彪騎上姿勢不變，離座飛起，突變「飛鷹攫兔」，兩手暴伸電射撲去。

吳奉彪發動得好快，此人聲起他就飛出，待他卽將撲到時，相距兩尺突騰起一灰白人影，哈哈狂笑，眨眼卽落在五丈外，狂奔飛馳，片刻消逝在茫茫雪野中……

飛雲手吳奉彪眼望着此一遠逝人影，發了一陣子怔，又縱身掠回馬上，對鄭金吾苦笑了一聲，道：「此人身法絕快，不在你我之下。不過由此證實了方才所說的話，我們回去吧！」

兩人勒轉轡頭，揚鞭馳去。

察哈爾多倫城之北，四郞城以西，放眼過去，是一片幅員千里的草原，春夏之交，綠油油的長可半人的靑草隨風翻波，其間尙有野花，姹紫嫣紅，絢麗燦爛。

穹蒼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此誠畜牧之天堂樂園也。

在這片原野中，佈有許多大小湖泊，「葛什爾」湖之南，一簇簇的木柵，錯綜羅列，圈了近萬頭駿馬，平時可見一羣羣馬匹放足騁馳。昂首長嘶，聲澈雲霄。

但此刻，雪籠四野，天寒地凍，馬羣均關在廐中咀嚼乾草，有時也感得耐不住奇寒，發出一聲聲低鳴。

牧場中建有一座四合莊屋，大小房舍不下百數十間。

東廂一間小屋中，有兩人對坐凝神下棋，屋內熱了一個土坑，火勢熊熊，一室如春，燒的都是乾馬糞，不時發出嗤嗤之音。

嚴冬之季，室內光綫本暗，但在火光輝映下，仍可辨認兩人面目，一人大約四旬左右年紀，短鬚若戟，紅紅地一張臉膛，酒氣醺人，對首一人是個卅不到的青年，虎目稜眉，鼻準微鈎，白淨臉膛，頷下無鬚，嘴角不時泛出笑意顯然勝劵穩操。

天時已交申初，室內光綫越來越昏茫了，那青年人突然發出朗笑道：「廖武師，這盤棋你是輸定了，不如認輸，再對局一盤如何？」說到此處望望窗外一眼，又道：「天要黑了，正副場主還沒有返轉，不要出了甚麼事吧？」

廖武師充耳不聞，兩眼凝視着殘敗之局，不停地撓耳抓腮，半晌，才道：「好，這盤認輸，咱們再來。」

忽地青年人推棋立起，道：「場主他們來了，我先出外看看。」翩然閃身，步出院外，只見飛雲手吳奉彪，八卦金刀鄭金吾躍落坐騎，交與馬廐看守，並肩緩步走來。

吳奉彪一見青年人，兩道冷電般目光望了他一眼，微笑說道：「兆森！這大出意料之外了，偸馬的竟是虎牙杖卜英手下所爲！」

青年人正是鄭金吾所疑之徐兆森。

徐兆森聽說眉頭微微一聳，面色甚是平靜，笑道：「看來不會吧！卜堡主不是與義父相交很好？他怎會做出此事？」

鄭金吾道：「如今世道日非，人心險詐，骨肉之親尙不可靠何況酒肉之交。」

徐兆森聽了微微色變，默不作聲。

吳鄭兩人進入大廳，吳奉彪只得一老妻及幼孫住在牧場，子媳均在天津衞開設鏢局。鄭金吾則子女成羣，共是八人，最大的才不過十一歲。

他一進去，均閧然上前牽衣抱膝，天倫之樂，無過於此。

徐兆森拉着鄭金吾幼子調笑，但神色似帶不安，鄭金吾看在眼裏，心內不住冷笑，記起謝雲岳由千山返經牧場，暗對鄭金吾道：「徐兆森鷹鼻狼形，腦後見腮，此人陰沉險詐，雖是吳場主義子，對他仍要當心一二，須防變生肘腋。」

鄭金吾平生不服任何人，但對謝雲岳是由衷欽敬，自是以後，命心腹手下，暗中監視徐兆森行動。

這晚，雪籠四野，朔風吹嘯，馬羣耐不住寒冷，傳來一聲聲悲嘶，夜是這麼凄涼，肅殺。

吳奉彪等人正在圍爐飮酒談心，蓦見一馬師慌慌張張闖了進來，報道：「場主！副場主！大事不好了，有幪面賊多人在東柵刦馬，還放了火，我們這面已經傷亡四五人。」

吳奉彪霍地離座，虎目生威，向那馬師道：「你趕緊傳令衆人，緊守各處不得自亂，老夫卽刻趕來。」

那馬師如風地走出，吳奉彪對鄭金吾道：「賢弟你可就在此保衞家小，免得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愚兄去去就來。」回首喝道：「兆森，我們走！」

兩人掠身竄出廳外，只見東方紅光燭天，風助火勢，濃烟瀰漫，火苗此滅彼起，人喊馬嘶，亂成一片。

吳奉彪氣憤塡膺，恨不得將所來賊人悉數手刃，施展踏雪無痕上乘輕功，拔足飛馳，察北牧場方圓數十里，要趕到東柵也非瞬眼可至。

徐兆森心中比甚麼人都急，跟着吳奉彪身後兩丈之處，身法雖見矯捷，可與吳奉彪一比，顯然差着很多。

蕁見一條黑色飛快的身形，斜刺裏撲來，飛雲手吳奉彪眼明忙喝道：「是葉武師麼？」

那人怔得一怔，道：「場主麼？今夜賊人來得甚多，我去前面接應去。」說着反身竄去，一溜輕烟似的飛射而沒。

飛雲手吳奉彪讚道：「好漢子！」回面望了徐兆森一眼：「患難見交情，休看葉勝平日酗酒賣狂，胡鬧一氣，眞的事情

到得頭上，也是捨死全交，江湖人物的可貴處，就在這點，兆森，你得多學葉武師的長處。」

徐兆森點點頭，面上訕訕地暈紅，也不知是火光映面，抑是內疚而發。

兩人電逸雲飛地奔至東柵，火勢此時減弱不少，牧場武師馬師及雜役，不下百數十人，泰半均湧至東柵，阻截來敵，撲滅火勢。

飛雲手吳奉彪一眼瞥見十數幪面賊，均是一身獨特武功，劍光刀影向牧場武師要害招呼，自己這面多人業已負傷。

這時，吳奉彪可把幪面賊恨到了家，心知今晚一個應付不好，數十年心血便要被毀於一旦。

認定其中狠猛一賊對付自己手下三名武師尙有餘如的人，就是今晚禍首，「刷拉」佛手拐掣出，一式「摩雲金翅」，凌空騰起，廻空一旋，又挾着拐風掌影當頭罩下，去勢之奇無愧於「飛雲手」之名。

火場情勢混亂異常，那幪面賊盡力招呼這三名牧場武師，眼看得手之際，萬料不到飛雲手挾雷霆萬鈞之勢凌空撲來，乍覺身後强風襲體，疾逾奔雷追電。

此賊畢竟是武林高手，功力不弱，腰一弓，燕子三抄水，嗖，嗖，嗖，竄出兩丈開外，徼倖避過吳奉彪這一手絕招。

吳奉彪見此賊具有這臨危不亂的身手，也不由心生欽佩，自己一招撲空，又緊接着一式「飛雲薇嶽」跟踪劈去，這一式較前更爲凌厲凶猛，飛快絕倫。

那幪面賊人足才沾地，倏地身化「烏龍翻雲」凌空拔起。

好快的身法，竟似狂風捲落葉般漩起半空，端的絕妙靈巧，堪堪卽避開「飛雲薇嶽」這一絕招。

吳奉彪暗暗喝了一聲采，看出這身法甚熟，猛憶起一人來，不由哈哈豪笑道：「我道是誰？却原來是雲當家駕臨，吳某自思與雲當家從來未有過節，今晚雲當家爲何如此照顧吳某？莫非是說吳某不知接待朋友之道麼？」

原來那幪面賊人卽是在周家莊鴛鴦擂上，顯過一手驚人武功的，關中一怪飛天蝎子雲浩。

果然那是飛天蝎子雲浩，聞言登時一怔，倏的縱聲狂笑道：「吳場主眼力不差，一見便知是雲某，可是別含血噴人，雲某行事雖然手狠心辣，却不慣做殺人放火的勾當。」說着，霍然將面幕一扯，露出上唇蓄有山羊鬍子瘦臉，豺眼內閃出烱烱凶光。

吳奉彪嘿嘿冷笑道：「雲當家眞會說話，今晚的事不是擺明了？」

飛天蝎子獰笑一聲道：「旣是吳場主認是雲某所爲，縱然雲某舌粲蓮花也是徒然！不過話可要說明白來，雲某是受人之託而來！」

吳奉彪朗聲大笑道：「吳某還有甚麼不明白的，龍江三魁是甚麼人？我就不信雲老師受他們蠱惑，助紂爲虐，何況正點子不來，反勞動雲老師大駕？」

飛天蝎子雲浩目光陰森望了吳奉彪一眼，冷哼了聲，道：「吳場主別這麼說，爲友助拳，義不容辭，何況雲某與龍江三魁又是過命之交，今晚之事，是非難論，龍江三魁已然來了，你自不見，怪得那個，反正吳場主今晚凶多吉少，徒費唇舌則甚！」

吳奉彪聞言驚疑不止，龍江三魁已來，人又未見，一定另有甚麼圖謀，自知今晚必是基業全毀，於是把心一橫，冷笑一聲道：「雲老師別誇下海口，吳某豈是如此容易打發，朋友，你納命來吧！」說着，佛手拐擰腕一橫，帶起漫天拐影打去，只見捲起凌厲勁風，手法詭妙神奇之至。

吳奉彪這一手九式「飛雲」拐法，馳譽關外，使出手法也特別，急則風雷應變，緩則雲逸絮飄，拐頭拐尾輪替打去，並沒一定法則，明見拐頭朝胸打到，其實是虛，拐尾反朝下盤掃來，若對方不知虛實，要想硬崩硬打，準會吃虧，一招使出，驀覺彷若無物，如中輕雲，再要撤招已來不及了。

飛天蝎子雲浩不愧爲當代黑道梟雄，眼光銳利，一眼看出吳奉彪「飛雲」拐法，若虛若實，剛柔並濟，一出手就是上下四招，電迅之極，深知厲害，一掣手中蝎子鋼鞭，護定全身，覷空追擊。一面使出上乘輕功，縱，躍，反，竄，極見其巧。

兩人都是名負一時之江湖人物，動起手來，分外精奇，一時之間，難分軒輊。

這時，人喊馬嘶，驚馬奔竄，蹄聲互起，東柵火勢漸漸撲滅，僅有一兩股火苗高揚，濃烟瀰漫，空氣中夾着一股烟薰焦枯氣味，狂飛急捲撲面襲到，令人感得窒息嗆口難耐。

可是東柵火勢漸滅，西柵又有火頭高擧，東西柵相距甚遠，牧場中人一聲驚叫，救火的又湧向西柵而去……

葉武師殺紅了眼，幪面賊人在他面前已倒下了三個，一柄鋼刀捲起一團瑞雪，人也像瘋虎似地撲去。

那與葉勝對手的兩個幪面賊人，看得暗暗心驚，那有這般不要命的打法，但人總不是鋼打的，葉勝着力殆盡，這種拚命的打法，只不過是垂死之前掙扎了。

牧場十數名武師，已傷亡過半，幪面賊黨，一聲陰森獰笑出自口中，隨風傳盪，令人震動心弦，分外恐怖。

徐兆森已走得無影無踪，顯然自己遭疑嫉，又不便與匪黨交手只好隱匿起來。

飛雲手吳奉彪使出凌厲精奇的拐法，依然佔不了一點上風，飛天蝎子一支蝎子鞭却不時展出一記怪招，穿隙而進，宛如怒龍出洞，迅疾無比，令自己難以提防他何處進招。

然而飛天蝎子雲浩主要是仗着上乘輕功，貼身欺進，如影隨形飛揚，蹈虛就是一鞭，或是一拳。

雲浩處身雖是黑道，却習的是一種內家「摔碑手」掌力，也練得有七八分火候，武林中人一項絕藝，要練得爐火純青的，却是鳳毛麟角，寥寥可數，能有雲浩這種造詣的，可算難能可貴，當年在鴛鴦擂上劈飛三才奪命凌飛就是這種拳法，故現在每出一拳，均令吳奉彪心頭微震。

在平常飛雲手吳奉彪與飛天蝎子雲浩相較，功力相差無幾，雲浩以輕功身法稍勝一籌，吳奉彪「飛雲拐法」有獨到的精湛，掌力而言是各有千秋，但吳奉彪此刻，聽雲浩言及龍江三魁已然到來，心懸着

家小安危，又目睹西柵火勢蔓延，火星被强風湧上半空，如同散花飄下，不由情急，心神不能貫注，致使身法畧見滯緩。

兩人交手差不多半個時辰，吳奉彪有幾次迭遇險招，心知今晚不能兩立，强把心神收斂，專意搶制先機，眼看雲浩移宮換位過於神詭，行雲流水般，使人無從捉摸，不禁眉頭一皺，心想：「看他的心意，似要自己耗盡眞力時，才予反擊，我豈能如他心願。」想着，左腕倏翻，打出一股凌厲無匹的內家眞力，右手跟着佛手拐「雲起飛騰」，「毒蟒捲身」，「天紳倒掛」三招閃電而出。

這三招都是「飛雲」拐法中奪命絕招，只見狂飆驟起，破空疾嘯，雄渾絕倫，而且迅快無儔。

雲浩看出這拐勢神奇，四面八方只見拐影襲來，任是何種玄詭身法都不能避開，不禁心頭一凛，索興不作閃挪，亮腕翻拳電光石火般打出三拳向劈風撞去，右手一甩蝎子鞭「烏龍捲尾」，由下往上望佛手拐身捲到。

蓬地一聲大響，兩人身影都震得微晃，撤出半步。

吳奉彪瞥見雲浩蝎子鞭梢又是奔雲驚雪地劈面撞來，急急飛出一拐，忽聽得一聲淒厲慘嗥，眼角瞥見葉武師肩頭血花飛濺，身形踉蹌，不由心神微分。

忽聽雲浩一聲狂笑，鞭勢到得中途，疾又變招。飛快地一撩，望吳奉彪頭面捲去，左掌一揚，左手就是九支蝎尾毒鏢。

這九支蝎尾鏢手法更是神奇特別，一束而出，急如飛蛇，到得對方身前二尺之處，突又散開，人身各處部份，無有不在範圍之內。

這一手絕技，飛天蝎子雲浩從來少予露出，武林中人，幾無人知他有此陰狠手法。

吳奉彪一拐飛出，還未擊實，猛見那束毒鏢倏似一蓬花雨地散開，電射而來，躲已不及，不禁暗嘆了一口氣張目等死！

驀然間，一聲清脆的輕叱，只見寒芒匹練天外湧來，九支蝎尾鏢，登時捲得無影無形。

那股寒芒匹練毫不停留，逕往飛天蝎子雲浩捲去。

雲浩眼看得手之際，不料變生意外，猝不及防，來人身形還未來及瞧清，電芒已是驚天匝地捲來，駭得神魂皆顫，急全身一仰，貼地後竄，可已來不及了。

一聲厲叫，雲浩已被劍芒將雙膝切斷，人也昏痛過去，躺在地面上面如金紙，雙膝斷處，血液像泉湧般冒出慘不忍睹。

劍光毫不停頓，倏地又向葉武師那邊幪面賊人捲去，電飛飈迅，只聽得幾聲慘嗥，顯然又戮傷了數賊，救了命已垂危的葉勝，劍光倏收落下一條俏生生的人影。

飛雲手吳奉彪這才看清了那是誰人，不由驚起狂叫道：「趙姑娘，妳怎麼來了的？」

來人正是趙蓮珠姑娘，穿着一身窄袖緊身紫色鑲白的勁裝，秋水無塵的雙眼瞧定吳奉彪，粉頰盈盈含笑，一手甩着「巨闕」劍，一手掠着狂風吹亂鬢髮，美艷已極，聞言笑道：「吳叔父，你猜不到吧，不但姪女來了，連月娥妹妹也來了，龍江三魁被月娥妹妹劍傷逃逸，現鄭叔父與月娥妹妹在大廳上等你咧！」

吳奉彪不由喜笑顏開，隨命未負傷的武師將葉勝等抬往廳前救治，又道謝說：「趙姑娘，幸得妳一來，不然愚叔那有命在，看來，姑娘年來武功進境一日千里了！」說着，微微一頓，又道：「我們不如先往西柵察看一下，再回大廳。」

趙蓮珠嬌笑道：「不必了，姪女尙帶來家父得力助手，先已趕去馳救，姪女未來之先，已然回身說賊人全退，火勢已漸撲滅。」

吳奉彪眼望了西柵一瞥，只剩下濃烟瀰漫，散碎冒起火星，心想：「要重整支離破碎的牧場，恐怕又要費上無限心血了。」輕嘆一口氣，便同趙蓮珠回到大廳。

雪地迷茫之下，只見兩條矯捷的黑影，縱躍如飛……

×　×　×

且說謝雲岳在泰山千丈淵前，因低估了對方功力，自恃藝業，被九邪連臂出掌，交滙推出一股前所未見掌勁，待到警覺已嫌稍晚，立呈束手縛腳之勢。

高手過招，粟米之差也不能有，一着失機，眞氣運轉滯澀，空負蓋世功力，被九邪打出的排雲狂飈逼得身形疾往後退，不知覺地退在雲迷霧繞的懸崖邊緣。

忽又被獨臂神魔突如其來，當胸撞上一掌，立感心痛如絞，眞氣渙散，身形頓時被震飛得激射了出去。月夜之下，謝雲岳身形殞星迷濛千尋峽谷下落去……

謝雲岳雖然眞氣震散，氣血狂湧，但神智依然淸醒，耳聽得崖上衆邪傲聲狂笑，不禁切齒痛恨。

此刻謝雲岳下瀉的速度，愈下愈快，只覺一顆身子虛虛飄飄的，遍無着力之處，這是眞氣渙散的現象，身不由主，兩耳急嘯風生，千層雲霧迷目，縱然目力異於常人，也是猶如茫茫黑夜。

他不禁想起酒甌峰岩洞被寶曇魔僧一掌擊下千丈絕壑的情景，暗忖道：「要是與那次一樣，足下捲起一道氣流，可以借力穩住身形，該有多好！」繼一轉念道：「天下湊巧的事，只有一次偶然發生，那會每次均得此奇蹟，如果這次就不是湊巧之事，何況自己眞氣已被震散，卽就是有此湊巧，也無法穩住身形，咳！」

這一聲輕嘆，代表着死亡之神已向呼喚，這有多麼悽惻、酸楚……

他際此死亡之前，也可說是瀕臨死亡邊緣，往事一幕幕在腦中湧現，較他下瀉的身形尤速，他在短短一年中，痛懲了無數邪魔惡匪！

意念及此，他英俊的面上浮起一種下意識的傲笑，但刹那之間，又一掃而盡，他不禁自問：「難道自己燦爛的一生，就這麼短麼？如曇花一現而逝麼？」

他並不畏死，他引以爲憾的，就是傷父仇人，不能一一而誅，往昔一恩及此，便耿耿於胸，此刻，更倍於前。

這些意念雖是打閃似的自心頭閃過，永生之念，也並未或忘。急嘯的風只在耳邊刮過，腦中頓起一片激盪暈眩，身形如投石下谷般，越落越急。

因爲他不想死，永生的意志，往往使人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產生出一種

奇蹟。

人，受意念支配，可也是受意念而生存，這話一點也不錯。

他突然悟出菩提禪功有自行療傷之效，最近又參透「軒轅十八解」絕奇的心法，能使週身逆竄的眞氣可引導歸元，心中靈機一動，於是把兩種絕乘奇學融於一爐，他自知不能再猛吸眞氣，這樣反會把情形惡化。

他想出用逆運法，使氣血倒流，這一來，奇蹟發生了。

以他的福緣根骨，必不會遭逆橫而亡，事實上大半也靠他絕頂聰明天賦，才能悟出死中求生之機。

俗語說：「一賢一劣，立判不肖」，這話可用在他身上，一智一愚立判生死。

他默運在「氣海」殘餘一點眞氣，强忍着心頭鬱結，迫使倒流，這是菩提禪功上心法。

一面運用「軒轅十八解」中十二天干心法，催送散竄眞氣匯聚，這一來生機復甦，眞氣在人體流行無阻，直至九宮雷府，腦中頓覺驚天動地一聲大震後，倏然身形一輕，靈府空明，心頭這種歡欣，是無法可用言詞來比擬的。

他兩手下垂，倏的一擰腰，人也立卽翻身過來，頭一伸，身形疾變天龍八式中「雲龍行空」兩臂猛張，穩住身形下飄。

只覺才得一個盤旋，足已踏落實地，不禁嚇出一身冷汗，心說：「好險！只片刻便是粉身碎骨。」

驚魂一定，眼前見着的是，只有一片烏黑，心疑這是自然現象，事實上現在是昏夜之際，就是白天，上有千重雲霧遮光線，也是一樣迷濛。

他現在不急於出谷，他知道泰山方圓，廣袤千里，不摸淸楚方向，不但疲於奔命，反會南轅北轍，適得其反。

於是一心一意等候天明，只要一絲光線漏入，便可測知方向，也說不定氣溫幻變，雲霧上升，可瞧淸谷底情形。

他取出懷中玉瓶，傾了兩粒長春丹入嘴，索與入起定來，半個時辰後，睜開雙目，自覺傷勢全無，靈府倍覺空明，心知此刻本身的功力，又較前高出不少。

仰面上空仍然是無比黑暗，他不禁思忖方才在崖上，被邪魔群力劈下谷來的一幕，痛定思痛，他悟出先前悔不該自恃蓋世功力，予人可乘之機，反而自陷危境，他痛恨這種邪魔外道，一點不能給與半絲同情憐憫，雙手血腥就讓它血腥下去，反正邪正不能並立，殺得一個便是一個，除惡務盡，這是天經地義的確論。

這與他佛門出身弟子身份大相逕庭，難怪他臨下山時，明亮大師看出謝雲岳殺孽奇重，便是此故。

這片峽谷，萬物寂然無聲，沉靜異常，連蟲鳴獸行之聲都沒有，只覺谷底溫暖如春，與崖上寒風侵骨的境界大不相同。

謝雲岳正在沉思之際，忽隱隱聽出遠處有腳步聲，及喁喁低語聲傳來，他不禁心神狂喜。

這空谷足音與人聲，在這沉寂山壑中，無異是巨雷轟耳，迴盪不絕。

謝雲岳緩緩立起，凝耳靜聽，便聽出兩人並肩走來，眼中顯露一點迷濛紅光冉冉晃來，雖是這麼一點點，在謝雲岳眼中不啻是大放光明，精神爲之一振。

只聽得兩人邊走邊說，一個粗獷嗓子道：「我眞不知道神君是什麼用意，既然那人死定了，又爲何差我們來瞧瞧，如說那人未死，我們豈不是白送死嗎？」

謝雲岳聽出「那人」是指自己，暗暗心笑。接着另一個南方語音說道：「你別胡說！神君的意思，是命我們尋那人屍體中有什麼遺物，他老人家說那人武功造詣及才華都屬上乘，如非他老人家用上數十年性命雙修的少陽掌力，並驟出不意下才得擊下千丈淵，不然那有這麼容易得手，想神君「少陽」掌力何等厲害，十丈以內，擊石成粉，那人縱然武功通天，也無法倖存，神君如無自信，豈肯差我們前來，何況我們也不是泛泛之輩。」兩人腳步迅捷，觸動谷底亂石轟隆之音如悶雷之聲。

謝雲岳心說：「這到巧了，千丈淵就是自己險被葬身這座山谷，若非撞上蒼鬚怪叟等，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哼！鶴涎草卽在這兩人身上。」

他眼見紅色迷濛燈光越來越近了，糢糊現出兩條身影，在濃露中忽隱忽現。

他立卽隱身在一塊高可及人嶙峋嵯峨岩石後隱藏。

突地兩人戛然止住腳步，只見一人晃動紅燈低身迴環射照，口中喃喃說道：「奇了，神君說那人下墜之處，就在這附近，怎麼沒有發現屍體，至少骨渣肉醬也要尋着一點，不要是那人沒死吧……」意味着說話的人汗毛凛豎，語音說到後來，竟微帶顫音。

「你這膽小鬼，別大驚小怪，就是你在崖頂躍下也別想活，何況他中了神君『少陽』掌力，我看就在這附近，我們細心探索吧！」

昏茫中，淡淡紅光向前急速晃動……

這條淵底寬不過四五丈，奇石林立，兩邊峭壁均是藤草虬結，綠石蔓延，假如是雲開見天的話，由下望上，危峯插天，高不可攀，由上望下，深不見底，心駭神搖，稱之千丈淵並不爲過。

此刻雖然是初春，嚴寒未解，北國氣候不到三月春後，花開季節，依臨凛冽冷凍，故雲密露繞積鬱潭底，不能上散，以謝雲岳目力可以看透重露之人，也是不甚淸切，只見兩條糢糊身影帶出一溜紅光之字形掠來。

謝雲岳忖道：「時不可再，不但鶴涎草要落在他們身上，出此千丈淵也在他們身上。」心念甫動，身形一閃，五指箕張，就往手執紅燈身旁同伴抓去。

謝雲岳年來奇緣天授，根骨秉賦又無一不好，自服了半支「千年何首烏」後，平添了半甲子功力，近又悟出「軒轅十八解」「菩提貝葉神功」及「彌勒神功」三種絕學全部玄奧，不知不覺本身功力突飛猛進，而且生死玄關也在不知不覺中被通破，這一點在他而言是矇若無知的，按說這三種博大精深武林絕學，在別人不但夢寐難求，而且在這短短時期也不能全部參透澈，這種根骨，這種奇遇，百年來武林中難得有一人企求的。

他悟澈「軒轅十八解」在武學中確是崇奧無極之學，生死由心，易發易收，他深知施展此種手法，對他有莫大便利，因爲江湖中絕無一人能知「軒轅十八解」來歷，甚至於根本瞧不出手法變化，使人無從解救。

是以他一出手，便是「軒轅十八解」中震脈手法。

在露濃雲密之中偷襲，那是更輕而易舉之事，手一飛出，不帶出半點聲，只見手才到得那人腕脈近處，兩指望下輕輕一敲那人如中蛇蠍一般，厲嗥得一聲，全身不由自主的望上躍起一丈左右，又「拍搭」一聲平摔下地，響聲震得山谷回應嗡嗡迴盪不絕。

手持紅燈那人，先尙不知道同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被他嚇了一跳，及見同伴摔在地上，渾身痙攣抽縮，痛得面像扭曲變形，牛喘怪嘷，便知發生了什麼事了，急急回身竄走。

說來話長，其實不過瞬眼的事，試想謝雲岳那會容他逃出手中，身形一動，那隻右掌已搭上了他的右肩，只覺神經一麻一跳，連手中那支紅燈竟自動脫手撩出丈外，頓時又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奇暗。

謝雲岳見狀，不由怔得一怔，暗說：「這樣疏忽，該死，該死，看樣子自己要摸索而出了。」但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了，口中喝道：「你們想是什麼神君手下，我現在也不難爲你，你只應允三件事，便可饒你不死。」

所來兩人均是獨臂神魔查坤門下佼佼英才，可在謝雲岳手下顯然是泥塑木雕不堪一擊，不管他再桀傲不馴，人那有不惜死的，何況被制住那人此刻遍身氣力全無，如同癱瘓一般，更是心驚膽怯，忙顫聲答道：「大俠，只要小的力所能及，莫說三件，便是卅件也在所不辭。」

謝雲岳笑了笑，道：「方才打我下岩之人是否就是獨臂神魔查坤，快說。」

那人苦着臉道：「正是家師。家師並未與大俠有仇，只爲蒼鬚怪叟是家師師侄，因此之故，才向大俠出手。」

謝雲岳點點頭說：「這樣說這座山谷便是千丈淵，那麼鶴涎草產在何處？五日前有一姓趙的老者來過麼？他也是要採鶴涎草的，快說，不要隱瞞。」

那人沉吟一會，道：「小的不敢隱瞞，近日始終無人來過，這座千丈淵終年雲霧迷繞，不見天日，外人難以知悉，卽是山中土著，也無人知得這千丈淵所在，看來大俠所說來人，定是找不着此地，至於鶴涎草谷壁上長得很多，紫莖綠葉，上有赤紅斑點，大抵紫色呈黑，才是百年上品，解毒更著靈效，只是沒有燈亮，可不易尋見。」

謝雲岳聽這人說話誠實，遂於相信，沉腕向他胸前點了三指，喝道：「饒你活命，不過廢了你全身武功，終生用力不得，你那同伴已死，快回去吧。」

那人無言蹣跚而去，瞬眼卽隱於雲霧中。

謝雲岳低頭望了橫在一旁的屍首一眼，近身三尺處，他的目力可以看得眞切，再遠就力所不及了。

他看出屍首面色極爲恬靜，似是生前沒受過恐懼般，不禁想道：「假如自己墜落淵底中，若不悟出逆行匯氣之法，此刻自己，死得還不如這般安息恬靜，恐怕是粉身碎骨了，人死了一切紛擾都倏然停止，假如人類死盡，這個世界不是美滿得多，人雖是萬物之靈，也是萬惡魁首，是非總是由人引起的，因爲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幫助，信任，嫉妒之心也由此引起，演變以至欺詐奸殺，卽就是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亦多有私心自用者，至親骨肉都是如此，何況其他。」不由微嘆口氣。

眞是奇怪的思想，人們置身在寂寞環境中，往往就思索別的事情，海濶天空，不切實際。

他勉强停住紊亂如潮的思緒，轉念到鶴涎草的問題，沒有光亮是一籌莫展的，他聽方才那人說千丈淵終年雲迷霧繞，不見天日，於是不由着急起來，心說：「這該怎麼辦呢？岳父周維城已命在垂危，像此燃眉之急，豈能容我進退維谷，猶豫不前。」

立在那兒發楞，思索不出一個善法，只急得連連頓足，空負有絕世武功，到了此刻也是一無用處。

似此徬徨無策，多費了半個時辰，終於伸手輕敲了一下腦袋，喃喃自語道：「我怎這麼糊塗。」霍地伸手入懷取出一塊玉珮出來，驀地，霞光四射，十丈以內淸澈異常，了無雲霧痕跡，如同白晝。

那是靜明園中虛受堂乾隆皇上所贈，玉珮上所嵌夜明珠是稀世之珍，除却照明之外，尙有避暑，逼毒各項妙用。

他用玉珮繫在胸前，移近淵壁，珠光到處雲霧滾滾，似被風捲一般四散迫開，慧光映照，淸朗無比。

縱眼一瞧，淵壁上滿是藤蘿蔓草，糾纏百結，密密層層，因爲擠迫在一處，想由其上找出一株鶴涎草十分不容易。

泰山之鶴，夏秋二季，成千成萬棲息於千丈淵底兩崖壁藤蘿中，一至冬季，便像雁群一樣結隊南飛，灰鶴睡眠時，動作奇怪，兩足分立藤梗，嘴喙揷入岩壁，涎在熟睡時注入岩壁，每日如此，年深日久，才可孕育出一株鶴涎草來。

鶴涎燥熱奇毒，人服必死，但以毒攻毒，極著靈效。

謝雲岳凝神分開藤蔓，細心尋覓，這才發現了鶴涎草隱藏於藤蔓內繁殖着，紫莖綠葉，長不盈尺，葉上遍網赤紅斑點，珠光映照之下，分外絢麗，但要找出一株百年上品，頗不容易。

他循着岩壁走着，一面分藤撥蔓，約費了一個辰才掘得兩株藏於懷內。

現在他任務已了，只要出得千丈淵便可逕奔濟南，然而這千丈淵最盡頭之處有多遠，方向如何，他不知道，也許廻旋無盡，雖然循着淵底走去，終久可找出一條出路，但爲此延誤治療周維城傷毒，那就得不償失了。

心頭躊躇不決，不禁仰面望了望，心想便捷之法，便是直往崖頂由原路返回。

這種想法，無異是癡人說夢，崖頂距淵底至少二三百丈高，慢說是他，就是灰鶴也難直登。

正在發怔時，突聽得厲嘯聲聲傳來，這聲音凄厲駭人魂魄，膽小的人怕不毛骨悚然。

謝雲岳聞聲心境反而平靜，他猜出來

者是什麼人，暗暗忖道：「我不找你，你到來了，這出得千丈淵便在你身上。」心念才落，面前珠光所罩之處，突在雲霧中現出一具巨靈身形，面目獰惡，眼內射出藍色奇光，頭上光禿禿地，不見半根頭髮，頷下一部銀白地短髯，左肩下，拖着一隻虛晃晃的袖傲然巍立，神采逼人。

來人不言而知便是獨臂神魔查坤。

只見獨臂神魔查坤皮動肉不動陰陰說道：「老夫向例，一擊不中便不再擊，所以差遣人尋你下落，如未死去，便護你出淵，你却不知好歹，傷斃老夫手下，老夫忍無可忍………」

言未了，謝雲岳朗聲大笑道：「查坤，你說得好動聽，一掌之仇，恨如海深，你不能忍，誰可能忍得下呢？」

查坤目光烱烱道：「這麼說來，你是報一掌之仇了？」

謝雲岳道：「人同此心，那你又爲什麼來呢？」說時，發出一聲輕笑，這種笑意極其冷峭，譏刺，像一柄利劍，揷在獨臂神魔當胸，任誰也不能忍受。

方才，獨臂神魔還佯裝一代高人氣度，但此刻，竟沉不住氣，面上倏然現出怒意，獰聲道：「好好，你到自負得緊，老夫正要領教你究有什麼驚駭武林絕藝。」

謝雲岳一聲長笑，五指閃電飛出，竟望查坤那隻斷臂抓去，身法更玄詭莫測，彈指方向，手指便要觸及斷臂。

獨臂神魔查坤，不禁駭出一身冷汗，身形也急如行雲流水地脫出五指嘶嘶勁風之外，口中喝道：「你怎麼一聲不響，便自偷襲暗打？」

謝雲岳又是朗聲一笑，道：「你不是專以偷襲著名的，反到說我！」倏地又五指抓來。

獨臂神魔查坤只覺眼前一花，謝雲岳又自欺到身前，心中大驚，不是親眼目睹的話，簡直不相信世上有這快速身法的人，自己不敢怠慢，亦是步履急旋，一晃而動。

兩人都是同時發動，其間僅是粟米之差，究竟謝雲岳挾天下之奇學，比查坤快了一步，五指已搭着查坤斷臂處。

謝雲岳五指電閃地一扣，如中金石，篤然微聲發出，不禁一怔。

忽然獨臂神魔查坤單掌揮出，挾着一片潮湧山傾勁風當胸劈來，奇熱如焚，不過被謝雲岳胸前所懸珠光減却七分。

這種「少陽」掌力與天外三尊者「赤煞摩伽」有異曲同工之妙，人一中上，表面不損，骨炙如蒸，端的厲害無比。「少陽」掌與淬毒飛針稱爲獨臂神魔雙絕。

高手過招，互制機先，以獨臂神魔查坤在武林中，可說是數一數二的魔頭，身蘊武林奇學，可是在動手時，竟被謝雲岳搶了先機，迫得一再閃避。

查坤他那斷臂處，已被他元陽眞火凝練成鋼，所以謝雲岳五指一扣，便發覺有異，查坤就等他一怔神之間，飛掌劈來。

這時，正是獨臂神魔查坤千載一時之良機，但謝雲岳適才在崖頂，一時疏忽，予人可乘之機，長此耿耿於心，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那會容他劈上。

嘿嘿冷笑聲中扣住獨臂神魔查坤的五指，倏然一推，用上彌勒神功震字訣，一推一彈。

只見查坤巨靈的軀體如飄葉般被震出三四丈外，少陽掌力登時卸於無形。

查坤胸前氣血微震，激得白髯蝟張，目含怒火，大喝一聲道：「你接我一招試試看。」掌隨聲出，又是一片排空激盪的狂飈逕襲而出，一掌推出，身如電凝星射欺至謝雲岳身側，改掌爲指，飛快地向人身九大重穴點去。

他那裏快，謝雲岳比他更快，「玄天七星步」何等神奇，獨臂神魔也無法與之比擬。

查坤五指堪堪到謝雲岳「天璇」穴前，倏見眼前一黑，對方身形已杳，心中直喊：「不妙。」驀覺後胸搭上十隻鋼鉤，一廂之後，只覺痛入骨髓，不禁大叫一聲，用「少陽」眞力與之對抗，奮力一掙，究竟是他功力深厚，被他掙出謝雲岳雙手之外，蹬，蹬，蹬，踉蹌三步才予立定。

在查坤掙出之際，尚有一聲裂帛嘶響，原來查坤長衫爲謝雲岳扯下一大幅來，背後啷噹，加上單袖飄飄，神情甚是狼狽可笑。

此時查坤心膽俱寒，目光炎炎似要噴出火來。

謝雲岳也暗心驚查坤，能脫出自己「軒轅十八解」雙手之外，這是從未經有的事，尤其是爲查坤體內「少陽眞力」一撞，自己十指隱隱作痛，遂覺查坤無愧於當代巨擘魔頭。

此刻，謝雲岳微笑道：「查坤，你若輸得不服，還可試試。」

獨臂神魔查坤雙目烱烱，像是憤怒已極，閣言眼中藍色積光漸漸收斂，色轉趨平和，長嘆了一口氣，道：「老夫痴長了這多年歲，閱廣見深，武林奇學，多半一見就知，但閣下年紀輕輕，竟有此玄高玄詭的絕學，不但見所未見，而且知所未知，猜它不出自何門何派，老夫不勝惶悚自愧，縱然再試，就是勝得一招半式，有何光采可言，不如你我盡釋前嫌，倘爲閣下首允，老夫自當引閣下出這千丈淵。」說時，目光黯然。

要知謝雲岳天生傲骨，吃硬服軟，被獨臂神魔查坤一席委婉語言打動，不禁殺機泯息，心想：「此人雖是當代魔頭，幾句話却頗爲得體動聽，自己殺他的師侄，他出面相助是必然的事，換了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眼看着他長袖虛飄，頓生憐憫同情之心，他知殘廢之人，性格必然嫉世，孤獨，倔强，而又自卑自憐，具有雙重人格，儘管他表面上如何狂傲，其實私底下存着自卑念頭，深恐旁人瞧他不起，甚之嫉視旁人比他幸運，將別人的同情反認作譏刺，由於種種的看法不同，逐漸成爲一種怪癖的心理。

謝雲岳幼遭孤露，深明此理，遂淡淡一笑道：「神君既如此說，你我之間怨隙暫予消釋，只要神君以後不再對在下爲難，在下也不會永記前仇。」他爲何說此話，深知蒼髯怪叟永不會回心向善，撞上此人，自己一定置之於死地，到那時，查坤斷不能置之不問，自己現在也不能扣牢他不管。

獨臂神魔查坤點首作禮道：「閣下稱我神君，萬不敢當，老夫習性孤獨，隱世已久，對世間俗禮繁文都不記憶，請閣下勿以爲忤。」說此一頓倏又轉口道：「這千丈深淵終年雲迷霧繞，絕少人知，除了老朽後洞是唯一通道，別無出口途徑，容老朽先行引路吧！」說時，當先帶路，疾馳而行。

謝雲岳看出查坤對這千丈淵地形極熟，不仗光亮快步如飛，一刹那已隱於雲霧中，自己則仗珠光逼開濃霧，跟踪追去。

謝雲岳腳程飛快，不到片刻與獨臂神魔查坤趕了個頭尾啣結，查坤回首探望，見謝雲岳步法疾如電飛，面上微露驚容，讚道：「閣下步法這等快速，老朽望塵莫及。」

謝雲岳口中謙遜了幾句，一面仔細觀察淵底情形，只見珠光迫開滾滾濃霧處，面前頓呈開朗，淵底盡是犬牙錯列尋丈怪石，容身之徑僅可兩人並肩而行，腳底滿潮濕淤泥，心想：「如非有此珠光，必需摸索而行，要想得出此淵誠難於登天。」

七轉八彎，查坤身形倏隱倏現，近在咫尺也一樣，因爲被犬牙怪石阻住視線。

約莫費了一個時辰，忽聽查坤大聲說道：「蝸居已到，請閣下先行吧！」

謝雲岳抬眼一瞧，只見一座徑可丈餘黑黝黝的山洞，平伸淵底峭壁凹進，遂拱手笑道：「不敢，還是神君先請吧。」查坤微微一笑道：「既是閣下如此多禮，只好老朽失儀了。」說罷，當先走去，謝雲岳在後亦步亦趨。

謝雲岳奔走江湖年餘，見識大增，他知鬼蜮江湖，處處有險，步步都有機詐，獨臂神魔查坤雖面色極其誠懇，終覺防人之心不可無，

獨臂神魔查坤所居山洞，是由下而上，作斜坡形，廻旋曲折，岔徑尤多，走了片刻，兩邊洞壁上開始嵌有松油石燈，黃光昏芒，經謝雲岳玉珮夜明珠一逼，頓呈黯淡，

查坤回面笑道：「閣下胸懷寶珠，罕世奇珍，老夫費盡心機才找着一粒，不過比起閣下所有，可就相形失色。」

語氣中似帶出無限欽羡，謝雲岳也不說話，微微一笑，却留意出爲何走了這久，沒遇見查坤門下弟子一人，心中暗存凜意，也不留心路徑。

不知不覺隨着獨臂神魔走進一間寬敞石室。

謝雲岳見這座石室只有一榻，一石桌，尚有四塊靑石充作機椅之用，別無他物，壁間嵌有九盞松油石燈，映得一室通明，謝雲岳胸前玉珮明珠早已收妥懷中了。

獨臂神魔查坤微笑道：「蝸居簡陋，請勿見笑，閣下且請寬坐，待老朽命人送上水酒野味，以饗嘉賓。」

謝雲岳忙道：「神君請勿如此張羅，在下需急趕回濟南，何況現在腸中不甚飢餓，他日有暇，再來叨擾吧！」

獨臂神魔大笑道：「閣下說話太見外了，一夜勞累，那有不餓之理，請勿疑心老朽在酒食中下毒就是，趕回濟南，也不急在此片刻工夫。」

謝雲岳面色一紅，他實在沒有懷疑酒食下毒，經查坤一說破，說什麼也不好意思走了，暗想：「不管你如何弄鬼，我先發制人也就無妨。」遂端坐於石塊上。

只見查坤步至榻前，俯身在榻下取出一柄石鎚，在壁上敲了三下，刹時，室外走進兩個濃眉大漢。

查坤說道：「趕緊送上酒食，少時嘉賓還要趕路。」

兩大漢唯唯走出。

謝雲岳歉然一笑道：「神君這麼看重，在下怎樣過意得去。」

查坤目光烱烱道：「人生難得知友共醉，有什麼過得去過意不去。」

忽見兩大漢匆匆進入，手中托着酒食杯盞兩大盤，一一置於石桌上，又低眉垂首退出。

只見食肴盡是山鷄，野猪，鹿脯等野味，獨臂神魔查坤爲謝雲岳斟酒，色作碧綠，酒香四溢，一嗅卽知是陳年好酒。謝雲岳淺淺一嘗，見無異味，便寬心飲食。

兩人邊吃邊說，獨臂神魔查坤暢談昔年武林見聞，及自己行事乖異處，毫不隱瞞保留。

謝雲岳漸覺此人直爽可愛，遂將方才一絲疑懼之心，盡皆掃清，但對於查坤未說出怎樣斷臂，也不作問，只覺這是別人隱痛，何必揭開，這是他忠厚處。

吃到中途，室外緩緩走進一個黑衣少年來。

獨臂神魔查坤一見此人進來，眉頭微微一皺，目光隱蘊凶芒，但瞬眼查坤卽換了一副和藹無比的神色。

謝雲岳瞧出，不由暗暗起疑。

但見查坤笑道：「賢侄來得甚好，老朽爲你們引見。」遂轉對謝雲岳道：「這是我一故友之後，姓邢名天生，因終年一襲黑衣，人稱鐵爪黑鷹，閣下以後在江湖上見着，請多予關拂。」

謝雲岳心笑彼此尚是仇怨，明知自己不會關顧，他還要這樣說，可是面上却不露出，微微笑道：「豈敢，豈敢，邢兄請坐。」

鐵爪黑鷹邢天生作一長揖，道：「謝大俠英名貫耳，在下久已欽慕，只是無緣拜見，引爲平生憾事，今日聽得大俠到來，在下儀慕心切，所以不由通禀，就闖進來了，祈勿見罪是幸！」

謝雲岳朗聲一笑道：「好說，謝某焉敢受邢大俠如此推重。」

言談之間，知道鐵爪黑鷹出身黃山始信老人門下，謝岳雲心疑始信老人爲方正不阿，數十年不聞外事，絕意江湖。怎會門下與這魔頭交往，便細心觀察邢天生面貌。

只見邢天生五官方正，可惜眉目之間露出桀傲不馴之氣，右頰上有一淡紫色刀疤。

驀聞有急鈺聲隱隱傳來，獨臂神魔查坤面色一變，道：「洞外傳警，想是昔年强敵，老朽去去就來，且請寬坐。」說着急急走去。

鐵爪黑鷹邢天生忽眼含深意地展齒一笑，霍然立起，卽要轉身步出室外。

謝雲岳心中一凜，閃身飛掠攔在邢天生身前，作色欲待喝問。

邢天生却搖手止住，低聲道：「大俠勿急，讓在下去室外瞧瞧有人否？」

謝雲岳感出有點不對，尙不知就裏，聽說挪開一步，讓邢天生走出。

邢天生才走了四五步，忽由室外閃進一執刀大漢，步法矯捷，竟然擋住了邢天生的去路，傲然問道：「邢天生，欲待何往？」

邢天生從容笑道：「小弟要去前洞瞧瞧，李兄爲何阻攔？」

那大漢面色冷漠道：「神君命俺相護兩位，無事不得外出，怕有意外。」

鐵爪黑鷹邢天生冷笑兩聲道：「你這話騙得了小孩，可騙不了我邢天生，我要出去，豈是你阻攔得住的。」

那大漢微微作色，霍地劈出一刀，電光閃耀地向邢天生左肩劈去。

謝雲岳看出那大漢雖是僅僅一刀，不但快速，而且玄詭之極，絕似天南「鬼頭」刀法。

那知邢天生不閃不避，如同視若無睹，及至刀光堪近肩際，才向外一挪，右手閃電飛出，迅捷無倫的扣住大漢執刀右腕，左腿同時踢出，登時被踢在「氣海」穴上，只聽得一聲悶哼，邢天生右腕一用勁，跟着腕骨斷折之聲傳出，只見那大漢口角滲血，頹然倒地氣絕身死。

邢天生隨手一擦，接着快步走出。

謝雲岳看出邢天生身手高明，比自己快、狠、絕手法如出一轍，並不稍遜，不禁暗暗稱奇。

不到片刻工夫，邢天生又自走進，雙手染滿血漬，面色沉重，到了近前，忽朗聲一笑道：「謝大俠身在危境，你知道麼？」繼目光稜射，冷哼了聲道：「他想將在下一併葬身在內，那可是妄想。」

謝雲岳淡淡說道：「這事是怎麼說的？謝某一點都不明白。」

鐵爪黑鷹邢天生見謝雲岳面色不改，依然鎭靜如恒，暗自驚詫道：「怎麼此人氣宇這樣恢宏，燃眉之急尙有如此鎭靜，自己平日自負沉着機智，此刻與他一比，顯然自己太渺小了。」想着，不由泛起誠敬顏色，於是笑道：「此事說來話長，等出險再說，獨臂神魔查坤居然想將我們兩人，活埋在洞內，豈不可笑，大俠隨我來吧！」

謝雲岳朗聲大笑道：「我說查坤那有此雍容大度，其實口蜜腹劍，走，我們找他去！」

兩人才一啓步，突地，一片濃烟由室外湧來，一刹那間，瀰漫全洞，烟焦之味尙夾着絲絲異香，令人感到嗆咳，而又暈眩窒息。

邢天生道：「大俠趕緊屏住呼吸，這是『毒蘭』香味！」說着呼呼劈出兩掌，將這片濃烟暫時逼開。

但那濃烟滾滾翻騰瀰漫而來，豈是掌風可劈得開的，掌一停止，立時又合上。

邢天生嗆咳不止。謝雲岳雖不知「毒蘭」是何物，但知其必是一種毒性極強的植物，中人必死，長時期屏住呼吸那是極不可能的事，必需想一善策，不禁想起玉珮寶珠有照明及逼開霧之能，立刻取出懸掛胸前。

果然寶珠一出，光芒四射，近身濃烟如遇狂風一般，四散捲開。

珠光照耀十丈，將邢天生也籠罩在內，邢天生只覺神智一清，精神大振，欽羨地望了謝雲岳寶珠一眼，笑道：「此刻在下才相信人之受於天，不可逆行的道理，來，大俠隨我走！」

謝雲岳隨在身後，道：「邢兄千萬別大俠大俠這麼稱呼，你我弟兄相稱豈不是好！」

邢天生道：「那恭敬不如從命了。」

兩人如風地馳出，行至石室之外洞徑中，七歪八倒躺了多具屍體，均是腕斷頭折，死狀十分猙獰可怕。

那都是鐵爪黑鷹邢天生方才的傑作。

謝雲岳清點了一下，共是十一具屍體，心中微驚邢天生在片刻之間，能擊斃十一人，可算是迅快手狠，由此證明其人武功造詣不凡，但思索不出邢天生爲何與自已親近，又爲什麼獨臂神魔查坤對他意圖一併殺害，這是個難解的謎。

濃烟愈來愈密了，尙夾着無數火星，爆射飛來，才得挨近珠光，立時又迸回四射，頓成綠麗奪目的奇景。

只見邢天生閃入一條洞壁岔徑中，謝雲岳亦隨之趨入，發覺這條岔徑只是山石自然裂縫，高可四丈左右，只容一人貼身擦過。

謝雲岳詫問道：「邢兄，我們怎麼不直走洞外，用掌劈開焚熱之物，豈不是方便得多！」

邢天生大笑道：「謝兄！你把獨臂神魔查坤看得太輕了，在謝兄未來之先，他就處心密慮安排火焚之計，前後洞都有巨石堵死，掌力劈開談何容易，却未料他將兄弟一併計算在內咧！」

謝雲岳狐疑不解道：「在下實在不懂，怎麼邢兄事前不知道查坤有心害你？」

邢天生笑道：「怎麼謝兄竟然一時糊塗，沒想及此，方才兄弟走入室內，老魔頭臉色微變，瞬即轉爲藹和，此即爲老魔頭殺人的先兆，兄弟尙不知道是對你而發，抑是對兄弟，後來鐘聲急起，他竟一人離去，如不想害我，怎不招呼兄弟離開，所以不言而知。」

謝雲岳暗說：「好險，如非激起邢天生同仇敵愾之心，則自己生死不可逆料。」遂笑道：「在下就不相信合我兩人之力，不能劈開巨石。」

邢天生搖首道：「謝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堵石雖厚，以我們二人氣力把它劈開，還難不住我們，可是彼逸我勞，我們脫身洞外，眞力已將耗盡，那時我們將何以制勝，何況另外還有二個魔頭與查坤聯手咧，否則，兄弟一發覺查坤存心陷害時，何以不逕隨其後跟去，便是此理。」


此時，裂隙途徑愈來愈狹，而高度也越低，差不多兩人幾乎匍匐爬行，仗着珠光映照，尙不覺其困難。

謝雲岳也不說話，只是心頭思忖邢天生爲何知此秘徑，而查坤身爲洞主焉有不知悉之理，感覺太以奇怪。

約莫有一盞茶時分，赫然瞥見前無通路，分明是一條死徑，謝雲岳心正驚訝之際，忽聽邢天生笑道：「諒這壁虎功是謝兄輕而易舉的事，兄弟先獻醜啦！」

謝雲岳一聽便知要向上攀登，抬目向上凝望，只見濃烟瀰漫了洞隙，蜂湧鑽來，珠光之外看得不甚眞切，但上面依然不見天光，似乎也是封死一般，然而邢天生這樣做，定有原故。

（未完）


要想知道！
最現代化實用拳術！
最現代化自衛散手！
各門派各流道創出！
最新中西拳擊招數！
請留意購閱！
快將出版！
武俠世界叢書
現代武林英雄譜
・第一期 目錄・
大聖劈掛門名手陳觀泰
猴拳神腿打出武俠光榮的一頁 3
集泰拳—西藏俠家拳之精華
陳有倫師傳創拳擊道 13
實用女子自衛術
應付箍頸三絕招 23
洪拳—源出少林寺
虎鶴雙形譽武林 25
疊拳散手 27
鐵虎耙力敵藤牌單刀 29
五省刀王楊傳女弟子
碩果僅存羅漢門女門人林少立師傅 31
香港首次舉行合氣道考試紀盛
各健兒淩空飛躍勇奪黑帶 37
集首里那霸派之精
陳進虎發揚糸東流空手道 43
空手入白刃
應付持有武器敵人 51
集空手道與泰拳之長
創踼拳道—揚威國外 45
合氣道以忍，和為高
介紹黑帶女高手茅瑛 55
66
承印者：香港彩印公司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7—13A
海外總經銷：
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新報大廈
電話：H484221—4
電報掛號：4013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Tel. H484221-4
Cable Add. 4013
Printed by Hong Kong
Art Printing Co.
7-13 New St. H. K.
Price: HK. $1.50
定價港幣每本一元五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現代武林英雄譜
武俠世界叢書
保證你得益不少！